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高德義 博士

花蓮港口阿美族的部落發展
- 年齡階級組織觀點的探討



研究生：李怡燕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

生命中的相遇

論文完成了，故事卻還未結束，從縱谷到海岸，我有了兩種不同的「阿美族經驗」。

2001 年來到池南村從事社區營造工作，除了讓我跨入社區營造的領域之外，也和池南村的這些村民有了情感聯繫。謝謝給了我「巴奈」這個阿美族名字的池南頭目劉天送，你和劉媽媽、國範大哥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讓我在花蓮有了另一個家；曉霞、賢三大哥及吳家一家人，在你們家無數次的烤肉，是我最難忘的快樂時光，村長-陳美妹大姊，一直記得我們一起討論池南村發展的那段日子，你對部落的付出，總讓我看到池南的希望；還有阿美阿媽，在我在池南工作那段期間的關心及照顧，謝謝所有池南的阿公、阿媽、大哥、大姊們，因為有了你們的疼愛跟關懷，才有了今天的巴奈。

謝謝在未來村工作室一起工作的夥伴，佳芸、培榕、陳震、子培，雖然現在大家各奔東西，但那段一起共事的日子，都已成為美好的回憶。

因為有了池南村，才讓我有機會認識港口部落，而 2001 年那場豐年祭與港口部落的初遇，彷彿冥冥之中的約定。

謝謝在港口提供我安身之地的房東-陳媽媽的照顧及關心，謝謝昌啟大哥，提供了很多關於年齡階級的寶貴資料；每次見到我總是跟我講一大串阿美語，然後看我沒有反應，問我你來這麼久怎麼還聽不懂阿美語的阿努；還有英彥姊及陳精志理事長，那天和你們的對談讓我對港口部落的歷史有了更深的了解，謝謝項鍊工作室的 ina 和 mama，因為你們的好客，讓我隨時可以到你們家吃飯。謝謝拉黑子大哥，帶我認識部落的頭目跟長者，也因為 mama no kapah 的首肯，才讓論文的寫作進行得這麼順利，還有大嫂-小威，總是忙進忙出默默的支持著大哥的理想，在邁向部落發展這條漫漫長路時，只想跟你們說聲：「辛苦了」。

那些令人記憶深刻的美好時光，站立者之屋的搭建、笑話百出的審判大會、無數次的巴哥浪、2004 年的跨年、元旦運動會、夜抓、深夜時到出海口抓 podao、海邊釣魚、野餐、行程艱難的溯溪，因為有了你們這些人的相伴，開啟了我生命中另一段不同的美好經驗。

給項鍊最美麗的女主人-巧雲，還記得在今年三月的星空下，你、我、燦明、葛林、忠輝握著手說要一輩子當好朋友的承諾嗎？還有初到田野時，帶我認識港口部落並把家裏提供出來讓我暫時棲身的阿福和金德；一直叫我不要再問他問題卻又時時跟我說有問題再問他的基努李維-吉路；充滿陽光氣息，手藝精巧的阿圳；擁有日本武士氣質，看到我會像瑪麗兄弟上下跳動的葛林；一隻手可以當兩隻手用的阿道，覺得你的表現足以成為年輕人的典範；喜歡甩著長髮，要跟我比

賽煮菜的港口反町隆史-忠輝；一直記得要帶我出海捕魚的船長-蔣將，港口最高的兩兄弟文成和全達，尤其是文成，還在口試前傳授我特別的“知識”；把蜈蚣丟在我身上的「蜈蚣事件」男主角，隨時面臨我威脅要請頭目把他趕出部落的嘎柱；馬拉嘎札外的兩個活寶阿楊和馬耀，有你們在，現場總是充滿了很多笑話；發明「前八強」的燦明，要記得我們要一起去潛水抓龍蝦的約定，也祝福你和法拉漢的戀情有美好的結局；尤其是天識，除了帶著我參與港口部落的各種活動之外，還不厭其煩的回答我各種讓你頭痛的問題，謝謝你這些日子來的陪伴跟照顧。

我想說：「謝謝你們，在我在港口部落的每一天。」因為有你們這些人，讓我對港口部落擁有美好的記憶及深深的眷戀，一直記得我們的承諾，論文完成後要對部落有貢獻，因此論文的完成並不是一個結束，而是另一個新的開始。一直覺得港口擁有一股很大的力量，而這股力量就在你們的身上，大家加油！

除了感謝田野對象的大力協助之外，也要謝謝許多老師提供不同的視野及教導，謝謝吳天泰所長及許木柱院長，在你們人類學深厚的素養之下，在口試時，給予我的論文撰寫上相當寶貴的意見，讓我受益匪淺；謝謝李松根老師帶領我開啟了一個認識社會學不同的視野，及讓我有機會參與池南村的社區營造計畫；尤其更要謝謝我的指導教授-高德義老師，認領了這個半路撿到的研究生，自認為不是個資質聰穎及太用功的學生，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及勇敢的挑戰了這個艱難的任務，從你身上散發出來的自信、從容的態度及對我的支持、鼓勵和肯定，是我完成論文的最大動力。

謝謝族群所已畢業的學長-竹上、子安還有環政所的尚鋒，給予我的論文提供相當多的寶貴意見。

另外還要給族群所好久不見的同班同學-清義班長、麗美、明潔、紅緯、美好、惠敏、一傑、鎮嘉、秀美、覺元、瑜琪、秋香、田明、阿里曼、明輝、育文、萍燕，謝謝大家的互相鼓勵和打氣，2002 年那場難忘的大陸畢業之旅，還記得要一起走絲路的約定嗎？

謝謝玉山神學院我的學生們，與你們的互動，是我在教學生涯當中最大的收穫，你們的鼓勵跟打氣，也是老師完成論文很大的動力。

最後，要謝謝我的家人，爸爸、媽媽、哥哥、姊姊、姊夫、妹妹，家人全心全意的支持，才能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學業。

謝謝所有在生命中與我相遇的人，因為你們的真誠相待，讓我覺得生命是如此美好！

怡燕

2004/7/14

摘要

位於秀姑巒溪旁的港口部落，是目前海岸阿美當中保存著最嚴謹的年齡階級組織及傳統文化的一個部落。在目前，因國家經濟結構的改變，造成年輕人返鄉，但因部落無法提供就業機會，也造成失業問題。

本研究以阿美族傳統年齡階級組織的觀點探討部落發展的議題，針對三個問題意識進行研究：

- 一、外部和內部力量如何作用來維繫年齡階級組織制度。
- 二、年齡階級組織如何產生運作，上下階級如何互動。
- 三、年齡階級組織與部落發展的關係。

本研究的核心著重在探討傳統年齡階級組織如何透過轉換及再現，成為部落發展的主力。研究發現因大港口事件的文化創傷，透過老人家的堅持及一代一代的口傳，港口部落保存了傳統的年齡階級組織且運作在日常生活中，在傳統文化的制約和集體的歸屬感這兩種內部作用力之下維繫了組織運作，而制約在集體表現、集體享受榮耀傳統思維的年齡階級組織當中的成員，在面對現代社會，也產生了適應問題。研究當中並以 Elias 的組構理論，探討組織在何種連結及培力下能形成優勢組構。在部落發展方面討論當國家體制遇上原住民部落、母體文化的發展與再現、年齡階級組織的培力與轉換、民族自治與部落發展幾個議題，尋思透過年齡階級組織邁向部落發展的途徑。

本研究最後針對影響部落發展的文化、心理、經濟三個層面，提出具體做法及政策建議。

關鍵字：年齡階級組織、部落發展、組構（Figuration）、結社、培力

表目錄

表一：傳統各級職責簡表	5
表二：現代各階級職責及人數表	6
表三：訪談對象的個人資料表	22
表四：港口部落人數表	29
表五：導覽解說課程表	113

圖目錄

圖一：自我為中心的社會基本圖形	8
圖二：由關係密切糾結的許多個人所組成的社會組構	9
圖三：港口部落地圖	38
圖四：傳統文化教育及現代教育的差異	104
圖五：豐年祭時年齡階級組織的組構關係	121
圖六：平時年齡階級組織的組構關係	122
圖七：部落深度體驗年輕人的組構關係	123
圖八：原住民研究議程圖	129

目 錄

自序	i
摘要	iii
表目錄	iv
圖目錄	iv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3
第三節 相關理論及文獻回顧	4
壹、年齡階級組織的功能	4
貳、組構理論的結社研究	7
參、社區總體營造與部落發展	14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限制	20
壹、研究方法	20
貳、研究限制及章節安排	24
第二章 港口部落歷史文化及地理空間的交織	26
第一節 港口部落的歷史文化	26
壹、歷史事件及氏族遷移	26
貳、部落重要祭典	27
參、宗教信仰與語言	28
肆、傳統的手工藝	29
伍、文化變遷	29
第二節 港口部落的地理空間	31
壹、台十一線	31
貳、拙而奇藝術空間	32
參、石梯灣	33
肆、石梯港	33

伍、石梯坪	34
陸、項鍊工作室	34
柒、港口	35
捌、馬古達愛雜貨店	36
玖、舊部落遺址	36
拾、站立者之屋	36
拾壹、吉普巒島	37
拾貳、靜浦國小	37
第三節 部落的生命儀式	39
壹、婚禮	39
貳、喪禮	40
參、巴歌浪	41
肆、拜拜	43
第四節 血染的印記-大港口事件及其影響	44
壹、港口部落的集體記憶	44
貳、大港口事件的「心路」歷程	47
參、國家政策執行不當的代價	50
小結	54
第三章 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及其互動	55
第一節 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	55
壹、傳統的 mama no kapah	55
貳、時代變遷後的 mama no kapah	58
參、年齡階級組織在海祭的運作	60
第二節 維繫年齡階級組織的作用力	65
壹、外部作用力	65
貳、內部制約力	66
第三節 上下級及同級間的互動	72
壹、上下級的互動	72
貳、同級間的互動	74

第四節 分析與討論	82
壹、老人的權威	82
貳、mama no kapah 的權威	82
參、兩代之間認知的差距	83
肆、集體的歸屬感	83
伍、生命共同體的連結	83
第四章 年齡階級組織與現代社會適應	84
第一節 傳統文化和現代思維的衝突	84
壹、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擺盪	84
貳、自我價值感的低落	86
參、「回」家路遙	87
肆、不同文化體系的適應	88
第二節 組織的聚合及解散	90
壹、站立者之屋建造	90
貳、部落深度體驗之旅	91
參、組織聚合又解散的原因	96
第三節 消失的舞台，遺忘的勇氣	99
壹、兩種不同的文化教育及其影響	99
貳、雙重的失落及處境	105
小結	106
第五章 年齡階級組織與部落發展	107
第一節 當國家體制遇上原住民部落	107
壹、港口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107
貳、豐濱鄉港口村整建部落生活新風貌工程	114
第二節 母體文化的發展與再現	117
壹、在傳統領域方面	117
貳、在現代公共事務方面	119
第三節 年齡階級組織的培力與轉換	121

壹、年齡階級組織的結社樣態	121
貳、年齡階級組織的轉換	125
第四節 民族自治與部落發展	127
壹、解殖民的過程	127
貳、原住民研究議程	128
參、台灣原住民自治	130
第五節 邁向部落發展	132
壹、部落面臨的困境	132
貳、部落的資源	133
參、部落發展的三個面向	134
第六章 結 論	139
第一節 研究結果摘述	139
第二節 研究的涵義	141
壹、部落方面	141
貳、政策建議	143
參、未來研究建議	144
參考文獻	145
附 錄	149
附錄一 許老頭目談大港口事件	149
附錄二 心路	154
附錄三 Nopolan 古房舍建造說明	159
附錄四 會議記錄	172
附錄五 訪談紀錄	19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與港口部落的初次相遇是在 2001 年夏天，當時西部的朋友來花蓮找我，我們沿著台十一線一路下台東，回程時，路經港口部落，適逢豐年祭，只見男性圍成一圈，年輕人的服裝層次分明，歌聲嘹亮，躍動著如海浪般起伏的舞步。在結束之前，大圓圈分成很多小圓圈，繞著全場飛舞，頭上的羽毛及彩帶隨著舞步翻飛，腳上的鈴鐺在跳躍之間發出震耳的聲響，彷彿千軍萬馬奔騰而來，勾織出令人顫慄的氛圍，這場豐年祭令我留下相當震撼的記憶。

2003 年夏天，港口部落的木雕藝術家-拉黑子到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參觀，看到當地的頭目帶領著部落的族人從事部落營造，邁向未來，感動之餘，送給池南村的頭目一張只有右手的頭目椅，拉黑子敘述了他的創作理念：頭目是部落的右手，頭目的左手要牽著部落的人，椅背就是部落的母親也就是部落的依靠，椅背的旁邊有一塊突出物，頭目的左肩膀必須扛起部落的責任，椅子坐的地方就是部落的土地，三隻腳表示部落最高的的三大年齡階級要支撐住整個部落。依照港口部落的分級方式，青年級最高的三大年齡階級為 mama no kapah(青年之父)、cifelacay (吉米拉在)、malakacaway (馬拉嘎札外)。

從拉黑子的創作中，第一次感受到阿美族的部落概念竟然能在這件作品中表達的這麼完整，但是其中他所提到的「年齡階級組織」，阿美語稱為 slar，一直以為這樣的組織只存在於人類學的研究報告，研究者在池南村阿美族部落參與社區營造的過程中，發現當地的年輕人對年齡階級組織的概念很模糊，據當地的長老表示，因為老人家不重視，且部落的年輕人大部分都到外地工作，所以這樣的組織功能也漸漸瓦解，只有在豐年祭時年齡階級組織的「形式」¹才會出現。

隨著和港口部落年輕人的接觸，發現在他們的談話中會出現我們 slar 一起去做什麼事，我們有 slar 的聚會，我們是部落的小孩，mama no kapah 要負責部落的決策及管理所有的年齡階級，在日常談話中即能呈顯出年齡階級組織相當完整的集體性及組織運作方式。

¹ 依據研究者在池南村的觀察發現，平常年輕人很少談論到年齡階級組織，只有在豐年祭跳舞時，老年人和年輕人的服裝不同，且結束時同階級的人會聚在一起用餐。

研究者在池南村參與兩年的社區營造計畫，其操作方式是以人群結社作為社區營造的主軸，加強人和人彼此之間的連結，透過強力的連結，形成內部規範及制約，使其成為一個優勢團體，而這個團體的集體力量的發揮又促成了部落的發展，尤其是在 2001 年執行勞委會的永續就業工程¹時，這些參與永續就業工程的中高齡失業人口還組織了永續就業工作小組。從此一起工作、一起吃飯、一起開玩笑、一起分享工作的成果，便成了這些人的生活重心，而其日常連結及默契，也因為一起工作而更加緊密。這些永續就業工作小組的成員也成了池南村日後執行社區總體營造及部落發展的主力。

這個研究是起緣於研究者在池南村從事社區營造工作時，跟港口部落的藝術家及部落年輕人初步接觸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根據部落年輕人表示他們既有的年齡階級組織尚未瓦解，且深入到日常生活當中。由研究者執行社區總體營造的實際工作經驗來反觀港口部落，這樣的組織及動員力是部落發展很大的力氣/利器。而目前的現況，因經濟結構的改變，港口部落返鄉的年輕人雖然很多，但也面臨失業問題，在面對城鄉失衡發展時，第一個急迫的問題就是生計，在地居民若是無法取得就業機會與就業資源，在自己的家鄉無法生存，那麼首先就面對了生活的永續性消失，究竟港口部落要如何透過年齡階級這樣的組織力量及國家經費的投資去創造出在地就業機會或從事部落發展工作？而基於在池南村從事的社區營造經驗及對港口部落的關懷觸動了研究者想要去從事年齡階級組織與部落發展的研究。

¹ 為降低失業率，由勞委會於 2001 年所提出的國家政策，以中高齡失業人口為主，以每小時 95 元，一天工作八小時，一個月一萬六千七百二十元的薪資，提供失業者就業機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過去研究阿美族年齡組織者多強調組織的功能及職責，而較缺乏年齡組織如何運作及維繫的動態研究及年齡階級組織的發展，如同其他的阿美族部落，港口部落同樣面臨了母系社會及會所制度瓦解、宗教及外來文化的進入，城鄉流動及年輕人到都市就業的處境。

但在文化快速變遷的現代，在以防禦部落外患所發展出的年齡組織制度，為何在武力已收歸國有的情況之下，港口部落仍然能維繫著原有的年齡階級制度，而且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其外部和內部力量又是如何作用來維繫這樣的組織，其組織內部如何產生運作，上下階級如何互動，而這樣的組織在現代生活中又如何和部落產生關聯？在傳統領域運作的年齡組織其原有的整合力量又如何轉換成部落發展的力量，這些都是吸引我想要深入探究的原因。簡言之，本研究將聚焦於下列三個問題：

- 1.外部和內部力量如何作用來維繫年齡階級組織制度。
- 2.年齡階級組織如何產生運作，上下階級如何互動。
- 3.年齡階級組織與部落發展的關係。

在實用的意義上，研究者期望透過對部落內部組織力量的維繫與運作的了解，能進一步轉換成部落發展的動力，並提供其他原住民部落從事部落發展的參考架構，也期許本研究能成為政府擬定原住民政策時的參考。

第三節 相關理論及文獻回顧

在本研究當中，研究者將阿美族的年齡階級組織視為部落傳統組織，本節擬以組織理論探討年齡階級組織的內部結社形式及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探討從事部落發展的可行性。

壹、年齡階級組織的功能

阿美族的年齡階級組織可能是全世界最複雜的組織型態之一。而港口阿美的年齡階級制度，在阿美族中，亦較北部南勢阿美為複雜。港口阿美現有年齡階級主要分為青年 kapah 和老年 matoasai 兩階級，青年入級，自十八歲左右經成年禮而開始入級，成為服務階級，每經三年即升一級。青年組是服務組，前兩級是練習生，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力，集中管理訓練，夜宿會所，不准結婚。第三級以上始可結婚，婚後離開會所宿妻家。青年級各級有級名，各種公共事務，不管平時或戰時，通過年齡階級組織，由各級分層負責，通力合作而完成。普通由年齡階級來完成之事有下列幾種：部落性的宗教祭儀、團體狩獵、團體捕魚、修建房屋、集體墾地、修建道路、防衛與戰爭等等。所以其表現之功能是多方面的，如宗教的、經濟的、政治的、教育的和軍事的等等（阮昌銳，1969：335-337）。

因本研究以港口部落年齡階級青年組為研究著力點，先將港口阿美族之職名分別說明如下：

- 1.mi'afaday¹：是青年組最下級，居會所，冬天或集會時他們必需上山去取細竹 afa 作為燒火之用，故名之為 mi'afaday，意為取細竹者。
- 2.midatongay：為青年組第二級之職名，大木頭叫 datong，他們是燒火時取大木頭的人。
- 3.palalanay：青年組第三級之職名，路叫 lalan，該級專負責修建上山田之道路。
- 4.miaw^away：大聲叫喊“a-wa-wa-”以便向村人通報事務，以及在山田防野獸侵犯，所以該級責務以通告事務和山田作物妨害為主。
- 5.ciromi'aray：為青年組之第五級固定職名，romia 是白天的意思，因該級在白天需經常要在會所而得名。

¹ 為求本文拼音的一致性，作者將過去文獻中有關拼音部分以現代通用羅馬拼音做修正。

6.malakacaway：為青年組第六級之固定職名，lakaca 是探察的意思，該級在戰時或平時富有警戒及巡察諸任務而得此名。

7.cifelacay：為青年組第七級之固定職名，felac 意分配，該級在祭祀後或共獵共漁時分配食物與漁獵貨。

8.mama no kapah：為青年組最高級，mama 意為父，長者，kapah 意為青年，直譯為“青年之父”。為青年組之領導級，我們不妨稱之為青年組長級。

以上是青年組八個職名，是固定不變的，每一個人經過這八級而升入老年組，到老年組即沒有職名(阮昌銳，1969：120-121)。以下比較傳統及現代年齡階級組織各級職責：

表一 傳統各級職責簡表

級職名	會所事務	修建家屋	集體捕魚	集體狩獵	集體墾地	修建道路	祭祀儀禮	戰爭動員
1.mi'afaday	採竹、掃地、傳令	搬運	不參加 (昔)	不參加 (昔)	不參加 (昔)	不參加 (昔)	除 ilisin 外 不參加	不參加
2. midatongay	採木、打水、守望	砍伐	可參加無 分配權	可參加無 分配權	可參加	不參加 (昔)	除 ilisin 外 不參加	參加
3.palalanay	管理下二級	運木、建造	參加最出力	參加最出力	參加最出力	山田道路 修築者	參加各種 公眾祭儀	參加
4. miaw^away	管理下級及通報	運木、建造	參加工作 繁重	參加工作 繁重	經常參加 保護農作物	不參加 (昔)	參加	搜索
5. ciromi^aray	白天在會所料理公務	運木、建造	拾魚	參加	參加	不參加 (昔)	參加	斥候、掩護
6. malakacaway	籌劃、領導	運木、建造	參加	參加	參加	不參加	參加	觀察
7. cifelacay	分配、籌劃	分配工作	分配工作 與漁獲	分配工作 與獵獲	分配土地	籌劃	籌劃	籌劃
8.mama no kapah	領導、督導	決定、督導	領導	領導	領導	決定	籌劃	領導
9-16malidonay	訓導	督導、參加工作	參加少工作	參加並工作	參加	不參加	領導	領導
17lufan	訓導	可參加工作	參加不工作	參加不工作	參加不工作	不參加	參加	不參加

資料來源：阮昌銳 1969：136-137

表二 現代各階級職責及人數表

級別	名稱	年齡	傳統任務	現代任務	全部人數	目前留在部落人數
一	米阿伐代 (mi'afaday)	18-20	「米阿伐代」是阿美語「生火」的意思，負責生火、雜役、供人差使。		9	0
二	米拉杜奈 (midatongay)	21-23	「砍柴、取木」，負責上山砍柴供全部落照明之用。第一和第二階級在目前都是處理雜務	第一和第二階級在祭典時都是處理雜務工作。	20	1
三	巴拉拉奈 (palalanay)	24-26	「開路」，開闢從部落通往水田（或小山）間的道路，部落從事諸如播種、收割或農業祭祀之前，需先行砍除道路上的雜草，以利族人通行。	在豐年祭時要到其他部落報訊息。	25	2
四	米襖襖外 (miaw^away)	27-29	保護農作物之責，驅趕有害農作物之外力入侵，如防止野豬、野猴、野鳥，若作物被損毀，則此級人必須賠償。	在豐年祭時管理攤販、勸導、維持秩序。	30	3
五	吉路米阿來 (ciromi'aray)	30-32	「守候、留守者，維護部落的安全」專門對外作戰的戰士。	青年會的最高階級，管理一至四階級。	39	13
六	馬拉嘎札外 (malakacaway)	33-35	「總務、會計」，如豐年祭前收集個人之糯米、活動費和採買、活動組織費統計報告和倒酒的任務。	在祭典時，擔任會計工作，在部落聚會時，擔任倒酒的任務。	45	14
七	吉米拉在 (cifelacay)	36-38	「負責烹調煮食及分配食物」，在豐年祭時，除平日的任務角色，還需擔任招待客人的任務。	在平常所有的部落聚會，負責食物的烹煮及分配。	29	6

八	瑪瑪努嘎巴 (mama no kapah)	39-41	「mama」是父親也表示尊敬的稱呼，此階級級員有長者的風範，擔任港口部落「年齡階級」中的父親角色，是整個年齡階級的頭領人物，指揮全部落階級及事物的策劃執行，是頭目最主要的助手。	在部落事務方面，負責領導年齡階級組織的青年組。	32	8
---	--------------------------	-------	--	-------------------------	----	---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港口社區發展協會於 2002 年製作的「港口部落階級名稱及任務介紹」及當地訪談資料，在人數部分為 2003 年的統計資料。

比較傳統跟現在年齡階級組織職務發現，歷經三十年的文化變遷，年齡階級組織除了部落的祭儀及活動之外，其在會所事務、修建家屋、集體捕魚、集體狩獵、集體墾地、修建道路及戰爭動員中的功能已經式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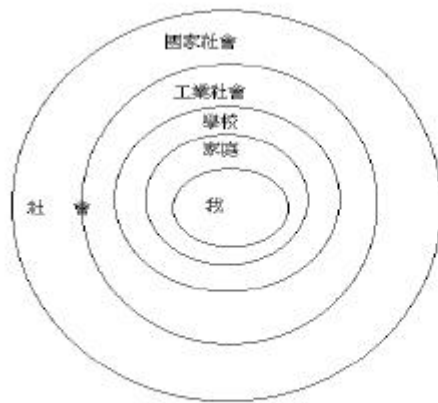
以下透過社會學視野的變動並以組構理論探討組織內部的聚合、連結及存在於彼此之間的權力關係。

貳、組構理論的結社研究

一、社會學視野的變動

「社群組構」(Figuration) 是德國社會學家 Norbert Elias (1879-1990) 所提出的，嘗試將對社會的了解從二元分隔的物化和靜態的現階段，轉換成為長程性社會發展的流動觀察視野。在《What is sociology》指出：

任何人都必須要清楚的感知到自己是屬於人群社會中的一份子，研究社會學就是研究與探討所謂《社會》問題的學問，而被稱之為社會的，就包括了探討及研究社會的任何人。人類社會是由許多個人所組成的，而其中的一份子，就是你自己。不管是家庭、學校、社區、社會，所表達的就是人的組合。現階段，人類對其自己與《社會》彼此關係的思維方式，經常是符合下列的圖形與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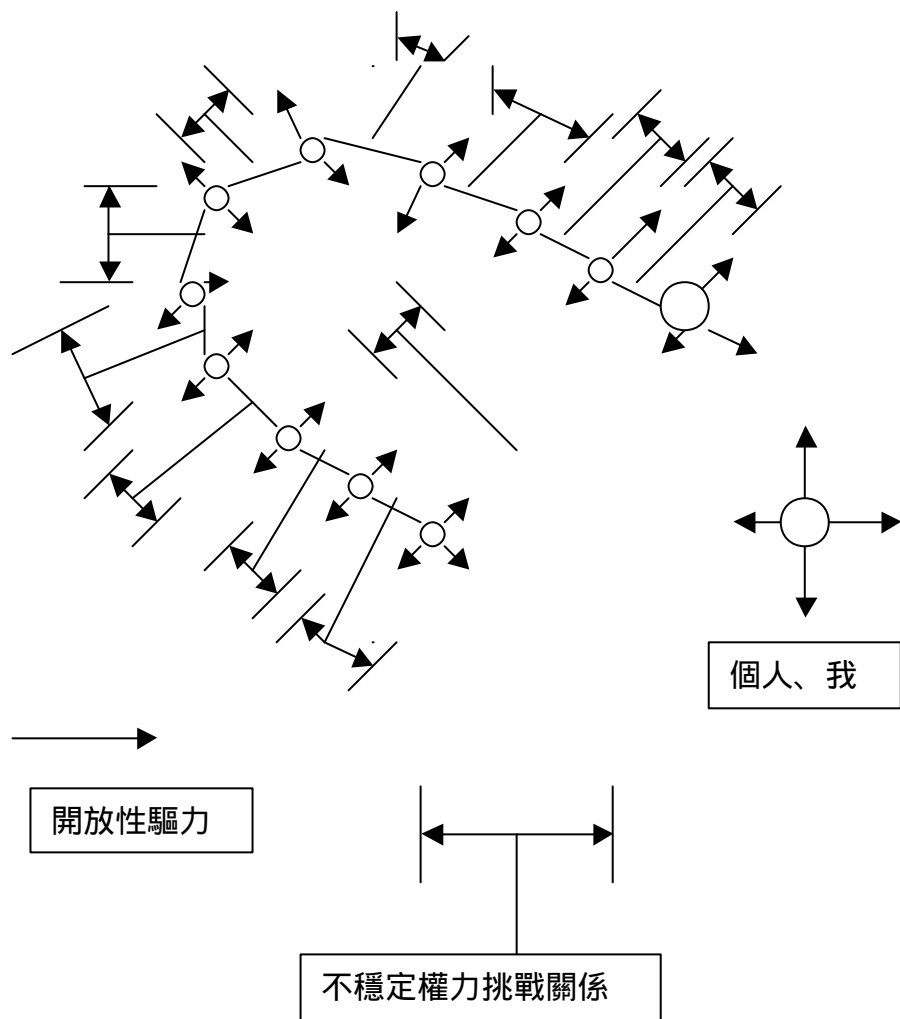


圖一：自我為中心的社會基本圖形

現階段大多數的人類，對於社會與其自我關係的了解與表達方式，通常是以圖一來呈顯，以一個絕對的個人，以一個《本我》作為其中心點，而在其外環，圍繞著其他社會組織形式，是獨立於個人與本我之外存在的。

此類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以自我為中心，將社會視為靜態的、非人組成的、靜止不動的，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的關聯。Elias 接著指出：

如果我們對個人與其社會關係的看法，能夠轉變為下列圖二所標示的，那麼，對於我們想要去理解與釐清社會學所要從事的課題與任務，將會有很大的助益。



圖二：由關係密切糾結的許多個人所組成的社會組構（家庭、城市、團體、社會等）(Elias , 1978)

圓圈代表個人，個人和個人之間存在著情感的相互依賴，直線表示個人和個人之間的情感連結。圖中尚未和其他圓圈連結的箭號，則象徵著和其他組構連結的趨力，「不穩定權力挑戰關係」，則代表著和其他的組構相互依賴，卻又相互競爭的事實。Elias 為組構下了清楚的定義：

人與人之間彼此的最基本的相互關連，彼此相互依賴與需要而結合成不同的社會形式，而此類因為相互依賴需求而結合的社會組織，是一類有著不穩定權力消長關係的糾結組織，在此，我們稱其為社群組構 (Figuration)，包括了家庭、學校、城市、社會階層以及國家。任何一

個稱之為《我》的人，都與別人共同的相互糾結在特定的社群組構之中。全面的了解這個社會強迫制約的力量的存在...所謂的社會強迫制約的力量，是一種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相互制衡以及制衡自己的力量，...是透過人對人，人對自己的方式來執行的。

此類新的社會學視野是要突破社會學研究物化的思維與表達方式，將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看成人類社會組構中的一份子，將每個人都看成糾結在特定社群組構中的一員，而研究社會發展也就是研究與自己相互依賴人群的發展，也包括了研究者自己。本研究以 Elias 的組構理論的視野，來觀察人類所處的社會及由人群共同相互依賴及相互糾結所組成的部落。由這樣的視野來觀察部落，其實部落是一類充滿相互依賴、相互糾結的組織，其中有著一類不穩定的權力挑戰關係。Elias 對「權力」提出解釋：

介於所有的人際關係之間，都事實存在著變動的權力平衡關係。當一種人際間相互依賴的關係存在的時候，就實際存在此類的權力關係。權力其實就是一種結構性的人際關係的呈顯-所有的人類人際關係的呈顯。

例如當一個嬰兒出生之時，只要他對其父母在某種意義上存在著某種價值，他就擁有了對其父母駕馭驅使的能力，換句話說，所有相互依賴的群體，當對方的存在對自己來說是具有意義的，彼此之間就會存在著一類權力關係，只是權力分配大小的落差不同，被依賴程度較大的人，就存在著較大的權力關係。

回到年齡階級組織來看，每個個人和每個階級並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彼此相關，相互依賴的，各階級及個人間彼此存在著權力關係，階級高的相對於階級低的，因被依賴的程度較大，所以存在較大的權力，反之，較低的階級對於較高的階級也存在權力關係，因為被依賴度低，所以權力較小。

二、人類結社的相互競爭與相互依賴

在 Elias 的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一書中，我們更能實際的看到兩個社群組構「相互競爭且相互依賴」的狀態，書中描述英國衛星城鎮以假名稱呼其為 Winston Parva 的地方：

任何人初次踏入這個小鎮，很容易的會感染到這個小城鎮中介於長久居住在此地的住民團體與新遷移到此的居民團體之間，有著一道敵對氣息。新遷來的居民團體被當地原來的居民團體完全的當成非我族類的外人看。原來居住在此地的人連結一同，排擠新近遷移而來的人，並且將他們全部打上烙印（stigma），蔑視他們為卑賤之人。在原有住民的眼裡，這一群新遷移來的居民完全沒有市民應有的道德感 - 一種優勢的族群認定自己才能有的集體驕傲與尊榮感（charisma）。

這兩個團體究竟存在著怎樣的差異，讓一個團體能對另一個團體打上烙印，經由 Elias 分析比較發現：

分析兩造團體之間，沒有國籍的差異，沒有種族的差異，沒有膚色的差異；在職業上，彼此薪資高低，教育的程度，差異不大，套用一句老話，兩造團體彼此之間，並沒有社會階級的差異。兩造團體都居住在工人區。總而言之，兩造團體之間唯一的差異僅存在於，有一區域的居民，比另外一區的居民居住在當地的時間比較久，至少已經有二至三代彼此比鄰而居。...這一類的社會組構關係，會被歸納到與種族，國家，膚色，性別，或者其他一般論述所謂的差異有關，但是在這一個案例中，一些一般論述的差異點在此都不適用了。

Elias 接著指出：

透過這一個參照的案例，可以讓人立刻看到了當今許多社會學理論的侷限性，將權力的差異直接歸納在去人的壟斷性的物質基礎與條件的看法上，例如擁有武器或者生產工具，而忽略了其社會組構的原本關係，其實，這個案例恰好說明了，所謂權力的差異，存在於社會組構的組織度的強弱有別而已。以 Winston Parva 為例，很清楚的看到社會組構與權力差異的關係。其差異呈顯在組織內部的聚合力以及組織的控制力上。而這才是一方團體的權力高過於另外一方團體的真正原因所在；這種解釋方式也的確適用在其他許多例子上。

換句話說，所謂的優勢團體和弱勢團體的權力差異並不在於一類稱之為種族、膚色、薪資、教育這種社會階級的差異，而是在於組織內部的聚合力 and 組織的控制力上。組織內部聚合力高的團體，回到組構圖形來看，圓圈和圓圈的鍵結增強，和其他組構連結強，因聚合力強所產生的高度集體制約及控制，建立自我規範，而使得這個組織能跟別的組織建立共同合作的機制，相對的也容易取得較

多的資源。反之，一個聚合力低的組織，因內部無法建立高度集體制約及控制，也無法產生自我規範，無法和別的組織開啟相互信任的機制，圓圈和圓圈的鍵結弱，和其他組織連結弱，相對的，無法跟他人產生合作關係，也較無法取得資源。Elias 接著分析強勢與弱勢團體的組織關係：

仔細的去觀察，便不難發現，在人類的社會裡到處都看得到與 Winston Parva 相類似的案例，一個團體的聚合度高過另外一個團體，這正也表示一方團體的權力高過另外一方的團體。因為他們團結一致，所以相對的提供給自己的團體成員有更好的機會獲得權力位階高的社會地位與身份，互補的，這又更增強了他們的團結與一致，更能摒除異己的人來瓜分資源；而這就是強勢權力團體與弱勢邊緣團體組織關係的真正的內容。將其他的團體，視為卑賤之民並且打上烙印，這就是權力高的團體在權力平衡（Machtbalance）的鬥爭中使用來鞏固自己權力位階的最佳武器。一般來說，這個烙印會深植在弱勢團體的族群自我形象認同上，也因此，更加速的削弱了族群的建構的力量。

強勢的團體對弱勢團體打烙印的方式是以強勢團體最好的人去和弱勢團體最差的人比較，以強勢團體最好的人的行為代表強勢團體的集體符碼，以弱勢團體最差的人的行為代表弱勢團體的集體符碼，如此一來相差懸殊，但也讓弱勢團體的人以為我族就是強勢團體所認定的形象，進而也讓自己更符合那種形象，一代一代的，弱勢團體在烙印之下，族群命運便無從翻轉。由此發現，弱勢團體是服膺在強勢團體的集體制約之下。

回到人類社會來說，其實人類社會存在著一類不同關係的優弱勢組織，彼此因相互依賴產生大小不等的權力落差關係，不管稱其為國家和地方、都市和鄉村、原住民族和漢族、資方和勞方、老師和學生、男人和女人。

在 Winston Parva 的例子中，這些元老居民彼此所建構起來的共同規範，就一代、兩代、三代的由父母與小孩之間關係的團體化過程建立起來，對於新遷移的居民來說這些共同規範是其所缺乏的。但是，這些共同規範究竟是什麼，在兩造團體之間如何起著作用？Elias 指出：

下列的確是「老字號家庭們」的通常的特性：他們與其他的團體透過特定的行為方式差異凸顯而有所不同，而屬於此社會團體中的個體，從小到大就在此一特殊的團體傳統中被形塑成長。屬於老字號家庭的圈子裡有著一類行為規範，他們的行為規範在許多場合中，或者在所有的場合

中要比與其相互依賴低位階團體的成員更需要高度的自我制約。不管此一類的行為舉止以近代歐洲的語詞來說被稱謂成為「文明化」與否，如果拿其與其他相對弱勢族群比較，以他們享有的高度優勢，在實質的意涵來說，他們可以被稱為是「比較文明化」些：他們的行為舉止從點到面要求著高度的自我行為控制，連結著高度前瞻性，高度的自我要求與制約，要求更好的禮儀，以及許許多多非常嚴謹的禁忌。

Elias 認為，這些老字號家庭們有別於新移民的在於他們有一類行為規範，他們要求高度的行為控制，高度的自我要求與制約，要求更好的禮儀，以及許許多多非常嚴謹的禁忌。換句話說，透過對自我行為的高度要求及比較好的行為舉止禮儀，是優勢團體有別於弱勢團體的差異。

回到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年齡階級組織強調群體橫向及縱向的連結，每一個個體都無法單獨存在，而需互相協力及合作，才能促成整個部落的運作。傳統年齡階級組織具有部落性的宗教祭儀、團體狩獵、團體捕魚、修建房屋、集體墾地、修建道路、防衛與戰爭等功能，但在面臨文化變遷的現代社會時，年齡階級組織其他的功能瓦解了，只剩下部落性的宗教祭儀，促使年齡階級組織持續運作，當部落性的宗教祭儀已經無法成為一種價值時、當部落無法提供在地就業機會、當族人無法在部落生存時，組織就會面臨功能消失，也就是組織瓦解的時候。

研究社會學，並不是等社會真正發生問題，才謀求解決的途徑，如何在問題發生之前就尋找出解決的途徑，才能減少社會及人民為這個問題付出的代價。由 Elias 研究 Winston Parva 所獲得的結論，其組織的強弱勢不在於社會階級的差異，而在於優勢團體需有著更高度的行為控制、更好的禮儀及需遵守許多非常嚴謹的禁忌，如此能獲得與他人的合作及獲取資源。由此可見，優勢組織是可以透過組織之間的強力連結再加以建構。本篇論文嚐試以 Elias 的「結構理論」探討港口部落的年齡階級組織，其不同狀況當中，組織鍵結度的強弱，及其與其他相互依賴的組織的合作模式及獲取資源的能力。另外，年齡階級組織內部的互動，在目前也面臨一種轉換的機制，因社會的「集體趨迫力量」，而朝著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細膩化不斷加強，由羞恥感和難堪界線前移造成人的感受的變化，在組織內部也必須面臨更人性化的管理及互動。

接下來探討與另一個不同結社方式的組織-國家相互依賴的部落，在面對國家政策及資源的投資時，部落該如何發展才能保有主體性，而由傳統部族社會當中所延續傳承下來的年齡階級組織，要有如何的轉換及形塑機制，才能將其組織

精神傳承下來，且適應於現代社會。

參、社區總體營造與部落發展

一、部落發展議題

在論述部落發展之前，要先論述到台灣原住民在四百多年來的殖民統治中，歷經荷西、明鄭、清末、日本等階段，在國民政府遷台，漢人取得政治上的絕對優勢之前，原住民歷經了一連串與外來殖民者對抗、捍衛家園的戰爭，如：霧社事件、大港口事件、太魯閣事件等，而這些事件也在不同族群的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傷害。在 1949 年，國民政府「光復台灣」以後，是由漢人取得政治上絕對的優勢地位，漢文化成為官方文化，北京話成為「國語」。在強勢文化壓迫之下，原住民面臨母語流失、傳統社會組織崩解、價值觀混淆、身分認同的困境。近年來，因本土化意識興起，原住民部落積極從事部落復振運動，這股部落發展的風潮，從 1990 年代後期的原住民族運動開始發展，更歷經原運的轉型。在 1993 年，當時的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在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上提出「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名詞，以呼應李登輝所強調的「社區意識」、「生命共同體」概念，這個政策受到文建會大力推動，並投入大量預算；推動初期以西部漢人社區為主要對象，並成為熱門話題。與此同時，台邦 撒沙勒提出「部落主義」或「新部落運動」，希望透過此行動解決部落文化傳承與經濟問題。他的主張獲得大部分的原運菁英及部落菁英認同，他們認為經由部落居民的自覺行動，可使原住民部落從一個「被支配者」轉化為「參與者」的角色，進而建構活化部落的集體意識與再生機制（張瑋琦，1998）。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部落發展或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即成為政府投入大量經費，專家學者熱烈響應的運動。

因本論文研究的是有關部落傳統年齡階級組織在面對現代發展的轉換及適應，所要面對的是部落文化傳承與經濟問題，及探討在年齡階級組織當中聚合力的強弱及面臨現代社會適應，因此本論文以「部落發展」來稱呼所有在部落中產生促使部落往未來前進的作用力。在本節中，提出兩個目前最為大眾熟知的部落發展案例及分析其中本身組織聚合力的強弱及和其他組織的連結。

（一）部落發展案例 1-布農文教基金會

布農文教基金會創立於 1985 年，白光勝牧師結束了神學院的課程，回到了故鄉桃源村牧會。在村子裏他體驗到許多族人生活上的問題，深覺教會應該為社

區服務，於是先從學童教育著手，先後在延平教會為部落的學童進行課業輔導，並且在寒暑假邀請大專院校的學生來桃源村舉辦教育營。甚至在 1992 年成立「布農幼稚園」，為部落的幼童奠立紮實的基礎。此外也成立了「布農文化工作室」，收集整理布農族的傳統文化。而「布農身心障礙者及老人工作室」，則代為銷售殘障者及老人所製作的手工藝品，藉此提供他們工作機會。由於這些事務造成教會人力及財務的沉重負擔，加上「布農部落」於 1994 年開始動工興建，對外募款的需求愈發必要，於是在社會上慈善團體的協助募款下，於 1995 年募集了 200 萬元，成立了「財團法人布農文教基金會」，將這些工作統整推動，並可直接開立可抵稅的捐款收據，有助於募款工作的推動。基金會的事業體「布農部落文化體驗園區」以經營觀光事業來賺取基金會日常運作所需經費。「布農部落」以「原住民布農族文化與生活面貌」為號召，配合台東縣先天豐厚的自然資源與山光水色，成功地在觀光市場中開拓一條生路。穩定的旅遊團陸續造訪，尤其是在寒暑假及春節過年期間，不但天天人潮絡繹不絕，連住宿也幾乎天天爆滿。可觀的觀光收入除了讓布農文教基金會得以自給自足外，也確立了其為觀光客認識原住民最便利的窗口，其發展經驗更是讓其他的原住民部落稱羨，紛紛組團前往觀摩(蔡旻玠, 2001 : 50-51)。

在蔡旻玠的研究當中也發現，布農文教基金會因為與桃源村民很少互動，村民對基金會的批評也不少，諸如：基金會是白家企業、白牧師是個人主義，打著「布農」的名號在吸納資源等(2001 : 92)。但這些批評並沒有影響到基金會對布農部落屋的經營，且無法對布農部落屋形成相當的挑戰。回到組構理論的圖形，分析桃源村村民及布農文教基金會相互依賴的組構關係，可以發現布農文教基金會內部有高度的分工及整合，每個員工必需遵守內部的集體規範及嚴格的自我控制能力。相較於桃源村村民來說，布農文教基金會是一個組織內部聚合力及控制力高的團體，也就是一個優勢團體，因為其內部的聚合力及控制力又讓他們能和其他的組構產生連結及合作關係，如外來的募款或是其他的部落及組織到當地觀摩，而這樣的互動又促使布農文教基金會獲得更多的資源。而相對的與之相互依賴的桃源村民因內部聚合力低，無法形成內部的集體規範而成為弱勢組構，因為身為弱勢組構，即使對布農文教基金會貼標籤、打烙印，也無法構成對布農文教基金會的威脅。

(二) 部落案例發展 2-山美社區

山美社區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是個鄒族部落，在其特有的鄒族原住民部落文化基礎下，面臨大自然所給予的天然資源-高山? 魚(俗稱苦花) 遭受外來者

的濫捕，致使瀕臨可能在達納伊谷溪中絕跡的現象。而村民透過護育達納伊谷溪的？魚，而引發居民的自覺意識，凝聚了山美鄒族部落團結的傳統與濃厚的社群意識，成功的將山美村營造成一個生命共同體，並成為社區發展工作推行的典範。在山美社區推動生態資源保育與社區營造過程中，在高正勝任職村長後，社區與村中各項活動與發展計畫，皆透過村辦公室與社區發展協會的互助合作，共同推動與完成。目前的山美社區，透過對地方自然生態保育的成果與經驗，致力提昇地方經濟發展，並且培養居民積極地參與各項公共事務，提昇居民社區自治能力與社區認同感，使山美社區擺脫昔日貧窮與絕望。山美社區透過對生態資源維護的美名與鄒族文化推動，使社區居民更加認同，不少山美的子弟便表示其以身為鄒族原住民身分感到驕傲，且對山美社區推展生態保育工作成果表示自豪（呂嘉泓 1999：40-73）。

由山美社區的案例分析內部的結社關係，所有的計畫都透過村辦與社區發展協會的互助合作，共同完成。在社區內部方面，透過居民的共識產生連結力，部落長老願意將所屬各氏族的河川水域權釋出，在面對集體利益時，個人必須要能控制對個人利益的佔有，當群體內部產生了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當大家為了集體的利益願意犧牲自己的權益時，表示此團體產生集體規範，大家願意遵循此規範控制自己的好惡，而這樣的集體控制能力，促使此團體能與其他組構合作及產生更好的互動，進而獲取更多的資源，如國家政策的經費投資、更多的遊客進入。而這樣的規範也促使大家對社區發展產生共識，透過集體力量的呈現，在生態保育上獲得成效，而這樣的成效又讓身為集體中的成員感到驕傲，且成為集體的符碼，於是產生集體的尊榮感。

由以上兩個案例分析，因每個研究者或遊客觀看的角度不同，因此本文中不將這兩個發展案例稱為「成功案例」，但這兩個案例是目前持續運作中，且為大家所熟悉的案例，代表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代表性。對於遊客來說，布農部落屋這樣一個文化體驗園區，為什麼能吸引這麼多的觀光客，還有很多的團體及部落到這裡取經。一個文化體驗園區為什麼會吸引人，除了它的硬體建設之外，這一群人如何透過合作，支撐起這樣的組織，才是它能持續吸引人的地方。而山美社區，達納伊谷溪的復育，？魚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身影雖然吸引遊客的目光，但長達十幾年的復育過程，一群人對理想的堅持，才是這個案例值得被研究的重點。透過觀看，所以來到這些地方的人彷彿也參與了在地人努力的成果。

換言之，當地方自己發展出力量時，國家政策便會投入經費補助，或者也可

以說當地方發展出主體性時，它就有能力獲得外界的資源。因本論文以部落發展為研究主題，一方面目前港口部落除了硬體建設之外，並沒有任何國家經費補助，再者，當部落自己發展出屬於內部的力量時，它就能透過國家經費的投資來強化，如勞委會的資源、文建會的資源。因目前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資源是最能直接投注到跟人相關的發展，在下文中參考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及作法來作為部落發展的工具。

二、社區總體營造模式

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在執行這十年來，政府投入大量國家經費，被地方認為是社區振衰起蔽、維繫社區生機、創造社區特色的良藥。陳其南指出：

「社區總體營造」的對象，其實是社區的居民，是一種造人的運動，我想這份工作能夠推動成功，未來的台灣人一定和現在的台灣人完全不一樣，甚至未來的台灣，也不會是我們現在所想像的台灣了。藉著社區居民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意識；經由社區的自主能力，建立屬於自己社區的文化特色。因社區民眾的自主參與，使生活空間獲得美化、生活品質得以提昇，文化經濟產業再行復甦，原有的地景地貌煥然一新，進而促使社區活力再現。如此全面性、整體性的規劃與參與社區營造的過程，稱之為「社區總體營造」(陳其南，1995)。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因社會發展的變動包括城鄉失衡、傳統產業沒落，造成結構性失業和產業轉型的困境，該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而社區總體營造在這十年來又累積了什麼，人民又該如何學會自我承載，成為社區的主人？在台灣從事社區工作，大都被要求以義工的心情來奉獻，但面臨到生計問題時，那種投入能持續多久？曾梓峰指出：

「社區」在國家轉型發展中，應扮演全新類型之「地方活化發展」的建設基地，以及「地方活力再造」的培育中心，進行世紀轉型中社會發展體質的改造。所有政府部門的投資，均應該以「就業工程」的模式，讓每一個投入改造過程的社會民眾，不再以義工或社會奉獻的方式投入新故鄉營造，而是讓新故鄉社區營造成為一種維持生活生計的就業和產業，藉以推動「在地植根」，以防止及遏阻危害根本生存的人口外移。(曾梓峰，2002)

當社區總體營造被如此看待之際，到底要有怎樣的視野及作為，才能真正達到活化地方、解決工業化、都市化所帶來的城鄉流動問題及發揮國家有限資源最大的效益，維繫世代國民的生存與福祉。

二十一世紀對發展已有新的思考，不再是地方硬體建設的爭取，而是「人」與其「生活」的永續維持，政府要做的是，用社會永續發展的訴求來誘發全民的力量，進行整體社會發展承載能力的體質改造。但個個激發的創意都不是奉獻，都是一種就業方式，以此來支持居民與社區永續發展的可能。政府如何用一套機制，來誘發民眾自我承載未來的挑戰，這套機制就是真正要讓社會底層動起來的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曾梓峰，2002）。

當國家政策在投擲大量經費及擬定政策時，需考慮到地方的異質性。如果社區營造是以文化為手段，或是各社區為了要分食「社區總體營造」的大餅時，紛紛去塑造出各社區的特色，而當「社區總體營造」補助結束時，各社區的特色也就消失，無法在民眾身上看到累積。另一方面根植於社會奉獻與社會服務的想像，社區總體營造被設定是以義工或奉獻投入的方式去行動，但當一個地區連生計都成了問題，人口嚴重外流時，以義工方式投入社區總體營造又如何能持續。如果政策方向不能考慮到人民的生計或就業問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就無法在地植根。另一方面由於國家政策的短視性，無法做長期規劃，換政黨即換政策，或換首長即換政策，也導致社區營造政策成果無法累積。

當歐洲的國家政策已不再強調 GDP（國民生產毛額）的成長而轉為以福祉社會（well-being）為營造目標，作為人類幸福經驗的承載，也將國家福祉的觀念，作為區域發展的主要目標，以生活品質及生命價值的追求為國家重要的行動目標，追求社會永續發展時，反觀國內的國家發展政策，如果還只是一味追求經濟成長，則所有無法立即創造出經濟利益的政策都會被忽略，但經濟成長並不能保證能帶來人民的幸福，且經濟過度的發展，有關生態、環保、心理、文化方面的議題就難於取得發展平衡。因此國家政策在此時也需面臨轉型，以生活品質與生命價值的追求成為國家重要的行動目標，所有的作為都朝向人力的培養及累積，透過對人的培力，便是使其能承載國家發展的核心力量。當國家開始重視人民的福祉大於國民總生產毛額時，所有的經費投資都要以人為本，意識到人民是國家最大的資產，而國家的政策投資也需朝向培力人民使其成為國家發展的承載體。

三、社區培力

Empowerment 的觀念起源自 1970-1980 年代社區心理學，心理健康與社會工作的許多文獻中(Solomon,1976 ; Rappaport,1981)，社會運動學家認為 empowerment 能改變人們的命運之後 (Kizilos,1990)，其後 empowerment 在組織行為，科學與管理實務上開始被廣為運用 (Laschinger,1996)，empowerment 的主要哲學是，摒棄官僚，強調參與式的管理方式。Singh 和 TiTi (1995) 認為在發展論述中，empowerment 意味一種由下而上的取向；更好的統治、合理的及有創意的促進私部門的成長；經濟的變革，朝向自力更生，以人為中心的成長；提倡社區自立自強，重視參與過程，而非參與計畫的完成而已；民眾參與；包容的、透明的；民主、人權、參與，使人民了解其生存的環境及現實、行動改善處境 (引自魏千金，2001)。李松根 (2002b : 59) 對於培力的看法為：

所謂的社區營造就是人群組構關係的營造 (Empowerment of Social Figuration)，是一類人群組構關係的強化 (Figuration dynamic)。強化社群的人際關連性 (Interdependency)，尋求整體的共識與凝聚力 (Integration)，來共同面對共同的發展問題。社區營造如果所需要強化是社群透過營造過程而能夠達成一定的優勢性 (Power Figuration)，維持此一優勢性就需要維繫權力的行為舉止 (Habitus)。社群權力的優勢所呈顯的在於社群的凝聚與整合，任何的行為能夠維繫此類社群關係的凝聚與強勢，都是權力行為之一。

綜合以上論述，社區營造政策是「造人」的運動，當國家重要的行動目標是以生活品質與生命價值的追求為主，而社區營造政策或部落發展政策在執行的過程當中，就不會只是侷限在是發展觀光或是發展文化、是經濟優先還是文化優先這樣兩元對立的思考模式。所有的作為都以人為本位，將人視為國家的資產、將人視為社區的資產、將人視為部落的資產，透過人群的培力，使所有的作為都可以在人的身上累積，而社區營造或稱為部落發展也就會成為名符其實的「造人」運動，國家的政策就必須在這方面著力。回歸本文的研究重點，在部落發展的思考方向上，就需有一種長遠的考量，而在人的培力上，更需透過集體發展，去增強組織成員之間彼此的連結性，透過群體形塑的集體規範，便能增強彼此的連結度，形成優勢組構，也才能成為部落發展的承載體。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限制

壹、研究方法

為了了解港口部落的發展、目前的處境與困境，並對部落居民的生活及年齡階級的維繫進行描述，本論文計畫採取下列研究方法：

一、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的用途及定義，學者談到：「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不但是一種生活，而且是我們生活的過程。象徵互動學派解釋，生活就是所有參與者（人們）面對不同環境和情勢，發展出不同對應行動的一種持續活動的過程（Blumer, 1969: 20）。人類的活動是個持續過程，許多人類行為現象必須透過互動才有意義（meaning），而意義則因時、地、人不同而有不同。參與觀察就變成研究社會現象最佳的方法之一。」¹「參與觀察是實地觀察（field observation）或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研究者（或調查者）為了對一個團體有所謂的科學了解（scientific understanding），而建立多面性和長期性關係。」²（引自顏祥鸞，1996，195-196）

如同參與觀察的定義，人類行為必須透過互動才有意義，因此在歷經了半年與港口部落的接觸之後，研究者於2003年10月搬入港口部落，適? mama no kapah階級的拉黑子將鐵皮屋搭建的工作室改建為以漂流木為建材，完全由手工建造及雕刻的「站立者之屋」，再現年齡階級組織及聚會所的精神，以作為文化傳承及年輕人聚會的場所。站立者之屋全部由部落的年輕人協助，以自然材質搭建而成，從到海邊撿拾漂流木、雕刻象徵三大年齡階級的立柱、上樑、鋪茅草屋頂到硬體部分完工，研究者皆參與其中，並留下照片紀錄。

搭建中的站立者之屋經常聚集了前來幫忙或聊天、喝酒、聚會的年輕人，於是也成為研究者到港口部落必定先報到的地點，在最初階段研究者以站立者之屋為基地，從年輕人在當中的工作、互動、玩笑及對話中從事參與觀察，因研究者的論文主題是研究港口部落年齡階級組織青年組，因此和部落的年輕人比較熟識，也經由不同的聚會和活動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隨著對部落的熟悉度增加，研究者將參與觸角擴大，在 2003 年 10 月份參與花蓮社區大學在港口舉辦為期三個月的母語教學，因此和部落的婦女有了接觸；2003 年 12 月，豐濱鄉舉辦鄉運，而年輕人在那段時間，晚餐過後就到部落廣場打排球或到活動中心打乒乓球，研究者也參與了部落的排球練習；2003 年 12 月 27 日跟部落的老人家到花蓮參加合唱比賽，研究者擔任攝影的工作；2004 年 1 月 1 日研究者參與由港口旅北同鄉會在台北樟樹國小舉辦的一年一度的運動會，觀察到都市工作的年輕人彼此的互動，而其他時間還參與港口部落的大小活動如海祭、婚禮、喪禮，跟年輕人到海邊釣魚、潛水及參與年輕人的日常聚會，以進行更深入、直接的參與觀察。

二、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從受訪者觀點來回答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所以與參與觀察比較起來，訪談的內容較具結構性（嚴祥鸞，1998）。在進行上述研究法的過程中，研究者也針對問題意識進行深度訪談。

因在年輕人聚會的場合，通常都是很輕鬆的狀態，喝酒、開玩笑、唱歌。研究者透過參與觀察及平常的閒聊中觀察年輕人的互動模式並和其建立情感及信任關係，但在進行深度訪談時，我們雙方都面臨心理障礙。對於研究者來說，一方面和年輕人太過熟識，且平常大家都習慣以開玩笑的方式互動，所以覺得拿起錄音機很正式的談話很尷尬；另一方面對部落的年輕人來說他們都習慣集體聚會，而研究者在集體聚會的場合或氣氛下很難進行個別訪談，再者他們又習慣集體行動，且因為研究者的性別，所以一對一的訪談也會讓他們很不自在，因此造成訪談的困難。

後來因為研究進度落後，研究者先透過熟識的年輕人散播我的論文進度落後的消息，也從他開始進行訪談，從而知道其他人對我的訪談其實也有期待，也想幫我的忙，只是怕會說錯，所以又有點恐懼。於是在二月時，我進行了第一場的深度訪談，一方面因為雙方的熟識度夠也建立了情感，隨著訪談次數的增加，他們講起話來較能暢所欲言。

據報導人表示，他們在平常的聚會中通常都開玩笑成份居多，很少會談到這麼正式的話題，且很多事情在他們日常生活中，就是很自然的發生，他們也沒有想過，所以不知道怎麼講。而在日常生活習於使用母語交談的年輕人，除了少部

份人國語使用較嫻熟之外，有些人並不習慣用國語表達，且受限於年齡階級組織的制約，他們不習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造成深度訪談的限制。在訪談的過程當中，受限於彼此之間的語言使用及年輕人的表達能力，剛開始研究者使用結構式訪談，在實施效果不如預期後，始修正為開放式的訪談，透過平常的聊天當中，紀錄有關年齡階級的運作及互動。

本研究除了從年齡階級的青年組每一階級選取一至兩個訪談外，因馬拉嘎札外階級目前是留在部落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因此從其中選取較多人訪談，藉以分析同一年齡階級中的互動及運作，另外還針對部落的長老、政治人物、婦女、港口部落的漢人等進行深度訪談。以下列出訪談對象的個人資料表：

表三 訪談對象的個人資料表

姓名	階級	現在工作	返鄉幾年
昌啟	新加入老人組	鄉代表	八年
阿努	新加入老人組	擴大公共就業	十年
拉黑子	青年之父	木雕、部落教室負責人	十四年半
金德	吉米拉在	水電	二年
阿福	馬拉嘎札外	擴大公共就業-豐濱分院	兩年半
天識	馬拉嘎札外	擴大公共就業-藝術創作	十個月
燦明	馬拉嘎札外	木雕	六年半
嘎柱	馬拉嘎札外	木雕	兩年半
吉路	吉路米阿來	擴大公共就業-藝術創作	十個月
阿道	吉路米阿來	擴大公共就業-藝術創作	十年半
志偉	吉路米阿來	餐飲業	住在花蓮市
忠輝	米襖襖外	捕魚	五年半
全達	巴拉拉奈	木雕、項鍊工作室負責人	四年半
文成	米拉杜奈	木雕、項鍊工作室負責人	當兵後一直留在部落
小威	(女、漢)	拉黑子的太太	嫁入部落九年半
鳳美	(女)	生火工作室負責人	兩年半
巧雲	(女)	項鍊工作室負責人	一年半
英彥	(女)	吉普巒文化協會	在台北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當研究者剛接觸港口部落時，因研究者的研究生身分，能提供的資源相當有限。只能幫忙興建中的「站立者之屋」留下影像紀錄及提供一些有關我在池南從事的社區營造經驗或是政府的相關補助計畫資訊。

2003 年 12 月，港口部落參加花蓮縣主辦的合唱比賽，拉黑子要我幫忙擔任攝影工作，當天晚上從花蓮回來後，我去參加部落的「社區導覽解說課程」的尾牙聚會，從花蓮合唱比賽的會場傳來港口部落得到合唱比賽第一名的消息，屆時，整個尾牙聚會的氣氛沸騰了起來，有一個老人家跟我敬酒，說謝謝我。我跟他說我並沒有幫上什麼忙。他說：「你在旁邊陪伴我們，對我們來說就是最大的鼓勵，當有人在旁邊看時，我們就會表現的很好。」

我反省我的身分，我是個研究生，且具有主流社會的漢人身分，也許這個都是增加他們自信心的要素，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一種「感同身受」的情感，所謂的族群融合，應該就是一種相互陪伴，各自發光吧！當人和人之間產生了彼此的相互依賴，一個人或一個族群的存在，對彼此也就會產生重要的意義。當一個外來者要進入一個部落或社區時，嚴格的自我控制，克制自己的情緒、克制自己的喜好及主觀意識，便能讓自己融入當地的情境且和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在港口部落從事田野調查的這段時間，陪伴及給予掌聲，便成為我在港口部落「站立的位置」。¹

對於一個生長環境及族群身分都和部落的人不一樣的我來說，很多事情都會引起我的好奇，當我去問、去了解的時候，就讓身處其中及習以為常的人覺得自己被「看見」了，而發現自己身處其中的價值。對於在海邊生長的當地人來說，潛水是當地人的基本求生技能，他們不覺得潛水射魚有什麼價值，是沒有固定工作的人才做的事。但當外地的人「看見」這種技能時，他們也開始把潛水射魚當成是一種價值。當我一直在講潛水射魚很厲害時，他們也會將這句話內化成自己的價值。我在研究後期時，因為忙於論文寫作而少有機會到部落，「你哪時候來，帶你去潛水」，就成為部落的年輕人最常說的話及他們展現自己能力的方式。而和一些外地人的互動也能刺激他們看事情有不同的角度及想法。有一個年輕人早上去釣魚的時候，看到一個外地人坐在海中的膠筏上一邊看日出、一邊吃早餐。對於當地族人來說，大海就是他們謀生的工作場所，是獲取生活所需的地方。但從外人的眼光中才發現它另一種休閒娛樂的價值，而這些不同的看法都促使我們

¹ 拉黑子在談話中常常提到如果每一個人都能站好自己的位置，這個部落便能持續運作及發展，來到港口部落，我也將自己當成其中的一份子，站好自己該站的位置，而陪伴及給予掌聲也是我在港口部落對自己設定的角色扮演。

在討論部落發展時產生更多元的想法。陪伴、給予掌聲、提供不同的刺激跟資訊就成為我和部落的年輕人互動的方式。除了在港口部落設定自己站立的位置之外，我也深受 mama no kapah 階級的拉黑子在部落推動的部落發展工作，希望再現/創造年輕人的舞台，使其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價值而深受感動。

秉持著知識份子的良知，覺得這樣的發展工作多一個人就會多一份力量，而身為一個研究生難道只在當地收集完資料、完成論文就和當地沒有關係了嗎？那這些研究又累積了什麼？身為研究者，且與部落的人建立了深厚情感的我，覺得應該跟部落的人一起面對部落的困境及發展。因此研究者和留在部落的年齡階級成員形成了夥伴關係，他們也參與了我的研究，我們透過平常的互動或對彼此在自己領域的表現給予肯認及掌聲，朝向未來發展。

當我來到港口部落時，因為感受到年齡階級組織的團結力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因此最初的想法是嚐試透過年齡階級組織的研究，將傳統存在於年齡階級當中的力量轉換成部落發展的力量。在研究過程當中，透過我和當地人的互動及彼此的對待方式，讓我也因受到重視而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價值，而這是當初不在研究範圍裏的最大收穫，也許這就是存在於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當中的夥伴關係及彼此之間的相互培力吧！

貳、研究限制及章節安排

一、研究限制

一直沒學會阿美語是我最大的研究限制，研究者曾在壽豐鄉池南村阿美族部落從事兩年的社區營造工作，但在開會場合中，大家會以國語發言，或是頭目會幫我翻譯，且年輕人彼此間交談都使用國語，因此尚未體會到學習阿美語的迫切性。但來到不管是日常生活聊天或是公開場合發言都使用阿美語的港口部落，除非有年輕人願意幫我翻譯或是在年輕人的聚會場合中他們意識到我的存在而用國語交談，否則我就只能捕捉到幾個瞬間閃過的阿美語語句，因此無法掌握阿美語是我很大的研究限制。在語言能力的限制之下，我將研究重點放在行動模式上，藉由田野現象的呈現來從事分析。

另一方面，因年齡階級以男性為主，因此有些場合有性別禁忌，如海祭或是豐年祭前 slar 的聚會，這個部分會透過事後的轉述來呈現。再者，因研究者身為

女性的身分，因此 slar 在聚會時所開的玩笑或例行性的遊戲，會因研究者的在場而有所顧忌，這部分以透過對年齡階級成員的訪談來呈現。

二、章節安排

以下茲將本論文的章節安排略述如後，第一章緒論主要說明本論文之研究緣起、動機、目的、主題及相關理論及文獻回顧、研究方法、限制及章節安排；第二章為港口部落歷史文化及地理空間的交織，介紹港口部落的歷史文化及田野現場並分析討論大港口事件對後代所造成的影響；第三章為年齡階級組織運作及其互動，討論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作用力，以及上下級和同級間的互動；第四章為年齡階級組織與現代社會適應，探討傳統文化和現代思維的衝突、組織聚合及解散，以及兩種不同文化的教育及其影響；第五章年齡階級組織與部落發展，探討當國家體制遇上原住民部落、母體文化的發展與再現、年齡階級組織的培力與轉換、民族自治與部落發展以及邁向部落發展之路；第六章結論，摘述本研究結果、指出本研究的價值及涵義，並提出若干政策及研究上之建議。

第二章 港口部落歷史文化及地理空間的交織

第一節 港口部落的歷史文化

港口部落在行政區域上轄屬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位於花東海岸線中段，秀姑巒溪出海口北端，西倚海岸山脈，東鄰太平洋，由大港口（Laeno）、港口（Makotaay）、石梯坪（Tidaan）、石梯灣（Morito）四個聚落所組成。在人口組成中，以阿美族人口居多，其他為外省籍、閩南及山地原住民。

壹、歷史事件及氏族遷移

根據祖先的傳說，他們認為最早遷來港口者為 Ci'oporan 氏族，相傳是由南方島嶼 Sanayasay 而來，定居於秀姑巒溪，其後繁衍而成 Ci'oporan 氏族。Cilangasan 氏族在 Ci'oporan 氏族之後遷來大港口，後來成為大港口最重要的氏族，祭師大都由這個氏族的人擔任。另外，又有 Sadipongan、Cikatopay、Conang 三個氏族來自對岸的納納，又有北方遷來的 Pacidal、Ciwidian 因耕地不足或泰雅族之壓迫而遷來（許木柱，2001：189）。

在大港口和港口之間的河海交會處，有一個祖先建立經營的部落，稱作 Cepo'。在清光緒三年（1877），居住在 Cepo' 的阿美族部落與欲到後山「開山撫番」的國家發生衝突，在清兵的鎮壓下，由 Cepo' 逃到了貓公山（Cilangasan）躲避，但最後在清兵統領吳光亮的和解誘騙之下，部落一百多名青年階級卻在酒酣飯飽之際慘遭殺害。大港口事件¹造成了部落青壯人力多數罹難，這個事件藉由一代一代的口傳，在港口阿美族人的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烙印，而舊社 Cepo' 也成了老人家不願再提起的傷心地。大港口事件也造成各氏族的大遷移，以下說明遷移狀況：

1. Pacidal 氏族：Pacidal 氏族之一部自大港口，經水璉尾、加路蘭、新社而至石寧埔附近之僅那鹿角（Kinanoka）；另一支遷居富源東南方的 Tara'aran 社，日據初，再遷至丁仔漏。
2. Ciwidian 氏族：Ciwidian 氏族之一部南移至長濱鄉石寧埔附近之僅那鹿角。
3. Monari' 氏族：由港口沿海岸移居貓公（今豐濱）。

¹ 大港口事件始末在第二章第四節會有更清楚的說明。

- 4.Ci ' oporan 氏族：向北移於貓公、丁仔漏，或向南遷至台東縣成功鎮一帶。
- 5.Cilangasan 氏族：遷居貓公山，或移至石坑社、石寧埔。
- 6.Cikatopay 氏族：移大港口遷至沙汝灣及石寧埔。

大港口事件後數年，港口阿美族之 Ci ' oporan 氏族搬回來，隨著 Pacidal、Sadipongan、Cikatopay、Cilangasan 等氏族之一部分相繼遷入，住在港口段丘、赤工山西南側，以 Makotaay（馬古達愛）為社名（許木柱，2001：190-191）。

港口阿美族的親屬關係非常的緊密，所有的生命儀禮如婚禮、喪禮都需透過家族長老開會討論，且家族成員也會參與儀式籌備及協助活動執行，農曆過年時，因外出工作的人返鄉，通常會在此時舉辦家族的聚會，因此，親屬組織及年齡階級組織為港口部落的兩大結社組織。

貳、部落重要祭典

港口部落目前存在的重要祭典為豐年祭及海祭，皆由年齡階級組織策劃及執行，在祭典日期宣布時，年齡階級組織就必須遵守嚴格的規範，聽從上級、分層負責任務執行，以下分別說明祭典的重要性。

一、豐年祭

港口部落於每年七月下旬舉行豐年祭，阿美語稱為 ilisin，豐年祭是阿美人一年之中規模最大的祭典，部落的人無論身在何處，都會盡量排除萬難回鄉參加豐年祭，甚至有人會因老闆不准假，不惜放棄工作。豐年祭由頭目決定日期，由 mama no kapah 領導年齡階級組織青年組工作分配及執行。以下綜合訪談結果，整理出港口部落豐年祭的意義。

- 1.以神聖的祭典儀式祭祀祖靈。
- 2.青年的教育訓練，透過年齡階級的整合，表現出部落的活力。
- 3.過去米襖襖外在山上工作，從山上回來時，大家會舉行很盛大的儀式來迎接他們，是感謝的意思。
- 4.部落的年齡階級很重要，維繫部落的安全，他們白天做公共事務，晚上住在聚會所，沒有時間交朋友。Bagayat 是老人為年輕人安排的，就是讓男女生有機會接觸。
- 5.相傳寡婦如果在一定的時間出門就會下雨，所要傳達的是人跟人之間的親情，

即使它離開了還是割捨不掉，當它的親人一出門時，天上或是在四處飄蕩的靈看到她們會難過，所以會下雨，但這樣的傷痛到那時才會停止，如何讓她療傷、讓她止痛，以前白天的時候寡婦會到男性圍圈的中間，頭目會告訴她，你的傷痛就到此為止，不要再難過了，不然你的先生跟他們一起跳舞，他會很難過會流淚，豐年祭是一個很男性的活動，但一個女性、一個弱者，在這樣的很男性的場合，藉由他們的力量來療傷、止痛。

6. 敬老人酒，阿美語稱為 Balimo，以前男孩子會入贅，入贅到女方家裏，但家族中收割、蓋房子會回來幫忙，所以豐年祭時家族的女孩子會請 faki（舅舅）喝酒，為了感謝這些 faki，婦女會釀小米酒，接到酒時要頓地去感謝上蒼，家族給我這麼好的禮物-小米酒，用頓地讓上天聽到，希望我的家族能一切平安、順利。

二、海祭

海祭通常是每年五月舉行，阿美語稱為 Miscepo'，舉行祭拜海神的儀式，祈求族人出海平安、魚獲豐收。舉行日期由頭目決定，由 mama no kapah 領導年齡階級組織青年組從事工作分配及執行。在祭祀前一天，mama no kapah 帶領年齡階級組織成員到海邊潛水射魚或灑網捕魚，捕撈到魚後即進行清理及烘烤，以作為祭日當天的午餐。祭日當天，由頭目帶領年齡階級組織成員舉行祭祀儀式，並指定年輕人攜帶酒、魚、糯米飯到經常捕魚的海邊去祭祀海神。中午會餐，依年齡階級長幼分魚而食，年輕人將較好的漁獲孝敬老人家，用餐完畢，舉行趣味競賽活動。此一祭典有數重意義，即經濟性的捕魚、宗教性的祭海、教育性與娛樂性的趣味競賽。

參、宗教信仰與語言

天主教和基督教為港口人主要信仰，教友約占三分之二人口（以天主教徒居多，基督徒約六十戶），年輕人雖也有宗教信仰，但會上教堂做禮拜者為數甚少。除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仰之外，還維持一定的祖靈崇拜文化，如豐年祭祭拜祖靈及海祭祭拜海神。年輕人在喝酒前都會行奠酒禮，以指彈酒祭祀天、地、祖靈，阿美語稱為 miftik，研究者在田野調查的那段期間，拉黑子在從事重大事件或較具危險性的活動之前，如站立者之屋的上樑、溯溪，皆會以煙、酒、檳榔祭祀祖靈，祈求活動過程當中順利、平安。在語言使用方面，在公共場合及日常的談話當中，港口人習於使用阿美語，因在漢人社會工作需要，年輕人亦會說閩南語，

但小朋友彼此交談則使用國語。

肆、傳統的手工藝

藤編與製陶為阿美族傳統工藝。其中編織技術仍相當發達，部落裏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家幾乎還會編織藤帽、竹簍、草蓆...等生活用具，只是有些材料改以塑膠繩代替。陶器亦為重要生活器具與工藝品，製陶原為女性工作，目前尚有幾位老人保有手藝，但因塑膠製品的取代性高，因此此傳統技藝也漸邁向式微。

伍、文化變遷

一、人口結構及教育程度

隨著現代社會發展與資本主義經濟的衝擊，傳統產業結構轉變，港口部落也面臨了人口流動的變遷，以下列表比較 1963 年，阮昌銳到港口從事田野調查的人口數及歷經時代變遷的四十年後，港口部落人口流動的現況：

表四 港口部落人數表

年度	月份	戶數	人口數	男性	女性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非原住民
52		169	1144	593	551	1040		103
91	08	299	1079	594	485	890	8	181
92	09	303	1011	562	449	847	7	157
93	06	305	1010	562	448	850	9	151

資料來源：(阮昌銳，1969：332) 及豐濱鄉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資料

由上表可看出，在 52 年到 93 年當中，港口部落阿美族人數由 52 年的 1040 人銳減為 850 人，相差了 190 人，且在 91 至 93 年，不到兩年的時間當中，阿美族人由 890 減少為 850，相差了 40 人，由此可看出在這兩年當中人口的快速流動，但其中在 92 年 9 月到 93 年 6 月，部落人口開始維持穩定的人數，研究者分析造成這樣的原因，在 52 年到 91 年之間，因台灣整體產業經濟結構的改變，致使港口阿美族人面臨到都市謀生的處境，造成人口的遷移，而這些到都市謀生的人也在汐止樟樹路附近購屋定居，分析 92 到 93 年當中人口的穩定度，一方面因經濟不景氣，年輕人返鄉，另一方面因擴大公共服務計畫，暫時留住這些返鄉的

年輕人。另外在教育程度上，目前部落最高教育機構為位於豐濱的豐濱國中，當部落的人想要再繼續升學時，就必須離鄉到花蓮市或別的縣市求學，因部落謀生不易，父母也希望孩子畢業後，可盡快就業分擔家計，因此港口部落的年輕人平均學歷為國中畢業，少數完成大學高等教育。

二、經濟活動

如前所述，依山傍海的港口阿美族人，傳統生活即以魚撈、採集、農耕、打獵為主，但所獲皆為滿足日常生活所需，並無多餘可出售。在現代，陸上的經濟行為為農耕，主要農作是芋頭及水稻，台十一線沿路有梯田分布，但因受限於自然環境及土質貧瘠的影響，所生產的芋頭及水稻，因品質欠佳及無法大量生產，因此只能提供自給自足，無法發展成為經濟性商品。另外在漁業方面，舢舨船亦為此區重要的漁船型態，但因船隻無通訊及動力設備，捕魚多限於河海交會處，除了少數人擁有上百萬的近海漁船之外，因限於經濟能力，無法更新漁船設備，因此目前尚停留於小漁經濟。受限於自然環境及社會、文化、資本主義變遷之影響，許多人被迫外移到城市從事勞力工作，而此亦為部落的另一種經濟模式。

之前，由於港口部落無法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青壯年人口不斷外流，但隨著台灣的整體經濟結構改變，在最近兩三年，青壯年返鄉人口增多。在十多年前，港口部落的拉黑子以阿美族文化精神作為藝術創作基礎，以漂流木從事木雕，並致力於推動部落文化復興的工作，在部落成立木雕班，將多年的雕刻經驗，傳承給部落裡的年輕人，也增加了部落年輕人的另一項生活技能。

目前港口部落的年輕人除了從事捕魚及木雕創作、打臨時工之外，另外還有政府政策的擴大公共服務計畫¹，在拙而奇藝術空間有三十個名額，但此計畫執行到 2004 年六月份即截止，屆時，部落將會再出現一批失業人潮。

以上探討了港口部落的歷史、文化、人口結構及經濟活動，了解部落的過往脈絡可以知道部落目前面臨的現況，提供部落從事發展之重要指標。以下透過部落地理位置的描述，提供時間與空間的交織場域。

¹ 勞委會繼永續就業工程之後於民國九十二年所提出搶救失業的計畫，提供失業者時薪 95 元，月薪 16720 的新資。

第二節 港口部落的地理空間

之前來港口部落時，不是開車就是搭著花蓮客運蜿蜒在山路間，那時總覺得和台十一線有著距離感，我只能透過汽車的窗口或是公車隔著玻璃的窗口感受這一片蔚藍的海洋。記得拉黑子說過，他最喜歡在正午十二點太陽正大的時候到海邊搬木頭，越熱越好，當陽光直射在身上，流著滿身大汗搬著沉重的木頭，讓身體實際上去感受，去身體力行，而這也成為他創作前的暖身動作。

於是，當 2003 年 10 月，我決定搬來港口部落時，我選擇和部落的人一樣，身體力行，以身體去感受，讓身體告訴我要做什麼。於是，到論文完成為止，我就成了騎著豪邁一二五，奔馳在台十一線的苦海女神龍。隨著摩托車蜿蜒在海岸線上，身體會告訴自己要去港口部落了，而騎著摩托車到港口也成為我在收集田野資料當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儀式。因此在這一節當中，我透過我騎著摩托車沿路所做的身體力行的儀式，來描繪港口部落的地理空間及當地人在該地點所進行的活動。

壹、台十一線

沿著海岸路一路直馳，在聞到撲鼻的惡臭時，便知道來到中華紙漿場附近的花蓮大橋，轉個彎，一片蔚藍的大海映入眼簾，這時來到台十一線蜿蜒的海岸公路，在經過停著許多部大型遊覽車的海洋公園，來到了鹽寮。自從海洋公園及理想度假村開幕時，這兩個地方就成為花蓮觀光的代名詞，有一次，西部的朋友來花蓮玩，跟我碰面，他很高興的跟我說他們今天從太魯閣玩過來，明天要去海洋公園玩，要去住遠來飯店，然後就回西部。看著他興高采烈一付來花蓮度假的模樣，我竟然對他生起氣來，跟他說怎麼可以說到海洋公園玩就說來過花蓮，這樣根本不算來花蓮玩過。但生氣歸生氣，隨著海洋公園和理想度假村在媒體上大量的曝光，又有多少西部的人，對花蓮存在著這樣的想像？

在 2004 年農曆過年前，我發現台十一線海洋公園附近很多民宿趕著動工，想在農曆過年時好好的做場生意。據我估計，從 2003 年 10 月到 2004 年 6 月，我開始往返花蓮及港口的這段期間，海洋公園附近至少多了十家以上已開始營業的民宿，目前還有新的民宿在陸陸續續動工當中。而海洋公園究竟有沒有為花蓮帶來觀光人潮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人潮的消費及住宿只侷限在海洋公園裡面，對附近的部落生計並沒有產生任何的幫助。而集團在山坡地上的開發，最後

要承受惡果的，必定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未蒙其利的在地子民。住港口的羅伊大姊也提到海洋公園開幕之後，南下的遊客量明顯的減少：「以前過年時台十一線都會塞車，但這一兩年，海洋公園開幕，很多觀光客到海洋公園玩就回西部了，拙而奇的生意也有受到影響，觀光客比較不會再往南來了。」

台十一的海岸線無疑是風光明媚的，隨著蜿蜒的海岸，可以讓人盡情的飽攬太平洋左岸的風光，道路拓寬究竟會不會帶來觀光人潮，這是目前花蓮進入白熱化的辯論議題。但對生活在部落的居民來說，到底需不需要這麼大的大馬路呢？對於平時習慣到鄰居家串門子的居民而言，到鄰居家聊個天，必須要穿越四線的大馬路，還要隨時注意快速呼嘯而過的汽車，而小孩子在馬路旁跑跑跳跳，更常常面臨險象環生的狀況，馬路究竟是要方便每天使用的在地居民還是偶一來之的外來客呢？這個問題值得政府相關當局好好深思。

過了不管是平時或假日都停著大量遊覽車的海洋公園之後，沿著水璉、經過有「遺勇成林」傳說的番薯寮，看到歡迎蒞臨豐濱鄉的立碑，便開始進入豐濱鄉的行政區域，我知道距離出發地點已經過了三十分鐘。接著看到豐濱分院十九公里的綠色路牌，知道已經走了三分之一的行程。接下來看到幾棟木造的小木屋露營區便知道來到了磯崎海水浴場。沿著台十一線直走便來到了豐濱鄉最熱鬧的地方-光豐公路的盡頭。

這裏是豐濱鄉的行政中心，有豐濱分院、豐濱鄉公所、消防隊、郵局、營業時間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的加油站、豐濱唯一的一家六點關門的農會生鮮超市，2004年4月份時，豐濱鄉開了第一家7-11，到這裡剛好距離我出發的地點一小時又十分鐘的車程，我知道開始進入我的勢力範圍，從這裡開始就有機會遇到我認識的港口的人。

經過立德公墓後，會看到石門兩公里、石梯坪六公里、長虹橋十公里的路標，在石門橋之前，台十一線再次變成寬廣的四線道，旁邊還闢建了腳踏車道，不過，在我在花蓮-港口兩地奔馳的經驗當中，倒是還未看見腳踏車道出現過任何一輛腳踏車。

貳、拙而奇藝術空間

接著來到拙而奇藝術空間，拙而奇是一個很棒的看海空間，它的位置居高臨

下，當天氣很晴朗的時候，眼前就會被整片蔚藍的海包圍，在那裡喝咖啡、看著遠處的漁船是一種很幸福的感覺。拙而奇的老闆甘老師是一位漢人，娶了港口部落的女孩，於是十幾年前搬到這裡，一方面從事藝術創作，一方面經營咖啡館。因為政府的擴大公共服務計畫，在 2003 年 6 月時，這裏分配到三十個名額，大部分在這邊就業的都是港口部落的年輕人及婦女，年輕人跟甘老師學習藝術創作，婦女則是負責餐飲、吧台、接待的部分。

港口部落目前學習以木頭從事藝術創作的途徑有兩個，我把它分為「甘信一派」-用進口木頭，以機器及複合媒材、銅管、琉璃或是彩石創作，走商業取向的藝術作品，一個是「拉黑子派」-以漂流木及手工雕刻，以阿美族文化傳承為宗旨的藝術作品¹。而藝術創作到底要不要走商業化路線，還是要堅守文化傳承就成了這些同時在拉黑子處學習藝術創作或在甘信一處學習藝術創作的年輕人兩難的處境。

沿著拙而奇前進，經過「人定勝天」紀念碑，底下的驚濤駭浪，為這塊紀念碑增添了幾許壯烈，這是為了開鑿這段路所犧牲的人員設立的紀念碑，對於敬天、敬畏祖靈的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來說，「人定勝天」是不存在於他們的邏輯當中的。

參、石梯灣

來到石梯灣，這裏是夜抓的良好地點，因為礁岩多，當晴朗沒有月亮的退潮夜晚，就會看到一群人穿著膠鞋、帶著頭燈、網具，在礁岩中動作迅速的抓著螃蟹、章魚、彈塗魚及鐘螺，幫家裏加菜或是請朋友一起享用，因此特別擅長夜抓的人也會在部落裡獲得好的名聲。

肆、石梯港

看到碼頭彩繪著巨型的魚型浮雕，便知道來到石梯港，在下午四點多，漁船紛紛回港時，找一個認識的船長，就能在船上大啖生魚片及新鮮的魚湯。捕魚

¹ 部落年輕人有多位以前在拙而奇學創作，後來又拜於拉黑子門下，因目前有多位年輕人在拙而奇參與擴大公共服務計畫，白天看到的年輕人，較大部分是拉黑子派的，但一過五點下班後，拙而奇的人就會現身在部落裏。

的人大部分是部落的人，也有一些來自靜浦或長濱，八月-至十二月是鏢旗魚的季節，一人站在船頭拿著鏢槍射旗魚，船頭只有一個踏板，一隻腳必須很巧妙的勾在船頭的特製鏢手的位置，另一隻手拿著重達十幾公斤的鏢槍。對捕魚人來說所謂的「好天氣」指的是海面上風大的天氣，那時旗魚會露出海面，因此鏢手的視力要非常好，隨時注意海面上的動靜。二月至四月為飛魚季，四月至六月為釣鬼頭刀的季節，在旗魚季結束的一月之後，漁船會採延繩釣的方式，進行作業。港口部落有一個最會捕魚的階級-第五級的吉路米阿來，這個階級的職業大部分是捕魚的，因此他們最常聚會的地點就在石梯港旁的雜貨店。

石梯港，近幾年已成為東海岸賞鯨的重要根據地，甚至還打出賞鯨六百元的超低價位，附近的海鮮餐廳多半是漢人開的，觀光業者也推出了套裝旅遊，結合由外來資本投資，強調專業、舒適、安全的賞鯨船，中午在附近的海產店品嚐當地的海鮮，晚上住宿於靜浦附近的旅館，欣賞由原住民表演的文化之夜。

伍、石梯坪

過了石梯港，來到石梯坪海岸風景管理區，區內因為特殊火山集塊岩受海蝕形成的特殊地形，中文地名為吳光亮所取，因見石出排比若梯，遂稱石梯，路上平坦，稱石梯坪。曾經這裏是港口部落神聖的海祭祭場，每年五月部落會舉行海祭，部落頭目會帶領族人在此祭祀海神，現在已被劃入國家保護範圍，告示牌說著不得任意更改地貌或改變生態，管理處目前還在境內設有步道、露營與烤肉區。

接著來到有約二十戶住戶的石梯坪，這也是我從事田野調查期間的居住地。前幾年，為了配合東管處的觀光，東管處補助石梯坪、港口跟大港口，各自舉辦豐年祭，結果同一個部落就分別舉辦三場豐年祭。石梯坪有一家漢人經營的民宿，民宿主人深入簡出，甚少和部落發生互動。這兩年，部落居民在石梯坪成立了一家升火工作室，在月洞旁成立了一家項鍊工作室，以販賣咖啡、簡餐及藝術創作為主。

陸、項鍊工作室

項鍊工作室是由文成的爸爸、媽媽及哥哥、姊姊一手辛苦支撐起來的，對於

在文化傳統中沒有商業行為的原住民來說，做生意對於他們來講是很陌生的，所以也撐的特別辛苦。平常，在項鍊工作室都會看到這一家人，為著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即使部落的人都比外來的客人多，但持續的堅持，也是項鍊工作室的另一種對外競爭力。

就像四季的變化一樣，港口的年輕人也會變換著他們聚會的場所。之前，在興建「站立者之屋」的時候，除了幫忙建造房子的年輕人之外，其他的年輕人在下班或是捕完魚之後，會在「站立者之屋」現身，喝酒、聊天到深夜。在 2004 年 2 月 22 日港口部落受邀到史前博物館表演豐年祭歌舞，在兩個星期前，大家為了這場表演，於是年輕人都會到項鍊工作室練習歌舞，因此每天晚上都會在項鍊聚會及練舞。在那兩星期當中，雖然大家每天聚會，但是常常人數無法到齊，所以到的人只好聚在一起聊天、唱歌，真正練舞及練唱是在表演前三天，才緊鑼密鼓的練習，也許是平常聚會所培養出的默契吧！在表演當天展現出來的力與美及集體性，還是深受在場遊客的好評，史前館也再次的邀約港口部落的表演¹。

2004 年港口部落陸陸續續的辦了幾場「部落深度體驗」，讓外地的人有機會和部落接觸，也讓年輕人嚐試導覽解說工作，這些活動也多次選擇在項鍊用餐，尤其是 2004 年 3 月 15 日幫「肯園」²安排了一場「部落深度之旅」的活動，港口部落和肯園彼此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係，而這樣的互動關係也促成了雙方的合作，肯園邀請港口部落北上舉辦木雕展覽。這個展覽對部落的年輕人來說是件大事，年輕人表示他們以前都沒有機會跟拉黑子的作品一起展覽，因此對這次的展覽，他們很慎重。為了要創作作品，在那段時間，幾個帶導覽解說的年輕人，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項鍊工作室從事創作，從此年輕人的聚會所就在二月中旬從拉黑子的站立者之屋轉移到項鍊工作室，而我的參與觀察場域也從站立者之屋轉移到項鍊工作室，直至我離開港口部落為止，項鍊工作室一直都是從事木雕的年輕人的聚會場所。

柒、港口

經過項鍊工作室之後，便來到了月洞，月洞是以前阿美族神聖的祈雨地，在 2002 年 6 月 30 日，月洞遊憩區開幕，成為豐濱鄉公共造產事業計畫，規劃為

¹ 史前博物館認為很多部落都有在做樂舞的訓練，他們看了這麼多，認為港口已經滿成熟，希望也能讓別的部落觀摩，於是再次邀約四月份的表演。

² 台北某家精油公司，因公司的員工參加部落深度體驗，從此和港口部落產生良好的互動。

月洞風景管理處，可讓遊客搭著小艇去觀賞鐘乳石洞及蝙蝠。從月洞轉一個彎經過墳墓，便來到港口，部落約有兩百戶人家，天主堂矗立在路口，以前是會所所在地。港口聚集了港口村大部分的人口，據說，港口的每一戶人家，站在家門口都要能看到精神山，因為住屋沿著斜坡地形而建，那天站在港口八鄰往前一看，證實所言不虛。這裏也是部落的行政中心，港口社區活動中心、衛生室、雜貨店，舉辦豐年祭或是部落大型活動的廣場都位於這裏。早晨六點一到，整個部落就從晨光中甦醒，聽到有人廣播，刷牙、炒菜的聲音，一直到八點，早起工作的人出門了，部落才又恢復了寧靜。

捌、馬古達愛雜貨店

港口有一個年輕人的熱門聚會地點-馬古達愛雜貨店，店主是現為 mama no kapah 階級的小黑，在傍晚吃飯時間，港口的三條主要道路冷冷清清的，但七點一過，就有年輕人陸陸續續出現，騎摩托車來的、走路來的，就會漸漸聚集到小黑的雜貨店，不管是看電視、打電動或喝酒聊天，馬古達愛雜貨店也成為港口年輕人主要的聚會所。平常，年輕人很少會自己一個人在家裏，他們一定會出來找朋友聊天，如果他們沒有離開部落的話，通常在項鍊工作室、站立者之屋或馬古達愛雜貨店一定可以找到要找的人。

玖、舊部落遺址

經過港口，沿著拓寬中的台十一線，經過部落舊遺址。記得去年我剛到港口來的時候，在部落舊遺址看到一輛摩托車及半瓶米酒，後來才知道那是拉黑子留下來的，阿福說當拉黑子有心事時，就會在半夜跑到舊遺址來做儀式，跟祖靈對話。而舊部落遺址也是「大港口事件」發生之前，阿美族祖先的所居地。但隨著台十一線的拓寬，也切割了祖靈的禁忌空間。

拾、站立者之屋

經過了部落舊遺址，來到拉黑子的「站立者之屋」，這間站立者之屋是在 2003 年 10 月份動工，正式將夢想訴諸實物呈顯，但在之前就已經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去規劃、凝聚共識、發想創作。在「站立者之屋」建造的這段期間，我跟著部

落的年輕人一起分享它的進度及喜悅，也在當中創造了很多笑話和回憶。在我剛到港口部落做田野調查的時候，一到石梯坪放下行李之後就先到建造中的「站立者之屋」報到。平常白天，部落的年輕人會來這邊幫忙蓋房子，晚上時，下班的年輕人也會來這邊喝酒、聊天，這是我來到港口部落第一個從事參與觀察的地方。因為拉黑子的關係，站立者之屋也成為外面的人跟港口部落接觸及互動的一個平台。

拾壹、吉普巒島

過了站立者之屋，便來到了港口國小，港口國小是所有港口人小時候的回憶，下課時，在秀姑巒溪中游泳和靜浦國小的人丟石頭打仗是現在港口年輕人最津津樂道的回憶。過了港口國小，旁邊的吉普巒島是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小島，這個島是阿美族人與清兵戰爭的地點，是族人們抓 podao（小蝦虎魚）的出海口，島上的植物有一些更是特有種，是很特別的一個河中島，當地人又稱為「無人島」。當秀姑巒溪將河海交接處沖出缺口時，就是族人捕抓 podao 的時候，缺口有時在南邊，有時在北邊。通常族人在晚上十點左右到出海口，生火，然後在火堆旁邊小睡一下，到十二點、一點再起來，拿著手網穿著潛水衣或雨衣在大浪來時，捕撈浪裏的 podao，在冰冷的水中一站就是七、八小時，直到太陽出來才收網回家。有沒有收穫要看運氣，有時抓一整晚只有一小碗，量多時，一晚可以抓到六、七斤的 podao，一斤賣四百元，一天晚上就有二、三千元的額外收入了。

拾貳、靜浦國小

跨過紅色的長虹橋，就來到豐濱鄉最南邊的一個村莊-靜浦村，在靜浦國小發生的大港口事件，至今還在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的心上留下無法彌補的傷痕，而荒煙漫草的事發現場，在寂寂的夕陽暮色中，也沉靜在百年前的那一刻。

以下透過港口村的地圖，標註出港口部落的地理空間。



圖三 港口部落地圖（資料來源：<http://www.gkps.hlc.edu.tw/cepo/>及研究者註解）

第三節 部落的生命儀式

壹、婚禮

港口對婚喪喜慶生命儀禮非常的重視，籌備婚禮的時間很長，且家族全體動員。2003 年 12 月剛好有機會參加阿福的外甥女歸寧婚宴。自己家裏的人大概在一個月前就開始籌備，在婚宴的前兩天家族開始聚會一起籌備婚禮。籌備會從下午開始，在籌備期時家裡就會搭起帳棚，當時是十二月中旬天氣很冷，吃完晚餐後老人家圍著火堆烤火，幾個家族的 faki 站起來說話，其他的人坐在那邊聊天。宵夜吃的是米飯、賓拉登生魚片¹、鬼頭刀魚湯加薑片、生的醃在鹽水裏的青菜。吃飽飯後，有人回去，有人在跳舞，有人還在聊天，晚上九點時，老人家已經陸續回家了，只剩幾個年輕人圍坐在那邊聊天。

第二天，年輕人一大早要殺豬，割草、整理喜宴場地，早上已經有很多老人家都圍在火堆旁烤火、喝著保力達及聊天。阿福他們在鋸檳榔樹然後拖到喜宴現場出口去搭牌樓，牌樓的材料是檳榔樹幹及竹子和鐵絲。搭好後，我們回去吃午餐。午餐有豬肉、糯米飯、豬肉湯煮青菜，還有一碗很腥的東西，據說是鹽巴醃的山羌的內臟，阿福的爸爸趕快把它拿走，怕我不敢吃。看到大家都用手拿糯米飯，我覺得只有我一個人用筷子很尷尬，於是我第一次嚐試用手拿糯米飯。當年輕人在忙著明天的事情時，老人家就圍坐在一起烤火、喝保力達、聊天。晚上吃晚餐時，仍是一大群人，晚餐的菜有豬肉、生魚片、糯米飯、菜湯。吃完飯後，一群人圍成一個大圓圈，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家會站起來發表演說，當講完時，大家就會發出嘿一聲及拍手。

拉黑子因為 mama no kapah 的身分，擔任婚禮的總指揮，他要分配年輕人的工作。佛是禮車司機，吉路和燦明是酒保，拉黑子叫我和他太太幫忙收禮金。分配好工作之後，工作人員要跳舞。他們說我也是工作人員，於是我就跟他們一起跳舞。跳完後輪到婦女跳舞，他們明天要上台表演，還有一些阿姨在屋裡包檳榔，這是明天宴客要用的，我看到檳榔的數量，有一個水桶那麼多。檳榔是港口部落很重要的嗜好品，大部分的人，不管男女都習慣嚼食檳榔。在港口部落，幾乎每

¹ 大姊說因為湯的台語叫登，賓拉登生魚片是由大碗盛裝，加上切碎的辣椒、鹽水、冰塊，再將生魚片加入，鹹鹹、辣辣、冰冰的，很好吃，這是部落的人常見的吃生魚片的一種方法，偶而他們還會把冰辣水拿起來喝，據說喝起來很過癮。

一戶人家裏都有一個編織的彩色塑膠籃，裡面裝著住家附近摘來的檳榔、荖葉及石灰，要吃的時候再將這三樣東西包起來。

第三天早上，阿福家仍舊聚集很多人，老人家依舊圍著火喝保力達及聊天，年輕人有些幫忙佈置會場、路標，有些人圍在一起聊天，這些年輕人除了自己的親戚之外，阿福的階級、金德的階級也有人來幫忙。快十一點半時，大家陸陸續續走進喜宴會場，我去幫忙收禮金，新娘的阿姨們就穿著傳統服，站在門口迎賓。在喜宴現場，除了主持人及上台唱歌的人外，還有部落婦女上台跳舞、最後全部工作人員上去跳「海洋」¹。等客人都走完之後，還是有工作人員上去跳舞娛樂。他們很貼心的是有特別留一桌給工作人員吃，我們吃飽後，大家幫忙整理場地。回到阿福家，已經有一群人圍成一圈跳起舞來，大部分都是家族的人。晚上大家還會一起吃晚餐，明天還要下海捕魚巴歌浪，整個儀式才算結束。（田野日誌 2003.12.14）

貳、喪禮

除了婚禮之外，喪禮也是家族總動員的大事，那天，在部落的墳墓旁邊遇到阿福、金德和阿楊，他們在路上搬著空心磚，我問他們在忙什麼，他們說阿福的姑媽過世，他們幫忙蓋墳墓。我問他都是義務幫忙嗎？阿福說那當然：「因為辦喪事的時候，全家族的人都會回來。年輕人會幫忙蓋墳墓，以後你家有事別人也會幫你。」

事情告一段落之後，阿福叫我跟他們一起去吃飯。來到喪家，只見老人家圍成一圈烤火，阿福的三姊、四姊在煮晚餐，棺木停放在客廳，上面放一張死者的遺照，還有一個十字架，沒有太哀傷的氣氛。我問金德喪禮會殺豬嗎？他說會啊，不然沒有菜，殺豬也是由年輕人幫忙。所以晚上我們吃的是煮湯的豬肉、香椿和芥菜煮湯、白飯。吃完飯後，收拾好桌子，老人家又圍成一圈，在蓋墳墓的那個老人家做完造墓的進度報告之後，由金德的爸爸發表演說，宣布將出殯日期定在星期六，然後其他老人家也分別發表演說。阿美族的老人家都很擅長演說，每一個人站起來都可以說五分鐘，甚至更久。阿福說老人家有這種能力，他們還沒經歷過還不行，我跟他說很多這邊的生活方式和港口阿美族裡面敘述的非常相近，他說因為很偏僻啊，且因為漢人較少的關係。

¹ 海洋這首歌現在已成為港口部落的部落之舞，只要部落有活動時，海洋的音樂一放，部落不管男人、女人、小朋友都會跳，老人家會坐在旁邊觀賞。

從以前到現在，原住民就是集體工作，且有很多都是親屬之間相互幫忙，他們最常說的一句話，「以後也會輪到你」，不管婚喪喜慶，每個人都有可能走上一遭，今天幫忙別人，改天別人也會幫你的忙，福定說這就是我們原住民可愛的地方，所以家族的凝聚力很強，相對的造成族群的凝聚力也很強。在喪禮的場合，有時漢人也會參加，如賣瓦斯的，但在那種場合他們不會站起來講話，所以也很難進入阿美族的團體中。通常阿美族的喪禮中親人很少有嚎啕大哭的場面，死者生前的親朋好友、家族的人會圍在一起，說一說死者過去的事情，其中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事，大家藉著這樣的方式，去釋放失去親人的哀傷。

在港口，婚禮和喪禮的形式非常相近，都是和家族有關，且家族的人都會來幫忙，然後就是家族聚會，老人家圍著火堆聊天，年輕人做勞力的工作，殺豬、吃飯，煮的菜也很相似，晚上又聚在一起。不同的是，在婚禮的場合比較熱鬧，會有一些歌舞表演；在喪禮晚上守靈時，老人家會講很多故事、部落過去的傳說，如大港口事件就是年輕人經由喪禮守靈中所聽到的。

在辦喪事時會在家門口搭帳棚，要搭四十天，在這段期間當中，晚上都會有人在帳棚聊天，大部分是死者自己的家人或是親友，通常到晚上快一點時才會睡覺。出殯回來時，親友會到平常死者常去的地方走一走，去拜訪他的朋友，大家互相認識一下，說即使死者走了，大家還是要互相保持聯繫，經過四十天，才算一個喪禮的結束。而這些人也藉著這樣的方式，一次一次去凝聚家族的情感，藉著去拜訪死者的朋友，讓這份斷裂的感情繼續延續下去。

參、巴歌浪 (Pakalag)

捕魚與港口人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有關係，每一重要祭儀之結束，他們必定出漁 pakalag，個人生命重要節儀婚喪禮慶乃至遠行皆舉行捕魚。(阮昌銳，1969：194) 當所有的重要儀式或是大型活動結束，港口人會舉行捕魚，本段就舉一個港口巴歌浪的例子來說明。

2004 年 2 月 22 日那天港口部落應台東史前博物館之邀去表演豐年祭的歌舞，那天從台東回港口之後，先舉辦慶功宴，在席間，每一個人都輪流起來發表感想。老人家決定 2 月 28 日舉行巴歌浪。當天早上大約九點時，由拉黑子帶著去台東史前博物館表演的年輕人去潛水，年輕人穿好裝備，潛水衣、蛙鞋、潛水鏡、呼吸管，到石梯坪去抓魚。其中一個人在較平坦的礁岩旁放網，其他的年輕

人則在旁邊潛水趕魚，因天氣的關係，魚獲量很少。拉黑子又決定到石梯灣放網，同樣的，漁獲量很少，年輕人顯得很沮喪，他們說我在旁邊看，魚那麼少很丟臉。今天一共換了三個地點去抓魚，但漁獲量都很少，下午時，幾個年輕人到石梯港去買魚。晚上的晚餐，拉黑子請了部落的一些老年人來參加，吃飽飯後，年輕人表演歌舞讓老人家觀賞，老人家講一些鼓勵的話，才算結束今天的巴歌浪，去史前博物館的這場演出也到今天才算整個活動的完成（田野筆記 2004.2.28）。

2004 年 4 月 7 日，因為和肯園的機緣，拉黑子帶領部落的年輕人到台北去展覽木雕作品。4 月 6 日，聯合報的記者還到港口做了專訪，報導指出港口部落藝術家拉黑子因為一分對藝術的理想，把一些原本在都市發展不順的部落青年找回，從基本概念教起，指導大家木雕技藝。多年來，這些年輕人埋首創作，把原住民傳統文化融入木雕作品中。而在今年三月，台北民間團體到港口部落體驗原住民傳統精神，和馬古達愛有了交流，也為馬古達愛到台北展出，找到契機。於是透過外來團體的幫忙，這些年輕人的作品有機會與外地人互動。

這次的展覽活動非常成功，除了一件非賣品之外，所有的作品全部賣出，且是代表港口部落對外交流，因此，這次的展覽對港口部落來說是件重大事情。大家討論之後決定 4 月 13 日舉行巴歌浪。在那幾天，因外海有颱風，海浪非常的大，所以決定這次的巴歌浪要殺豬。

在殺豬的過程當中，可看出年輕人平時的默契，現場不必分配工作，階級高的人自然而然就擔任指揮的工作，殺豬當天，年輕人來時腰間都會佩帶一把小刀，這把刀除了將豬肢解之外，當肉煮熟之後還可以拿來切肉，雕刻時，這把小刀又可立即成為雕刻刀。下午的時候，年輕人幫忙準備晚餐，晚上要宴請部落的頭目、長老及老人家。文成說：

這次到台北展覽木雕對我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活動，我們代表部落到台北參展，出發之前我們先跟部落的頭目及長老報告，頭目也幫我們舉行儀式請祖靈保佑我們一路平安。

在年輕人忙著殺豬的時候，昌啟大哥也來表示關切，他說：「你看我們部落很麻煩，婚喪喜慶儀式很多，結束後還要舉行巴歌浪，這就是部落維繫人與人之間情感的方式。」

在活動結束時，只要參加的人取得共識便會舉行巴歌浪，一方面將活動做個結束的儀式，一方面慰勞大家在這些日子以來的辛勞，大家趁著這個時間說說感謝的話或講講自己的感想，而彼此之間的情感也藉由這些婚喪喜慶的儀式和巴歌浪，這些你來我往的人際交流當中，大家彼此之間藉由互相幫忙，一次又一次的使彼此的情感更加凝聚。

肆、拜拜（慶祝）

拜拜的音取自漢人的說法，大至買車，小至換手機都要拜拜。港口部落可說是無所不拜。只要有人有一樣新東西，發現的人提議拜拜，當事人就會買幾瓶酒請大家喝。平時，部落沒其他的休閒活動，晚上在港口部落閒逛時，一定會發現某個人的家聚集幾個人圍成一圈喝酒聊天，其中或許有一些是在拜拜。

在這一節中介紹了港口部落的生命儀式。部落對生命儀式非常的重視，且是家族的大事，家族的人會很慎重的去討論及安排，而在部落的大小活動當中，年輕人都會主動幫忙從事勞力的工作。從社會心理功能來說，透過這些你來我往的人際互動當中，港口部落維繫了其家族組織，而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聚會及活動，也凝聚了人與人之間彼此的情感。

第四節 血染的印記-大港口事件及其影響

一百多年過去了，對大港口事件的恐懼還飄蕩在港口部落的這塊土地上，像揮之不去的鬼魅，緊緊纏繞在當代或後代的血液當中，幻化成不同的形式，在生命的最深處，糾結、拉扯，愛恨在時空中蔓延。

（田野筆記 2004.02.06）

壹、港口部落的集體記憶

學者王明珂提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許多以集體記憶結合的社會群體中，我們許多的社會活動，是為了強固我們與某一社會群體其他成員間的集體記憶，以延續群體的凝聚。集體記憶研究者的主要論點為：（1）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人們從社會中得到記憶、重組這些記憶；（2）每一種社會群體皆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藉此該群體得以凝聚及延續；（3）對於過去發生的事來說，記憶常常是選擇性的、扭曲的或是錯誤的，因為每個社會群體都有一些特別的心理傾向，或是心靈的社會歷史結構；回憶是基於此心理傾向上，使當前的經驗印象合理化的一種對過去的建構。（4）集體記憶賴某種媒介，如實質文物（artifact）及圖象（iconography）文獻，或各種集體活動來保存、強化或重溫。（王明珂，2001）

研究港口部落，就必需先談到存在這個地區的人所面臨的集體記憶-大港口事件。過去文獻記載大港口事件時，都以異族的觀點來輕描淡寫紀錄這樣的事件，但在當地人認知中的大港口事件，幾乎是滅族的傷痛。在原民會所做的調查報告「原住民部落重大歷史事件-大港口事件」報告中，僅止於談到這個事件對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來說影響很大或傷害很大，但究竟影響到什麼程度或是傷害到什麼程度，對後代又產生了什麼影響，則沒有學者做過研究。

在民國五十八年時，由阮昌銳在港口部落實地田野調查的調查報告中比較了史籍記載的港口事件及由當地阿美族觀點中的港口事件的異同：

清同治年間，清廷依沈葆楨議，分南北中三路，以兵工開闢台灣東部蕃地，總兵吳光亮自林杞埔開道由中路進。光緒三年七月，清兵策水尾（瑞穗）至大港口間之路，阿美人阻之，殺總通事林東涯，吳光亮檄林參將率線槍營進紮大港口彈壓，行抵烏鴉立中伏敗退，十一月再

攻再敗，十二月援軍齊集，戡平之，次年正月二十七日，吳光亮統殺蕃人一百六十人。以上為花蓮縣誌所載，另外番政志有較詳細之記載如下：「奇密社之討伐，光緒三年，統領吳光亮欲開闢自水尾通至大港口之道路，附近阿眉斯族所屬奇密社蕃（在水尾至大港口沿路山上）不肯，殺總通事林東涯，八月，終於反叛。吳光忠（吳光亮之弟）及林福喜督兵討伐，而番人猖獗，官軍不利潰走。吳光亮更令孫開華、羅魁、林新吉等舉樸石閣駐營部隊討伐之，至九月，番人不支而乞降，吳光亮諭以汝等果有誠意歸順，則以明春為期，各負米一旦，獻至我營，以證明無他志。番人承諾，至翌年，即光緒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番人果約至營，吳光亮合集營內，閉門統殺之，計一百六十五人，中逃走者僅五人而已云。」（阮昌銳，1969）

而在港口部落的田野調查如下：

據阿美人自己的傳說，當時總通事 Tugsu tagai（東涯）住在 Ci'oporan（今港口村所在地），此人作威作福，到瑞穗去開會，要港口阿美青年抬轎去，到奇美附近與阿美人不合，青年將他摔死。其隨從之漢人即到瑞穗去報告。而阿美青年亦回社告急，時頭目 Majao apin 是 Cilangasan 氏族的族舅，即動員年齡組織，以便應戰，三戰兩勝，Majao apin 遂成為港口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尤其最後一戰，在港口對岸靜浦沙灘上展開，清兵有槍有馬，港口人雖亦有槍彈以佩刀為主，Majao apin 殺死清兵很多，但終由清兵援軍越來越多，港口人卻越來越少，最後 Majao apin 越河率領族人向北方逃亡，族人各投其北方之親友，往北逃往丁字漏 Tingalaw，貓公山 Cilangasan，一軒家 Narian，新社 Paterongan 等地，過了一年，清兵要阿美人回 Ci'oporan 居住，並要 amis 男子到加走灣 Kakacawan（今長濱）運糧，運回靜浦營內（今靜浦國校之左側），給百餘阿美男子喝酒，阿美人醉，清兵 kapin 關上大門，殺阿美人，逃出一名青年，過河通知，族人又散，紛紛向南、北遷移，自此之後，港口部落就衰落了。現在南方在成功一帶有以 Ci'oporan 為名之氏族，大部分在這時候逃往南方居住。再過了數年，港口人住在 narian 的一戶才搬回來，以後就把 Ci'oporan 氏族改成 Monari' 氏族，隨著 Pacidal、Sadipongan 等氏族亦相繼遷入，而居住在今日所住港口段丘赤土山西南側的 Makotaay，而不是居住在以前近河口處的 Ci'oporan。

港口人遷往 Makotaay 後，數年來未能豐收，族人以為乃因沒有司祭 kakitaan 作祭求豐之故，因為當時 kakitaan 家逃往貓公山 Cilangasan 其故居居住。因此，部落內又請 Cilangasan 氏族從貓公山搬回港口，如此，港口又成一較完整之部落，只是部落內成年的青年男子和壯年男子已遭官兵 kapin 殺死，回來的是婦女和老年男子和幼年的小孩。（同上）

在 2001 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還原原住民部落歷史真相，以免先人史蹟遭日久湮埋，或被曲解，委託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調查大港口事件。在該報告中指出：

因此衝突事件涉及敏感，各方會有不同解讀，或避重就輕，例如漢人史籍中並無計誘阿美人屠殺的記載，根據李宜憲考據，日人伊能嘉矩應是第一位紀錄這一個事件的人類學學者（台灣番政志），戰後人類學家阮昌銳的大港口阿美人調查報告也紀錄了這個事件（原民會，2001：93）。

本事件最主要的影響，則是自同治十三（1874）年來，清兵與後山原住民之間的衝突，自此始正式建立清政權在後山的主權地位，而當地阿美族人，也從此失去反抗的力量。（原民會，2001：提要）。

歷經這樣的事件，清朝政府達到了當初到後山「開山撫番」的目的，但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卻在港口部落阿美族這個世代以 Cepo' 為家園的族群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烙印。下文擬以人類學的視野，探討這一歷史事件在部落中的集體記憶，其對族群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他族的族群關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幾乎滅族的恐懼又讓他們如何去維繫自身的文化及傳統組織。

當研究者來到港口部落時，有別於其他的阿美族部落，港口部落年輕人佔部落人口的比例很高，在建造「站立者之屋」的某一天，向上泛舟的老闆派他公司的兩個年輕人到站立者之屋來幫忙吊貨櫃，晚上時，拉黑子和我一起送這兩個年輕人回公司，拉黑子還特地將車燈熄了聽他們講話，他說：「我有時會偷聽年輕人聊天，聽看看他們到底在想什麼。」後來因為不放心住在奇美的年輕人自己騎摩托車回家，於是我們開著車跟在後面。回程時，我跟拉黑子說我會來港口部落做研究是因為那張頭目椅，他說的三大年齡階級支撐住整個部落令人很感動，他說他會送池南的頭目頭目椅是因為他看到頭目這樣默默的帶領著部落邁向未來，他心裏也受到很大的感動。我說其實我最想知道維繫著港口部落八大年齡階

級的內部作用力是什麼，他說這是秘密，要由 mama no kapah 來告訴你。在經過舊的長虹橋時，拉黑子將車燈熄滅，指著秀姑巒溪¹跟我說這裏就是林東涯被殺死丟棄的地方，而這樣的指證歷歷，可見這件事情烙印在心裏之深。

貳、大港口事件的「心路」歷程

當台十一線的拓寬切割到舊部落的禁忌空間時，拉黑子寫了一篇文章，名為「心路」²表達他心裏的感受。我跟拉黑子說他的那篇文章還要加很多的註解，如果不知道港口部落歷史的人，他沒有辦法有深刻的感受。拉黑子說：「這就是我們阿美族的民族性，非常的含蓄，很多事情都點到為止，不會說的很明。」本段以「心路」這篇文章作為分析，探討從一百多年前的大港口事件到現在，在面對外來的族群及文化衝擊時，對部落造成的影響。

一、環境變遷

山、海、溪，大自然給了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如此優美的環境，傳統的文化都是順應著大自然而產生的，環境孕育出部落的生命、歌舞、祭典儀式、生活習俗，居住在這片土地的人透過大自然學習到生存的方式，祖先教導後代只要對大自然存著虔敬之心，就能在這裡安身立命、生活無虞。因此環境的改變，就會造成部落傳統文化、生活方式的改變。當國家的開發、建設，如果沒有一種更細緻的考量，從事整體的規劃評估及意識到環境變遷對當地族群所造成的影響，當開發、建設破壞了當地自然環境時，也會造成當地居民生活方式的改變，從而影響到傳統文化的維繫。

二、文化變遷

在傳統文化中，年齡階級維繫了整個部落的運作，米襖襖外階級更負有保護部落的責任，站在精神山上守望著來患的族群，以保護部落，是部落的孩子感到最光榮的事，但在面臨外來政權統治的現代，隨著武力的收歸國有，部落已經不需/不允許擁有自己的武力來對付來患的族群，整個部落是處在一種非常脆弱的狀態，看似維繫著的傳統的年齡階級組織、傳統的文化，維持著最脆弱的平衡，但卻不堪一擊，在面對現代社會的變動，這個賴以維繫部落的力量一瓦解，整個

¹ 根據許木柱老師修正，林東涯被殺害處並非此地，而是秀姑巒溪更上游，溪水湍急處。

² 於附錄二中有「心路」全文。

部落就瓦解了。

再者，在過去，原住民是共享的文化，在大自然賜予的資源當中，隨時隨地可取得豐富的食物，因此原住民在傳統文化當中沒有囤積食物及財富的觀念，但因社會變遷及跟資本主義和現代文明的接觸，現代價值觀與傳統價值產生相互矛盾，資本主義的累積財富及貨幣交易都不是在原住民傳統文化脈絡當中的，因此也造成現代適應的困難。而生存在跨越傳統與現代文化體系當中的人，就面臨了傳統文化崩解，現代文化又無法適應的價值觀混亂當中。曾經部落的血緣相繫、部落的團結、部落年齡組織的力量、部落過往的美好、部落曾經的強大，都在與這個外來政權/現代化/資本主義化接觸時，將部落過往的美好一切打碎，而面臨文化變遷適應不良的處境，在面對現代和傳統的衝擊，後代流著阿美族血液的孩子，又該有怎樣的堅持，才不會迷失在漢人價值體系當中。

三、心理感知

在大港口事件中族人奮起抵抗，但區區一千多人的部落，畢竟無法和國家對抗，站在部落的角度來看，族人為了保護部落的土地、為了保護部落的人奮勇抵抗，最後清朝願意和解，但卻誘騙了族人，殺死了一百多個年輕的生命，而族人保護部落難道錯了嗎？文章中呈顯的是一種不甘心及無處申訴，當國家以誘騙的手段來對付族人，造成族人對國家體制的無法信任，而這樣的傷害又透過國家強硬的政策執行在現代社會上演著，如台十一線的拓寬經過舊部落遺址，當在地人的意見無法與政府政策達成協調時，更凸顯部落本身及身為少數民族的不被重視及無奈。當因執行國家政策而與部落產生不平等權力關係時，大港口事件的恐懼就會再次重現。

四、對後代的影響

大港口事件的發生已將近一百多年，一代一代的傳承下來，讓部落活得更警惕。祖先告訴後代孩子們，不要強出頭、不要反抗、不要意氣用事、不要衝動，而這樣的事件在喪禮時才被老人家提起，因此更加深了死亡的沉重，也造成心裏的恐懼，但國家並沒有從這樣的歷史事件當中得到教訓，對部落的人來說，這樣的侵略還是持續發生，只是從武力侵略轉換成政策侵略，在祖先不要抵抗的告誡之下，因害怕反抗後再次產生大港口事件的後果，對於國家這個強大的組織，部落的人只能以消極、悲觀、不回應的方式來面對。

平時，老人家並不會主動去提起大港口事件，只有在喪禮守靈時，老人家會說故事，我問過幾個部落的年輕人，他們表示聽到大港口事件都是在喪禮的場合。但聽完之後有什麼感想呢？文成紅著眼睛說：

我們那一次去爬貓公山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很像有人殺了你的母親，我的眼淚就流下來，想到那些走不動的老人，那小孩怎麼辦，老人家就被放在山洞裏，我是被部落感動了，雖然做部落的文化沒有錢，我那時也想去花蓮工作，也有好幾次想放棄...

天識說：「阿公要年輕人不要像 Kafu 'ok 那麼衝動，不要太莽撞，還要告誡我們部落在台北工作的人，要提防漢人，小心被騙，因為漢人比較奸詐。」

在這幾年部落青年重返貓公山找尋祖先在大港口事件之後逃到貓公山居住的遺跡的活動、紀錄片的拍攝和 2001 年原民會委託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研究大港口事件，讓大港口事件受到重視且一再被重述，而這樣的影響也讓部落的人對這個事件有不同的解讀及詮釋。

拉黑子在談到大港口事件，那件事等於整個港口部落被滅族，年齡階級青年組的人全部死掉，對港口的人來說造成很大的影響。我問一百多年前的事，且這些人又沒有親身經歷過，為何過了這麼久還是會有這麼大的影響？拉黑子說：

老人家會很沒有安全感，覺得沒有人可以保護部落，除了靠自己的年齡階級之外，後來經歷過日本、國民政府統治，他們對外來政權不信任，只能堅持一定要有自己部落的年齡階級，這樣才可以保護自己。

對於擁有文化詮釋權的部落菁英來說，拉黑子對外代表的就是部落的發言者，對內又是帶領年齡階級組織的領導者，因此他的言行便能影響到部落內外對大港口事件的認知，且將這樣的認知傳承下去。

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這個事件靠著口傳一代傳給一代，對港口部落的人來說，這是不信任加上失去自信、恐懼的感覺，而對以防禦外患為主要功能的年齡階級來說，經歷大港口事件的慘敗及欺騙，部落的人認為可以憑依的只有自己的年齡階級。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港口部落的年齡階級之能繼續維繫，一方

面是老人家的堅持及教導，一方面是歷史事件所造成的傷害，儘管有這些外力的影響，如母系社會及會所制度瓦解，武力收歸國有，年輕人外流等，而港口部落的年齡階級組織卻未瓦解，實際上部落目前還處於備戰狀態。經過這麼多年，他們在血液中對港口事件的屠殺記憶還是感到恐懼，在歷經清朝、日本、國民政府統治之後，港口部落對國家的不信任，因此每年的豐年祭彷彿如部落的國慶閱兵，操演自己的兵力，一方面對部落宣示自己擁有強大的軍隊，足以保護部落，另一方面讓年齡階級處於備戰的狀態，隨時保有自己部落的武力。拉黑子說：「年齡階級的運作為何只在豐年祭那時的一個星期，因為那時有舞台，所以能發揮年齡階級整合的功能，豐年祭時間一宣佈，自然進入備戰狀態。」

大港口事件對整個部落的影響，除了部落對外來政權產生不信任感之外，更因為事件的教訓，在他們的身上產生了非常強烈的自我保衛機制。在面對國家這樣強大的組織，一個區區一千多人的部落又要如何對抗，為了害怕再造成相同的悲劇，老人家在教育下一代的觀念當中，就灌輸了他們往後退、不要反對、不要抵抗的人生觀，而對外來的文化或變動，更在潛意識中造成抗拒。

參、國家政策執行不當的代價

在清朝的「開山撫番」政策之後，歷經日本、國民政府的統治，「開山撫番」的政策還是一直延續著，長期以來原住民政策以漢文化為中心的同化取向，語言、教育、文化的同化，讓原住民族產生了一種「我是誰？」的認同危機，也阻礙了民族發展及民族自信心。而這樣的不當政策代價，卻要由處在國家體制中的原住民去背負。

一、污名-被叫做清兵

在我剛到港口部落從事田野調查時，那時港口正開辦導覽解說的課程，有一堂課是陳理事長講述大港口事件，那幾天之後，阿福都叫我「清兵」，他說漢人很壞，喜歡騙人，他講到他們小時候撿石頭去賣給漢人，明明在家秤是四公斤，他說那個漢人阿伯都騙他們是三公斤半，因為他們是小孩子也不能說什麼，只好忍氣吞聲。他只要一講到漢人就說你們清兵多壞。那幾天，我的名字就叫做清兵。我氣得都不跟他講話。

雖然對我來說，大港口事件已經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身為漢人的血

統，那些殺害阿美族的清兵也是漢人血統，於是就被詮釋成你的祖先殺了我的祖先，也因為大港口事件的關係，於是在港口談到「清兵」就是一種污名。那天我和阿福去拉黑子家，阿福還在叫我清兵，我都不理他，拉黑子說以前他剛聽到大港口事件時，很生氣，他很想出草，那時也是很討厭漢人，可是現在，就不會這樣了。他也娶了漢人當老婆，也有很多漢人的朋友。阿福後來跟我說，其實他有時候都跟我開玩笑，可是看我生氣他都覺得很好笑。

我開始反身去思考，當我被叫清兵時，我為什麼會生氣。因為我的族群認同，讓我將清兵等同於我的祖先。反觀當漢人將原住民污名化時，對於他們來說，又是怎樣的感受。我想到小時候的「吳鳳事件」，因為原住民的砍人頭祭祀的習俗，在當時被認為是野蠻的行為，而這樣的故事又被收錄於小學的課本，換句話說，所有的人只要念過國民小學的都知道「吳鳳事件」，都認為原住民是野蠻的。當這些人長大之後，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機會接觸真實的原住民¹，因此對原住民的觀感就還停留在國小課本吳鳳的記憶裏。即使現在的小學課本已經加入了多元文化的教材，但是那種污名的傷害卻還是繼續存在這些原住民的身上。

二、歧視-莫須有的罪名

將時間往回推，原住民正名是在 1995 年，換句話說，十年前，原住民還被稱為山胞、山地人，那時具有原住民身分對他們來說還是很污名的。英彥談到她以前寫過一段文字，她講到：「還來不及認識你，我的 ina，我就先認別人做娘，娘教養我卻告訴我你不是我親生的，為什麼你教我那麼多，最後你告訴我你不是我親生的，你不是漢人，你是原住民。」英彥解釋了這段文字的意涵：

就是說我對自己的母體文化還沒有機會去接觸，一開始就是這樣，我對原住民一無所知，你這樣告訴我，我怎麼去看待自己，你告訴我一個我完全不知道的東西，你說那是我，但我學了這個東西。它把你冠上原住民，你就直接告訴我我是漢人，但你又不告訴我我要的東西。我們那麼渺小，大環境是這樣你怎麼對抗它，當你還是懵懵懂懂的時候，根本沒有力量去對抗，你就跟著走了，當你成熟時，你離母體文化已經很遠了，你拉不進那種感覺，當你想回來時，你無能為力，很多人無能為力，那我就去當漢人，但你能夠去當漢人嗎？他血液裡面不是，這就是我們當原住民心裏面一個很大的痛苦。我們像拉黑子這個年齡層長大的小孩很

¹ 接觸真實的原住民指的是有原住民的朋友。

可憐，我們沒有犯錯為什麼別人就一直要把這種污名讓我們覺得我們身上就流著一種罪。小時候的成長過程，班上誰是原住民，要舉手不舉手心裏在掙扎，原住民，他們覺得原住民沒有文化嗎？我也覺得我沒有文化，因為我不知道。

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我有一個地方是空的，我的母體文化是空的，就是因為那個地方是空的，所以我對自己的評價就偏向是負面的，這種負面的想法對我們未來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我自己有這種感覺，其他原住民也是，他只要不跟漢人在一起就還好，一跟漢人接觸這個洞就告訴他我這個地方是空的，所以我們要從原住民的母體文化去找出把那一個洞填滿，填滿之後會走得更好，我有這種空白的經驗，受了四十年的罪。很多原住民都經歷過隱瞞身分那種歷程，我不想去挖壞的東西，我就是要在挖的過程當中發現好的東西讓自己走得更有自信心。

除了英彥和拉黑子那種四十歲左右的人，即使現在三十幾歲、二十幾歲的人也都經歷過隱瞞原住民身分及受到漢人歧視的歲月。當我和天識談完大港口事件之後，我問他這樣的事件會不會影響你們跟外族的相處，他說：

現在來講台灣社會對整個原住民非常排斥，不管到哪裡都是以異樣的眼光來看我們。我從小就經歷過太多了，從我在台北讀書開始，可能是歧視吧！或是排斥，他們覺得你們原住民，很落後的人，畢竟我們是少數的，少到差不多一、兩位，加上原住民天性比較害羞，不會跟人家打成一片，畢竟我們跟別人有一些隔閡在那邊，所以不敢去表現自己各方面，行為上比較保守，不敢表現自己，因為過於表現自己反而讓別人更排斥就對了，跟別的原住民的話就不會，畢竟我們都是原住民，有些話很敢講，比較跟他談的比較多，漢族的話就比較少，有些是還滿好相處的，有些不是，可能對你不屑。（天識）

我問他，對你不屑是你自己感覺到的？他說：

我能感覺的到，從他的行為說話方式，其實原住民很敏感，只是他不敢講出來，可能過於逃避吧！不敢跟人家正面衝突，所以我在台北的朋友大部分是原住民比較多。

在這兩段談話當中，天識和英彥相差了快十歲，可是在族群關係當中，面臨的都是相同的處境。

去年八月時，我跟阿福去上文化局舉辦的一個社區導覽解說的課程，結束之後，我們一起去吃飯，他跟我說：「巴奈¹，你如果叫我們的 slar 跟你單獨吃飯，他們一定不敢。」或是當我在港口開始從事田野調查的時候，他還告訴過我，他覺得他不能跟我講話，他舉了一個很奇怪的例子：就像是平常我們也不能跟老闆或董事長講話，我想他要表達的是我們的社會階級不一樣，可是對於我來說，我把他們當成朋友，已經沒有所謂身分的差距，但對於他來說，這種族群的差異、外在條件的差異，他們在外面工作時，和漢族接觸所受到的傷害，都已經內化成他們的自我保護機制。

當漢人在對待原住民，甚至是國家行政體系在對待原住民部落時，真正令人受傷的是對待的態度。我是優勢，你是弱勢，我給你什麼，你就要接受，這是為你好。可是對於被給予的那一方來說，因雙方無法站在一個公平的位置，你給的東西並不是我要的東西，因為我權力不夠，所以我無法反抗，也沒有辦法說不，就只能默默承受，但並不表示我接受。

對於部落是否要發展觀光，增加居民就業的機會，身為部落的一份子，他們也有這樣的認知，當發展觀光的時候，來的人到底抱持怎樣的心態，是一種異文化觀光呢？還是部落深度體驗，而讓外人和部落接觸，會不會對部落造成傷害，這種兩難的心理因素就會在他們心中擺盪。一位阿美族的國小老師在討論到部落即將在七月份舉辦的體驗活動時，她表達了她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活動對部落來講不管進來的人是哪一種社會階級，學生、小孩、老師、董事長都好，講難聽一點，現代漢人看原住民是我是主你是客，他不管去任何觀光景點國外也好，我要什麼你就要給我什麼，我覺得這是非常錯誤的，這個活動要呈現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外來的朋友對部落的尊重，部落要給外人再教育，當然部落也有不好的地方，這是部落自己要去改進的，要去進步的地方，進步的空間，不是說你花錢你就是大爺，就是對觀光的想法再教育，就像紐西蘭的毛利人，進入就有一個儀式，進入之後就按照我們的遊戲規則玩，要要求外人入境隨俗。

¹ 在池南村從事社區營造工作時，池南村的頭目幫我取的阿美族的名字。

因國家不當的同化政策，造成原住民的母語及風俗習慣被禁止，而喪失其族群自信，相對的也喪失了個人的自信。當憲法明文規定各族群一律平等時，從漢民族和原住民族彼此相互對待的方式看來，要達到各民族一律平等，實際上，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三、相互了解-是平等的開始

對於老一輩的漢人來說，「番」是他們對原住民的稱呼，也許在這輩子當中，他們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原住民，而對原住民的印象就只能從大眾媒體或以訛傳訛中去認識，但大部分的印象都是刻板的、斷裂的。

港口部落在今年舉辦過幾次部落深度體驗活動，透過活動也讓漢民族跟部落接觸，透過年輕人的導覽解說去身體力行認識原住民，也認識港口部落，彼此之間也產生了良好的互動。而唯有透過族群的相互接觸及了解，在其中發展出良好的對待方式，才能改變對其他族群的刻板印象，當百分之九十八的漢人都有機會真正接觸及了解原住民時，也才能說距離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路更接近了。

小結

本章敘述了港口部落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空間，在這個傳說為阿美族祖先登陸的地點，在一百多年前發生了慘烈的大港口事件，犧牲了一百多名年齡階級組織的成員，這樣的事件只有在喪禮時才被老人家提起，而習於口傳的民族，也在這樣一代一代的傳承中，在潛意識產生了恐懼感及警惕心，透過老人家一代代的堅持跟教導，以防禦外患的年齡階級組織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也處於備戰狀態，促使組織延續下來並運作在日常生活當中，而這樣的歷史事件也造成族群保守、防禦、害怕衝突的人生觀。再者國家政策中漢文化的同化教育，因母體文化的不被認同，和漢民族無法處於一個平等的地位，造成原住民族群自信的蕩然無存，這些心理機制的影響，都是部落在面對發展時需特別著力的。

第三章 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及其互動

本章透過年齡階級組織當中的運作及維繫、上下級及各級間的互動探討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模式及彼此間的連結，並從中分析討論在面對時代變遷時，存在於不同階級當中的思考模式及作為和對組織的影響。

第一節 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

壹、傳統的 mama no kapah

港口部落的喪禮，大家晚上都會守靈，聚在一起說故事，很多過去部落的傳說，會在這個時候經由老人家口中說出，而喪禮場合也是文化傳承時的一個重要場域，下文則是在喪禮時，老人家在說故事當中，重現了過去威武的 mama no kapah：

水池在那邊，我們要蓋屋頂，青年之父把茅草丟在水池，那時是冬天，很冷，叫他去拿，以前水很深，他們去潛水拿來，青年之父又把茅草丟到水池，這個就是考驗一個軍隊。

現在比較有名的是吳光亮事件。以前吳光亮之前我們都打，我們部落曾經到花蓮市到太巴塢到成功，哪一個部落欺負哪一個部落是我們部落去平定的，以前提到的只是 kafu'ok，更可怕還在更前面。

在老人家的記憶曾聽過一個傳說，更早以前外敵可能是鄭成功那一代那時的事情，要消滅一個部落，因為被他們聽到，抓著部落的頭目，把他綁在廣場，用刀子一片一片像鱗片似的切割，全部把他身體切下來，你看那個部落的人會怎樣，你一過來，馬上就要刺死頭目。我們部落的人聽到這個事情，派兩三個階級，兩三個階級而已，因為自己還是要固守，一路上就坐船這樣打到成功打到花蓮市一直到太巴塢，還打到太魯閣，去打泰雅族。

以前的訓練就是你一生病，你就完蛋了，你如果一生病，你家裡立刻就被罰，如果說你家裏突然間要幹嘛，年齡階級非常非常累，當你受傷時

是一種丟臉的事情，你一受傷回家時，父母親看到你受傷，第一件事不是先幫你包紮，是立刻指責你，沒有出息，說你丟階級的臉、丟家族的臉、丟部落的臉，父母就是這樣教育下一代，那現在的孩子為什麼，以前不是父母在教育孩子，因為年齡階級在，所以他們不會教孩子，他說我們不知道怎樣教孩子，也不能袒護孩子，不能講孩子，以前是整個組織來教孩子，但這個瓦解了。

青年之父蠢蠢欲動，只要覺得不對時可以罰部落，青年之父是領導者，在管這個部落時，只要哪一個人，哪一個家族不對、哪一個階級不對，我管你部落，不能講理由。

有時候打架，有時候下面的階級比較？悍，我是青年之父，下面的階級想要超越，覺得青年之父太剽悍了，他們太累了，會反撲，四十比二十，青年之父二十，青年之父打輸沒關係，第二天動員部落會議，下面的階級全部站起來先罰一頭牛，青年之父說你看我們只有二十人是不是，用木頭打到屁股不能走，看誰敢越矩。青年之父二十四小時動員，哪一個怎樣，就當場 。

以前每一個階級都希望有一天當上青年之父，他們說我們一定要團結，有一天我們當青年之父以後才能好好執政這個部落。現在的小孩子，算了，吐口水就好，是因為自己的孩子，所以才吐口水。

老人家說那峭壁，那山多高，一聲令下，青年之父說，我現在在哪座山，希望你們趕快來，當我刀一出鞘，你們還不到時，我就把所有的蘆葦跟茅草全部砍斷，他真的砍斷，他下面那個階級就要打那個人，他說，來呀！打我我就把這些全部燒掉，青年之父就把整個準備好蓋房子的茅草和箭竹一把火整個燒掉，回來，那個階級就完蛋了。他說你覺得我很壞是不是？我就是要考驗你，你怎麼樣呢！

青年之父一聲令下，全部的人要集合，連老人家、連頭目，要公審，青年之父開始講，那個老人家胸部立刻就要挺，如果老人家要抗議或下面的人要攻 mama no kapah 時，老人家就不講話，青年之父就說抓一隻豬。以前生不如死，我寧願當女孩子，我看到那個女孩子多美啊，每天在家煮飯啊，把家裏弄好。

以前我們根本沒有所謂睡覺這兩個字，青年之父要開會，青年之父有的結婚了，會回到家裏，但有時會主持會所的會議，他說部落動員，青年之父會先到齊，拉黑子找一下，不在家裏，打聽在哪裡，去找，如果去抓魚，就要派小的勇士去找，誰知道在哪裡？你看那個動員令。一點點犯錯，就把家裏的木頭全拿出來，為什麼，部落的會所裡面不能沒有火，二十四小時在燒，火要有人顧，火代表時間和永遠，火沒有了就等於沒有人，沒有人等於沒有會所，沒有會所等於沒有組織的意思，那個木頭四十個人搬兩趟就八十把，剩下兩把給你晚上用，他說這是我不時堆準備冬天要用的，我是青年之父跟一個五六十歲的老人在講話，他說你再講，我連那兩把都拿走，再罰你兩隻雞，青年之父說你簡直是在袒護你的孩子。

我現在六十多歲，我執政時三十年前把這個緩和了，不然嘎柱¹他們會被操死，我自己搬過，一百年前的木頭比這個大，你就是不能生病，你搬東西扛東西會吐血，你是非常爛的勇士，搬東西吐血，你不配當年輕人。

以前年齡階級必須歷經非常嚴格的訓練及遵守非常嚴格的禁忌，也因此促成部落的強大，年輕人一加入年齡階級，除非被趕出部落，否則終身不得脫離年齡階級組織，在歷經近二十幾年的訓練之後，才有機會當上 mama no kapah 在部落執政，在非常嚴厲的集體制約之下，部落賦予 mama no kapah 很大的權威，而 mama no kapah 也必須負起很大的責任，層層節制、絕對服從、嚴厲管理的結果，促成了部落的運作及強勢性。

當拉黑子談到過去 mama no kapah 的權威時，他說：

我當場在那邊聽，要哭嗎？也不是，要怨嘆，也不是！要讚美，也不是！老人家看到我，問我看你能不能創造新的，我說可能很難，他說要好幾代，所以你一定要做。

在三十年前，雖然已是國民政府時代，但是港口部落仍保有其部落自主的運作方式，可是制約性這麼強的結果，也造成部落一個很奇怪的發展現象，拉黑子表示了他對以前部落這麼團結的看法：

¹ 許老頭目的兒子，現年六十多歲。

以前這麼團結的部落，也有它的缺點，以前的人要讀書，想要去往外發展，部落的人都反對往外發展，因為一個人出去，部落就少一個力量，導致這個時代一個很奇怪的發展。這個到底好不好，這是我們時代要面對的問題。

當一個部落很團結的時候，表示這個部落很多事情都是集體的、公共的，以前年齡階級組織為整個部落的教育機構，透過組織的訓練，年輕人學習服從上級及集體性的思維，所面對的不是個人，而是整個部落。因此接受國民教育、要往外發展，都是一種很個人的行為，但是這樣的行為又和部落的集體性相違背。而以前部落的人也會反對部落的小孩到外面去讀書或求發展，因為少了一個人就少了一份力量，往外發展也不是傳統文化脈絡裏的行為。從拉黑子的背景看來，他國中畢業時就到台北工作，很少參與部落的公共事務甚至是豐年祭，因為很少參與部落的公共事務，所以剛回到部落時，他跟部落的人是很疏離的，也因此他有時間去從事田野調查，有時間去從事個人創作，但個人化卻違背了凝聚團體的情感。而現在留在部落的年輕人，團體之間的感情很好，很有向心力，做什麼事情都在一起，但是卻缺乏時間去做個人的事，去發展自己的事業，去交朋友，去跟外面的人接觸。

從港口平均三十歲的年輕人的學歷看來，較多數是國中畢業或高中肄業，一方面除了地處偏遠，接受教育不易之外，豐濱鄉最高的教育單位只有豐濱國中，如果要念高中必需到外地去就學。再者，港口部落謀生不易，為了現實生活所逼，父母也希望小孩畢業後能分擔家計，所以也就不會鼓勵小孩繼續升學。

而如何在個人和團體、部落與外在社會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是身處在現代社會中大家都必需要去面對的。

貳、時代變遷後的 mama no kapah

在三十年前，mama no kapah 有絕對的權威去管理整個部落，但在面臨時代變遷後的現在，傳統的年齡階級和現代的年齡階級存在著怎樣的差異。前兩年剛從 mama no kapah 退休的昌啟，在談到年齡階級現代和傳統的差異時，他說：

以前我們都會想當 mama no kapah，當 mama no kapah 很威風，聽老人家講，mama no kapah 坐在這裡，沒有人敢從他前面經過，平常的時候，

連老人家也要從後面經過，那時 mama no kapah 執行整個部落的事務，由 mama no kapah 來主導，蓋房子 mama no kapah 來去安排工作，所以他們很尊重 mama no kapah，整個部落由 mama no kapah 來主導，部落的事物由年齡階級來執行，譬如這個家蓋房子，這個階級去砍木頭，這個階級去砍竹子，這個階級去拿茅草，三十年前還是這樣，家裏完全是部落幫你蓋，沒有個人的，完全是部落幫你蓋，所以 mama no kapah 很大，要集合的時候我不在就是違抗他們的指令，他們就派人去拿東西。mama no kapah 可以指揮年輕人，老人家要尊重，他們決定之後看頭目顧問有什麼意見，沒有的話就執行。到換水泥房時就沒有 mama no kapah 執行，只有在豐年祭比較大，那現在蓋水泥就沒有，人都到外面去了，所以就沒那麼大了，就家族的 faki 最大。

在談到 mama no kapah 傳統和現代的權力差異時，昌啟提到了因為房子的水泥化，回推當時的時代是民國六十年代左右，國家整體經濟結構改變，都市化的發展也促使了部落的年輕人大部分都到都市去工作，人口大量流失，使得 mama no kapah 無法再從事年齡階級管理及分配工作的權力，因此也喪失了傳統的權威。而現在的 mama no kapah 的權力又表現在什麼場合？昌啟說：「在豐年祭的時候，還是有權力，一般的話較少，像海祭啦，部落的活動時就 mama no kapah 就對了。」

傳統部落組織中的 mama no kapah 和現代的社區組織-社區發展協會又如何協調呢？昌啟表示：

互相尊重，社區發展協會和政府是一個管道，平常辦活動由社區發展協會去申請經費，活動是部落大家和年輕人，當然 mama no kapah 還是第一個，大家還是保持那種默契就對了，部落如果有活動就部落一起來，mama no kapah 在的話，就由他去召集年輕人。

在現代 mama no kapah 的權力存在於豐年祭及海祭，當進入海祭及豐年祭的籌備期時，mama no kapah 所說的話就具有部落公認的權威性，下面的階級必須服從，不能反抗。以下舉部落今年的海祭為例，說明各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

參、年齡階級組織在海祭的運作

依海為生的港口部落，對於海祭非常重視，海祭是祭拜海神，祈求族人出海平安，魚獲豐收。海祭由頭目決定日期，年齡階級組織負責執行。2004 年 5 月 5 日，港口部落舉行海祭。5 月 4 日早上，mama no kapah 帶著年輕人到石梯坪潛水，為明天的祭儀作準備。中午的時候在石梯坪的露營區小木屋聚餐¹。下午兩點半時，mama no kapah 做了簡單的儀式之後，又帶著年輕人下海，下午的潛水是娛樂性質的。不過今天的漁獲量很少，mama no kapah 的 cekal（也就是級長）-小黑開玩笑的說是因為年輕人潛水前和我拍照的關係。吉米拉在從中午就在整理待會要烤的魚，取鰓、剖半、泡鹽水。下午三點時，在露營區旁用木頭升起了火，舖上了月桃的莖，將處理過的魚放在上面烤熟，準備作為明天祭典的午餐。其他的年輕人幫忙削竹子、做祭台、用檳榔葉鞘做盛器，搬木頭烤魚，馬拉嘎札外倒酒給在場的人喝，大家各司其職。下午五點，吉米拉在又忙著準備大家的晚餐。八點時，拉黑子宣布要去夜抓，大家戴好頭燈及網袋，穿上膠鞋之後就按照階級出發了，因海象不好，所以夜潛的年輕人較少。

回來後，大家的收穫大部分都是螃蟹，先回來的人坐在那邊聊天及開玩笑，當天，現場有兩對情侶，大家玩性大發，只見馬拉嘎札外的人跑到情侶 A 面前，很快站成一排跳著舞，對著情侶 A 大唱「分手」，唱完後整個階級又跑到情侶 B 面前唱自編的歌曲，這時情侶 A 的男生也跑來共襄盛舉，歌詞內容都是壞的，希望情侶 B 趕快分手的意思，遊戲繼續進行，現場看到有馬拉嘎札外的男生就把女生拉去和他坐在一起，整個階級就站在他們面前跳著舞，唱著詛咒他們分手的自編歌曲。當馬拉嘎札外玩著這樣的遊戲時，其他的階級就在旁邊看或是在旁邊笑，也不會加入這樣的遊戲當中。

九點多，大家都回來了，因為吉米拉在酒醉沒有煮點心，於是 mama no kapah 開罵，三、四個人輪番罵，罵人的 mama no kapah 當中，有兩個人喝醉了，話一直重複重複，其他階級的人都不敢出聲音，吉米拉在趕忙去煮點心，其他比較小的階級則幫忙烤魚。當晚的點心吃的是魚、螃蟹和糯米飯，按照階級分開席地而坐，八大階級當中，越後面的階級人數越少，米拉杜奈有兩個人，米阿伐代沒有人來。吃完點心後小黑還主持娛樂節目。今晚，年輕人會在海邊過夜，一邊照顧

¹ 露營區的小木屋是港口人最常野餐的地方，當天氣晴朗的時候，年輕人就會去海邊釣魚或潛水，帶著白飯、鹽巴及鍋子，當上岸時，就在榕樹下烹煮，然後就在露營區的小木屋席地以手取食吃起午餐來。

正在烤的魚，一邊喝酒、聊天。

在海祭或豐年祭當中，當表現不好時，大的階級有權力去罵自己下面的階級，被罵的人不能說理由也不能辯駁，更不能鬧情緒，還是要好好把自己份內的事情做好，這是部落存在的集體制約，沒有人能反抗。而在這樣的集體規範當中，也是 mama no kapah 展現權威的時候，即使一個平常常常喝醉，不起眼的人，當祭典開始時，他的身分就賦予他權威，他講的話下面的階級就要服從，不能反抗。只要是年齡階級當中的成員，每個人都有機會擔任 mama no kapah 的位置，被部落賦予這樣的權威，即使在歷經時代變遷的現在，mama no kapah 的權力只存在祭典當中，但透過耳濡目染的教育、透過祭典時嚴格的要求，透過一級一級的升級及歷經七個階級的歷練，當一個人成為 mama no kapah 時，這樣的身分就賦予他一種榮耀及權力的象徵。

5月5日舉行海祭儀式，早上九點開始，因為有女生不能參加的禁忌，於是現場看不到任何一個部落的女生，所有的女生都是外來的，並被要求全部坐在木頭欄杆之外，不能進入會場。十一點時，忠輝跟阿圳要去石梯港及出海口祭拜海神，走到場外時，有女生跟他們說話，於是年輕人被場內的老人家罵，老人家也叫外面的女生不要跟這些年輕人拍照及講話¹，可見港口的海祭還是存在著很嚴格的性別禁忌。中午用餐的時候，部落的人邀請女生來賓可進到會場內用餐，午餐也是分階級用餐，階級越高的老人家，食物越豐盛。

下午是趣味競賽，趣味競賽活動是由吉路米阿來階級也就是青年會最高的一個階級籌備的，採階級對抗的方式，分老人組及青年組，遊戲內容有比腰力、搖呼拉圈、用彈弓射水球，當階級競賽完畢之後，也邀請外賓及女生參加。趣味競賽結束之後，部落的人按照階級圍成一圈跳舞，最後的一個活動是收支報告，由會計報告收入和支出，大會的會計是由馬拉嘎札外階級的人擔任。

當做完收支報告之後，拉黑子站上去說話，老人家突然大吵起來，大聲說：「不接受，mama no kapah 下台，mama no kapah 下台。」老人家反彈的很激烈，拉黑子站在上面神情嚴肅不說話，老人家吵了一會兒，頭目上台說話，接著幾個老人家也上台說話，事情終於平息下來。決議將剩下的一萬八千元留到明年的海祭使用。海祭結束之後，老人家陸陸續續回去，年輕人整理完場地之後，一起到石梯港慶功。

¹ 事後，村長跟來賓敬酒道歉，他說因為祭典的關係，所以禁止來賓跟年輕人拍照及說話。

海祭結束之後，我跟一位剛進入老年階級的阿努聊到今天的海祭，他也談到了他們以前當 mama no kapah 的一些做法。我問他老人家為什麼爭吵的那麼激烈。他說：

老人家說籌備會為什麼會花了五千多元，幾百塊的酒為什麼會花到五千多？從籌備會議開始，第一次籌備會花多少，第二次籌備會花多少，第一次籌備會喝幾瓶，老人家一定知道，幾百塊的錢變成幾千塊，當然一定查清楚。頭目就說籌備會哪有喝那麼多？拉黑子說結束後我們年輕人還有再開會，也有再喝，一起再算，這樣答出那個問題。

老人家也都曾經經歷過那個階段，因此一瓶酒多少錢，一頭豬多少錢，開籌備會要花多少錢，他們都算得很精，而 mama no kapah 在這樣的公共場合，面對那麼多人的責難，需要被考驗的就是他們的臨場反應及機智，他必須在大家面前做一個交代，即使下面的階級出錯，他也必須承擔這樣的責任。

阿努也講了他以前當 mama no kapah 的時候，那時候老人家也吵得很兇，叫 mama no kapah 下台是常有的事，但 mama no kapah 不會真的下台，一定要讓老人家發洩，他那時候當場哭，阿努說：

我那時候是 mama no kapah，他們覺得做不對啊！你要想一想年輕人我怎麼去帶動，我不用這種方式去哭，等一下罵的一塌糊塗，老人家講完，等一下會有人把這個事情往外轉，拐灣抹角的去說。我用哭的方式，會有人來收尾，不用軟用硬就看對方，有些老人家用硬的，用硬的那個人跟這個村子沒有辦法。越硬他越硬，但是你不能軟弱，真的，對社區不是說什麼，很累。

祭典花了多少錢，一直是老人家在祭典當中質疑的重點，尤其是豐年祭時這種衝突會更激烈。當老人家反彈的時候，他在意的是祭典花了多少錢，年輕人做得怎麼樣，在他們過去那個時候，較少使用貨幣交易，魚都是自己去抓的，年輕人都留在家裏，較容易動員，但在現代社會，貨幣交易使用的頻繁，很多東西都可以經由貨幣交易取得，且因為人際關係往來的密切，有一些禮金的收入，年輕人認為那些禮金是我們去要來的，因此我們有權力去決定金錢的使用方式。但對於老人家來說，不管錢是怎麼來的，一經公佈，就成為部落的公共財產，所以他們有審核金錢使用方式的合法性。

以上的衝突可以分兩個部分來討論，在資本來源部分，禮金不管透過誰的人情而來的，它的名目就是用在部落的海祭，面對的就是集體而不是個人，因此一經公佈，就成為部落的公共財產，任何人對部落公共財產的使用，都需透過部落的認可及檢視。從公私領域觀點來分析，即使年輕人在籌備會花的錢是因為從事部落公共事務的討論，但金錢的使用也不能隨性，必須要有正當性及合理性，且需透過部落的審核及監督。

我跟阿努討論到這次海祭的前一天漁獲量很少，小黑說魚抓得很少是因為年輕人潛水之前和我拍照的關係。阿努說：

不是因為你的關係，換成是我的話，如果有女孩子在旁邊看，我會抓得更多。其實 mama no kapah 很重要，即使你不會你也要去帶動，讓年輕人願意抓，年輕人會有心理因素。我們之前辦的時候魚不會煮得那麼爛，也是一整條，昨天已經烤過了，最起碼魚用燙的，滾就拿出來，魚已經熟了。我們以前都是一起下水，回來再一起煮，以前我做 mama no kapah 還在下廚，一定要做給年輕人看。以前的海祭不是這樣，從六十歲以下一直到米阿伐代，都要下水，要不然以前的支出哪來的，沒有啊！現在講吃的那麼多，支出那麼多，你今天比以前的事情怎麼去比。

阿努提到年輕人會有心理因素，這在以前的年齡階級組織來說是不會有的，以前的年輕人就是聽從上面的階級，上面怎麼說，他們就怎麼做，反正就是要絕對的服從，這是部落強制性的規定，但現在的年輕人，因為個人化因素的影響，會有所謂的個人思維及心理感知。當覺得心裏感受不好時，即使表面上不敢違抗，但私底下也會透過表現來做抗議。

從這次的海祭漁獲量看來，一些比較好的海鮮如龍蝦、大螃蟹、大魚都沒有，小黑他們說因為天氣不好，但阿努認為是 mama no kapah 帶動不夠，工作沒有分配好。他說主要抓魚是 5 月 5 日海祭那天，但今年只有舉行海祭儀式，5 月 5 日當天早上 mama no kapah 還是可以去分配下面的階級去抓魚。在負責烹煮食物方面，這次的海祭完全由吉米拉在負責食物的烹煮，但阿努說他們當 mama no kapah 時，還是會幫忙吉米拉在烹煮食物。由這樣的作為，可看出每屆 mama no kapah 的作風都不盡相同，帶領方式也不一樣，但上一屆的人並不會干涉現任的 mama no kapah 的作為，除非現任的 mama no kapah 去請教他們，他們才會給一些建議的方式。從過去的 mama no kapah 到現在的 mama no kapah 所要面臨的挑戰是，以

前的 mama no kapah 因為部落的強制規範，他們只要帶人，但現在的 mama no kapah 卻面臨時代變遷因素，年輕人的個人化思維及心理感知漸趨敏感，所以他們不只要懂得帶人，更要懂得帶心，因此 mama no kapah 也必須面臨管理方式的創新。

第二節 維繫年齡階級組織的作用力

本節探討港口部落維繫年齡階級組織的作用力，並分為外部作用力和內部制約力分別討論在面臨現代文化變遷的影響及年輕人到都市就業的處境，有哪些外部作用力影響到年齡階級組織的維繫？而在內部制約力方面年齡組織以「組」為單位，講求的是集體行動及集體表現，然在與外來文化的接觸及年輕人大量在外地就業的情況之下，年齡階級組織如何產生內部制約力，而內部制約力又如何形成大家願意遵循的規範。

壹、外部作用力

一、個人生計問題

民國七十年左右是台灣經濟奇蹟都市快速發展的時代，加上當時政府的休耕政策，於是造成鄉村地區的人口大量湧入都市，原住民部落也在那時面臨傳統與現代的過渡期。因國家急遽都市化，造成建築業的巔峰時期，港口部落的青壯人口也在那時大量北上，到都市從事建築業工作。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對傳統文化的保存也造成拉扯的力量。當部落最重要的祭典豐年祭舉辦時，個人就面臨生計問題及傳統文化的考量。

二、資本主義貨幣概念

對於在傳統文化沒有貨幣概念的族人來說，謀生方式就是到海邊抓魚、採集貝類，到山上打獵或是摘野菜，那時年輕人都在部落，年齡階級組織負責部落的整體運作，透過集體工作、集體分享來維持生活所需，因此沒有私人財產，利益是大家共有的，但在與現代文化接觸之後，傳統以物易物的經濟行為轉變為貨幣交易，而在地工作的人，也會有私人置產的行為，面臨個人因生活所需必需去賺取貨幣，也對傳統文化的維繫產生影響。全達說：

十幾年前景氣很好的時候，很多人比較不會跳舞，為了要賺錢，幹麻要跳，一天的工錢都不夠。結了婚會有家庭壓力貸款什麼的，那種比較不可能會回來跳舞，他有心，可是沒有辦法。

三、個人化思維

傳統文化要求集體表現、集體處罰，所需服膺的就是部落的集體制約，透過層層節制、服從上級、長幼有序來維繫部落秩序。但與外來族群接觸時，部落並無法成為一個封閉的組織，年輕人面臨在部落謀生不易，到都市就業的處境，在都市中繁衍後代，也在外面社會學習了個人化的思維，對傳統組織的維繫，也產生了影響。

以前時代比較會聽長輩的話，那時年輕人都在家裏，很少出去，現在的人有些是都市長大的小孩子，有的話沒有辦法接受。因為我們會試膽量，有些人沒有辦法接受，被罵到很慘，就跟上一階級的嗆聲說不要讓我在台北看到你（全達）。

綜合以上所述，年齡階級組織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受到個人生計、資本主義貨幣制度、個人化的影響，在這些外部的影響力之下，年齡階級組織又如何透過內部的制約力來維繫？

貳、內部制約力

一、傳統文化制約

從以前老人家就很重視豐年祭，在前一個月每個家庭都會開始準備豐年祭，而且父母也會要求小孩都要回來。而在台北工作的人，因為大家所做的行業幾乎都同樣是建築業，有的就會相約一起回家參加豐年祭。但回來參加豐年祭就要面臨請假扣薪水甚至丟了工作的狀況，在面對該回家參加故鄉的祭典或是工作謀生的抉擇時，他們又會採取怎樣的態度？

第二階級的文成說：「我們會想辦法回來，即使被老闆開除也會回來。尤其是升級時，要回來喝那一碗酒，才像升級，其實大家自己會想回來。如果有一年沒回來，就會覺得很可惜。」第三級的全達說：

會覺得豐年祭很重要跟有沒有心有關吧！有心比較會想辦法。我跟老闆說我一定要回來參加，老闆說沒有關係回來就不用再來上班了。就換工作啊！最主要還是要回來參加豐年祭，這是我們的傳統一定要保存。且參加豐年祭還有一個就是整個階級聚會，大家互相了解，你這一年來都在做什麼，談夢想啦！對部落。

第四級的忠輝說：「這是港口村的習俗，每年當然要回來，我在台北自己開美髮店，我說休息就休息。」在問到第五級的吉路是否會回來參加豐年祭時，他說：「我每年都回來啊！本來就要回來啊！這是老人家留下來的傳統，不會回來的人原因有三個：一、你的父母親都在台北。二、你鄉下都沒有什麼朋友。三、你對海沒什麼興趣。」第六級的嘎柱也說：「我每年都會回來因為我擔任會計，我的任務太重。如果老闆不讓我們請假，就翹班啊！不然就換老闆。如果不能回來參加會覺得對不起自己，因為這是部落最大的祭典，就像過年啊！」同樣是第六級的天識說：

很好玩，很多人都會回來，平常大家都各忙各的，很難得有機會整天聚在一起，如果老闆不讓我們請假，我們就走人了。年輕的時候會覺得豐年祭比工作重要，那時建築業隨時都可以換老闆，現在的話會為了生活，請假請個兩、三天，但還是會想辦法回來。大家差不多也在同一個行業，會相約一起回來。

其中，天識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全家就搬到台北，只有寒、暑假及過年時才會回來部落，天識也提到他有一些 slar，因為從小就離開部落，後來就不會回來參加豐年祭了，因為他們沒有加入年齡階級，所以回不來，沒有辦法參與。他因為小學及國中，每年寒、暑假都會回來部落住一、兩個月，很自然就加入年齡階級組織，也幾乎每年回部落參加豐年祭。

從以上的訪談當中，可以看出當一個人跟部落的人是熟識的時候，他就能參與部落的活動。這些年輕人因為從小在部落長大，所以很自然的加入年齡階級，有自己的同儕，可以得到認同及歸屬感，另一方面，因為對自己的階級有認同及歸屬感，更加強了他們彼此之間的凝聚力，且在豐年祭這樣公共的場合當中，透過集體表現更能從中獲得集體榮耀，天識說：

在我們跳舞唱歌的過程中，我們都是很高興的，但在高興之餘，它是很嚴肅的，畢竟這是我們的豐年祭，我們港口用最傳統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且跟整個部落的人歡樂在一起，我們表現給他們看，他們看到我們這些孩子，表現出一個部落的活力存在，很感動感慨就對了。這個孩子長大了，我看他跳舞跟唱歌的方式可以感覺出來他已經成熟，類似說你參加豐年祭就是這個年輕人他已經長大了，就是整個豐年祭他在年輕人跳的過程，他的歡喜與悲都呈現在這裡面，可能就是很驕傲就對了，年輕

人為自己驕傲就對了，我覺得我整个人生展現給整個部落。

平常在部落中，不會有人去談論豐年祭的意義是什麼，年輕人都認為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祭典，從祖先流傳下來的，他們也要繼續傳承下去，即使他們不能很清楚的用語言表達出豐年祭的意義，但對他們來說，由於從小的耳濡目染，那種對部落的認同已經深化在內心裏面，不管身在何處，部落的豐年祭對出門在外工作的人而言就是一種母體文化的召喚，透過部落祭典的舉行將他們凝聚在一起，也再次宣示他們的一體性。在豐年祭的場合當中，不管一個人的成就如何，在此時，都成為部落的孩子，他們只分年齡階級，透過舞蹈及歌聲，將自己展現給整個部落，為部落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在透過請假、換工作這樣的方式，更加強了參加祭典的重要性。

現在留在部落的年輕人，大部分都面臨了曾經到台北工作現在回到部落的處境，但在都市這樣一個講求高度個人化的環境，且受過現代教育的這些年輕人，即使在外面有很大的成就，但回到部落之後卻必須遵循傳統的規範，服膺在年齡階級的制約當中。昌啟說：

這是部落能傳承命脈的組織，家族會按照年齡階級去做事，...在外面什麼地位都有，但回到年齡階層之後按照平等，不是說我成就高就跟他們與眾不同，回來這裡你跟這些年輕人你還是平起平坐，按照年齡階層的程序，這是八大年齡階層的宗旨。在團體裡面，按照年齡階層你回來還是回到你的階級去按部就班的，跟他的年齡階層一起，不是說我回來就高高在上，那會受到排斥，雖然我們外面有很多老師，回來還是按照階級，不能說我太優秀，階級中有他的 cekal，不管是 cekal 他的成就很低，畢竟是我們的 cekal 還是要聽從他的指揮。

在外面可以有個人表現，但回來部落就要遵循部落的規範，不能把外面個人的成就帶到團體中，要回到自己的年齡階級，要去負起該階級的責任，因為部落有年齡階級組織，有非常緊密的人際關係，當一個人在團體中有太個人化或是有太突出的表現時，就會受到同階級的排斥或是反感。全達說：「如果表現很突出，人家會嘲笑你好像很臭屁，好像很厲害，好像是很驕傲，人家會覺得你為什麼會在這樣的場合去表現，為什麼不一起去表現。」

2003 年 9 月份時，文化局辦了一個社區深度之旅的活動，其中有一個行程是

到港口部落，拉黑子要阿福當解說員，帶遊客到部落去導覽，阿福說他在路上遇到他的 slar，他的 slar 就跟他說：「臭屁哦！」這句話還讓他不想再帶遊客到部落做導覽解說。

當年齡階級比較小的人要跟年齡階級比較大的人提意見時，也會讓人家覺得你很臭屁。當 slar 在一起時，除了 cekal 比較有自主性之外，其他的人如果有什麼建議，會讓別人認為他臭屁，既然你這麼利害，那你來做好了。因此 slar 在平常的聚會當中，除了開玩笑之外，很少談論嚴肅的問題，且很少有自己的主見。

在部落會議當中，當老人家或 mama no kapah 說話時，年輕人只能聽，不能表示意見。如果有意見，在事前各階級的會議當中就要去跟 cekal 提出，在部落會議時，各階級的 cekal 可以跟 mama no kapah 反應，再透過 mama no kapah 去提出，由於這樣的層層節制，也讓年輕人無法在大眾面前表達意見。

除了害怕跟別人不一樣被排斥之外，還有一種怕被取不雅的名字的恐懼，港口部落有一個習俗，就是由 mama no kapah 畢業的人，要由青年組進入老人組時，要到海邊潛水抓魚宴請老人組，老人組再根據他們的表現給這個階級取一個組名，這個組名終身不變。兩年前由 mama no kapah 畢業的階級，因為還沒到海邊捕魚宴請老人組，所以至今還沒有組名。在今年五、六月的時候，這個組要宴請老人家，屆時老人家會幫他們取一個組名。阿努說：

老人家一堆在那邊，我們請他們，老人家在那邊喝酒、聊天，就問你們抓多少？回來幾個人？找問題就對了，比方說你跟我是同一個 slar，你隨便開口，不懂怎麼去講，老人家會根據你的回答，一定會以最壞的名字，取最壞的名字把你坑。就像我們上一屆的叫阿里害，他們去抓魚的時候！老人家問他們有沒有魚，說「阿里害」，很多，結果就叫「阿里害」，你不能亂提，問有沒有魚，要說，啊！沒有魚，要很謙虛，他們回答阿里害，就變成叫阿里害。像我們這一屆的不會抓魚又愛喝酒，到時候不知道怎麼取名？哈哈...

因為組名終身不變，且會根據一個人的表現，而被給予令人難堪或很難聽的名字，終身被取笑，由此可知，大家對名字的標記很在意，且組名又代表整組，也因為這樣的制約性，又會限制大家彼此的行為。當我問畢業的 mama no kapah 豐年祭如果沒有辦好、沒有動員好會怎樣？昌啟說：「mama no kapah 的評語會很

差，以後升級時名字就很差。」透過取名的權力，也控制了年齡階級的表現。

部落的男人除了有漢名、阿美族名之外，還有綽號，綽號有時是固定的，如嘎柱習慣用左手，他的綽號就叫左手。去年光明在吉普巒島出海口抓 padao，因為很累跑到吉普巒島去睡覺。隔天，颱風登陸，海水漲潮淹沒了到吉普巒島的道路，大家看到光明的摩托車停在大聖宮旁邊，才知道他還留在吉普巒島，大家才划著竹筏去搜救，從此光明有了一個「無人島島主」的綽號，傳到台北時就變成派直昇機去搜救的笑話。

通常所取的綽號都是惡作劇的成分居多，被取綽號對部落的人來說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只要有一個人提出，大家有了共識，這個綽號就改不掉，當事者即使不接受，還是會被這樣稱呼。而港口的年輕人開玩笑又開得很兇，一不小心，別人就會根據你的行為取綽號，而這個綽號很快就會透過口耳相傳傳出去，除非事過境遷，否則很難改得掉。因為有怕被取不雅的綽號的恐懼，因此港口的人對自己在團體中的行為是很自制的，而因為有這樣層層制約，也維繫了整個年齡階級組織的秩序。

二、團體的歸屬感

因有年齡階級集體的制約性存在，大家為了要在團體中得到認同感，會去服膺團體中的規範。天識說：「年齡階級會這麼緊密跟人和人之間的相處有關吧！人與人之間是群體不是單獨一個人，如果單獨一個人在這個部落就被淘汰了，我們也很怕在部落單獨一個人。」因為部落很多活動或是聚會會根據年齡階級組織分組，當一個人不屬於年齡階級組織的成員時，很多的活動他就無法參與，也缺乏團體當中的歸屬感。

對年齡階級組織當中的人來說，隸屬於某個階級會讓他們產生認同感，且有朋友，滿足他們的情感需求，且大家都是一起長大的，有很多共同的生命經驗或是回憶，因此情感依賴度非常的高，情感連結度也非常緊密。阿道因為捕魚的關係，一隻手被被船上的纜繩絞斷，也因為有 slar 的支持和鼓勵，讓他重新再站起來。阿道說：「我出事的時候，我的 slar 就支持我、鼓勵我，不管我們去哪裡，slar 出事情就一起幫忙，大家湊一湊幫忙，你有什麼困難，slar 湊一湊，不要經過父母親。」青年會的會長志偉在談到年齡階級時說：

我們自己本身覺得滿重要的，我們是同學，情感都在，雖然我們是三個年齡，老人家也這樣講，感情都滿濃的，覺得應該是這樣做，如果沒有了年齡階級，自己在這邊，感覺如果沒有了這個階級，就跟別的村莊一樣，我們的榮譽感會出來。覺得他們年齡階級這個觀念都沒有。

因為有了老人家的堅持跟教導，透過部落的各種制約，雖然歷經人口外流的處境或現實生活的壓力，但對部落及族群的認同感，已經內化在血液裡面，而年齡階級也就一代一代的傳承下來。對於年輕人來說，有了年齡階級的友誼，讓他們不孤單，且當跟別的村莊一比較時，那種團結、整體的榮譽感會出來。即使隸屬於年齡階級當中的個人面臨很多的限制，但因為這些原因，讓這些年輕人願意去維繫年齡階級，且將這個組織傳承下去。

第三節 上下級及同級間的互動

本節的研究重點在於探討上下層級間如何互動及將同一年齡階級組員間的夥伴關係置於一個「生命過程脈絡」去探討，在日常生活中，各階級間如何運作，同組間如何去維繫友誼。

壹、上下級的互動

當我到港口時，我都先到拉黑子的站立者之屋報到，這個地方平時有一些年輕人幫忙建造部落教室。七點過後，有一些在拙而奇上班或是捕魚的年輕人也會過來這裡喝喝酒、聊聊天。港口部落的年輕人為數眾多，又很少有女孩子，平常年輕人在一起時，態度都很輕鬆，聊天、喝酒、說笑話，而且開玩笑開得很兇，也喜歡互相吐槽，也就是取笑別人，把別人丟臉的事情拿出來說，很少談到嚴肅的話題。那一天大家又繼續上次的「審判大會」¹，拿我開玩笑，我就跟拉黑子說：「我要到靜浦去寫論文，不然一年之後我的論文還是寫不出來。」屆時，原本喧鬧的聲音一時安靜了下來。拉黑子說：

你要看到他們聚在一起，那種默契，同一個話題還可以一直延續，吉路他們那一階級聚會時，也會玩這樣的遊戲。你不要看他們這樣，當豐年祭時，mama no kapah 下令籌備期開始時，大家的階級就分得很清楚，不可以跟上一階級的人開玩笑，上一階級的人講什麼下一階級的人就要去做。

在祭典時，年齡階級的分工，相互合作的默契，就是在平常開玩笑、喝酒、彼此吐槽的情況下培養出來的。所以除了同階級的橫向連結之外，第六級的笑話或是遊戲會傳到第五級去，靠的就是平常的喝酒、聊天，這是年齡階級的縱向連結。很多笑話或是訊息就透過這樣的方式達到傳播的效果，像「無人島島主」事件就是這樣傳到台北去，而且還變形成直昇機搜救。但一到 mama no kapah 宣布豐年祭籌備期的時候，每個階級就分得非常嚴謹，不可以對上一階級的人開玩笑，上一階級的人交代什麼事就要去做。平常，大家的相處就很像朋友，除了在祭典籌備期、祭典、部落大型活動，大家才會按照年齡階級去分配工作及執行，

¹ 因為從事田野調查的關係，和部落的年輕人建立了朋友關係，所以大家會拿我來開玩笑，開玩笑的話題不外是跟緋聞有關，很多都是大家無中生有起鬧的話題，但大家卻對這樣的笑話樂此不疲，且能想像出很多好笑的情節。

但平常 mama no kapah 還是有其權威，拉黑子說因為他是現任 mama no kapah，所以大家會尊稱他大哥，會聽從他的意見，等到他從 mama no kapah 退休之後，身分就沒有那麼重要了，年輕人就會跟他開玩笑說，老人家，有味道了。

平常在開會時，只有 cekal 或是 mama no kapah 才有發言的權力。年輕人不習慣很嚴肅的開會方式，台大城鄉基金會在 2004 年七月要協助部落舉辦一場「部落文化體驗」活動，二月份時在部落舉辦了幾場討論會。第二場討論會在白天舉辦，為了要方便上班或是捕魚的年輕人參與討論，因此大家決定將第三場討論會訂在晚上舉行，當天因為舉行巴歌浪的關係，很多年輕人聚集在項鍊工作室。等到要開會時，年輕人都不願意參與，紛紛推說「你們去開會就好了。」或是「聽的太多了」。最後我們硬拉了兩個年輕人參與，但在開會當中，這兩個人都不表示意見。天識說：

我們很奇怪，很嚴肅大家不會參加，很嚴肅討論會議大家更不會參加。我們一向就是這樣，我們的共識不是討論出來的是靠默契出來的，平常在開玩笑當中，去產生共識，慢慢就是往外，一兩個這樣傳達，達成共識，他很容易就是傳染到年輕人把他凝聚在一起就對了，在做的時候討論是我們絕對比較不屑，他們最主要就是要看成果，在實際做的，就是一傳十，慢慢的凝聚在一起，在討論的過程他絕對不講，就是沒話講或是不敢講或是不敢參與，在做的時候他們就會聚在一起。討論的話，它是階級各自來討論，該怎麼去做，一個階級各自會討論，據我所知道都是這樣，重要的會議都是上面主導，我們下面就是聆聽，那有一些該提出的還是會私底下提出來問，就是軍中講的不能越級，我們一級一級往上提報。當然重大事件還是要經過部落長老通過，他們可以的話我們當然就絕對可以，從以前就是這樣就是要上面的來講，我們就是接受分配的工作，接受命令就執行，分配什麼就去做。

從這裡可以看出年齡階級平時的互動，透過平常的喝酒、開玩笑去凝聚出默契，當要討論事情時，不是所有的階級一起去討論，而是分階級去討論，在階級當中，只要一個人提出意見，通常這個人是 cekal，大家通過就形成共識，形成共識後就是執行，並不需要太冗長的會議討論。且因受限於年齡階級組織的關係，擁有決策權的只有 mama no kapah 跟部落長老，年輕人在開會場合也不能發表意見，所以他們並不喜歡開會。當部落有重大事件時，由 mama no kapah 及長老去開會討論，分配好工作之後，其他的階級負責執行，而這樣由上而下的討論、

領導、執行，促成了年齡階級的互動及整個部落的運作。

貳、同級間的互動

目前在部落的年輕人當中，第六級馬拉嘎札外的人數最多，他們也較常出現在拉黑子的站立者之屋或是項鍊工作室，我們之間的互動也最頻繁，這一段就以馬拉嘎札外階級之間的互動來作為年齡階級組織同級間互動的例子：

一、馬拉嘎札外的遊戲

因為是從小一起長大，所以 slar 的感情非常的好，尤其是馬拉札外，他們的 slar 有阿楊和馬耀兩個活寶，這個階級最愛脫別人的褲子。阿福說：

我們 slar 聚會都很像小孩子，大家在一起很喜歡脫別人的褲子，有時他們就設計好，等你走過來的時候，就有人拉你的手，有人拉你的腳，你沒有辦法反抗，有一次我們整個 slar 的內褲全被撕破丟進垃圾桶。如果是 slar 的老婆或是女朋友，也會被整。我們去年豐年祭籌備期的時候，我們到前面的礁岩上去野餐，那時就有人提議脫光光，我們還想如果有賞鯨船經過，我們就要站一排搖屁股給他們看。

不能不脫嗎？我很疑惑的問？

不能，你不能跟人家不一樣，大家都脫你也要脫，不然人家會說你是怎樣，為什麼不敢脫，那一天我們就脫光光在海邊野餐，看到大家蹲在那邊吃飯，我差一點吃不下。

燦明也補充說：

我們 slar 很喜歡到海邊野餐，只帶鹽巴、鍋子跟打火機，那一天我們脫光光，魚烤好之後就放在礁岩中凹下去的地方，喝湯時都要趴下去喝，屁股後面都被看到了。

阿福也說：

我們在聚會時都玩得很瘋，我們吃過其他人的鼻涕及香港腳屑屑，在聚

會的時候，大家會輪酒¹，有人會吐口水、擤鼻涕、鼻屎，你一定要喝，然後再看你要用什麼最髒的東西給下一個人喝，有時候是吃炸？，在炸？上面擤鼻涕或吐口水，輪到你時你就要吃，要咬一口，再吐掉也沒關係，大家都吃，你不能不吃，你不能跟別人不一樣。你要接受對方最不好的東西，如果你能接受他最不好的東西，你就可以接受他的一切。

2004 年 1 月 1 日，我跟港口部落的年輕人到台北參加港口部落旅北同鄉會每年元旦舉辦的運動會，中午吃飽飯後，馬拉嘎札外就拿椅子圍成一圈，旁邊有人在表演脫別人的褲子。後來我倒酒給他們喝，當我回到座位時，他們會搶我旁邊的位置坐，跟我聊天。我覺得他們對待外來的人很熱情，且接納度也很高。後來，前面有表演，我們就到前面去坐，剛好那一桌有一盤豬肉，那是老人家坐的位置，所以那盤豬肉量較多也較多瘦肉，就有人起鬨說把那盤豬肉吃光。大家玩性大發，叫我皇后，只要坐在我旁邊的人嘴巴就會被塞滿滿的豬肉，然後那個人就會跑掉，他們就大喊換皇上，另外一個人跑來我旁邊又被塞滿豬肉，然後那一個人又跑掉。大家就玩著這樣的遊戲，那時大家倒酒輪著喝，我說我不會喝，他們說沒關係，喝一點，然後再把它倒到原來的地方，傳給下一個人喝，這個就是傳承。（田野筆記 2004.1.1）

在旅北同鄉會馬拉嘎札外的聚會場合中，可以看到同階級當中的互動，當有人提議一件事情時，其他人如果沒有太大的意見，這樣的事情就會被執行，而其他的人也會配合，展現出整體的默契。

Slar 的固定性聚會會在豐年祭前、掃墓節、過年及元旦的運動會，或是一些臨時大家剛好有機會聚在一起的空間。在 2004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大家都回來投票，這也是 slar 聚會的大好機會。投完票後，大家很有默契的走向馬古達愛雜貨店，圍成一桌一桌，同一個階級自然就坐在一起，別的階級也不會加入。當年年輕人在港口部落走動時，如果看到有人圍在一起聊天喝酒，他們會先觀察是不是 slar 的聚會，如果是同一個階級的聚會，其他人就不會加入，因為感覺會不對。

在食物或杯子吐口水及脫褲子，是馬拉札外最常上演的劇碼，大家也不以為忤，反正聚會或豐年祭的時候，要記得不要穿鬆緊帶的褲子，否則會被脫褲子。因為他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擁有很親密的感情，那種連很私密的地方都看過

¹ 港口阿美族的習慣，當有部落活動或婚喪喜慶時，會有人在現場倒酒，通常由馬拉嘎札外擔任這樣的工作，只用一個杯子，大家輪著喝酒。

了，就沒有什麼是不能看的。這個意思跟他們在聚會時，讓對方吃自己最髒的東西是一樣的，連你最髒的東西他都能接受了，就沒有什麼是不能接受的了。slar 見面，大家就開始玩遊戲，只要有一人提出，大家就會配合，默契很好。slar 的感情、默契、向心力，也是透過這些遊戲、這些吃對方最髒的東西這樣一點一滴培養起來的。吃對方最髒的東西，一方面也在宣示我可以接受你的全部，在那種集體的場合，你不得不吃，所以也是強制性的宣示我們是一體的，而藉著這樣的宣示更加凝聚他們之間的情感。

二、結婚時 slar 扮演的角色

因為同一階級的人從小就是一起長大，十八歲一起加入年齡階級，所以在生命成長過程中，都是集體性的，甚至連結婚、生小孩、喪禮都和同階級的人有密切關係。阿福說：

在結婚時，我們 slar 是最後進場的，整個婚禮的氣氛就由 slar 掌控，我們 slar 全部坐在一起，不是只有一桌而已，而是圓桌全部併在一起，新郎和新娘在主桌坐一下就會過來我們這裡。通常在結婚之前，新郎都會帶新娘來跟 slar 開會，如果是部落的人就會上台北跟台北的人開會，如果是台北的人就會下來部落，通常要開三、四次會。伴郎都要透過選舉，當伴郎很不容易，我們都會將伴郎和伴娘配對，所以會叫新娘先帶伴娘來跟大家認識一下。有一次我們階級的人結婚，我們 slar 就全部脫光上衣吃飯，其他人都覺得很奇怪。

天識說：

階級要增加喜氣啊！跟人緣有關係吧！以現在來說，如果人緣比較好就比較容易動員，所以同階級參加的人越多表示他人緣越好。新郎還要跟他的階級開會，討論他的婚禮，所以婚禮不是只是個人的事情是整個階級的事情，階級要協助挑選伴郎啊！婚禮要有禮金嘛！要統籌，階級規定要繳多少錢，要送新郎什麼東西，在台北的話還要決定在哪裡集合。階級不能分開，要集體進入會場，在最後的時候進去，等大家都坐好時再進去，而且我們還要放鞭炮。

在結婚場合中 slar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主控全場的氣氛。新郎在結婚之前要帶著新娘跟 slar 一起開會，大概要開個三次，在婚禮中也是他們幫自己

slar 找另一半的場合，在他們的階級中就有伴郎和伴娘配對成功的例子。藉由三、四次的開會又讓整個 slar 有機會聚在一起，而 slar 在婚禮上所扮演的角色又再次宣示他們是一體的重要性。

三、喪禮中 slar 扮演的角色

對於自己 slar 的婚禮，他們會參與開會及籌備，甚至在婚禮中擔任重要的角色。可是在喪禮的時候又扮演怎樣的角色？天識說：「slar 不能到喪家去，因為怕會遭遇不幸，只有在公祭的時候 slar 會全體參加，公祭完馬上離開，不能參加出殯。」

學者陳文德（1989：111）在「膽曼阿美族年齡組制度的研究與意義」提到，根據習俗，組友的死亡被認為可能給其他組員帶來不好的結果。黃宣衛（1999：511-513）也提到如果同一組人在青年級期間有組友死亡，便被認為這個組名不詳，要另外取個新名字，而且會告訴死者說，我們現在已經叫做新名字，不要再跟著我們了。因為平常 slar 的感情太好，做什麼事情都在一起，所以也擔心死者在死後還是會跟著自己的 slar 在一起。

在同階級中的婚禮，slar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甚至新人最後都要跟 slar 坐同一桌，或是 slar 甚至可以主導整場婚禮的氣氛，可是在喪禮的時候，slar 不能到喪家去幫忙，只能在公祭的時候一起參加，公祭一結束 slar 就必需馬上離開，不能參加出殯，但事情過後會去安慰喪家。這在 slar 感情這麼親密的狀況來說是很不盡人情的，何況死亡對生命儀禮來說也是很重要的，而反而 slar 在這時表現的這麼冷漠，究其原因，因 slar 平常的感情太緊密了，做什麼事都在一起，害怕死去的人還是會跟著自己的 slar，所以只好做一種關係切斷的儀式或宣稱。

四、cekal 的選舉

每個 slar 都必須有一個 cecal，當部落有重要事件時，cekal 必須參與會議，且在會議當中有發言權，會議的決定要通知自己的組員，當組內有聚會時，也是由 cecal 決定時間及通知其他組員。cekal 需要具備的條件是：

最主要的資格就是說他能在大眾面前應該就是會說，要怎麼講，像平常的時候就是比較會在大眾面前勇於說話，最主要的還是要會講話，而且

要組織能力強，說話方面也要很好，而且個人處世方面就是面面俱到就對了，才有資格當 cekal。（天識）

「會說話」在港口部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當家族有重要事情如婚喪喜慶時，通常 faki 會輪流起來發表演說，當演說完畢，旁邊的人便會發出嘿的一聲，表示贊同，且在不不論是公共場合或是日常聊天都是使用阿美語的港口部落來說，嫻熟的使用母語是發言者的必備條件，所以所謂的指一個人「會說話」是表示他能使用母語且能在大家面前發表演說。

cekal 是由 slar 提名選，投票，如果 cekal 組織能力不夠，沒有辦法在大眾面前，在整個豐年祭不敢說話就沒辦法了，畢竟你面對那麼多人你要敢講話，若是你都不會講話，當 cekal 幹嘛？cekal 的任務是做階級的整合，什麼事情他要通知、上面交代的事情他要通知我們階級每一個人，都要找，像開會的時候他們要去，不管是豐年祭像台北辦什麼活動，cekal 都要去，因為他們是幹部。（天識）

cekal 要選舉的時候還要買東西賄賂我們，那時候我們一個人四瓶飲料。當 cekal 說他想換的時候，大家都同意了，就可以另外再選人。像之前當過九年的 cekal，後來結婚，他的太太也是原住民，可是沒有那麼注重我們的文化，那時我們巴歌浪，他太太就說一直巴歌浪一直巴歌浪，工作都不用做了？所以他就換掉了，另一個換掉的原因也是因為他太太的關係。（燦明）

阮昌銳（1969：143）表示 cekal 的選舉是每隔三年重選一次，剛入會的第一級，由上級指定一、二位較年長的級伴來擔任 cekal，第三級到第七級則在成年禮 misasal 時才以才能及熱心公務為條件被選出。cekal 之任務為將上級之命令傳達給級伴及領導級伴執行命令。

除非 cekal 說不當才會重新選舉，否則就一直當下去，對於馬拉嘎札外來說，cekal 沒有一定的任期，當 cekal 自己提出他不要當就能改選，但目前也有一個例外，馬拉嘎札外的現任 cekal 多次提出他不要當了，目前大家並沒有任何動作。

年齡階級的運作受到生命歷程的影響，cekal 也會因另一半的意見而辭職，巴歌浪是港口部落很重要的文化，別族的可能沒有或別的阿美族的可能不那麼重

視，所以這兩人不當 cekal 的原因都是因為他們的太太不能接受他們花那麼多的時間和 slar 的聚會及疏忽他們的工作。在平常聚會中，可以發現那些未婚的最常聚會，而且可以聊到很晚，所以感情的維繫當然更緊密。

五、Slar 的階級

雖然港口部落的年齡階級是個階層體系，但同一階級裡面還是有階層體系，不過可以根據他的外在條件或是能力而做階層流動，所以比較下等的人就必須做勞力的工作，基本上符合年齡階級的運作方式。

Slar 還分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以年紀、能力、個性、財富、另一半、家族、女朋友多寡，是否結婚來分，上、中、下等人是可以流動的。下一階級的人別人就沒把他看在眼裡，就會叫他去跑腿，做什麼事情。（阿福）

通常年紀比較小會比較吃虧，大家會覺得你年紀最小，需要去做勞力的工作，男子在適婚年齡沒有結婚會被看作沒有用，娶不到老婆，表示他是比較沒有能力的，如果他各方面都表現不好，就會被歸類為下等人，常會被同一階級的人指使去跑腿，買香菸、買檳榔等。像馬拉嘎札外階級最小的年齡是五十九年次，如果在同一階級年齡最小，也還沒有結婚，但是只要家世或能力很好，也會被歸為中等人，如果一個被歸為下等人的人找到一個很好的女朋友，那他的階層也能向上流動。

六、Slar 的情感

在部落的年輕人，幾乎可以看到同階級的人聚在一起聊天、喝酒，因為住家距離太近了，如果沒有其他特別的活動如練排球、桌球，港口人的日常娛樂就是看電視，喝酒、聊天，很無聊的時候，他們就會騎摩托車到最常聚集人的 slar 家晃一晃，有人在就停下來喝杯酒、聊聊天，所以拉黑子的工作室常聚滿了年輕人，大家在一起常聊的話題大部分都是開玩笑的話居多，幾個人就可以創造出很好笑的事，甚至笑得趴在地上。在《大港口的阿美族》裡面有提到，前三級的人都住在會所，晚上大家就聊天、說笑話，到兩三點才睡，而現在也是複製在會所的情況，只是聚會所可能是在某個 slar 的家、拉黑子的工作室、馬古達愛雜貨店或項鍊工作室。阿福說：「我們 slar 感情太好的結果就是每個人太熱衷 slar 的聚會，

比較不會去從事個人的活動，你看像金德他們的 slar 沒事就聚在一起，到現在都還沒娶老婆。」我問金德你們 slar 在一起都做什麼？金德說：「就聊天、喝酒，聊過去認識的女孩子。」

談論公共事務是老人家或是 mama no kapah 的事，年輕人只要聽命行事就好。所以他們不會在日常聚會談論公共事務，除非是討論豐年祭、海祭、運動會之類的開會場合。slar 是團體的，交女朋友是很私人的事情，當團體的時間花了太多，相對的私人的時間就會減少，而他們也就這樣在一起排遣時間，日子就一天一天這樣過下去了。

七、年齡階級的隱憂

最近這兩、三年，部落的年輕人回來的人數增多，且大部分未婚。mama no kapah 就有好幾個未婚，吉米拉在在部落的都還未婚，馬拉嘎札外人數最多，有一半的人還沒有結婚，吉路米阿來留在部落的只有少數幾個結婚，這些都是超過三十歲以上的階級。拉黑子也表示了他的擔心：「年齡階級十五年後就會消失，你看現在，部落有很多年輕人娶不到太太，且較年輕的人不會說母語，可能十五年後，年齡組織就會瓦解。」

金德表示：

以前爸爸當 mama no kapah 時，小孩就開始加入年齡階級了，現在的 mama no kapah，小孩還那麼小。且部落有很多人還沒娶太太，吉米拉在在部落的都還沒結婚，馬拉嘎札外有接近五十人，有一半的人還沒結婚。

十五年應該是我們這個階級往下算十五年，現在的米阿伐代就不懂年齡階級了。（阿福）

部落的女生嫁給外族，部落的男生又沒有機會認識外面的女生，沒有後代加上文化的流失，將導致年齡階級的瓦解。且阿美族的老人家說故事的場合大部分在喪禮時，但對於現在十幾、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說，大部分都不在部落裏，沒有機會聽到老人家講故事或是過去年齡階級的事，且聽不懂母語也就聽不懂老人家講的故事，會導致文化的無法傳承。

當部落的年輕人講起他們年輕的時候總是眉飛色舞，說他們年輕的時候很帥，很多女孩子都主動向他們示好，是多哥¹一族的。還原當時的環境，那時年輕人都到台北工作，比較有機會認識外面的女孩子，但在近幾年回到部落之後，部落的女孩子都嫁給外族的男生，或是年輕的女孩子都到外地工作，部落裏幾乎看不到年輕的未婚女子，且因為老一輩部落內婚的結果，部落內幾乎都有或親或疏的親戚關係，因此選擇適婚對象的機會相對的就減少。

我跟一位曾去台北工作，後來回到部落也是嫁給漢族的女孩子談到為什麼當初沒有選擇嫁給部落的男孩子，她表示：

這邊的女孩都外流了，因為不認同這個地方才嫁到別的地方，除非你有認知你才會找這個地方的人，那時我也不想了解這個地方，就想往外跑，我想過多采多姿的生活，那時完全都沒有喜歡這邊的年輕人。

在同部落裏親戚關係太緊密了，很多人的初戀是跟自己的親戚，那時不知道，後來被大人指責，這種例子很多，都還沒開始就被禁止。（天識）

當問起這裏的年輕人對未來的計畫時，大部分的人都避而不談，或是說這不是我所能決定的、看景氣怎麼樣，很少人會提到想結婚。可是在日常談話中，只要部落有外來的年輕女子，就會成為他們談論及開玩笑的話題，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存在心裏的夢想，但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這也是個很難達到的夢想，但是卻是存在大家心中的隱憂。

¹ 有很多女朋友的就稱呼為多哥，女朋友的多寡，也會影響自己在年齡階級中的地位。

第四節 分析與討論

壹、老人的權威

在過去，整個部落的教育功能就是由年齡階級組織擔負的，一個人透過上一輩的教導，隨著歲月的成長去累積智慧，因此，「年紀大」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老人家也因為他的智慧而受到部落的尊敬，也擔負起監督整個部落的重責大任，但當年輕人與外界接觸，透過學校教育或是其他管道去獲得智慧時，對老人家的依賴就不那麼深，甚至覺得這樣的智慧「不合時宜」時，老人家也就失去了他的舞台。當老人家在講「我們以前」，距離現在已經二、三十年，老人家沉湎於過去的光榮時刻，不管是在海祭或是豐年祭，都一再再的發生。

面對現代，老人家的權威性只呈顯在祭典上，只能透過祭典展現其權力，在豐年祭及海祭時，對金錢的使用方式，就會成為老人家和年輕人產生爭執的地方。因此當他們發現對於金錢的使用方式不妥善時，就會發揮集體的制約力及權威要求 mama no kapah 下臺，但是真的是計較錢的使用方式或是只是想要展現其權威呢？從海祭發生的事情看來，老人家也不是真的想追根究底知道錢的去處，他們只是想透過質疑錢的用處來展現其權威，就如同阿努講的，一定要讓他們發洩，之後一定會有有人出來善後。對大家來說，一方面讓年輕人警惕他們的作為，另一方面也讓老人家表現出他們確實有擔負起監督部落的重責大任。

貳、mama no kapah 的權威

傳統的 mama no kapah 可以管理整個部落，動員整個部落，在老人家說的故事當中，常常呈顯出以前的 mama no kapah 多有權力，地位多重要，這些 mama no kapah 過往的榮光都在這些年輕人的心中留下影響及想像，像拉黑子就常有時不我予的感嘆。在過去，當一個人加入年齡階級之後，他就成為部落的孩子，而年齡階級就具有教育的責任，mama no kapah 就具有領導、管理、分配工作的責任，但在現代，mama no kapah 失去其傳統權力的舞台，其權威只表現在祭典時，祭典現場也就成為他們展現權威的場域。在豐年祭時，可以看到 mama no kapah 在舞圈當中，大聲斥責年輕人，或是在海祭的前一天晚上，即使有的 mama no kapah 也沒有全程參與，但是他也能透過部落所賦予他的身份斥責吉米拉在展現其權威，而在以往 mama no kapah 能展現其領導及管理能力的場域都消失之後，斥責

就成了唯一能展現他們權威的方式。

參、兩代之間認知的差距

當時間在往前流動時，深化於內心的思維卻沒有同步的流動，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就在個人內心產生矛盾。文化維繫了一個人的自我認同，透過參與祭典，和部落的人在一起，除了凝聚族群的情感之外，更再次宣稱族群的一體性。在過去，年齡階級為了要對抗外患，發展出來的集體性及絕對服從，這樣的傳統思維一直影響著這些人。但在歷經社會變遷之後，年齡階級的功能式微，社會的發展朝向個人化及越趨纖細的心理感知，而生存在當代社會的年輕人，對於傳統權威習於的斥責方式，即使他們不能在大眾面前抵抗，但也會從內在心理影響到他們的行為表現。

肆、集體的歸屬感

服膺於年齡階級組織當中的個人，透過年齡階級各階級之間緊密的互動，提供組織成員橫向的連結，而透過上下階級之間的互動，提供組織成員縱向的連結，繼而構連成整個港口部落的運作。透過身處年齡階級組織當中所提供的歸屬感，更加強部落的緊密連結。

伍、生命共同體的連結

因為從小一起長大，且一起經歷彼此的生命歷程，同階級成員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情感，除非死亡或被階級開除，否則終身都需和同階級的人合作及互動。在聚會當中，組員也會透過不同的遊戲，來加強互動，透過接受對方最不好的東西來宣示彼此的一體性。

第四章 年齡階級組織與現代社會適應

第一節 傳統文化和現代思維的衝突

本節所要探討的是在傳統年齡階級中所要求的集體行動及集體表現，在面對現代化個人主義及資本主義的社會，既有的組織間的關係如何轉換，而習於集體行動的年齡組織中的個人，在面對部落之外的世界及社會文化變遷，又如何與外在社會適應。

壹、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擺盪

對於這些曾經在北部工作及受過現代教育的年輕人來說，當回到部落，這些人必須服膺部落的規範，且年齡階級從以前就是打罵教育，尤其是在祭典的時候，不管你在外面多有成就，當 mama no kapah 一宣布籌備期開始，各階級的人就各就各位，聽從上一階級的命令，服從 cekal 的工作分配。

豐年祭時，管你是村長或是議員、代表，只要在豐年祭表現不好，上一階級的人都可以罵你，但只能針對豐年祭時的表現罵，不能談到私人恩怨，那是你們私底下的事情（燦明）。

在現代社會，村長、議員、代表都擁有一定的權力及身分地位，但在豐年祭當中，就必須回到自己的年齡階級，服從上一階級，當豐年祭表現不好時，部落的傳統文化的權力就大於個人的外在成就，而以年齡階級來作為權力的分野。

但當年輕人到都市工作或是一些台北長大的小孩在面對祭典時部落的制約，個人和團體又面臨怎樣的衝突？

以前那個時代比較會聽長輩的話，那時年輕人都在家裏，很少出去，現在的人有些是都市長大的小孩子有的話沒有辦法接受。像我爸爸那時都很尊敬老人家上一輩的。現在的年輕人不會了，就在豐年祭的時候。因為我們會試膽量，有些人沒辦法去接受，被罵到很慘，就跟上一階級的嗆聲說不要讓我在台北看到你。在背後嗆聲，比較大的年齡階級也會怕，不像以前的想法。（全達）

以前我們那時候都用打的，上一階級打下一階級，有一個階級因為有一個人訓話的時候打瞌睡，我們那時是米襖襖外，對下面的人很凶很嚴格。那個階級有人被打過，拖出去，打，叫他們的階級打，隔天全部落的人都知道，罰打人的階級，罰一條牛。 天識

打人會被罰，那到底要怎麼處罰？天識說：「就體罰，譬如脫褲子啊！唱歌啊！伏地挺身，不能動用到暴力。」在時代變遷的現代，對於在都市長大習於個人化的人，沒有辦法適應傳統文化中的打罵教育，因此，會威脅比較大的階級，而比較大的階級也會害怕，由此可看出年齡階級組織的權威因現代化的思維而受到挑戰，再者，過去上一階級的人以打罵方式處罰下一階級的人是合法的，但因個人的自我感知增強，年齡階級也必須面對時代變遷的考驗，當以前認為理所當然的「打罵教育」，在面對現代社會時，也需轉換成一種所謂的「愛的教育」。

像我們的階級有好幾個，豐年祭跳一跳，他們會覺得很累不想跳，會被上面的人罵、被訓啊！晚上還那麼晚回去，那麼累幹嘛！還不如在台北上班，很多人都這樣講，現在階級比較高了，比較輕鬆了，他們也有心想這樣做去傳承。結了婚會有家庭有壓力有貸款什麼的，那種比較不可能會回來跳舞，他有心可是沒辦法啊。（全達）

生命歷程也會影響對部落祭典的參與及對文化的認同，當階級低時，所從事的都是勞力的工作且會被上一階級的人責罵，因此傳統祭典的參與感較低，但階級較高時，擁有的權力也較大，也較能認同自己的文化及願意透過祭典的參與從事文化傳承。而現代，因經濟結構的改變，對部落傳統文化的認同也需面臨現實生活的考驗。

除了祭典的參與之外，傳統文化的制約還影響到心理層面，天識說：「我們的族群性很含蓄，不敢有個人的表現，除了 cekal 自主意識很強，可能壓抑吧！一個階級一個階級造成的影響很大。上面階級傳達我們訊息就是如此。」

我問他不是只有豐年祭才這樣嗎？

但是豐年祭形成思想上面的話就是灌輸一直灌輸。平常多多少少一定會有自己的意見，但跟民族性有關，其實我們很開朗，我們原住民本身很開朗，但是他比較不敢說有一個人自己本身有自己利益存在，以前的方

式，利益是大家的。

因為老人家就是這樣教，所以會影響到現在？

一直留存到現在，可能是被豐年祭所影響吧！豐年祭不是你個人，是整個共同體，不是單單個人而已，有些行為上方面自己要克制還是怎樣。個人主義不能太強，原住民就是默默耕耘那類型，所以不敢表現太好。

為什麼不敢表現太好？怕太突出？

怕做錯，你表現不好會被人家罵。

那表現好？

就表現好，我們也是很順其自然啊！幹麼表現好，表現好就是這樣而已，也不敢太過於自大。

從我和天識的對話當中，他提到豐年祭造成的層層制約，影響到他們的個人表現，當你表現和大家不一樣時，不是會受到處罰就是別人會說你臭屁。被罵、做錯的恐懼透過豐年祭在團體當中所造成的擴大效果，讓這些人在日常的言行舉止產生警惕。既然做錯會被罵，表現好也就這樣而已，那為什麼要表現好。從海祭或豐年祭的祭典上就可以看出，當那些為了回來參加豐年祭，請假或是丟掉工作的年輕人，或是海祭時，下海潛水捕魚的年輕人，協助祭典儀式，付出勞力的是他們，但被罵的也是他們，就像全達所說的，回來還要被罵，有些人覺得乾脆就在台北上班就好了。

除了害怕被罵不敢有表現之外，在傳統文化脈絡中是不允許有個人表現的。透過每年豐年祭的層層制約，這樣的思維深入人心，但當在面對工作上的競爭，要求有個人的表現時，傳統的思維就會影響到他們在工作上的競爭力。

貳、自我價值感的低落

對於這些到都市工作現在返鄉的年輕人來說，經濟不景氣、環境不適應、工作不順、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都是他們返鄉的原因。回到部落的年輕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或是如何看待在北部工作的年輕人。燦明說：

鄉下發展和台北發展很不一樣，薪水不一樣，在鄉下薪水又低，競爭力少，在豐年祭人才你才看的出來，人才不是在部落的，是在都市，你沒有競爭力，你在部落發展薪水又低，沒有比都市高，所以我才講我們回來部落是在都市被淘汰的。他們下來會讓我們覺得很好像我們會覺得他講話很好很有理，很多時候豐年祭，很多這邊講話的人，拉黑子他會講話，大部分拉黑子下面的人都是待在都市的人在講話，講的都是文化，而且他們講的很好。

在都市受到挫折或是工作不順利，也會影響到他們的自信，以前，留在部落協助部落事務，對部落事務盡心就是一個好青年。但現在，在面對現代競爭及使用貨幣的社會，競爭力不夠，賺不到錢，沒有好的成就就等於抹殺一個人存在的價值，一個人的有用和沒有用，在價值觀改變的現代，只能透過有錢和沒有錢來衡量。

參、「回」家路遙

當在外面受到挫折時，家就是最好的避風港。但對這些為了生活遠到都市謀生工作的年輕人來說，即使失業也不能或不敢回來，因為回來等於沒有工作、沒有錢，老人家會說沒有用。現代人的價值觀是以金錢來衡量，衡量一個人的價值是以有沒有錢來做為衡量，而過往傳統的價值已消失，小孩沒有工作，對於父母來講，除了金錢的壓力之外，還有別人如何看待自己小孩的壓力。像阿福會說他沒有工作，也不敢待在家裏，鄰居或親戚會說話；金德即使沒有固定的工作，也不敢待在家裏，還是天天往外跑。我問了一位女兒在台北工作，把小孩留在部落的阿媽，對留在部落的這些年輕人的看法時，阿媽說：「也不知道他們留在這裡做什麼，鄉下又沒有工作，為什麼不要到台北賺錢？」

因為鄉下缺乏工作及發展機會，加上年輕人在都市發展不順利，導致了他們對自己沒有自信，即使他們為部落付出，即使他們很會抓魚潛水，但這些作為因為沒有辦法換算成金錢來計量，老人家看到的只是你賺了多少錢，有賺錢的代表有用，沒賺錢的代表沒有用。這樣的壓力讓部落沒有固定工作的年輕人，也不敢一直待在家裏，怕被父母指責或是受到鄰居的閒言閒語。鳳美談到了她剛回到部落的處境：

部落的老人家看到年輕人回來，一、兩個月沒工作還沒關係，如果超過

三個月還沒工作，他們就會開始念，說這些人沒有用，我剛回來的時候壓力也是很大，有很多年輕人想回來也是沒有辦法。其實我們要在外面找一個糊口的工作不難，但是也只能養活自己而已，我們想要回到部落，可是部落的老人家也要給我們一點空間。我本來想要經營民宿，我們家族討論過，但老人家沒有這種概念。

在都市工作面臨挫折時，家並無法成為避風港，部落沒有公司、工廠這樣的就業管道，於是造成在地就業的困境，當這些人一回到部落就必需面臨失業問題，因此回家的路就顯得特別艱難。

再者，原住民在傳統中就沒有經商、觀光、服務業的概念，因此在老人家的觀念當中，是沒有觀光、民宿這種概念的，當年輕人自己想找出路時，往往會遭遇到老人家的反對，而這種反對及無法溝通又更加深了他們的挫折感及苦無出路。

肆、不同文化體系的適應

當隸屬於年齡階級制約中的個人，在面對現代化社會時，因傳統文化的制約，造成他們不敢有個人表現，怕做不好會被罵，而影響了他們在工作上的競爭力，也對都市競爭性的生活適應不良。但從都市回到部落來的年輕人，受了現代教育，又受到都市個人化的影響，回到集體性的部落，身上又帶著從都市學到的個人主義，而時常就在這兩種文化體系之間擺盪、交纏。就像拉黑子所講的：「我以前帶學生出去，他們都不講話，現在一個比一個還會講話，所以他們有一些個人主義，但是半生不熟，也就是營養不良。」

在小學一年級時全家就搬到台北，在台北長大的天識，在他三十幾歲想回來部落定居時，就面臨了不同文化體系的適應問題。他住在台北時，平常下班後除了和同族的人喝酒聊天之外，他的休閒活動就是在家裏看電視、看書、上網、打電動，很個人化的行為。但回到部落之後，這些個人化的行為就會受到排斥。部落的人只有極少數家裡有電腦，使用電腦、看書都不在他們的文化脈絡裡面，也不會是他們的休閒活動。晚上過了七點，除了今天有特定聚會的人之外，其他的年輕人吃飽飯就會在部落走動，找朋友或是到馬古達愛雜貨店看電視，當我問到部落的年輕人會不會自己一個人在家裏時，我得到的答案幾乎都是：「一個人在家裏不知道要做什麼？」

在部落裏，除非外出到遠方去，否則大門是不會關起來的。通常，起床的時候，大家就會把大門打開，平常離開家裏到外面工作或是買東西也不會鎖門，甚至連晚上睡覺也不鎖門，這也表示了部落緊密的人際關係。在部落裏，人際關係是無時無刻不在往來的，斐短流長，閒言閒語也在這樣的場域彼此交流著。人是公開的，尤其是年輕人，更不可能一個人躲在家裏做什麼事情，在部落就是集體的，他必須在部落現身。即使看電視，大家也會聚集在馬古達愛雜貨店看電視或找朋友。對於人際關係這麼緊密的部落來說，大家都是熟識的，輿論有它的壓力及殺傷力，當你不符合部落的規範的時候，就會受到排斥，也因此大家的行為必須很克制。

第二節 組織的聚合及解散

壹、站立者之屋建造

當初「站立者之屋」建造時，拉黑子的計畫是「站立者之屋」將成為部落的對外窗口，也成為年齡階級整合的場所及部落的聚會所。以後會收集很多部落的文史資料或研究生所做的研究，提供外界的人跟部落的人互動或相互了解的一個場域。當時大家都對「站立者之屋」抱持相當大的期望，也希望透過遠景的塑造，讓「站立者之屋」成為部落和外界的人互相交流的場所。一直以來，拉黑子的工作室就是部落的對外窗口，大家透過拉黑子來認識港口部落，也和部落的人互動。尤其是幾場的「部落深度體驗」行程，透過拉黑子的解說，「站立者之屋」確實也扮演起部落解說者的角色。

站立者之屋於 2003 年十月份動工，之前已花了很多時間在畫設計圖、到海邊搬取漂流木、雕刻代表三大年齡階級的立柱，這三根立柱是由拉黑子和年輕人發揮創意雕刻的，在清理好工程現場及在水泥地鑽好洞之後，準備立主樑柱，下午年輕人陸陸續續的增加，大家在現場組合木頭，因木頭實在太重了，只好藉由小型起重機幫忙，上樑對築屋工程來說是件大事，大家的表情都很嚴肅，拉黑子還在小山坡上以菸、酒、檳榔做儀式，祈求祖先保佑工程順利進行。起重機開始運作時，大家都很緊張，聽命 mama no kapah-拉黑子的指揮行事，現場一律清場，大家都站在外圍，為了怕產生意外，拉黑子命令大家木頭倒了千萬不能去撐，以免受傷。這時阿福打電話叫一些年輕人來幫忙，而打魚的、打零工的年輕人也陸陸續續下班了，現場來了十幾個年輕人，傍晚時，天色已經昏暗，小型起重機一直使不上力，拉黑子本來想放棄，突然，年輕人一擁而上，將木頭撐起來，也撐起了三大年齡階級。因為有這一次合作的默契，隨後，年輕人又協力撐起其他的兩組小的立柱，而完成了站立者之屋的所有立柱。

另一次年輕人大整合的場面是鋪站立者之屋的茅草屋頂，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已經有二十幾年沒有去砍茅草了，於是老人家帶著年輕人去砍茅草，教年輕人如何綁茅草及鋪茅草屋頂，當看到十幾個年輕人蹲在屋頂上鋪茅草，講笑話和故事時，我在大港口的阿美族一書中也看過相似的照片，突然間三十年前年齡階級集體協助部落整修房屋的畫面又重新上演，不同的只是從過去照片的黑白畫面變遷到現在的彩色畫面。

在建屋期間，站立者之屋每天都非常熱鬧，除了在現場幫忙建屋的年輕人之外，在拙而奇上班的、捕魚的、打零工的年輕人，在七點過後就會來到站立者之屋喝酒、聊天、講笑話，站立者之屋彷彿是過去聚會所的再現。但當站立者之屋的硬體工程告一段落之後，建屋的組織解散，年輕人也漸漸又轉移了他們的聚會場所。

貳、部落深度體驗之旅

在 2003 年十月份至 2004 年五月份，部落陸續辦過幾場部落深度體驗之旅，當時大家的想法認為部落深度體驗之旅的可行性很高，一方面它不是觀光，所以可以避免部落觀光化的後果，二方面，以部落體驗這樣的號召來吸引真正想要了解部落的人，且可以讓年輕人練習帶導覽解說，也可以讓部落提供餐點及住宿，讓大家有一點收入。經過幾次的「部落體驗活動」，雖然報名的人不多，但反應很好，很多參加過「部落體驗活動」行程的人，後續都有寫信過來，他們都念念不忘，他們的朋友也都很希望能來這個地方，而年輕人也覺得躍躍欲試，像帶過幾次導覽的燦明就說：「下次他們再來，我還有更棒的行程，我要帶他們去潛水。」而這樣的「部落體驗活動」在 3 月份因為和肯園的接觸，達到最高點，不論是規模、部落動員人數、活動的精采及難度都達到最高點，不但讓年輕人產生很大的自信也讓年輕人對「部落深度體驗」行程產生很大的信心，對之後的行程躍躍欲試。本段就舉肯園的例子來觀察彼此之間的互動：

2004 年 3 月 15 日，肯園精油公司透過許老師的介紹，到港口部落從事四天三夜的深度體驗。當時我雖然趕著四月初要提的論文計畫書，但我相信我將會在這群年輕人身上，看到豐年祭團結力量的再現，於是，顧不得還未完成的計畫書，驅車趕往港口部落。

前幾天，拉黑子因為聽到燦明說他在陸地沒有辦法生存下去，他覺得很生氣，怎麼會講這種話，枉費他花這麼多心血帶他們。那天拉黑子一個人坐在外面烤火，一會兒，他走進來，跟小威說把肯園的活動推掉。

自從 2003 年十二月份辦過四天三夜的深度之旅之後，我發現燦明在其中有些心得，他那次當講師，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就感，他一直跟我說如果夏天的時候有客人來，我還可以帶他們去潛水，會有更好玩的行程。我一直覺得肯園的四天三夜行程是讓年輕人習慣去跟外面的人接觸，讓他們練習做導覽解說的一個很好

的機會。我跟拉黑子說你為什麼不信任你的年輕人呢？為什麼不要讓他們試試看，你要相信他們，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你蓋那棟站立者之屋應該不會只是一棟建築物而已，你不是也想整合這些年輕人嗎？小威說拉黑子的情緒會這樣，他會考慮很多不同的因素，翻來覆去的思考，可能過幾天決定又會改變。覺得在海邊長大的人，每天睜開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向海洋，海洋教會了他們歌聲和舞蹈，且提供他們生活所需，而他們的情緒也會受自然環境影響，像海浪一樣起伏不定。燦明說過：「我在冬天的時候就會很憂鬱，冬天海浪很大，我的情緒會隨著海浪起伏不定。」而天識也說：「只要海浪很大，我的情緒就會受影響。」而這種情緒的波動，在這些年輕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得到。

3月15日，來到頂鍊工作室，第一個映入眼簾的就是港口的勞斯萊斯¹迎賓車，他們在鐵牛車上面加蓋茅草屋頂，用竹子做座椅，還用一塊木板寫著部落之旅。我跟拉黑子大力稱讚這樣的交通工具真有創意，拉黑子說這是年輕人自己想出來的。頂鍊的廚房原本周圍只是用帆布圍起來，這幾天為了這個活動，年輕人到山上去砍竹子，將整間廚房用竹子包起來，處處都可見他們的用心。

今天下午的行程第一站是到站立者之屋去，拉黑子講述了站立者之屋的創作理念及目的，當時令肯園的人深受感動。晚上吃飽飯後，我們到吉普巒去觀賞歌舞表演。在歌舞進行當中，拉黑子請在場的媽媽們幫來賓取一個阿美族的名字，也讓這些人在當地成為「有名字」的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入門儀式，在研究生從事田野調查時，當地人如果幫你取了一個名字，表示你正式進入田野。

媽媽們表演完之後，大家圍成一圈跳舞，因為擔心部落會沒水，拉黑子要大家先回去洗澡，但是大家跳得欲罷不能，說沒有洗澡也沒關係。回到部落時，因為肯園的人會做芳香療法，所以文成家的廣場坐了一排婦女，男生躺在草蓆上接受按摩，對部落的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接受精油療法，這對部落或是肯園的人來說都是一場很好的交流及互動。接連下來的兩天晚上，部落的媽媽們就奔相走告，在鄭阿姨家等著按摩。

第二天早上的行程是參觀部落，沿著活動中心的小路走到海祭場，一路上都是拉黑子及小威在帶導覽解說，年輕人在旁邊走著，我笑稱他們忘了帶喉嚨出來。到了海祭場，拉黑子講完了望海的婦女的故事以後，就叫年輕人上台去講他

¹ 我們將有造型的鐵牛車戲稱為勞斯萊斯，這是部落之旅最適合的工具，一方面它的速度慢，可以讓車內的人體驗部落，另一方面它是開闊的空間，能讓部落的人和外面的人視野產生互動。

們小時候的事情，對於年輕人來說，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在那麼多人面前講話，看得出來他們很緊張，可是還是硬著頭皮講完。原本我拿著攝影機攝影，後來我將攝影機交給天識，我跟小威說讓他們練習拍，從他們眼中看出來的東西會和我們眼中的不一樣，這樣也會減輕小威的負擔，不過，看來小威還不是那麼信任他們。

後來拉黑子叫年輕人帶大家到附近走走。我們來到鬼洞，年輕人說這是他們以前最喜歡來的地方，他們就跟學員聊起天來。上去涼亭時，我跟拉黑子說你的口才那麼好，誰敢講話，並建議拉黑子，待會他們走後面，讓年輕人試著去帶，我會跟著他們。

下午到秀姑巒溪去游泳，這是臨時想出來的行程，拉黑子找了許老師、溫老師及阿麗克，準備煙跟檳榔做儀式。當大家都以很神聖的神情跟拉黑子一起做儀式時，年輕人都以為然，抽煙、吃檳榔、在旁邊聊天。後來拉黑子找到一根大木頭，要年輕人表演拉木頭歌，然後換肯園的人表演。後來又叫肯園的人挖洞、找石頭，然後大家合力把那根大木頭立起來，拉黑子說這叫「站立者之柱」。小威說現在什麼東西都跟站立者之屋有關係，我說這叫週邊產品。當我們下水游泳時，年輕人竟然都游到另一邊去，只剩拉黑子在帶肯園的人，拉黑子跟我說你看這些年輕人，因為有人只穿內褲，不好意思，就跑到那邊去。

游完泳後，我們回去吃晚餐，晚餐很豐盛，我們還特地佈置了水中蠟燭，巧雲也去摘一些花來做裝飾。她希望讓餐點不但好吃，也看起來賞心悅目，從這個部分也可以看出她的用心。吃飽飯後，吉普巒的阿媽們已經在下面跳舞了，當阿媽他們跳完舞時，年輕人也換上衣服，戴上羽毛，準備要跳舞了。其實只要他們一戴上羽毛，對我來說，身分就變得不一樣，就是勇士，即使大家平常那麼熟，連我都會不敢近他們的身。

第三天，早上的行程是溯溪，要出發前，拉黑子做了很慎重的儀式，整個氣氛很凝重，他喝了做儀式的那杯酒，然後交給文成的爸爸喝，最後問有沒有其他的年輕人要喝。儀式結束後，我們乘著鐵牛車出發。來到溪邊，拉黑子分配好年輕人的工作之後，我們來到橋下。當大家都站定位置之後，準備在橋下做儀式，大家的表情很嚴肅，拉黑子準備檳榔、煙、酒祭告祖靈，保佑我們一路平安。當儀式在進行時，年輕人仍舊在旁邊抽煙、吃檳榔、聊天。儀式結束時，大家魚貫前進，燦明和天識打前鋒，爬峭壁時，上次因為沒有帶繩子，所以爬得非常吃力，這次年輕人很多，我們拉著繩子，有人在下面推，有人在上面拉，還爬得滿順利

的。來到一個落差很大的地方，幾個年輕人就倚在石頭旁邊，伸出腳抵著岩石，做成人腳階梯，讓我們踩著他們的腳上去，一路上都滿順利的，並沒有遇到很困難的路程，而且部落的年輕人很多，也讓我們覺得很安心。

走到終點站時，拉黑子說到那裡就好，最上面是瀑布，一個很神秘的地方，但是大家意猶未盡，還很想上去，而且年輕人已經先跑過去了，他們還在那邊挑釁拉黑子，過了很久，他們站在上面的石頭跳舞、唱歌，叫我們上去。後來拉黑子禁不住大家的要求，於是答應讓大家上去。前面有一段路坡度非常的陡，年輕人去找了一根樹幹，我們踏著從樹幹橫生出來的樹枝爬上去，當然其中有幾階是部落年輕人的人腳階梯。

一路走到最高處，看到一練瀑布，瀑布底下有一泓清潭，拉黑子撿來小樹枝，砍成一小段一小段，分給大家，他說只要許好願，將樹枝丟到水裏，願望就會實現。當我們很虔誠的許願的時候，只見到部落的年輕人在旁邊聊天、說笑。當大家都許完願後，就踏上回程的路。

回到剛剛休息的地方，一方面很冷，大家全身都濕淋淋的，且冷得發抖，一方面很餓，當吃到熱騰騰的泡麵加罐頭時，簡直是人間美味。回程時，年輕人彼此都有了很好的默契，在高落差處當人腳階梯，拉繩子讓大家游泳渡過深水區，遇到特別狀況還有專人接送，因為年輕人的合作無間及彼此之間的默契，幫助這些大部分是第一次溯溪的人，達成了高難度的不可能的任務。

經過了驚險的溯溪行程之後，肯園的人和部落的年輕人之間也因為這種生命共同體的經驗-因為彼此的信任關係，所以把自己的安危交付給對方，也讓大家的情感更親密及融洽。

回程時，年輕人終於發現他們對做儀式時不慎重的態度，有人提議說，下次做儀式的時候，我們要慎重一點，大家都表示贊同。

晚飯後，有一場惜別晚會。拉黑子請了很酷的蔡老師擔任主持人，在一場火辣的脫衣舞之後，部落的人表演海洋，教肯園的人跳，拉黑子說海洋以後要成為大家共同的舞蹈。當熱情的活動告一段落之後，接下來是大家這幾天心得的分享。

也許太受感動了，幾乎站起來發表感言的女孩子都泣不成聲。由於肯園在

來到港口部落之前，已經先做過功課，了解了港口部落的歷史，也知道了大港口事件。當大家起來發表感言時，他們說港口的磁場很強，他們感受到一股很大的力量，讓他們很感動且很感謝港口部落的年輕人安排了一趟這麼棒的部落體驗之旅。而因為這趟部落體驗之旅的契機，一位部落年輕人和肯園的女孩的愛情也在漸漸滋長中。

因為這次肯園和部落的良好互動，促成了肯園邀請部落到台北舉辦木雕展覽的契機。2004 年 4 月 7 日拉黑子帶年輕人北上舉辦木雕展覽，回來那幾天，大家見面的話題就是誰的作品賣出去了，賣了多少錢，總計這次的展覽除了一件非賣品之外，所有的作品全部賣出，這樣的結果給了年輕人相當大的鼓勵，且肯園答應讓港口部落的作品在肯園公司裏面陳列，提供部落的木雕作品一個展售的空間。於是那時候，大家都很認真的做作品。那幾天我到項鍊工作室，看到的不是平常喝酒、開玩笑、聊天、唱歌的場面，而是大家神情嚴肅的用雕刻刀雕著木頭，做著自己的作品，那時最常做的就是「髮簪系列」，看著平常習慣拿酒杯的手都拿著雕刻刀，平常嬉鬧的場合變得很安靜，我們都笑稱大家變得怪怪的¹，讓我們很不習慣。但很可惜的是有一次他們做了一批雕刻的刀鞘，送到肯園去卻全部退回，對他們造成很大的挫折，於是作品創作組織再度解散。

之後，肯園的老闆跟港口部落洽談合作事宜，希望港口部落製作精油盒，一方面提供這些年輕人的工作機會，一方面增加企業的人文形象。於是，這個組織再度被集合起來從事精油盒創作。當年輕人對這樣的合作方式抱持很大的希望，也完成精油盒樣品製作時，因為肯園的老闆要來部落看樣品，沒有和拉黑子聯絡好時間，造成拉黑子覺得對方不尊重他的誤解，拉黑子拋下一句話：「不要合作了。」且當場和對方及其他年輕人產生了衝突。葛林說：「我因為要製作精油盒放棄了其他的工作機會，而你的一句話，讓我們這些日子的堅持算什麼？」而年輕人的生計及希望又因為這樣的一句話，硬生生被截斷。之後，拉黑子針對這件事不作聲，年輕人也沒有人敢去問拉黑子真正心裏在想什麼，大家只是互相揣測心意，年輕人以為拉黑子放棄了，大家只好各自謀生路，而精油盒組織又再度解散。燦明無奈的說：「最後都只剩下我們三個。」

¹ 在從事田野調查的這段期間，我們都會發明不同的遊戲，我們提倡過「理由文化」，喝酒前一定要先講理由，可是實行兩天，大家覺得太麻煩就不了了之。還有「動手文化」，左手拿酒杯，右手拿雕刻刀，因為部落的集體性，一個人不可能會和別人做不一樣的事情，當大家在喝酒時，你一個人自己做雕刻，大家一定覺得你很臭屁，因為這樣的集體制約，所以沒有人敢跟別人不一樣。反向操作，如果大家都在做雕刻，只有一個人在拿酒杯，那他就會和別人不一樣，受到集體的制約壓力，他就必須跟大家一樣做雕刻。而這次是我從 2003 年 10 月份到現在，看到他們最認真做雕刻的時候。

思考了幾天，最近拉黑子又開始製作精油盒，但是年輕人已有了各自的打算。對於這種聚合又解散的輪迴命運，燦明說每次到最緊要的關頭，拉黑子就會放棄，往往大家說好要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可是經不起這樣的反覆，最後都剩下他和全達、文成三個。

參、組織聚合又解散的原因

分析年輕人的組織面臨聚合又解散的原因有下列幾個：

一、彼此的溝通問題

因為有階級組織的關係，港口的年輕人不善溝通的，平常他們聚會時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開玩笑，阿福說：「我們阿美族就是這樣，吐槽的時候很直接，但講正經話時就很含蓄，不講清楚。」燦明說：「我們只敢在喝醉的時候講真心話。」我問拉黑子平常怎麼跟人家溝通，他說：「我們阿美族很含蓄，有時候我也是只有在喝醉酒的時候才會講真心話。」拉黑子說平常晚上會在他家偷聽下面在「站力者之屋」的年輕人聊天，聽看看他們心裏在想什麼？而每天見得到面的人，為何無法面對面的去傾聽大家心裡在想什麼？

平常在港口，年輕人不講自己的計畫，一方面因為覺得未來充滿不確定感之外，另外一方面，只有在他們喝醉酒的時候，才有可能講他們的抱負和理想。而因為彼此的無法面對面溝通，大家都是根據對方的肢體語言揣測對方的想法，但往往會造成誤解，或是無法彌補的錯誤。

二、文化的包袱

「我們要留在部落，傳承我們的文化。」這是在參加文化局舉辦的部落深度之旅時，阿福对大家說的一句話。文成也說：「雖然做部落的文化沒有錢，那時候我也想到花蓮去工作，可是我真的受到部落的感動。」對於港口部落的人來說，文化的包袱很沉重，這是他們自我認同的符碼，也因此文化被無限上綱。

老人家透過身體力行去傳承文化，但在面臨時代變遷，面臨和另一個組構的相互依賴關係，因時代背景，造成文化流失的危機。對於部落的人來說，變動越少，越能讓文化留存下來。但是如果文化無法回到人身上，透過人的傳承來維繫，

文化對於部落來說，就會像手中握不住的沙，會在歲月的流變當中，一點一滴的消散。而當大家擔憂著如果部落朝向觀光發展，這些原本在自己的領域討生活的人，就不會留在自己的領域工作，而文化就會流失。但換個角度來看，當部落的人覺得這個工作是有價值的，這樣的生活方式是有趣的，會成為別人羨慕的對象，而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會被保存下來，人總是會透過別人的肯定，來發現自己存在的價值。用我現有的生活方式來交換你渴望的生活方式，用我的空間來提供你解放的空間，當部落能保有主體性時，這就是一場公平的互惠。

我問燦明什麼是部落的文化，燦明說：「人物在走動的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之前我們原住民在走的東西，身體動的就是文化。」如燦明所說，文化就是在人身上。「文化即生活，生活即文化」，當文化無法讓人繼續存活時，就會面臨變遷的命運。

當大家都擔憂著怎樣做會才不會讓文化流失時，不要變動就是保存文化的最好的方法。既然文化是在人身上，當觀點轉變為怎樣做才能讓人留下來時，就會產生很多解套的方式。如果說文化是透過人去呈現，換句話說，人留在部落也就能傳承文化，如何讓人能在部落生存也就是部落發展所要面臨的課題。

三、生計和文化無法兼顧的兩難

到底文化和生計能不能兼顧，到底藝術創作能不能走商業路線？會不會有錢了，文化就消失了？這是港口的年輕人最矛盾的難題。拉黑子說：「要在最艱困的環境下做出來的事情才是最有意義的。」「在我這邊學木雕的人，為什麼這個風氣沒有辦法提昇，沒有辦法持續。」而無法持續及無法面對也就成了部落發展的致命傷。對於拉黑子來說，身為一個阿美族的藝術家，他有他的部落文化傳承的包袱需背負，他也將帶動部落年輕人藝術創作的風氣當為己任。當能提供部落年輕人生計的機會來臨時，對於要發展經濟及要文化保存的矛盾就會在其心裏糾纏。但對於年輕人來說，這就是現實的挑戰，當全民健保的費用無法以兩隻龍蝦來交換時，年輕人面臨的就是生計的問題，當拉黑子還在猶豫不決時，年輕人就必需為他的生計做另外的打算，而這些年輕人聚合的組織就因為文化和生計無法兼顧的兩難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四、傳統的影響

傳統的 mama no kapah 擁有隨時動員的權力，三十年前的 mama no kapah 隨時可以動員部落的年輕人去搬木頭、砍茅草、修整道路，而年輕人不能違抗命令。重建當時的時空背景，那時大家還鮮少和外界接觸、還是共同工作、共同分享、以物易物的時候，大家並不需要去賺取金錢來維持生活所需，當大家都活在過去的光榮時刻時，回到現代，現實面臨的就是時不我予的感嘆。而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方式，年輕人習於透過 mama no kapah 去帶領，因此對於 mama no kapah 的依賴也特別深，而拉黑子身為 mama no kapah 的身份，他也自認需負擔起帶領部落青年的責任。當拉黑子和年輕人都有這樣的認知時，雙方就建立起互信關係。但因為現實問題的逼迫，年輕人必需去尋找生計的方式，去賺取貨幣，最現實的問題是：「我們也要繳健保費、買日常所需用品。」

當站立者之屋、部落深度之旅、藝術品創作、精油盒製作組織都無法持續時，年輕人也無法等在那裡等候 mama no kapah 的隨時動員，於是大家所勾勒出來的美景也一一幻滅。對於拉黑子來說，他認為年輕人為何都無法持續，都不能堅持到底，只會想著把金錢豐富起來創造生命。對年輕人來說，當大家興致勃勃的想一起去發展未來時，往往因為拉黑子對部落該發展經濟或文化保存的猶豫，澆熄了大家的熱情，但迫於金錢或是家庭壓力，他們只好另謀生計，等待下一次的願景再被塑造，再聚合在一起，而這樣的輪迴，也就一次又一次的在港口部落上演著。

第三節 消失的舞台，遺忘的勇氣

在傳統文化當中，一個很會上山打獵，下海潛水抓魚的人，就是一個很優秀的年輕人，但在面臨文化變遷的現代，因為貨幣的使用，使得傳統的價值觀也面臨了現代社會的挑戰。港口部落在面對西元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在住的方面，傳統的茅草屋已改成水泥房，穿著方面已從傳統服變成現代成衣，經濟行為方面已從以物易物變成貨幣交易。即使外在事物都改變了，但在年輕人的內在思維當中，卻面臨了傳統思維和現代思維的糾纏跟矛盾。

壹、兩種不同的文化教育及其影響

一、傳統文化教育下的年輕人

豐濱鄉的最高學府是豐濱國中，部落的人如果要繼續升學，必須遠到花蓮或是外縣市，除了跟父母舉家遷離部落的人之外，這邊的年輕人大都在部落接受完國中教育，之後才到外地就學或工作。這些在部落長大的年輕人，有屬於自己的同儕，在耳濡目染中經由老人家或父母的身教言行中學習部落文化，在豐年祭的祭典中，透過觀看將年齡階級的規範及制約內化於心中。

在二十年前，當吉米拉在升級到 *mama no kapah* 時，他的小孩剛好要加入米阿伐代階級，在父親及青年之父的雙重形象疊合之中，部落的年輕人經由這樣的生命經驗吸取母體文化。當隨著加入米阿伐代，隨著每年排除萬難回鄉參加豐年祭祭典，他們遵循著嚴謹的規範，遵守著集體表現、集體享受榮耀、集體接受處罰，不得有個人的意見及利益，即使豐年祭一年舉辦一次，但這千百年來的制約，早已深化到血液當中。

有一年豐年祭時，有一個 *mama no kapah* 用腳踢酒桶，被老人斥責，且罰金算萬的，是由全組一起承擔。所以沒人敢違抗大會，他們只敢在大會之前有意見。豐年祭晚上，上面會一層一層的罵下來，層層節制。（吉路）

在豐年祭的場合中，酒是很神聖的，它在祭典時就成為跟祖靈溝通的「聖水」，所以踢酒桶的動作會受到這麼嚴重的處罰，而一個人的錯必須由全組來承擔，造成彼此間的制約。「大港口事件」中的 *Kafu 'ok* 一個人的年輕氣盛，或是

想要突顯自己，落得部落差點滅族的慘案，這樣的後果卻是由部落全體來承擔，所以集體處罰，一方面是要讓年輕人記取血的教訓，另一方面是要彼此之間產生制衡的作用，且訓練他們的集體服從。所以在大會的場合，在那樣的氣氛之下，沒有人敢有個人的意見，沒有人敢違抗大會的規定，沒有人敢去挑戰這樣的禁忌。

從以前就是這樣就是要上面的來講，他所交代的事情我們就去做，這就是所謂的港口部落，你不能有個人的表現。部落這樣的限制，當然多多少少會影響到我們在外面的表現，部落教給我們一些基本的事情在外面工作時會影響到，一些做人處世各方面工作態度。（天識）

在傳統教育影響下的年輕人，即使國中或高中畢業後都有到外面工作的經驗，但對於他們來說，國中之前在部落的成長經驗或是每年豐年祭時所需服膺的規範和制約，已深深影響到他們所有的行為處事及價值觀，而這種受傳統文化影響的思維在面臨現代社會時，卻產生了諸多的不適應。對於現代社會所要求的個人表現、個人想法或對自己的個人生涯規劃，因與傳統集體的思維相違背，也造成他們面臨現代社會的適應問題。

這些年輕人，因對本身文化的認同，在豐年祭時，會排除萬難回來參加，在外面面臨工作挫折時，也會選擇回到部落落腳。在部落裡面有年齡階級的同儕友誼及情感慰藉，讓他們在「回家」這條路上不再那麼孤單。

當他們回到部落之後，參與部落的祭典儀式、部落的公共事務、婚喪喜慶的勞力付出，維繫了整個部落的運作，年輕人付出心力及勞力，但因部落缺乏穩定及較有成就的工作機會，且這樣的作為因為無法換算成金錢來計量，所以在老人家眼中他們是一群「沒有用」的人，抹殺其存在的尊嚴及價值。這些人除了豐年祭能提供其榮耀之外，其他時間則失去舞台。

像燦明也很痛苦，因為他一直活在傳統的思維，以前我很反對他去抓魚，如果他回到一百年前，他是個很優秀的勇士，是部落很優秀的青年，他很會去抓這些東西，他去抓魚就是要供養整個部落，去榮耀他的階級，榮耀他的族人。這個舞台沒有了怎麼辦？他們的思維一直在傳統領域裡面，如何讓他們的舞台再創造給他，如果他們一直釣魚，父母會說沒有用，因為沒有上班，沒有錢賺，但在血液裡面，聽到年齡階級或是傳說中我們的部落怎樣怎樣，孩子都沒有用嗎？上山下海是一流，是符合過

去的傳統領域，但是時代在改變，這些東西喪失掉了，因為他們的舞台不見了，你說他們真的沒有用嗎？也不是，一定要將傳統領域的部分，化成這個時代所需求的東西，這個部落就存在了。（拉黑子）

從小到大，這些在部落長大的年輕人，從老人家或父母口中甚至在喪禮守靈的時候，聽到老一輩的人講以前的年齡階級的故事。在阿美族傳統中，很會上山打獵或下海潛水抓魚供養整個部落或是家庭的人就是勇士，是部落未婚的女子爭相競爭的對象。當大家都緬懷在過去所謂的一個「好的」男人，一個「好的」阿美族的光環時，面對文化變遷的三十年後，貨幣的使用，金錢觀、價值觀的改變，又讓這些光環顯得這麼不合時宜。但因為這樣的身教和言教，又讓這些年輕人在思維當中，被這些傳統觀念緊攔不放。以傳統的觀念來面對現代的社會，更凸顯出當中的糾纏和矛盾。

有一些話部落裡面的人講我不會感動，我們覺得潛水很平常，那天比娜¹這樣講我覺得很抬舉我，我覺得很平常，部落的人都可以做得到，她說你可以做這樣七月份的活動，像上次參加部落之旅的人有寫信給我，她說一定要帶她去海邊，她很喜歡去海邊。我覺得去海邊不會很重要，好像沒有工作才去海邊，被外面的人一這樣講，我開始覺得潛水感到驕傲。你沒有工作你才去潛水，比有工作的小看，大嫂常灌輸我這樣的觀念，你很喜歡潛水，那個活動是海洋文化，你一定要持續去做去表達你之前的故事。被大哥講的燦明很會潛水，被他講的好像我是一個勇士，部落的勇士好像很會潛水是一個勇士，好像我們的勇士是在海邊產生的，不像排灣族、布農族是在山上，我們海岸的勇士是在海邊產生的（燦明）。

對於在港口部落長大的人來說潛水很簡單，因為他們生活在這邊，所以常潛水，但是對於不是在海邊長大的人或是都市的人來說，他們對海洋是不熟悉的，甚至是一無所知的，所以潛水射魚對他們來說就是另一項才能，必需透過很長的時間去學習及累積能力。這些年輕人每天跟海洋接觸的時間非常的長，如果說海洋是一所大學的話，他們也都能成為海洋大學的大學生。

但潛水射魚在現代社會來說，無法成為一個工作或是換取金錢，因此在部落

¹ 比娜是台大城鄉基金會的助理，台大城鄉基金會從 2003 年八月即和港口部落有接觸，有意做整合及行政方面的工作，協助港口部落的發展。

人眼中是「沒有用」的，連他們自己也這樣認為，但透過外人的讚賞，才讓他們將習以為常或是沒有工作才做的事情成為他們引以為傲的才能及增加他們存在的價值，從而建立他們的自信。如果說部落發展是以「人」的培育及讓其發現其存在的價值，則替年輕人找回在與現代社會遭逢時消失的舞台，便是部落發展所需著力的。

二、現代教育下的年輕人

民國七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建築業狂飆，當時港口部落有為數甚多的年輕人北上工作，甚至舉家北上，在台北奮鬥的結果，很多人在台北汐止樟樹路一帶購屋置產，落地生根。而當初隨著父母北上的小孩，也在台北接受教育，學習都市化及個人主義。

我有一些 slar，因為從小就離開部落，後來就不會回來參加豐年祭了。因為他們有的沒有加入年齡階級，他們回不來，沒有辦法參與。我們那些小時候搬到台北的人，那些跟我一起長大的朋友、同學，只有我一個回來參加過整個完整的豐年祭，從最小的階級到現在，較完整的升級（天識）。

當和部落的人不熟識時，這個人就沒有辦法「回來」，因為部落無法提供其歸屬感，而他也無法和部落的人建立緊密的情感聯繫。另一方面，因受民國六十年代禁說母語政策及原住民身分的污名，遠離母體文化的這些年輕人，就面臨了「匿名」的選擇，隱藏自己的身分，極力擺脫自己和母體文化的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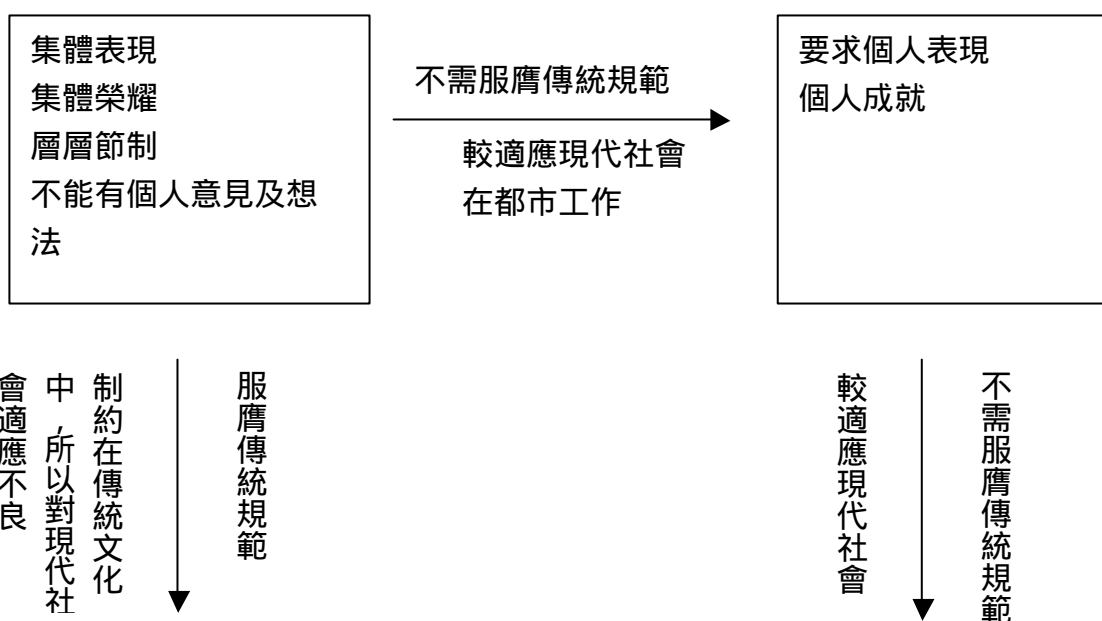
我覺得這邊的感覺你有讀書和沒有讀書階級分的滿大的，你不覺得嗎？有讀書和沒讀書差很多。大家會分，心態上會分。譬如那種高知識份子，念大學的，這些人就是把姿態抬的高高的，你不能沾到他一點點。他覺得我跟你之間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有他們的路線，即使找他們喝酒，他們也會覺得怎樣，也會有所排斥，他們會把他們的姿態抬的很高，他們會排斥當地的文化。他們不會自己想要認知當地的文化，他們學的東西是別的東西，不會想要認識當地的文化，他們不會認定，很多都是這樣。在這邊豐年祭或過年你會看得更清楚。會當做不認識的太多了，會像我們這麼熱愛的當地文化的其實很少，我覺得是環境給他們的（巧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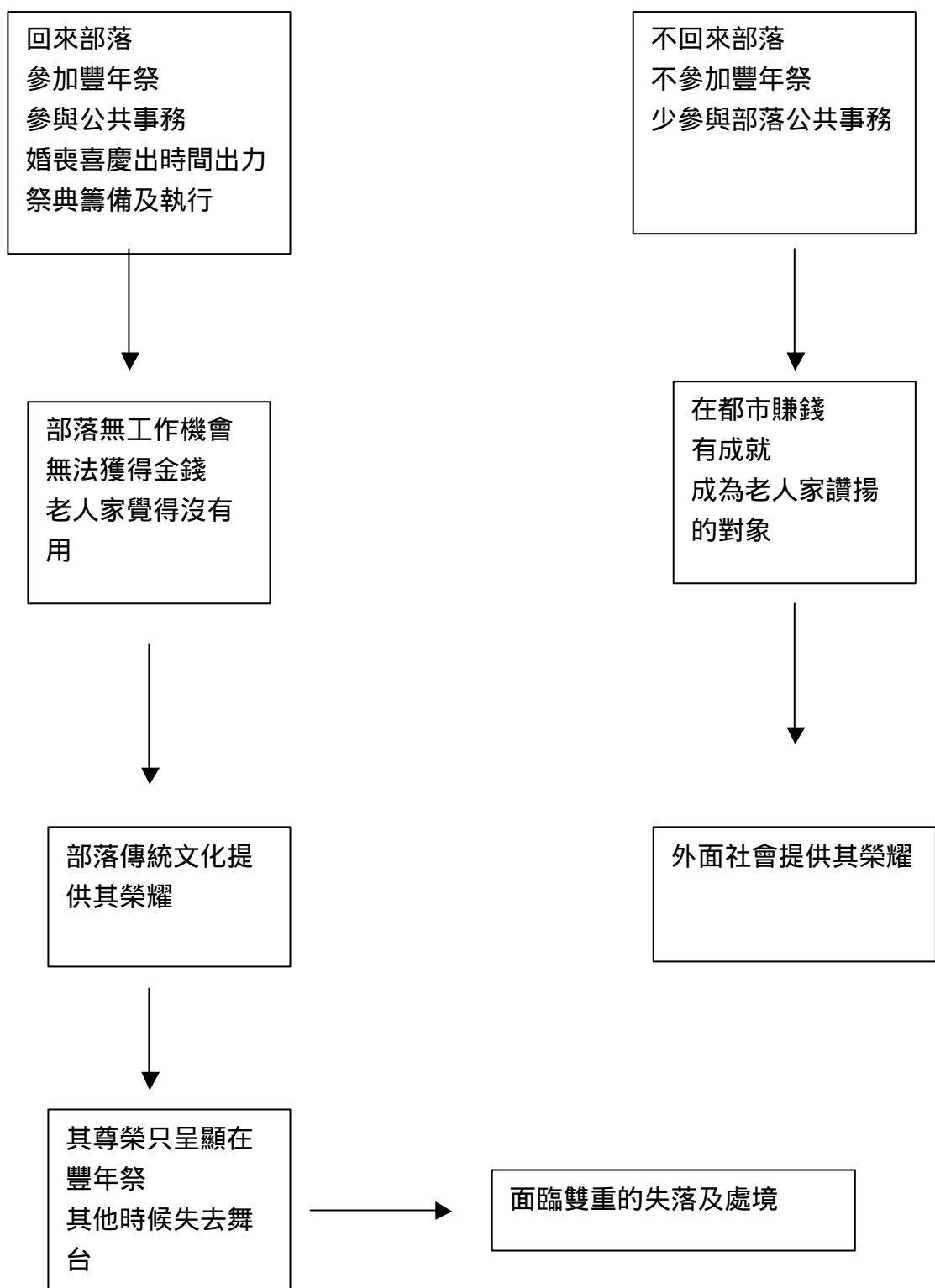
當他們回來的時候呢，就打個招呼，沒有話聊。他們現在比較少在部落。他們也很少參加豐年祭。我們從不會勉強自己去做不該做的，譬如跟他們搭訕啊！他們主動我們就會主動，他們不主動我們也不會主動。可能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其實我們的思想都很單純，不需要說要發揚文化，我們怎麼樣，我們很單純，我們的理念就是對整個部落（天識）。

在國家的同化政策之下，部落的人都面臨過無法認同自己身份的危機，但有些人因原住民意識的覺醒，如拉黑子、英彥，當他們在外地有成就時，轉而尋求母體文化及身分認同，而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因為原住民身分帶給他們的污名讓他們遠離母體文化及造成他們對本身文化的無法認同，另一方面因為社會階級的差異，在過去，部落的身分及權力是透過年齡階級組織賦予的，但在現代，這些人可以透過外在的教育及成就來賦予他社會階級，且提供他成就感，對部落的認同及需求就不再那麼強烈。當他遠離母體文化時，他便不需要服膺傳統的部落規範，可以不回來參與部落豐年祭及部落公共事務，部落的婚喪喜慶除非是跟自己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否則他們也有「不在場證明」。相對的，他們也不需要像留在部落的年輕人一樣，對部落付出那麼大的心力，但是他們在台北有工作，有金錢收入，甚至有比較好的職位，是部落人眼中所讚賞的「有用」的人，他們的舞台不是部落給予的，而是外面的世界所賦予的。由以下的圖表比較便可以分析出其中的異同：

傳統文化思維

現代教育思維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圖四：傳統文化教育及現代教育的差異

貳、雙重的失落及處境

部落的年輕人就這樣默默耕耘，當部落有事情時，不論婚喪喜慶，籌備祭典，出時間、出勞力的都是他們，但這些作為卻沒有辦法變成金錢的利益，且部落也沒有較好的工作機會，因此對於部落的老人家來說，他們看到的這些年輕人，部落又沒有工作，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一直待在部落，沒有出息，儘管他們對部落事物熱心參與，榮耀也不會在他們身上，老人家的目光焦點還是外面那些在都市工作，有成就、賺很多錢的年輕人身上。而這些制約在傳統文化思維中的年輕人，因傳統文化的教育方式是集體表現、集體享受榮耀，不能有個人的想法和表現，因此也造成他們在對現代社會的適應產生困境，但因為部落沒有較穩定或有成就的工作機會，因此被老人家說沒有用，抹殺其尊嚴及價值，所以造成了他們的雙重失落和壓力。

當我在池南村執行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時，池南村同樣也在民國七十年代，面臨了一波人口遷移到大都市工作的情況，現在在池南可看到的景況是空屋很多，部落沒有就業機會年輕人外流，獨居老人很多，非常孤寂。可以想像的是，二十年後，當這些部落的老人家過世之後，年輕人也無法在部落定居，整個部落就慢慢邁向瓦解的路。

常常，港口部落的年輕人要我比較一下港口跟池南的差異，當我說出港口部落的年輕人很多時，他們接下來說的就是失業人口也很多。平心而論，這是港口部落目前存在的嚴重問題，部落年輕人口很多，除了捕魚、打臨時工、參與擴大公共服務計畫之外，沒有其他的工作機會。但捕魚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出海，打臨時工要看運氣，擴大公共服務計畫則在今年六月份就結束了。

當我問起部落的年輕人對自己的未來有什麼規劃時，我得到的答案是：「這不是我所能決定的。」「等景氣好的時候再說。」「沒有想過。」「為什麼要問我，你有問過別人嗎？」平常在聊天的時候，他們也不會去談到對未來的規劃，且有些人會對談這些事情很排斥，覺得你很掃興。對於這些人來說，一方面因為文化當中的集體性，他們沒有想過這麼個人性的問題，一方面因為現實環境，大家對未來都很茫然或是無法面對，不去談就能暫時避免去面對，因此當有人提起未來時，就會遭到其他人的制止，因為他勾起了大家潛藏的恐懼感。在看來很快樂的聚會、喝酒、開玩笑的背後，大家面臨的是工作無著落，無法規劃未來的難題。不去談或覺得別人談這個問題很掃興的心態之下，也潛藏了無法面對的隱憂。

當大家覺得港口部落失業的年輕人很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很多」的年輕人也是部落發展的一個力氣/利器，部落本身已有傳統的年齡階級組織，但這樣的力量只存在於傳統的豐年祭，如何轉換這樣的力量來從事部落發展，是面臨現代社會衝擊的港口部落所要去面對的。

小結

本章討論年齡階級組織與現代社會適應，在豐年祭祭典時層層的制約或老人家的教育之下，形塑年齡階級組織集體和服從性的傳統思維，而這種傳統思維卻造成他們在面對個人化、資本化的現代社會時產生溝通、適應的困難，而部落的人就面臨這種傳統與現代兩種思維的擺蕩。

再者，處在當代的原住民，因主流社會的同化政策，使他們在外地都曾面臨過無法認同自己族群的處境，而當國家整體產業結構改變，年輕人因就業困難及都市生活適應不良而回到部落時，從老人家口中了解傳統文化繼而產生認同及傳承的自我要求，但面對現代資本化、個人化及現實生活等無法抗拒的潮流，部落也面臨了傳統價值觀的改變。當部落無法提供就業機會，當傳統的技能已經無法成為一種價值時，面對部落的老人家，年輕人就面臨了雙重的失落，而部落的領導者就陷入部落必需從事經濟發展或文化保存兩難的矛盾中，而尋找不出解套的途徑。

第五章 年齡階級組織與部落發展

承第三章及第四章針對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與現代社會適應，本章著力於探討如何透過年齡階級組織從事部落發展。本章共分五個章節，分別探討傳統文化及傳統組織在面對國家體制或社會發展，需有如何的轉換及再現來發展族群的主體性並適應現代社會。

第一節 當國家體制遇上原住民部落

在歷經大港口事件之後，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仍不斷上演著，如台十一線的拓寬切割了祖先禁忌空間、傳統的海祭場-石梯坪被劃為國家風景區，神聖的祁雨祭場-月洞也成為鄉公所的資產。近來因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興起，原民會及鄉公所對港口部落也有各自的想像，木雕造街、部落新風貌 這些種種措施，對港口部落的居民來說，又是再次國家體制和原住民部落的衝突，本節所要探討的是當國家政策執行時，會對當地造成怎樣的影響，而當地的居民，又以怎樣的行動來回應這樣的措施。

壹、港口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一、向生活學習-阿美族港口部落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案

由文建會補助，部落發展學會¹承辦的「向生活學習-阿美族港口部落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案」在港口部落辦理，辦理時間為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至八十五年五月一日，其營造項目包括：第一部分：營造部落生活文化，此部分的實施方法分為1.港口部落生活文化田野採集。2.「我家的寶藏」學生田野實習參與。第二部分：部落總動員向生活學習。此部分的實施方法為：1.「探訪港口部落」地方生活文化教材編撰。2.重回消失的會所。包括（1）開創藤編工房。（2）興辦陶藝教室。（3）舉辦 motoasai 說故事。3.海祭。

在部落發展學會的期末報告中指出本次的活動雖然只有短短數月，但造成非常大的迴響，其成效檢討包括五點：

¹ 此學會名稱為假名。

（一）傳統生活形貌成功再造

本案於短短數月在部落人士同心合力下，具體再造了傳統阿美族生活面貌，舉凡採藤、藤編、製陶、捕魚、石煮、住屋等生活面貌，均遵循傳統方式一一重現於部落，成功地復原了港口阿美具有特色的文化生活內涵；而透過此傳統生活項目之再造，港口阿美亦正在創造其自身的歷史與未來。

（二）部落生活資料採錄有成

經由部落年輕人與田野工作人員的共同採訪、調查、紀錄，蒐集整理港口阿美部落遷徙、戰爭史、神話、傳說、工作歌謠、工藝技術及自然生態哲學等，不僅累積了部落生活資料，更為完整復原部落生活面貌提供文字紀錄，為地方生活教材提供素材，也無形中培訓了地方田野調查人才，得以持續進行採錄工作。初步採錄的生活資料已編撰成一本文化手冊，除可供自我教育及學校教學的教材之外，更是讓社會大眾認識港口的導覽手冊，並可為未來營造工作紮根。

（三）部落認同與信心充分凝聚

重現傳統生活面貌有賴於部落老中青各年齡階層的人合作，不論男女老幼均實際參與其中。在大多數活動項目裏，老人除了親自執行以外（有些工作原本應由青年組負責，但因已失傳，多由老人代勞），並負責過程的指導與監督；年輕人則在老人指導下，實地操作學習，經由此過程完成經驗傳承；學童亦經由「我家的寶藏」活動，進行家中生活器物調查紀錄，了解傳家寶的意義；婦女亦經由製陶，老人們重拾信心，更充分表達願意持續傳授陶藝的意願。凡此種種，均顯示部落認同與信心已獲得充分凝聚，部落族人皆願意學習古老的生活技藝。

（四）持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意願強烈

經由數月來的總體營造工作，部落所有族人的親身參與，已凝聚部落共識，成為繼續推展社區建設工作之動力來源。在試辦及首次開辦藤編及陶藝教室之後，老人們和年輕人紛紛表示持續傳授和學習的強烈意願，並急於展現成果，爭取來年計畫補助，以持續港口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會所過去因當代宗教信仰的取代而消失，如今，部落已有族人提出重建會所，復振阿美傳統信仰與祭儀的主張，族人自覺意識的復甦和主動復原傳統文化的想法產生，是本案社區總體營造最為成功之處。

（五）現代物質文明侵蝕傳統價值觀

之所以必須以復原傳統生活面貌作為總體營造的起點，其理由在於現代物質及價值觀已逐漸腐蝕原住民的社會，其中尤以金錢為最。即使大部分老人以傳統技藝得到重視與傳承為榮，年輕人以學習技藝，身負文化傳承之責自許，但仍不免有人在活動過程中以金錢為考量，且誤導部落部分族人的想法，此為美中不足之事；現代社會拜金主義與傳統阿美族共享共作的美德在本案執行過程中不時產生角力消長，此乃期中報告工作時所發現的現象，經與部落長老們及主要領導人士數次懇切相談，族人均表示將盡其所能摒除這種拜金的惡質文化之影響，而以激勵族人榮譽心與責任感的方式繼續營造工作。（台灣常民文化學會，1996）

港口部落與太巴塌、馬太鞍是當時花蓮縣最早執行「社區總體營造」的三個地點，透過部落發展學會的宣傳，社區總體營造進入原住民部落這樣的報導也在報紙上陸續曝光。如聯合報的報導「第一個原住民社區總體營造敲定-阿美族傳統技藝將在港口復活」¹、中國時報的標題「會採藤才是正港阿美族男人-花蓮港口村原住民赴台北宣傳『社區營造』成果」²、民生報的標題「花蓮豐濱港口社區總體營造開步走-自陶器製作、藤編切入，盼恢復阿美族文化」³、立報的標題「重建阿美族港口部落文化-從社區總體營造做起凝聚對地方的認同與投入」⁴。但在整個計畫案的執行過程當中，又面臨當地人基本工具操作不熟、教師意願不高、工錢問題等等。部落發展學會的理事長強調要在報告中就實際推展情形提出困難之處和建議是否要暫停第二年度計畫或是如何持續計畫，文建會二處林登讚副處長也指出，只要有正確方向，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他不會強制要求一、二年內看到成果，以新港及日本等地的成功營造案例，少說也都要七、八年時間才可看到一點成績。⁵

二、「向生活學習-阿美族港口部落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案」檢討

在本段中，研究者將從規劃單位及補助單位兩個面向來批判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執行的盲點。

（一）從規劃單位來看：

¹ 引自 85 年 3 月 16 日聯合報。

² 引自 85 年 3 月 16 日中國時報。

³ 引自 85 年 3 月 16 日民生報。

⁴ 引自 85 年 3 月 16 日立報。

⁵ 引自 85 年 4 月 23 日更生日報。

規劃單位認為在執行的過程當中，面臨在活動中有人以金錢為考量及地方派系涉入的問題，所以在期末報告時要決定是不是持續這樣的計畫。就研究者在池南社區從事社區營造的經驗來看，目前台灣的社區營造政策都是以辦活動或課程為主，缺乏一類比較長程性的規劃，規劃團隊選定一個地方從事社區營造，跟當地居民開了幾次說明會之後，就認為達到了共識，接著辦課程或活動，請當地的人踴躍參加，當來的人很多，上了報紙就表示活動辦得很成功，達到社區營造的成效，這是屬於都市型的社區營造方式，都市的人平常大家都有固定的工作，假日的時候參加社區活動，當社區的義工，對他們來講並不影響到他們的生活。但對於鄉村地區來講，謀生不易，當生存都成為問題時，他又怎麼能配合規劃團隊的計畫去當義工呢？且對於他們來說，沒有所謂固定上下班的時間也就沒有所謂的休閒時間，在池南社區的情況是沒有固定工作的村民，他會去打零工，如摘山蘇或剪檳榔或是在自己家裏養雞或種青菜，在港口部落的狀況是天氣晴朗的時候婦女會去海邊採集海菜或貝類或是到山上摘野菜，年輕人會去潛水抓魚或是釣魚、捕魚，對於他們來說這就是他們的工作，為生活所需，而叫他們去參加課程或是參加活動就是佔用他們的工作時間，付給工錢對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對於規劃團隊來說，經費補助是用於維繫規劃團隊的運作，我來這個地方辦活動是幫你們恢復你們的文化，是「給」你們，你們當然要義務配合。當雙方的認知不一樣時，就容易引起衝突。

對部落來說規劃團隊背後的權力是學術單位、有能力申請經費補助、專業的團隊，配合他們做就會得到很大的利益，從規劃團隊的角度來說，部落可以提供的就是田野的實驗場域，當活動辦完了，媒體曝光夠了，表示我們執行是有成效的，會讓我們申請下一個計畫案更順利，或是規劃團隊的名聲更好，至於對社區對部落有怎樣的影響，就不在規劃團隊的籌謀裏面，於是導致很多社區在規劃團隊撤出後，整個社區營造就告終止了。

監察委員黃煌雄自 2000 年 2 月 10 日走訪全國各鄉鎮社區，進行「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專案調查，提出調查報告，在試辦點的選擇及永續問題的討論中，他提出：

社區營造的精神在於引發在地居民自主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然在選擇試辦點時，因居民自覺性與獨立性尚未充分建立，是以，初期先由專業規劃團隊，以活動催化方式進駐社區，計畫執行時，在規劃團隊的專業人力及政府大量的資源挹注時，熱鬧非凡；一旦規劃團隊、政府部門資源

與媒體焦點離開，社區活動立即減少甚至消失，執行效果與後續維護管理工作到後期即無疾而終。如宜蘭縣玉田社區由弄獅的傳統出發，於社區總體營造結束後，雖居民凝聚力、向心力仍強，但由於年輕人口外移，人口嚴重老化，專業人力不足等問題，即面臨無法持續的危機，是以傳統社區的營造，未來永續問題，應是極重要的課題。（黃煌雄，2001：250-257）

規劃團隊在選擇地點作為計畫執行的田野場域時，必須考慮到維繫一個社區或部落發展的永續性，以避免計畫結束時，造成當地社區居民從對地方發展充滿希望到最後的無以為繼所造成的傷害。

至於地方派系涉入的問題要歸根於台灣的工程文化。對地方派系來說，因台灣工程文化的「分贓」結果，導致一個地方有任何經費的補助就成為肥肉，每個派系都想瓜分資源，這個部分也是社區總體營造在執行時，對規劃團隊最大的挑戰及最需克服的一點。

另外，當規劃單位在社區總體營造剛執行之時，會針對部落的人開說明會，美其名要取得部落的共識，為規劃團隊背書。但在該規劃團隊的期末報告中可看到，在執行的過程遇到瓶頸時，規劃團隊並不是試圖去解決執行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而是以「將視情況提出該地區暫緩或繼續進行社區總體營造的必要」¹。很弔詭的是這樣的決定需不需要社區的共識，如果沒有經過社區的共識，規劃團隊又怎麼有權力去決定該如何建議補助單位做對該社區接續的決定。

（二）從補助單位來看

文建會的長官指出社區總體營造不會強制要在一、二年之內看到成果，但因政府的短程計畫，文建會的政策每年修改²，且社區以評比競賽的方式決定哪個社區獲得補助，計畫案補助為期一年，第二年要根據第一年的成果重新投案，因此很多社區到最後因計畫案未通過沒有經費補助而導致社區營造工作的無法持續而無疾而終。當文建會的長官提出如此的見解時，表示他認知到社區營造是一種很緩慢的過程，需要多年的累積才有辦法看到成果，但他的認知卻又和社區總體營造的短程性政策互相違背。

¹ 引自 85 年 4 月 23 日聯合報報導。

² 民國九十年文建會的「創意心點子」計畫，在民國九十一年時修改為「新故鄉社區營造」，這個政策持續了兩年，但在九十二年時又規定執行過新故鄉社區營造的執行期的社區不能再申請相同的案子，而這種短程性的政策，也容易導致社區在進行社區營造時面臨經費不足的困境。

三、「向生活學習-阿美族港口部落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案」的執行成果

當港口部落經由規劃團隊的協助執行了「向生活學習-阿美族港口部落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案」之後，是否達到如當時規劃團隊所謂的成效：「傳統生活形貌成功再造」、「部落生活資料採錄有成」、「部落認同與信心充分凝聚」、「持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意願強烈」。規劃單位也完成了期末報告及出版了一本根據當地田野調查資料整理而成的「阿美族在 Cepo」一書。也許在當時規劃團隊認為達到了這些成效，但就目前的狀況看來這些成效都屬曇花一現，無法將效益累積，研究者訪問當時參與社區營造的部落年輕人表示：「其實，對部落來說，並沒有持續性及效益累積。」

綜合以上所述，當補助單位以執行成效的好壞來決定是不是繼續補助經費給該社區，及規劃團隊以該社區的「表現」來決定是不是讓該社區繼續執行社區營造計畫，對社區來說都不是一種好的發展方式，也無法呈顯社區的主體性。社區如何展現自主性，如何要求國家政策的投資對社區產生助益，如何持續發展及累積效益，都是社區營造所需面對的議題。而提供在地就業機會，讓當地的人能就地維持其生計，也是社區營造永續性的發展。針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產方式、不同的社會組織，國家政策不該一體適用，而必須要有更細緻的作為，才能更符合當地居民所需。

四、港口社區文化產業資源之開發與整合

民國九十二年港口社區發展協會執行了九十二年度文建會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第二項子計畫-地方文化產業計畫的「港口社區文化產業資源的開發與整合」，實施期程由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計畫項目為：

- (一) 資源調查：港口社區文化資源調查
- (二) 資源整合：港口社區文化解說導覽手冊編寫
- (三) 傳承研習：港口社區文化導覽解說員訓練
- (四) 創意行銷：港口社區文化導覽活動建立與執行

其計畫目的有：

- 1.培訓專業導覽人才，推銷豐濱整體觀光特色，促進觀光產業發展與就業機會。
- 2.因應日益增多的遊客，提供最有效之解說功能，在觀光發展上，發揮海洋自然生態教育與原住民文化了解之功能。

3.配合未來縣境整體的觀光發展，透過專業解說之行銷，提昇豐濱鄉之觀光地位。

當課程舉辦時，研究者剛好在當地從事田野調查，於是也去參加導覽解說課程，而導覽解說課程上完，出版了一本港口社區導覽手冊，整個計畫案的執行就告結束。因為沒有其他配套措施，課程所能發揮的效果極其有限。以下附上導覽解說課程表：

表五 導覽解說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講師群	課程內容	地點
11 月 02 日 (日)	0900-1000	鄉長 理事長	始業式(報到、致詞、學員介紹)	港口活動中心
	1000-1200	陳精志	一、話說歷史(大港口事件) 二、豐年祭、海祭+占祭兩祭儀式	港口活動中心
	1330-1530	江強民	一、豐濱鄉觀光產業之展望 二、討論	港口活動中心
	1530-1630	林慈德	東海岸玉石介紹	港口活動中心
	1630-1730	蔡義昌	解說技巧與服務	港口活動中心
11 月 08 日 (六)	0800-1200	林永樂	秀姑巒溪洄游生態介紹	戶外
	1330-1530	林春輝	竹藤編織	港口活動中心
	1530-1730	劉中興	漂流木 DIY	工作室
11 月 09 日 (日)	0800-1200	李思根	東海岸地質與岩石解說(戶外實作)	戶外
	1300-1700	林信文	東海岸生態介紹	戶外
11 月 15 日 (六)	0800-1700	游文志	一、東海岸的山海與人文 二、黑潮生態解說 三、花東鯨豚生態簡介與踏查	戶外
11 月 16 日 (日)	0800-1700	江強民	豐濱鄉景點介紹	戶外
	1700-1800	鄉長	結業	港口活動中心

資料來源：港口社區發展協會，2003，港口社區文化產業資源之開發與整合期末報告書。

導覽解說課程上完後，我問起昌啟大哥，像部落這兩、三年回來的年輕人滿多的，但部落沒有這麼多的工作機會，現在雖然有擴大公共服務計畫，但在六月底就結束了，這個問題之後怎麼辦，這麼多年輕人回來，但沒有工作機會他們就必須到外面工作，那部落的年輕人就少了，會影響到整個部落的運作，這個問題有沒有去想過？有沒有什麼想法？昌啟說：

我們這個地方沒有工廠沒有公司之類的，回來就是以捕魚為主，但捕魚並不是每天都可以捕，當然是慢慢往觀光產業發展，推廣觀光產業的部分，如何去經營，一方面要訓練他們解說的部分，現在都在舉行解說的管道，跟花蓮的觀光產業接軌，以後有機會的話，朝解說方面發展。現在有在進行訓練解說海邊的，解說文史。有些人有解說的工作，有些有名額的部分，所以沒有辦法往這邊發展，還是受限於個人解說的能力，...部落目前是要推廣觀光以其他的就沒辦法，你種田不可能！推廣觀光產業的部分這也是一種很好的產業，不急著馬上就有很好的成效，一點一滴的來累積他的經驗。

透過上課來學習知識不在原住民的文化脈絡裡面，從小到大，他們就是透過老人家做，小孩子看，由身體力行，由做中學的方式來學習知識，因此當時去參加導覽解說的年輕人並不多。另一方面，在港口部落，母語是部落的主要語言，年輕人聚會也都以母語交談，他們對國語的使用並不那麼嫻熟，且受限於年齡階級組織的影響，除了各階級的 cecal 有發言權之外，其他的年輕人並無法任意站在眾人面前表達自己的意見，當在大眾面前發言的習慣及膽量未訓練之前，大家對於站在眾人面前發言都存在著很大的恐懼感。更何況到部落來觀光的對象大部分是漢人，基於原漢既存的族群不平等關係，因此要對外來的人做導覽解說，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很恐懼的事情，當規劃團隊在規劃課程時，這些差異都必須有更細緻的考量。

貳、豐濱鄉港口村整建部落生活新風貌工程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也在 2002 年委託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局部落建設課執行「豐濱鄉港口村整建部落生活新風貌工程」，執行期間為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5 月，工程經費為四百四十八萬，由原住民行政局部落建設課委託設計公司設計，由營造廠商承包工程。執行項目為 1.活動中心外部裝飾 2.八角亭裝修工程 3.漂流木造街 4.木雕造街。

對於原民會的建設，一方面因工程招標的限制，必須要由營造廠商投標，但對當地居民來說，由外來設計公司設計、由外來廠商所承包的工程，對當地的經濟並沒有任何的幫助，甚至無法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因此與當地的人無法產生關聯。當我問起部落的年輕人對漂流木造街的看法時，全達說：「好像把我們當鬥牛場，用木頭圍起來。」阿福在帶導覽解說時，就對著大家說：「這是原民會的工程，用漂流木這樣做，很像把我們當牛一樣圍起來。」我問阿福，那有沒有找你們來做？他說：「沒有啊！我們這邊的人還是很多沒有工作。」

我問過幾個年輕人對在部落進行的這些工程的看法時，大家一開始都表現出不關己事的樣子，隨便他們去做，反正跟我們也沒有關係，問到他們的意見時，他們都覺得很醜，很像牛一樣被圍起來。天識說：「路邊還有人形雕像，晚上不小心還會被嚇到。」

評估原民會在港口部落所做的工程，花費四百多萬，但對當地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也沒有增加部落的工作機會，而這樣的設計也引起部落的反感。當國家經費在執行社區的工作時，是不是都能多面向的考慮，畢竟當工程執行完畢的時候，承受後果的是社區本身及當地的居民。除了這些計畫案之外，鄉公所還有一些部落的小型美化工程，譬如在廣場四週的水泥矮牆或道路周圍的水泥護欄貼石頭，有一次我們看到有小朋友拿石頭在敲矮牆上貼好的石頭，拉黑子說：「打的好，把它敲下來，部落那麼多人沒有工作，鄉公所卻做這些無聊的工作。」

巧雲也說：「那些石頭黏得那麼醜，那麼多人在部落都沒有工作。我們只想要有一個工作機會，我們也不想每天吃魚，你是研究生，你可以幫我們表達我們的意見，我們回到部落，只想要有一個工作機會在部落生存，這些話他們男生都不會講。」她講到眼睛泛著淚光，然後問在旁邊的天識：「我這樣講對不對？」天識說：「講的很好啊！」巧雲接著說：「這些人喝了酒，就會藉著唱歌去表達自己的心情¹。」

綜合以上論述，當國家政策在原住民部落執行時，所需面對的是地方需求，港口部落目前最缺乏的就是工作機會，國家政策便需往這方面著力。如原民會的整建部落生活新風貌工程應成為提供原民部落就業的機會。但國家的政策卻因法令限制而需有招標的規定，促使部落工程是由外地設計公司設計、外地廠商承

¹ 年輕人還有一個很常去的地方就是望海村，那是港口唯一的一家卡拉 OK 店，年輕人平常碰面的時候大部分都在開玩笑，只有在望海村，才會藉著唱歌去抒發他們的心情。

包，其設計和部落沒有關聯也得不到部落的認同。這對國家經費投資來說是一種損失及政策執行不當。部落有在地藝術家、年輕人也都有從事土木工程的經驗，當國家在談永續發展時，所需面對的就是地方的永續性，所有政策的執行都需朝這個方向發展，對於與部落或地方相關的工程，國家應該與地方建立互信機制，制定相關法令，委託地方設計、規劃，僱用當地人去執行工程施工，每一個政策投資都需視為對人才的培養及提供地方學習發展的機會，如此政策才有累積效益及促成地方永續發展的機制。

第二節 母體文化的發展與再現

本節將從母體文化的發展與再現論述傳統組織在面對現代公共事務及社區組織時，需面臨何種轉換機制以發揮組織的效力。

壹、在傳統領域方面

港口部落的年輕人，從小生活在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當中，當他小的時候，他看到爸爸或是親戚或是哥哥參加豐年祭，在整場豐年祭儀式中，他可以感受到現場的氣氛，那種連跳四天的舞，整個會場展現出來的秩序和力量，他們從小就耳濡目染。之後十八歲加入年齡階級組織，過去的印象已經深刻的印在他們的腦海裏，他們模仿著前人，即使說不出豐年祭真正的意涵，但對他們來說這樣的文化從身體力行當中學習，也就一代一代的傳承下來。他們知道這個很重要，因為以前的人就是這樣做的，他們知道這個能凝聚他們的感情，可以帶給他們歡樂，透過這樣的舞台，他們可以透過集體的力量展現他們自己。

透過別人的觀看，透過自己父母、親戚、鄰居的觀看，透過大家都很重視、期待的盛會，不管自己平時是多不起眼的人，不管自己有多少的挫折和不順，在這一刻，他們幻化成部落的勇士，擔負祭祀上天和祖靈的重責大任，他們能感受到榮耀，覺得自己能為部落盡一份心力而驕傲，豐年祭給了年輕人舞台，也給了他們榮耀的桂冠。所以他們願意遵守豐年祭時種種的制約和禁忌，譬如要服從上級、不能有個人的意見、大家是集體的、不能突顯個人，要準時、不能做自己的事、不得有個人情緒、要有比較好的行為舉止禮儀，不能違反豐年祭的規定，要堅持，即使很累還是要跳下去、要控制自己的情緒，甚至犧牲自己的利益，如請假回家，丟了工作，但是他們願意付出，因為這樣的榮耀是勝過他們個人的利益。

在豐年祭時的年齡階級組織，其由上而下，層層節制，絕對的服從、尊敬上一級、集體懲罰和集體享受榮耀。服膺在年齡組織當中的成員，必須遵守集體的規定，遵守非常嚴謹的禁忌，必須高度的控制自己的行為，因此相對的對於組織當中的成員來說，他們也能享受集體的榮耀和集體的權力。當一個在部落傳統領域表現優良的人，他可以透過集體的力量，擁有較大的權力資源，因為熟悉部落事務及積極參與部落活動，而獲得政治權力，能參與部落頭目的選舉或成為決定部落重大事項的長老；而對於不積極參與部落豐年祭的人，集體的力量會使他面臨被開除的命運，因此不在年齡階級權力脈絡的人，就失去了部落的社會地位或

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格。

而在非豐年祭時年齡階級組織的成員，因為失去遵守集體規範的規定及禁忌，且無法高度的控制自己的行為，其組織內部缺乏強度的聚合力及控制力，因此也失去其集體的尊榮感。但集體的制約是深入內心的，不能有太多個人的意見，個人不能表現太突出，不能只為了追求個人的利益，但在集體榮耀的舞台消失了之後，在以追求個人表現、個人成就的外界社會，甚至自己的父母或是親戚、鄰居也以外界價值來看待這群年輕人。沒有自己的個人成就，沒有賺很多錢就等於沒有用，可是卻沒有看到在文化母體的部分，是要求集體表現的，壓抑個人表現的，而由母體文化進到現代社會，代表著由集體表現進到個人表現，這個部分是沒有被教育的，或是不在自己的文化範疇當中的。換言之，由母體文化到現代社會，由集體表現到個人表現之間產生斷裂，而這卻是在本身文化脈絡當中的人習而不察的部分，也許老人家只會講年輕人沒有用，甚至青年之父會說怎麼都不會想呢？但是在母體文化裏個人思維並沒有被教育。

在母體文化中他們被要求聽命上級，執行命令，但在現在他們又被要求要有個人的成就和表現。在部落中他們被看成沒有用，因為沒有太大的成就，沒有賺很多錢，當部落有重大事件時，如婚喪喜慶、海祭、豐年祭，付出最多勞力的又是留在部落的這些年輕人，但部落的人把這種付出視為理所當然，榮耀也不會在他們身上，反而是在外面有成就的人身上，促使留在部落的這些年輕人遭受到雙重的失落。而同樣的狀況也會發生在到外地工作的人身上，因為母體文化的制約，讓他們不敢或不會有太突出的表現，而這樣的文化制約也限制了他們的個人成就。

如果沒有看清楚年齡階級組織和成員之間的糾結，或是沒有透過一個轉換的機制，在面對現代社會時，身處年齡階級組織脈絡中的個人，就會面臨現代社會適應的困境，因為不敢表現自己，不敢有自己的想法，而減少競爭力。換言之，如果從母體文化去發展，要求集體表現、集體創造榮耀，以集體合作機制去求發展，會比較符合其族群性。

但是團體的領導要由誰來帶領呢？在年齡階級的運作方式當中，由 mama no kapah 這一階級去擔任領導跟策劃，但 mama no kapah 也需透過同階級的橫向連結，共同執行集體領導的任務，由上往下去分配工作，層層負責，而每個階級也需要有一個發言者，從事階級的橫向整合，由各階級的分工再串連成八大階級的

整合，當大家都站好自己該站的位置時，整個組織就能維繫及運作。

綜觀港口部落的年齡階級組織，彼此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連結關係，年輕人由平常的喝酒、聚會所培養的凝聚力、默契是部落的年輕人最大的資產，維繫了部落的文化傳承，而這也是部落最大的資產。因傳統文化的集體性限制了個人性的發展，因此部落發展必須尋求整體性的發展，如何轉換其傳統文化的精髓，讓集體表現、集體享受榮耀成為一種生計方式，讓所有的所作所為都被看見及受到肯認，也就能提供年輕人其尊榮呈顯的舞台。

以港口部落的年齡階級組織來說，它有著在文化脈絡中最熟悉的運作方式、有著嚴謹的組織功能、大家共同建立了社會的集體制約、有很強的凝聚力、有集體需服膺的價值規範，也讓身在其中的成員感受到集體的榮耀和集體的權力，而另一方面，這樣的組織在面對另一個不同型態的組織-國家時，卻也產生了適應上的困境。

貳、在現代公共事務方面

在現代公共事務方面，如社區發展協會，即見不到年齡階級組織青年組的運作。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多為已晉升到策劃層級的老人組，而青年組無從進入這樣的權力脈絡，因此缺乏執行力。從文建會的「向生活學習-阿美族港口部落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案」，「新故鄉社區營造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畫-『港口社區文化產業資源之開發與整合』與原民會的「豐濱鄉港口村整建部落生活新風貌工程」，從國家在部落所投資的經費卻和當地居民無關的情況看來，年齡階級組織並無法在現代公共事務方面發揮它的主體性及組織效力。

在傳統文化領域，部落重要會議由頭目及長老和 mama no kapah 開會，年齡階級的青年組聽命 mama no kapah 指示，由各級的 cekal 召集會議，分配工作，cekal 也只能傳達指示，不能有太多個人的意見，整個年齡階級要求集體表現、集體處罰，聽從上級的命令，這樣一代一代相傳，層層節制的結果，大家彼此制約，不能越級。除非青年組從 mama no kapah 畢業，進入老人組才能發揮個人能力。

因政府的政策及現行行政體制，國家補助社區公共事務的經費都是透過社區發展協會傳達或執行，而社區發展協會又是老人的權力脈絡，基於老人政治及老人權威，即使年輕人有意見也不能表達。且社區參與要有個人意見及個人想法，

這又是在年齡階級青年組成員在傳統教育的思維中所缺乏或被限制的。一方面由於老人權威、老人政治，又和青年組有了斷層，另一方面青年組又因為不能越級，所以沒有機會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討論，如此循環結果，年輕人對社區公共事務不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又因為不能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造成參與感低落。

由此觀之，社區營造由下而上、民眾參與、社區自主的主旨根本和港口部落的組織運作衝突，這樣的落差，一方面可以說社區發展協會是由漢人的政治運作模式所設計出來的組織，和部落原有組織的運作方式不符，另一方面由於老人組和青年組之間的階級關係，青年組只能聽命行事，因此社區公共事務無法透過全部落「討論」去凝聚出部落意識，而階級間的權力落差也造成了老人組和青年組的斷層。因此身為老人組和青年組當中的 *mama no kapah* 必須去銜接這樣的斷層，透過部落賦予 *mama no kapah* 的領導權威，帶領青年組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及執行社區發展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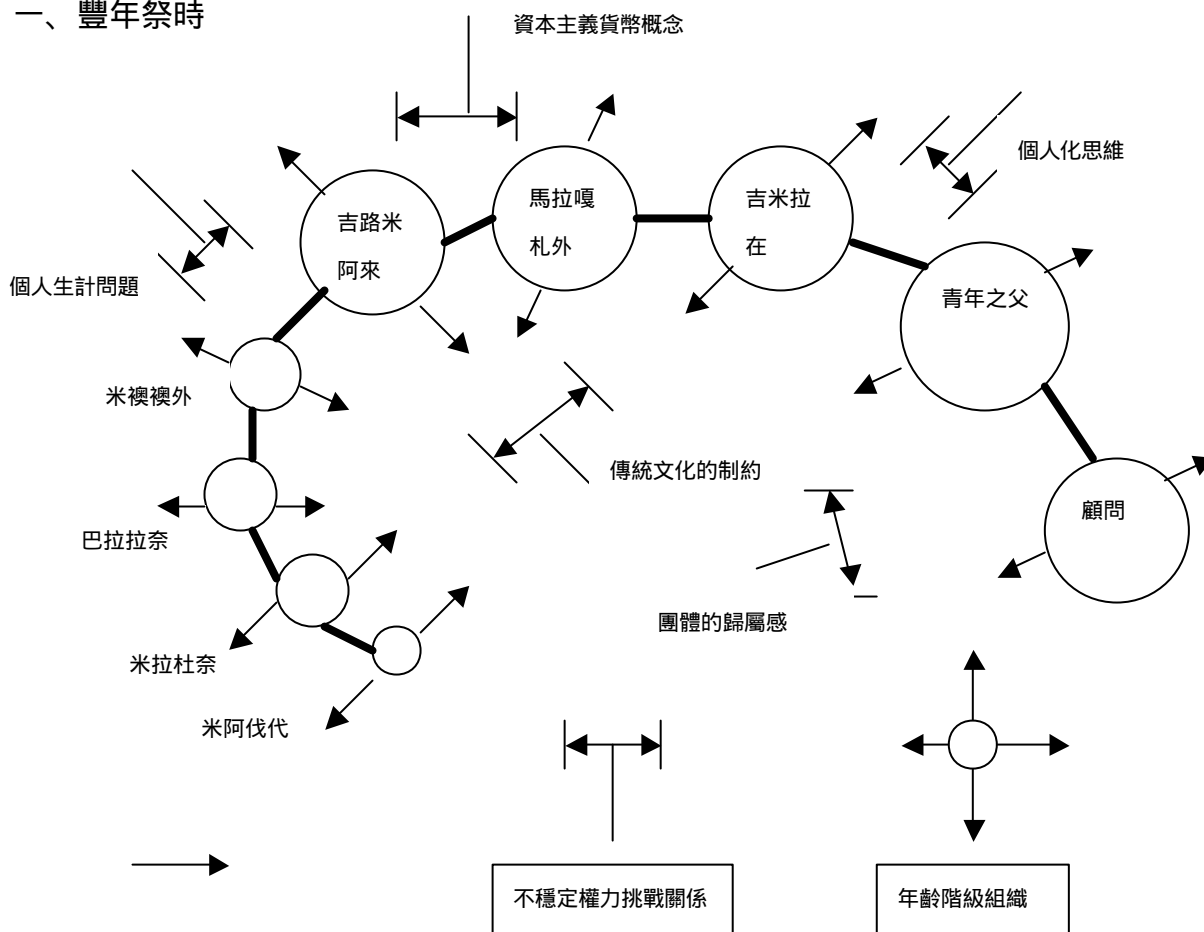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年齡階級組織的培力與轉換

本文在第一章第三節文獻回顧當中，探討了 Elias 的組構理論，Elias 指出人類透過彼此相互依賴，而連結成社會組織，而這類社會組織因其內部組織度的強弱而形成優弱勢組構，優弱勢組構的差別不在於國籍、種族、膚色、職業、薪資高低、教育程度等社會階級的差異，而存在於組織內部的聚合力及組織的控制力上，而優勢組構對比於與其相互依賴的弱勢組構，有更高的自我制約及行為控制力，其形成的內部集體規範又能讓身為其中的成員感受到尊榮與驕傲。本節以 Elias 的組構理論來分析港口部落的年齡階級組織在不同場合的結社樣態，從中探討組織成員之間的連結度與組織聚合力的關係。

壹、年齡階級組織的結社樣態

下面以組構圖形分別表示在豐年祭、平時和「部落深度體驗」的結社樣態及年齡階級組織的連結度及聚合力。

一、豐年祭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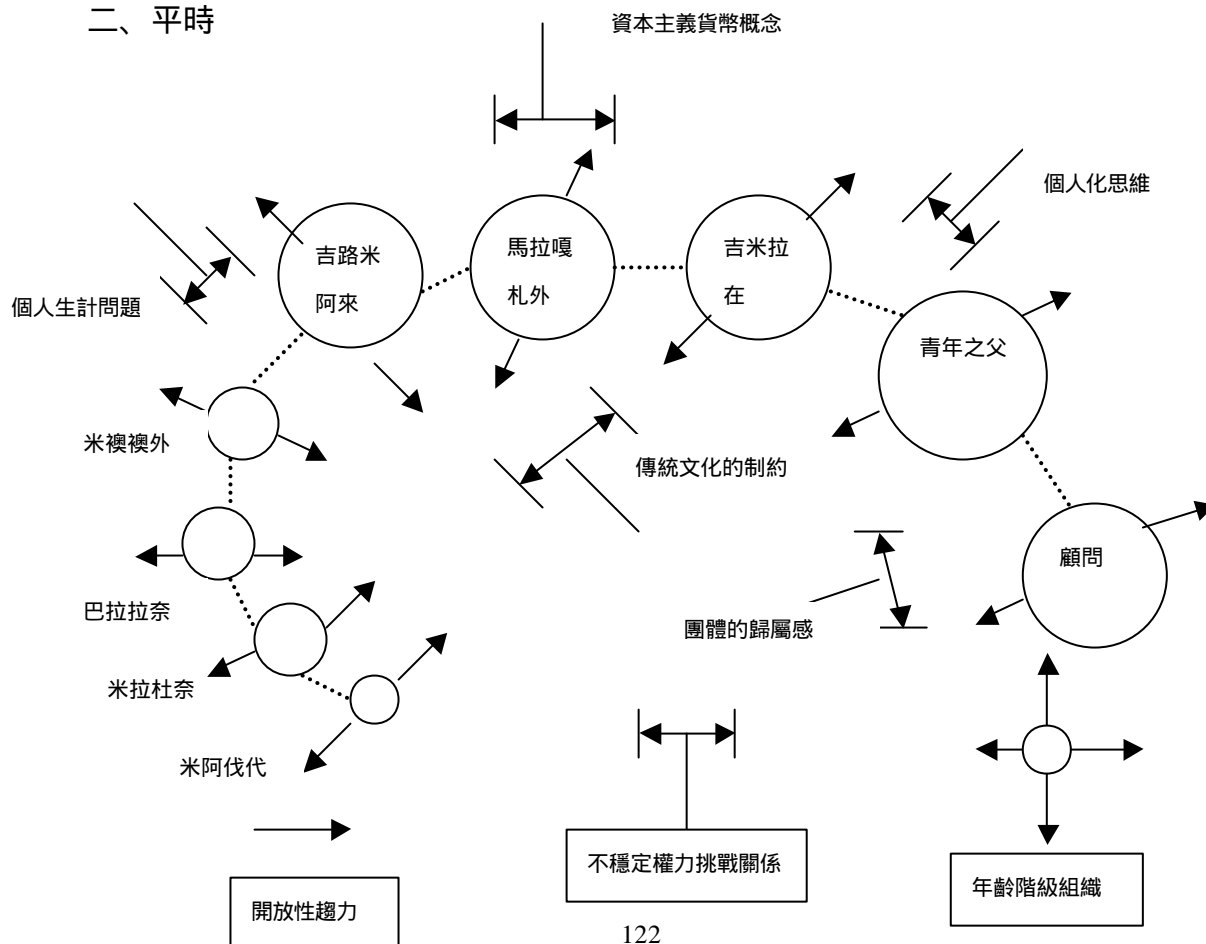


開放性趨力

圖五：豐年祭時年齡階級的組織關係（研究者手繪）

圖五的圓圈代表豐年祭時各個年齡階級組織，圓圈的大小代表權力的大小，粗黑線表示彼此的連結線，彼此的連結線越粗代表連結度越緊密，開放性趨力表示階級組織和其他組織的連結趨力，不穩定權力挑戰關係分為內部和外部力量，內部力量包括傳統文化的制約、團體的歸屬感，外部面臨個人生計問題、資本主義貨幣概念、個人化思維的影響，這些內部及外部作用力都會影響彼此之間的連結度。當內部的連結力強大的時候，年輕人面對團體文化的制約，且豐年祭是一年一度部落最大的祭典，也是年齡階級聚會的場合，這些力量促使年齡階級的成員受到內部的召喚，因為內部的聚合力強，即使有外部的影響力存在，年齡階級組織的成員還是願意克服一切，返鄉參與祭典，且服膺在傳統的規範當中，遵守種種嚴格祭典禁忌、時間觀念、自我控制能力、使得階級與階級之間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產生了更強的連結力，從而形成了一種優勢組織，而這樣的優勢組織，表現出來的團結力及凝聚力又加強了這個組織的正面價值，而這樣的組織能提供其成員榮耀及展演的舞台，於是更凝聚了團體成員的向心力及使他們願意遵守嚴格的禁忌及自我控制能力，如此，更形成良性的循環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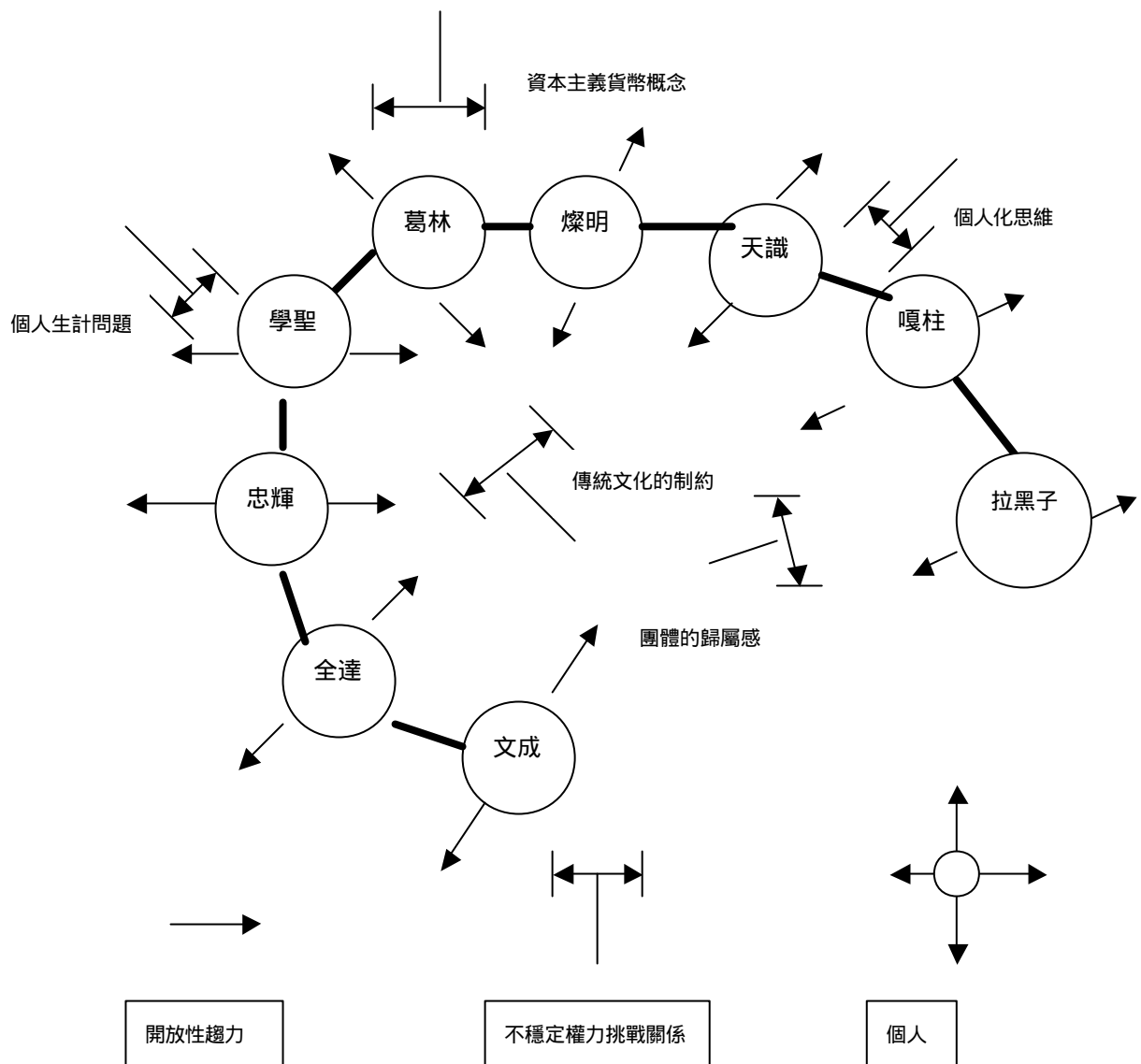
二、平時



圖六：平時年齡階級的組織關係（研究者手繪）

就圖六平時年齡階級的組織關係而論，其年齡階級組織面對外部及內部的不穩定權力關係不變，唯一不同的是在圖六當中，連結線以虛線來表示，年齡階級組織彼此之間的連結度減弱，也表示自我控制度及制約度減弱。這樣的結果導致外部的不穩定權力挑戰關係影響了彼此之間的連結，當個人生計問題、資本主義貨幣概念、個人化的思維大於內部傳統文化的制約時，造成彼此之間的連結力變弱，而連結力變弱使得這樣的組織無法提供組織內部成員有著可遵循的規範，也無法提供其尊榮感及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價值，而成為弱勢組織。

三、「部落深度體驗」活動



圖七：部落深度體驗年輕人的組織關係（研究者手繪）

圓圈代表個人，粗黑線表示彼此的連結強度，當彼此的連結強度增強時，表示內部已經形成一個規範，大家有彼此必須服膺的共識，有較強的自我控制能力及克制力，而較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及克制力又加強了彼此之間的凝聚力及讓彼此之間因為相同的自我控制能力又增加了其連結度，這樣的組織提供組織成員一種集體的榮譽感，「港口青年」成為他們的集體形象，這樣的集體形象使他們成為維繫及傳承族群文化、為族群犧牲個人利益的綜合體，且透過這樣的集體形象而和外來團體產生的良好互動也讓組織成員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價值。即使四天的導覽解說都超時工作，且每一天的解說費才五百元，但他們在其中所得到的收穫卻遠大於金錢收入，且讓他們對自身產生了自信，對於之後的導覽解說工作也顯得躍躍欲試。接著受邀參加該公司舉辦的木雕展覽，有幾個人在當時都是第一次創作出個人的作品，此次部落深度體驗和木雕展，港口部落的年輕人不但和肯園的人互動良好且其作品也深獲好評。由部落深度之旅看來，部落的年輕人透過集體合作，基本上已擁有規劃及帶導覽解說的能力，但因缺乏穩定的工作機會及經濟弱勢，也使得他們缺乏自信。部落的年輕人最常講的話就是「我們鄉下人」、「我們就是很平常啊」、「我們何德何能可以」，而這樣的自我貶抑更是阻礙自我發展及建立自信的致命傷。

由以上的分析可看出，當群體與群體或個人與個人之間需共同連結去從事某件事時，個人必需加強自我克制及情緒控制，與別人合作，透過圖形表示如圖五和圖七，其彼此的連結鍵增強，連結線變粗，當連結線變粗之後，團體間形成共同的規範跟制約，又加強了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及默契，使團體形成一個共同體，透過彼此的分工跟整合，促發團體的運作及效率，而團體間的團結跟默契又正向的形成團體整體的榮耀，而這些正向的力量又回到組織成員身上，形成良性的循環，使其產生自身存在的價值。

由 Elias 的組織理論來探討年齡階級組織如何經由培力來經營組織的優勢性，一個優勢的團體在於其內部的高度聚合力及控制力上，由豐年祭及需由年齡階級協力的活動上，都可驗證年齡階級組織的優勢性。因此培力組織的優勢性便是透過組織制定共同規範，使成員制約在集體規範當中，透過自我的控制來產生和別人合作的機制，當年齡階級組織產生合作及整合，便能服膺集體規範，而促成事件的完成及效率。以下再透過年齡階級組織的轉換討論新形式的組織運作方式。

貳、年齡階級組織的轉換

在面對現代社會，年齡階級組織除了部落的祭儀及宗教活動之外，其傳統功能已經式微，其組織在文化傳承及功能運作上，也需面臨轉換的機制。以下分別就幾點來探討：

一、mama no kapah 的領導地位

傳統的 mama no kapah 擁有管理部落的權威，但因國家政治制度、地方自治的介入及社會文化變遷，使得 mama no kapah 的權威式微，而只存在於豐年祭或海祭時。但部落賦予 mama no kapah 的權力並不曾消失，而完全視 mama no kapah 自身能發揮到怎樣的程度。當 mama no kapah 意識到年齡階級組織的重要性，且有意願再創造年齡階級的舞台時，便不能將自己置身事外，且不能單靠個人能力而需透過加強彼此的連結，以塑造 mama no kapah 的優勢性，從事集體運作。身為一個領導者，mama no kapah 需有更謹慎的言行舉止、以身作則的行為、領袖魅力的塑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等，如何透過自我培力及高度自我控制再創 mama no kapah 的權威及再起領導作用，便是身為 mama no kapah 的成員必需去面對及力行的。

二、年齡階級組織的政治運作

當年齡階級透過由內而外完善的分工、整合及動員的力量呈顯時，已具備了完整的自治運作能力。如何將年齡階級組織整合進社區的運作或社區組織，便能展現年齡階級組織的政治運作。當存在於部落的政治組織-社區發展協會是模仿漢人的政治運作模式時，對於傳統文化及政治運作方式都和漢人不同的阿美族來說，其對社區發展協會便產生了運作的困難。且因社區發展協會屬於老人的權力脈絡，年輕人無法參與，使得社區內的政治組織和社區傳統的組織無法產生關聯及作用。身為領導地位的 mama no kapah 需帶領年輕人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運作，結合社區組織及年齡階級傳統組織在現代社會創造出新的合作方式，將漢人設計出來的政治組織運作轉換為阿美族的政治組織運作，將能使社區發展協會運作更順暢及更具部落發展效益。

三、再現及轉換年齡階級組織的功能

傳統的年齡階級組織具有部落性的宗教祭儀、團體狩獵、團體捕魚、修建房屋、集體墾地、修建道路、防衛與戰爭等功能。所以其表現之功能是多方面的，如宗教的、經濟的、政治的、教育的和軍事的功能。但在面臨現代社會變遷，很多功能式微，只剩下宗教祭儀的宗教功能。因此年齡階級組織面臨再現及轉換功能的需求。年齡階級組織既存的集體合作機制，便能展現在很多方面。透過年齡階級組織從事文化教育或技術傳承，再現教育功能；透過年齡階級組織發展民族產業，再現經濟功能；透過年齡階級組織參與社區組織的運作，再現政治功能；透過年齡階級組織抗衡外來文化及不平等權力的侵略，再現軍事的功能。

綜合以上論述，港口部落的年齡階級組織尚未瓦解，且擁有一套整合及協調、分工的機制，這是邁向部落發展最現成的政治組織。但在面對時代變遷，很多功能多已式微，在邁向部落發展時更需重建及轉換組織的功能，當年齡階級組織再現其功能時，組織便不會瓦解，且能將其精神傳承下來，並運作於現代社會。

從過往歷史看來，部落是具有整體系統的地域自治社會，在過去，港口部落擁有族群的發展起源傳說、傳統的歌舞、語言、生活方式、族群生態智慧、經濟活動、政治組織，即使在現在，這些傳統文化也未曾消失且運作在現代社會。但在歷經日本及漢民族的殖民及同化政策，讓母體文化及族群自信面臨不被認同的困境。回到台灣整體政治環境看來，因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原住民族群受漢族政治統治，其母體文化的不被認同，造成族群自信和尊嚴的喪失，因此對於生命價值或自身價值的追求更是迫切之需。為保障原住民的政治地位及族群平等，以下從民族自決來討論自治及部落發展。

第四節 民族自治與部落發展

台灣的原住民族，其受日本殖民及漢文化同化政策的影響，民族傳統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社會制度已幾乎消失殆盡，而導致民族自信的蕩然無存。因與漢族地位不平等及母體文化無法被認同，原住民普遍都面臨了「匿名」的處境。近年來人權發展及民族議題興起，原住民自治也成為熱門議題，更重新燃起原住民的希望。

一九九四年「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第一條指出：原住民有權利充分、有效享受 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 和國際人權法律所承受的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第三條：原住民享有自決權利。這都是促使原住民邁向自治途徑時的充分法源依據及正當性。自治最根本的精神在於自主性的建立：原住民到底要什麼？不要什麼？由原住民自己來做決定。在過去殖民統治的本質在於殖民者告訴被殖民者，什麼才是他們的需求，透過各種規畫及補助，被殖民者只能任人擺佈。

港口部落，其擁有傳統的生活方式、經濟活動，當地年輕人皆能嫻熟的使用母語，且維繫了傳統的年齡階級組織。但展現在豐年祭的團結、分工整合及動員的力量，如果能透過形式的轉換應用在現代社會，即能展現部落的自主性及決定部落的發展方向和訴求，當有了自主性及自我認同之後，也才能展現族群自信。就像港口人日夜面對的海洋，有時海面上看似風平浪靜，其實海洋的力量不曾稍減，且隨時蠢蠢欲動，如同既存的年齡階級組織，平時看似不起波浪，但在面對部落的祭典時，其展現的爆發力及動員力量，卻又維繫了整個部落的運作。在目前，部落面臨外來文化及族群弱勢的衝擊，「民族自治」便是促使原住民族展現民族自信的途徑。以下探討在歷經帝國主義的殖民經驗中，各族群如何透過解殖民的過程，尋求自治的發展並參考國外對民族自治的研究，提供國內的原住民族群在邁向自治時一個可依循的途徑。

壹、解殖民的過程

經過殖民時代的殖民經驗，在帝國主義崩解之後，各地的殖民地也開始反省，並尋求解殖民的路徑及重新面對民族自決的發展。在解殖民的過程之中，尤其需面對傳統文化、宗教、社會組織、政治制度、民族自信的重建，而對於原住民族來說，其傳統文化的生活方式，在面對帝國主義殖民時，其破壞性更為嚴重，在尋求經由民族自身決定未來發展時，其需求也更為殷切。

在十六世紀時，一方面因西方資本主義興起，造成國內原料及勞工的短缺，西方國家便進行帝國主義式的武力擴張，尋找更多的資源和勞力，再者，西方透過優良的科技及航海技術，侵略原本有原住民族的土地，卻美其名為發現新大陸。因此在過去的二、四百年間，除了歐洲之外，大部分的地區都有過被殖民的經驗。

在二十世紀，歐洲帝國主義崩解之際，亞、非洲等殖民地獨立，除了取得自主的地位之外，這些國家更試圖恢復文化、宗教、法律、政治等傳統，重新塑造民族及國家的形象。而在所有被殖民母國的壓迫之中，尤以原住民族所受到的壓迫及傳統文化崩解最為嚴重。原住民族是一群基於傳統文化結合的族群，在殖民化影響之前，他們保有完整的文化、經濟自主、政治組織，但在被殖民之後，與不同的文化體系接觸，產生了文化變遷及適應不良的情形，而使既有的傳統文化、社會組織、經濟活動崩解，且導致生命價值的流失。為了取得民族的自主權、維護傳統文化及和不同族群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各國原住民也有共識的朝向自治區的設立及自治制度的發展。目前國際成立自治區的地方有加拿大尼斯加及因紐特自治區、挪威拉布蘭人自治區、西班牙地中海沿岸自治省、義大利南部五省自治區、巴拿馬東海岸自治區、英國蘇格蘭和北愛爾蘭、蘇丹南方各省，以及中共、南斯拉夫和蘇聯等均採取民族自治的制度。但除了自治區的設立之外，在自治的途徑上，是否還有其他做法，以下舉 Smith 的原住民研究議程，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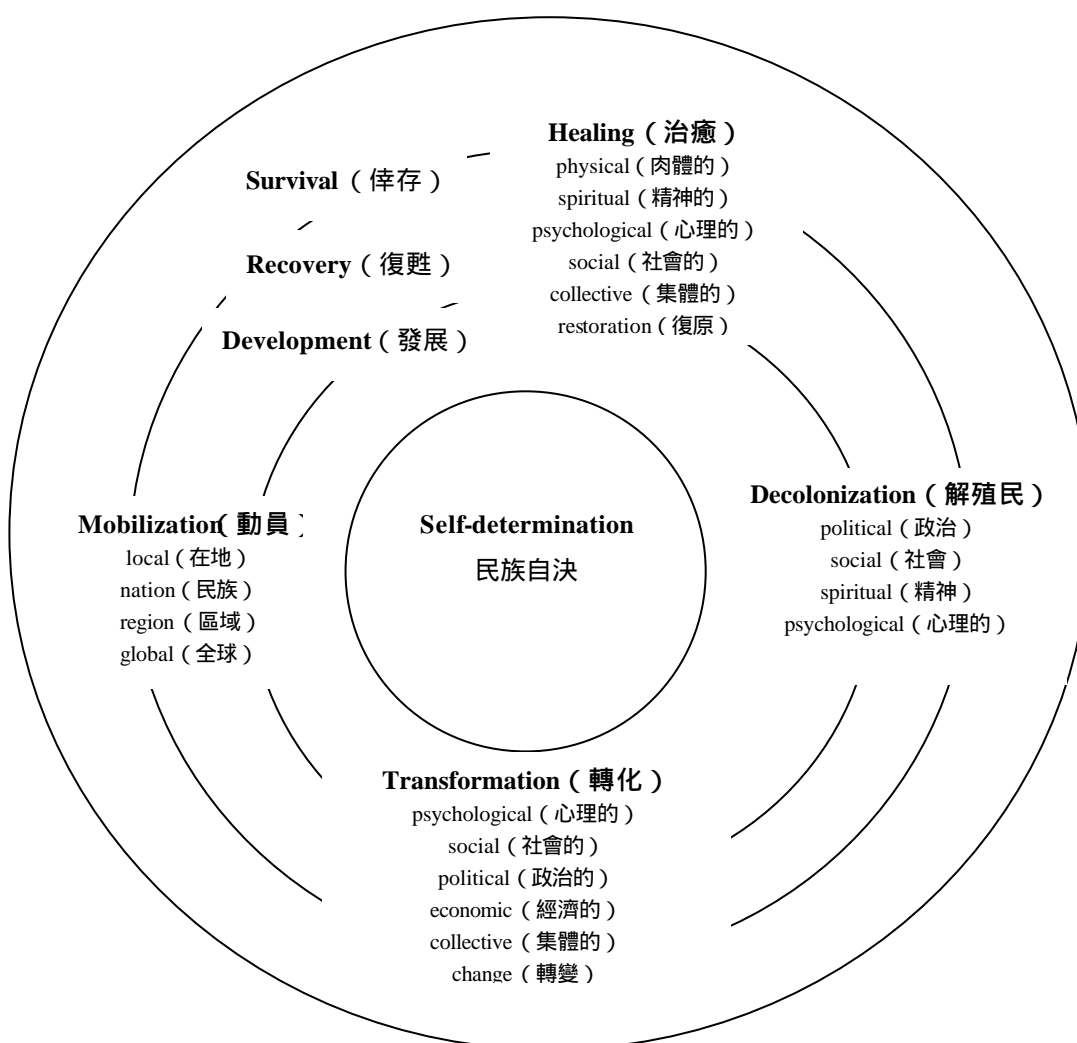
貳、原住民研究議程

在歷經了國家規模的原住民研究及政治的論述之後，Smith 提出了一個結合心理、身體、社會、政治、文化要素，透過治癒、解殖民、動員、轉化的步驟，歷經倖存、復甦、發展以達到民族自決的原住民研究議程，可作為民族邁向自治的參考。

Smith 以一個簡單的原住民研究議程圖來作為代表，這個圖以海洋的潮汐來作為隱喻，以潮汐流動的概念朝向四方擴散，這四個方向命名為解殖民、治癒、轉化和動員。這些過程，他們不是目標或終極，而是介於地方、區域和全球之中，一種連結、告知、澄清、拉緊的過程，這些過程可以合併成為執行方式或方法論。這四個主要的潮汐在圖中循序成為倖存、復甦、發展、民族自決。透過原住民社區的變動的狀況和情形，如倖存包括當人的肉體生存、語言、社會和心靈的運作、

社會關係和藝術全部的議題。同樣的，對於原住民文化的變遷便提出領土或原住民權利的恢復，恢復是一種選擇的過程，通常是一種立即的反應而不是計畫性的。

這個原住民研究議程有廣闊的範圍和抱負不凡的意圖，這個研究有一些基本元素，和其他的一些研究議題是相似的，都是去和一個比較好的社會產生連結。這些基本元素和其他研究的相異處可透過一些主要的字眼看出來，例如：治癒、解殖民、心靈、復甦等。Smith 更透過圖形去將這些重點表達出來，如下圖：



圖八：原住民研究議程 (Smith, 1999: 117)

在經歷過殖民經驗的原住民族群，其心靈及精神層面方面，因殖民母國的文化同化政策，促使其對母體文化的無法認同而否認自身的價值，在政治及社會層面方面，因受殖民母國的統治，使原住民族原有維繫部落運作的社會組織瓦解，而無法執行其政治運作的功能，在經濟層面方面，因資本主義的影響，促使原住

民族從以物易物的交易行為快速轉換為貨幣交易的行為，而產生適應不良的結果，這些方面皆是原住民族在邁向自治過程當中需面對的難題。透過 Smith 的原住民研究議程，從心靈層面、精神層面、身體層面、社會層面、經濟層面等全方位的發展，從而建立民族自信繼而參與政治運作，可作為邁向民族自決的一種參考方向。

對於同樣面臨殖民政策統治的港口部落來說，對自己身分及母體文化的無法認同，讓他們面臨尊嚴及價值感的低落。在邁向民族自治時，除了與漢族處在政治平等的地位之外，更需透過身體、政治、社會、精神、心理的集體復原及轉化，透過集體動員，彼此之間產生影響及作用，確定自己要什麼，想怎麼做，自己成為決定自己命運的主人，且經由傳統文化、生命智慧、部落組織的復甦、發展而達到全方位的民族自決。

除了 Smith 的原住民自治概念之外，另外一些毛利人（Maori）的研究者也提出一些在文化當中的人和人之間的相處規範：

1. 人與人之間的尊敬。
2. 將自己面對面的展示在別人面前。
3. 去看人、傾聽和跟人說話。
4. 慷慨的分享和接待人。
5. 極小心的。
6. 不要過度糟蹋人的超自然力量。
7. 不要去炫耀自己的知識（Smith，1999：115-120）。

在古老的族群當中，同族群的人為了要維繫族群關係及維持族群內的和諧，因此發展出人與人相互對待的智慧。當人與人之間有較好的相互對待方式，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別人的存在價值，當大家不過分強調自我意識時，則距離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想狀況就更接近了。

參、台灣原住民自治

高德義在「排灣族自治體制的研究和策略規劃」中指出「民族自治可以促進民族行政的民主化，確保主體性；由住民直接或間接參與民族事務的決定與執行，既符合民主的自律原則，又可強化住民間的連帶關係，並調和國民全體意思與地方住民之部分意思的落差，可滿足少數民族參與公共事務的期望，並調動其

積極性；其次，民族自治可以推動因地制宜的行政，滿足族群的特殊需要，強化向心力，並維持各具特色之發展。第三，民族自治可以維護族群社會文化，充實住民生活內涵，並滿足其『當家作主』願望。第四，自治可以培養民主素養，奠定民主政治基礎。最後，民族自治還可以建立垂直的權力分立，防止國家濫權，保障少數民族權益。」（高德義，2003）

綜合以上論述，從國際潮流來反觀台灣的原住民族，其受日本殖民及漢文化同化政策的影響，民族傳統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社會制度已幾乎消失殆盡，而導致民族自信的蕩然無存。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擁有超過十個以上的民族，而原住民族更是最早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其擁有的生活方式、語言、經濟活動、社會組織、文化傳統使得這片土地呈現多元文化的樣態，但因過去的大中國思想及漢化教育，促使原住民族喪失了傳統文化及民族自信，因此民族自治除了可使原住民族群及漢民族因政治地位平等而展現族群自信之外，更能使原住民在這片土地上，學習參與公共事務，因此，「民族自治」便成為能保障民族權利及部落發展的理想途徑。

第五節 邁向部落發展

在談論部落發展議題前，研究者擬先從部落目前面臨的困境、部落的資源、部落發展的三個面向來討論。因本論文以年齡階級組織的觀點來探討，因此對組織方面著墨較多。年齡階級組織有其部落自身的認同及價值存在，更擁有完整的分工整合及動員能力，在面對部落發展議題時，年齡階級組織就需肩負部落發展的重責大任。以下分成幾點來探討：

壹、部落面臨的困境

一、缺乏族群自信

在歷經殖民政治統治及漢文化同化政策之後，在與國家體制的接觸之下，原住民普遍歷經了土地流失、經濟弱勢、教育資源缺乏、民族自信低落的處境，在部落這些人身上都有面臨匿名的經驗。

二、缺乏在地就業機會

因部落缺乏在地就業機會，致使人口大量北上就業，最近幾年，年輕人大量返鄉，除了從事捕魚、打零工之外，目前還有政府的擴大公共服務計畫，但因無法創造出穩定的在地就業機會，致使部落面臨經常性的人口流動現象。

三、經濟弱勢

由於缺乏在地就業機會及土地貧瘠，生產作物只供自給自足，無法大量生產成為經濟商品，國家政策也無法輔導職業轉型及創造農、漁產品附加價值，當地收入不豐，形成經濟弱勢。

四、缺乏國家資源

在醫療資源方面，目前只有一家花蓮醫院豐濱分院，部落的人雖與全國民眾繳交一樣的健保費，但醫療資源極度缺乏，民眾遇有重大疾病，還是需到花蓮市區就醫；在民生資源方面，自來水不普遍，居民大部分都使用山上接下來的山水，但因水資源有限，部落常常面臨限水的狀況；在教育資源方面，目前豐濱鄉的最

高學府為豐濱國中，教育資源的缺乏，也造成港口村平均學歷偏低。

五、資訊不發達

港口部落目前接收資訊的來源為電視和報紙，居民除了少數幾戶有電腦及連結網路之外，電腦使用率不高，且村內會使用電腦者為數甚少。

貳、部落的資源

一、自然資源

港口部落的範圍為石門到秀姑巒溪出口，擁有地質景觀豐富的海岸線，石梯坪有壺穴、珊瑚礁等美麗的火山海岸地形、除了地質景觀之外，海岸更有豐富而多樣的食物及族人依據不同季節進行的食物採集及經濟活動。

二、文化資源

部落擁有豐富的傳說及真實的歷史事件，如祖先的起源和大港口事件，老人家都能指出事件及傳說的地點，除此之外，族人的生態智慧、年齡階級組織、傳統的祭典都是充足的文化資源。

三、人力資源

目前返鄉年輕人增多，也參與了部落的運作，這些年輕人各階級之間彼此擁有緊密的情感、良好的默契及強度的連結力，促使部落擁有充足的人力資源及動員力。

四、外在資源

除了部落的內在資源之外，公部門如中央政府機構、縣政府、東管處及民間團體都是部落可資運用的外在資源。

五、技藝

港口部落傳統的技藝有竹編、製陶，雖然因塑膠品的取代而式微，但在老人家身上還擁有這項技藝。近來，部落興起一股創作風潮、木雕藝術品、編織、手工藝品都是年輕人目前有意願進行的個人創作。

六、文化工作室

目前部落除了立案、可申請國家經費補助的組織-社區發展協會、吉普巒文化協會之外，更有許多私人工作室，如提供咖啡、簡餐、藝術創作的項鍊、生火工作室，提供年齡階級整合的站立者之屋、藝術創作的魚鱗花工作室等。

參、部落發展的三個面向

以下針對部落的困境及資源，討論在面對部落發展時，所需著力的面向，但這些面向彼此相互影響及交織糾纏，其中一個面向的變動都會影響其他兩個面向的變動，下文嘗試針對這三個面向討論部落發展並嘗試提出具體做法。

一、心理方面

在一百多年前，港口部落歷經大港口事件，造成族群無法彌補的傷痕。而因為大港口事件的創傷，遺留在潛意識中的恐懼感，透過一代一代的口傳，促使港口部落保存了傳統的年齡階級組織且運作在現代社會中。再者，長久以來受殖民統治及以漢文化為主流的同化教育，造成族群自信心的低落，也促使族群面臨匿名的處境。而這樣的創傷所產生的自我保衛機制，導致這個族群在接觸外來文化或外來族群時，心理產生抗拒及不信任感，而這種抗拒及不信任感，又影響了現代生活的適應。當某個集體的成員覺得他們經歷了可怕的事件，在群體意識上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成為永久的記憶，根本且無可逆轉的改變了未來的認同，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就發生了¹。

人類需要安全、秩序、愛和幸福感知。當大港口事件經由一代代的口耳相傳，在港口人心中，所有的恐懼、悲憤已經被擠壓在心靈的最深處，大家認為維持現狀及秩序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最安心的方式。因此當部落面臨變動時，潛意識中的恐懼感就會再現，而干擾了他者合作的可能性或是部落未來的發展。如何透過

¹ 本文為 Jeffrey C.Alexander 編輯《文化創傷與集體認同》(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一書導論，該書預定於 2004 年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 (ISBN:0520235959)。

創傷的治療，從過往的歷史與仇恨中解放出來，擺脫集體創傷的禁錮，邁向未來，建立與他者合作及信任關係，成了部落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Jeffrey 在「邁向文化創傷理論」舉了幾個例子，可提供參考。

- (1) 透過移除社會壓迫和恢復記憶，來復原集體心理健康。社會科學家強調必需找尋一些集體手段，透過公共紀念活動、文化再現和公共政治鬥爭，來消除壓抑，讓遭受幽禁的失落和哀傷情緒得以表達。
- (2) 在瓜地馬拉二十萬瑪雅印地安人（Mayan Indians）遭到滅種屠殺，整個村落被摧毀後，一位民族誌者紀錄了在 Santa Maria Tzeja 鎮裏，如何運用劇場「以便公開面對過去」。
- (3) 當創傷過程進入國家官僚時，它可以運用政府力量來導引再現過程。

不管是「新城事件」或「霧社事件」，因為原住民對抗的是異族-日本的統治，因此這樣的事蹟都能被述說及再現¹，且獲得當代的讚揚，認為是展現民族自主性的「抗暴事件」，在事件當中壯烈犧牲的原住民也就成了「抗暴英雄」。而惟獨「大港口事件」面對的是清朝政權，面對的是「開山撫蕃」政策，而這些為了保護族群命脈壯烈犧牲的勇士，這樣的冤屈就只能隨著塵土，深埋在荒煙漫草的禁忌之地。如何透過集體療傷來治癒這樣的傷痛，是部落跟國家都需去面對的，只有當部落和國家之間建立了互信關係，也才会有新夥伴關係的存在。參考 Jeffrey 所研究的案例，研究者針對大港口事件提出建議，透過紀念碑或紀念儀式的舉行，撫慰生存者的文化創傷及使犧牲者得其所歸，再者，過去皆以漢人的眼光，賦予此事件「開山撫蕃」的正當性，但站在港口部落的角度來說，大港口事件具有抵禦外族、犧牲性命、保衛族群命脈的神聖性，政府應擺脫大漢族的思維，面對內心深層反省的勇氣，將大港口事件者反抗外族的行為定位為義舉使其受到肯定。

二、文化方面

在歷經原運運動到目前本土化的訴求，菁英份子或文史工作者反身尋求自身的文化，卻面臨自身對母體文化認知的空洞。當部落的過往只能透過文獻或老人家的回憶呈現，所呈顯出的部落只是文化變遷當中某個靜止點的部落而不是過去真實存在的部落，而部落過往的美好就被想像成「部落發展的依歸」、「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法」，當過去部落文化所具體呈顯的歌謠、舞蹈、社會組織等傳統，就

¹ 如霧社事件被拍成電視劇「風中緋櫻」，在公視播出。

成為部落過往的美好的象徵，誰能再現過去的文化，誰就能取得文化詮釋權，也就成為「文化正確性」的代言者，而傳統文化領域也就成為部落菁英份子的角力場。當對部落過往的美好存有無限上綱的認知時，維繫部落傳統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變動，而當今所有面臨的文化變遷就成為「文化流失」的屠宰場，所有和他者的文化接觸對部落而言都會產生污染傳統文化的危機。

當文化面臨無限上綱時，部落發展所需面對的就是文化的解放，所謂的文化的解放並不是對傳統文化的捨棄，而是有更更新的思維將傳統文化的精神運作在現代社會，傳統和現代並不是一種對立，而是一種過程，文化發展的另一意義是優質新文化的形成。這些文化可由社會內部孕育而成，有可自外部引進，但都因其性質優良，故可促進社會的進步，推動經濟發展，或幫助政治改良(蔡宏進，2002：20)。

當時代變遷，很多社會現狀都面臨改變，文化也會面臨不適用性，對於港口部落的年齡階級組織來說，所謂的文化傳承並不是按照古老的方式一成不變的延續下來，而是延續其精神，當面對現代社會變遷，文化也需面臨形式的轉換及更新，而如何自內部孕育出優質的文化或是由外部吸收優良文化質素，兩者交相衡量，再創更適合現代的優質新文化，以維繫傳統的組織制度及增強對現代生活的適應能力。對於制約在年齡階級組織的個人，縱使受過現代化教育及學習個人化思維，但其集體性的存在已內化於心中。延續母體文化集體性的思維，部落發展必須是集體性的，透過集體的合作、集體的表現，增加集體的競爭力。以下分別討論具體做法。

當制約在年齡階級組織當中的個人，因為集體性的要求，個人不能和集體不同，否則就會面臨集體的輿論壓力，受到集體的排斥。例如當個人在集體聚會當中談到未來規劃時，就會受到別人的制止，因為他和別人不同。「不能和別人不一樣就可以成為一種集體制約的運用」。反過來說，當大家都在談未來規劃時，不談的人或沒有想法的人就會面臨和別人不一樣的集體壓力。由這樣的邏輯推論，當大家都在做某一件事情時，沒有做的人就會受到集體的壓力而屈服在集體的制約當中，而集體制約的運用就可成為部落發展的一個導向力量。

再者，在階級當中，只有 cecal 較有自主性，也有發言的正當性，因此 cecal 就需發揮其主導性，而 mama no kapah 也可以透過同階級的討論凝聚出對於部落發展的共識，而將決議及做法傳達給各階級的 cecal，由 cecal 領導所屬階級執行

任務。

每年豐年祭、海祭或是運動會，都會舉辦階級的競賽活動，但只停留在趣味性層面，年齡階級之間彼此也會有競爭心態。在具體做法方面，每階級可自行發展或創造出階級的特色，如目前吉路米阿來是最會捕魚的階級，因此可發展出海洋文化或魚產加工製品，透過競爭方式來加強各階級之間的競爭力及激發集體榮譽感，此種作為也可以成為人才培育的一環，透過集體轉變來改變個人命運。

三、經濟方面

當部落過往的美好成為部落發展的依歸時，對外面世界貨幣制度的認知，就造成對傳統文化的污染。而當部落工作機會缺乏，貨幣取得不易時，日常生活所需也可以透過採集及捕撈魚獲而自給自足，如果部落是一個封閉的團體，便不會面臨貨幣使用的困境。但在面對文化變遷後的社會，貨幣制度已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一方面，日常生活要透過貨幣交易，另一方面，貨幣制度又不是在傳統文化範疇當中的，於是造成傳統文化和現實生活的糾纏，及面臨文化保存和經濟活動無法平衡的兩難。在歷經大港口事件的慘痛經驗，造成港口部落產生很強的自我防衛機制，但在面對二十一世紀的現代，部落已經無法保持封閉的狀態，而需加強與外界的連結，不管是外界的人或是外界的資源。當部落內部彼此的連結性夠，產生集體共識時，就能保有自己的主體性，建立起部落集體規範，而這樣的集體規範便能預防國家的不當政策或是外界的人對部落造成的破壞，而能和外界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動關係。因部落擁有相當充足的人力資源，透過國家經費的申請、年齡階級組織的動員及合作，經由部落的內部力量及國家經費的補助，嘗試創造在地就業機會，以下分別討論具體做法。

無法提供在地就業機會及經濟弱勢，是港口部落目前面臨的處境，但綜觀港口部落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石梯坪風景區及月洞管理區，據部落的人表示這兩個地方以前都是祖先耕作的地方，但政府一來之後，石梯坪就變成東管處的，月洞就變成鄉公所的，港口部落可透過社區發展協會，與國家建立共管機制，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港口部落擁有的自然資源及珍貴的文化資產，發展部落深度體驗之旅是條可行之路，且能使其他族群有機會跟港口部落接觸及互動。但要發展部落深度體驗之旅必須要具備服務性的行為，由第一級的農漁業要跳躍到第三級的觀光服務產

業，必須要面臨一個職業轉型的機制。再者，原住民文化脈絡中並沒有經商的行為，此部分需透過經商行為的學習，增加競爭力。除了透過結合自然資源及人文特色所規劃的部落深度體驗之旅外，對於自然生態、海洋資源的保育，更是部落永續發展的途徑。

另外在原民會執行的部落美化案中，花費了四百多萬，但卻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部落美化並不在於硬體建設及大型藝術品裝置，透過部落居家環境美化除了可達到立即效果之外，更能提高居民的居住生活品質。如植物的綠美化，可透過林管處或縣政府申請免費花苗及樹苗，透過廚餘的回收及有機肥料的製作也能達到垃圾減量及改善土壤品質的效果。而這種作為也可以建立有機部落、環保部落的正面形象，且是可以立即看到成效及擁有累積效益的做法。

再者透過國家經費的申請，如文建會的社區營造計畫，林務局的社區林業計畫、勞委會的擴大公共服務計畫等可直接從事人才培育及發展的計畫申請，來從事部落發展工作。

因自然資源有限，在發展經濟活動的同時也必須考慮資源的耗竭，可與農會或漁會合作，開發農、漁加工品，提升其附加價值，且透過網路行銷來克服地處偏遠、販售不易及避免中間商的剝削。

之所以在部落的賞鯨、泛舟、民宿、餐廳都是由漢人經營的現況看來，資本不足、無經商行為都是部落所面臨的問題，在面對部落發展時，資本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此部分除了自籌資本之外，更需透過國家的貸款優惠政策或設立部落發展基金來協助。

第六章 結 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摘述

本論文藉由年齡階級組織的觀點探討部落發展議題，提出三個面向的問題意識。研究者發現，在歷經大港口事件的創傷，港口部落保存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及年齡階級組織，但目前年齡階級組織青年組只在祭典及部落的活動中運作，因此需面臨轉換及功能再現的機制以面對部落發展。

在第一章闡述了研究動機、問題意識及相關理論文獻回顧、研究方法及限制，透過 Elias 的優弱勢組構理論探討組織聚合度及連結度和組織優勢性的關係，並以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為參考，透過國家經費投資到部落，探討其作為部落發展工具的可能性，並說明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研究限制。

第二章港口部落歷史文化及地理空間的交織，敘述了港口部落的歷史文化、地理空間，部落的生命儀式及大港口事件，在這個傳說為阿美族祖先登陸的地點，在一百多年前發生了慘烈的大港口事件，犧牲了一百多名年齡階級組織的成員，這樣的事件只有在喪禮時才被老人家提起，而習於口傳的民族，也在這樣一代一代的傳承中，在潛意識產生了恐懼感及警惕心，透過老人家一代代的堅持跟教導，而以防禦外患的年齡階級組織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也處於備戰狀態，促使組織被延續下來並運作在日常生活當中，而這樣的歷史事件也造成族群保守、防禦、害怕衝突的人生觀。

第三章探討了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發現在傳統文化領域當中，年齡階級有其嫻熟的運作方式，透過由上而下，層層節制的管理，維繫了整個部落的運作。在階級中透過同階級的橫向連結及上下階級的縱向連結，因此在祭典及活動中，能展現最大的團結力量，而這樣的力量又提供了組織成員隸屬其中的歸屬感。在維繫年齡階級組織的作用力發現其外部作用力為個人生計問題、資本主義貨幣概念、個人化思維，在內部作用力為傳統的文化制約及團體的歸屬感。在面對文化變遷的現代，老人和 mama no kapah 的權威只能展現在祭典當中，而老年人、mama no kapah、年輕人也因社會發展階段不同而產生心理認知差距，從而影響到年輕人的表現。在上下級及同級的互動方面，年輕人透過平常喝酒聊天產生的凝聚力、默契和團結性，是部落邁向發展最大的資產。

第四章討論年齡階級組織與現代社會適應，發現在豐年祭祭典時層層的制約或老人家的教育之下，形塑年齡階級組織集體和服從性的傳統思維，而這種傳統思維卻造成他們在面對個人化、資本化的現代社會時產生溝通、適應的困難，而部落的人就面臨這種傳統與現代兩種思維的擺蕩。再者，處在當代的原住民，因主流社會的同化政策，使他們在外地都曾面臨過無法認同自己族群的處境，而當國家整體產業結構改變，年輕人因就業困難及都市生活適應不良而回到部落時，從老人家口中了解傳統文化繼而產生認同及傳承的自我要求，但面對現代資本化、個人化及現實生活等無法抗拒的潮流，部落也面臨了傳統價值觀的改變。當部落無法提供就業機會，當傳統的技能已經無法成為一種價值時，面對部落的老人家，年輕人就面臨了雙重的失落，而部落的領導者就陷入部落必需從事經濟發展或文化保存兩難的矛盾中，而尋找不出解套的途徑。

第五章探討當國家體制遇上原住民部落、從母體文化的發展與再現、年齡階級的培力與轉換、民族自治及部落發展並探討組織與部落發展的關係。發現因部落未發展出主體性，無法制約國家不當的建設及投資；年齡階級在傳統祭典中擁有嫻熟的組織運作方式，但在社區公共事務卻因是老人的權力脈絡，年輕人無法參與，這部分的斷層需由 *mama no kapah* 來銜接；年齡階級組織可透過彼此之間的加強連結及培力形成優勢組購，由本論文的研究最後發現部落發展的議題可分為心理、文化和經濟三個層面，透過具體做法的執行，便能促使部落邁向發展的途徑。

下文根據研究者的研究發現，對部落及政策提出建議。

第二節 研究的涵義

不同的族群有其社會組織及文化差異，如何轉換部落原有的組織力量從事部落發展工作是本研究的最終目的，期許本研究能成為政府擬定原住民政策時的參考。基於本論文研究發現，研究者對年齡階級組織與部落發展提供幾點建議：

壹、部落方面

一、部落邁向自治途徑

港口部落保存了傳統的語言、生活方式及政治組織，具備自治的充分條件，需尋求自治的可能性，以發展民族自信心。

二、再現消失的舞台

（一）老人的權威

部落老人家擁有豐富的傳說故事、族群生態智慧及技藝，這些皆是部落發展的瑰寶，應予重視及從事田野調查採集，讓老人家也能感受自身存在的價值。

（二）mama no kapah 領導地位的展現

mama no kapah 在維繫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在面對部落發展時無法將自己置身事外，而需與同階級的人產生橫向連結從事集體運作，面臨現代社會，mama no kapah 不只要帶人更要帶心，需再創 mama no kapah 的新式管理風格及再起領導作用。

（三）年齡階級組織參與社區組織的運作

社區發展協會目前是港口部落唯一能獲取國家資源在部落投資的一種組織，年齡階級組織青年組需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及執行，嘗試透過國家資源補助協助部落發展及解決失業問題。

（四）再現及轉換年齡階級組織的功能

年齡階級組織既存的集體合作機制，展現在多方面。如透過年齡階級組織從事文化教育或技術傳承，再現教育功能；透過年齡階級組織發展民族產業，再現經濟功能；透過年齡階級組織參與社區組織的運作，再現政治功能；透過年齡

階級組織抗衡外來文化及不平等權力的侵略，展現部落的主體性，再現軍事功能。

三、心靈層面的永續發展

大港口事件對港口部落的人來說，留下不可抹滅的文化創傷，需透過創傷的治療，協商部落及政府單位，針對大港口事件，建立紀念碑或舉行紀念儀式，及認同當時抵抗外族、保衛族群命脈的行為，共同面對文化創傷，再創雙方互信機制。

四、文化層面的永續發展

（一）部落集體發展

基於阿美族文化的集體性及年齡階級所受到的制約，部落需力求集體性的發展，透過集體的合作、集體的表現、增加集體的競爭力。

- 1.部落集體制約的運用
- 2.cekal 自主性的發揮
- 3.人才培育

（二）優質新文化的形成

在面臨文化變遷的現代，文化也需面臨形式的轉換及更新，自組織內部孕育出優質的文化或由外部吸收優良文化素質，再創優質新文化，以維繫傳統年齡組織制度及增強現代生活的適應能力。

五、經濟層面的永續發展

（一）集體經濟發展

港口部落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及珍貴的文化資產，為使其他的族群有機會跟港口部落接觸及互動，發展部落深度體驗之旅是條可行之路，部落需發揮集體的創意能力，透過整體的規劃，從事部落集體經濟及民族產業的發展。

- 1.與國家建立共管機制
- 2.經商行為的學習
- 3.職業轉型的訓練
- 4.農、漁加工品的開發

（二）加強對外連結

在面對二十一世紀的現代，部落已無法保持封閉的狀態，必須與外界產生互動及資源結合，當社會往文明化的趨勢發展，高度的自我克制及更纖細的感知能力，都能形成與他人更好的互動及合作關係。

- 1.國家經費申請
- 2.網路行銷的建立
- 3.生態、海洋資源的保育
- 4.有機、環保部落正面形象的塑造

貳、政策建議

一、建立跨部會政策整合

當國家政策在執行時，必須打破範疇化思維，尋求跨部會的整合，國家政策的規劃必須有長遠的眼光，如原民會在執行部落美化工程時，可與勞委會整合，由勞委會提供薪資，執行原民會的工程，並考慮到各地方的異質性及地方民眾需求，針對地方民眾的需要，政府政策方能達到效益的累積。

二、建構以人為本的發展方針

人是維繫部落運作及發展的力氣/利器，當部落無法提供在地就業機會時，就會面臨人口流失，部落文化無以為繼的狀況，而政府的政策必須協助部落創造在地就業機會，透過地方居民的參與及國家在地方經費的投資，協助地方人才培育，所有的政策以人為本，朝向人民生活品質的提昇及生命價值的追求，如此，方能縮小城鄉的落差，遏阻促使部落崩解的人口外流。

三、立法保障原住民自治制度

由當前的國際情勢及人權發展潮流看來，原住民自治是促使原住民族群在主流社會能享有政治上平等的地位。國家應提供經費從事研究並邀集學者專家、原住民各族代表討論自治制度規劃，並透過國家立法機構的立法，保障原住民權利及社會平等地位，促進民族發展。

四、部落發展基金的設立

對於處於經濟弱勢的原住民部落來說，資本不足是阻礙其發展的重要因素，更需透過國家的貸款優惠政策或設立部落發展基金來協助。

參、未來研究建議

原住民部落在邁向未來發展之際，除了需面對城鄉發展不均所帶來的城鄉流動、就業不易、人口凋零、隔代教養的問題之外，更需面臨傳統組織瓦解、文化斷裂、價值觀變動、現代化適應的處境。綜觀港口部落，其自然資源豐富、生態多樣，但因部落無法提供充足就業機會，促使年輕人口必需到北部謀生，但因近幾年社會產業結構的變動，致使多數失業人口返鄉。

走一趟港口部落，會發現部落具有相當美麗的風光及豐富的人文特色，在晴天時，看到的是碧海藍天、景色怡人的太平洋風光，在雨天時，看到的是山嵐籠罩在煙雨迷濛的小村落。在沒有工作的日子，年輕人在海邊釣魚、潛水，獲取日常生活所需，即使失業還是能大啖龍蝦和生魚片。而在這樣的山光水色、食物多樣豐富的背後，面對的是現代貨幣的不易取得。當小孩的學費無法以兩隻龍蝦來代替時，港口部落的人在面對現代社會就產生了適應困難，當年輕人在部落無法取得工作機會繳不出健保費時，文化傳承的路就顯得更為漫長。

本論文嚐試研究傳統的年齡階級組織與部落發展的關聯，從母體文化再發展，嚐試從傳統和現代中尋找出平衡點，一方面尋思去殖民的可能，一方面年齡階級組織是部落最嫻熟的運作方式，透過現有的組織從事轉換或創新，能讓傳統組織延續其文化並產生更適應現代社會的運作方式。

本論文經由各方人士的協助，提供許多寶貴的資料，因受限於時間的關係及研究者對阿美語的不熟悉，因此在訪談時無法讓年齡階級組織的成員能盡其所言，而在資料的選取上偏重在幾個國語使用比較嫻熟的人身上，因此個案的深入研究程度尚嫌不足，在此僅能提供部落的現狀研究，部落不是一個靜止的狀態，透過人的活動，部落也在運作及變動著，期望未來研究能以本研究作為研究基礎，進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使部落發展更加落實並產生具體成效。

參考文獻

- 王明珂，2001，《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
- 台灣常民文化學會，1996，《阿美族港口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期末報告》，台北：台灣常民文化學會。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阿美族在 Cepo 地方文化生活手冊》，台北：文建會。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台北：文建會。
-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3，《台灣原住民族自治研討會成果報告書》，台北：原住民會。
- 阮昌銳，1994，《台灣土著的社會與文化》，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
- 阮昌銳，1996，《台灣的原住民-母女相傳的阿美族》，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
- 阮昌銳，1969，《大港口的阿美族（上）（下）》，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李亦園，1982，《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在《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台北：？經出版社。
- 李松根，2002a，《社區營造與社會發展》，台北：問津堂。
- 李松根，2002b，《文學研究與社會改革》，台北：問津堂。
- 李宜憲、莊雅仲，2001，《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大港口事件》，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之期末研究報告。
- 呂嘉泓，1999，《社區營造在永續發展中之角色-以嘉義縣山美社區為例》，中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余敏雄，2002，《社區規劃師推動經驗之研究-以台北市中山區為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子安，2002，《以伊里亞斯「組構」(Figuration) 理論看城鄉移民社區之形成策略：以花蓮縣海西村、台北市田尾社區為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邢媛，2002，《當代社會發展觀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周齊譜，2001，《非營利組織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之機制研究-以夢想社區文教基金會為例》，銘傳大學公共管理與社區發展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吳天泰，1998，《原住民教育概論》，台北：五南。
- 吳家君，1997，《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金惠雯，2001，《編織·部落·夢-原住民婦女手工藝品生產之政治經濟分析》，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幼慧，1997，《質性研究》，台北：巨流。

- 高德義，2001，從殖民、同化到自決：全球原住民族的危機與轉機，《原住民教育季刊》，第23期。
- 高德義，2003，排灣族自治體制的研究與建構，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陳其南，1998，造人的永續工程—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
<http://140.112.40.3/ours/webboard/forum/messages/11.htm>
- 陳文德，1989，膽嫚阿美族年齡組制度的研究與意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68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陳秉璋、陳信木，1993，邁向現代化，台北：桂冠。
- 曹玉文，1996，社會發展理論，台北：揚智。
- 許木柱，1997，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2001，台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郭倩婷，2002，《族群性與文化認同-池上阿美族豐年節慶的重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應貴編，1986，(台灣土著的年齡組織和會所制度)收錄於台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台北：?經。
- 黃應貴編，1986，(台灣海岸阿美族的老人，馬淵悟原著，黃宣衛譯)收錄台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台北：?經。
- 黃宣衛，1999，一個海岸阿美族村落的時間、歷史與記憶：以年齡組織與異族觀為中心的探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曾梓峰，2002，(社區總體營造與永續社會發展)，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視窗》第三十九期：38-43
- 張慧端，1987，阿美族固有的社會組織，《國立編譯館館刊》，16(2):243-252。
- 張雅雲，2003，《穿起木屐上班去-白米社區女性的性別與空間實踐》，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瑋琦，1998，《河東部落社區總體營造-一個想要變成社區的部落？》，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達西烏拉彎 畢馬，2003，阿美族神話與傳說，台中：晨星。
- 楊凱程，2002，《黃金時代先知對話錄：針砭社區營造的組織運作與社區實踐-以「都市改革組織」與「社區資源交流協會」為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詹嘉惠，2003，《一個濱海聚落的美麗與哀愁：七星潭社區主體性的沉潛與展現》，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董恕明，2003，《邊緣主體的建構---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蔡宏進，2002，《鄉村社會發展理論與應用》，台北：唐山。

蔡旻玠，2001，《「部落發展」：去殖民？再殖民？-以布農文教基金會為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斌雄、丘其謙、石磊、陳清清，1965，《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衛惠林，1961，《阿美族的母系氏族與母系世系群》，《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12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衛惠林，1986，《台灣土著社會的部落組織與權威制度》，《台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台北：? 經。

羅瑞鴛，2002，《參與式社區設計研究-台灣經驗(1990-2000)的反省》，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豐濱鄉港口村社區發展協會，2003，《港口社區文化產業資源之開發與整合期末報告》，花蓮：花蓮縣文化局。

蘇俞如，2003，《新公共服務理論之政府與社區互動關係探討-以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為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嚴祥鸞，1998，《參與觀察法》，收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Berger, P. 1974. *Pyramids Of Sacrifice: Political Ethics and Social Change*. 蔡啟明譯，1981《發展理論的反省-第三世界發展的困境》，台北：巨流。

Elias.N.王佩莉譯，1998，《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一卷：西方國家世俗上層行為的變化》，北京：三聯書店。

Elias.N.袁志英譯，1999，《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二卷：社會變遷、文明論綱》，北京：三聯書店。

Elias.N.李松根譯，1991，《社會學在搞什麼名堂？》，花蓮：中華民國社會發展學會。

Elias.N.李松根譯，2000，《優勢組構與弱勢組構關係 理論篇》，池南未來發展工作室。

Elias.N.李松根譯，2000，《優勢組構與弱勢組構關係 結論篇》，池南未來發展工作室。

Kessing, R. 1976.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張恭啟、于嘉雲合譯，1986，《文化人類學》，台北：巨流。

- Wuthnow, Robert James Davison Hunter, Albert Bergesen & Edith Kurzweil, 1984.
Cultural Analysis. 王宜燕、戴育賢譯, 1994, 《文化分析》, 台北: 遠流。
- Smith, L. 1999.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 New
York : Zed Books Ltd.
- Young. E. 1995. Third World in the First : Development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ondon : Routledge.

附 錄

附錄一、許金木老頭目口述大港口事件（原民會，2003）

當初為什麼會引起戰爭，這兩個，一個是 Kafu ' ok，另一個是 Takay-ahay，問題出現，主要是當時 Cepo ' 這個部落有很多的敵人侵略，在這個附近出沒，有一次 Tanghay，當時出現 他聽說 Cepo ' 溪水出口這個地方看個究竟，到底是什麼事情發生，根據阿公的說法是從大陸來的，那時住在富源那個地方，過海過來。那時候林東涯來到大港口，大港口確實有很多敵人，擾亂這個部落，然後林東涯說，我要在這裏當王，我有能力來幫你處理這件事情，我來監督你，我來管理你，我在這裡當王，負責管理這裏的一切。當時林東涯說，我既然在這裡當王，那我要知道這個部落的頭目是誰，我要去問問他，要跟他見面，然後說定部落的事務溝通。

那個林東涯就要求部落的頭 Mayaw eping，唉！他那個地方可以去嗎，那裡可能有危險，後來部落的人說：你必須去，你去了部落才知道是什麼事情，所以你還是要去看，後來林東涯，要請頭目 Mayaw eping 去，因為是部落的要求，所以他也去了。那時候當時吳光亮這個人，就好比現在這邊的，最大的總督啦，然後頭目就叫著說：我來了，請問你到底有什麼事情，請你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事我在這裡傾聽。

主要請頭目過來，吳光亮就說，我是來幫你們監督，如果有任何敵人過來的話，我一定會通知，所以，那頭目就說：就只有這件事情嗎？林東涯就說是，我就是告訴你這件事，這裏由我負責來管理，這裏有任何敵人，我們通知你們部落。當頭目回到部落的時候，就召集了部落族人，他說：我來到林東涯那邊討論事情。我來到你們這邊，我最大，我來監督你，我來看敵人，有任何的事情，我會告訴你們，那我們部落族人對這樣事情的意見為何，怎麼樣，頭目在問。部落的人說，那很好哇！如果是為了保護這個部落，保護我們，當然是好哇！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說他要在這裡當王，那我們就給他當王，那部落怎麼接受這件事情，因為他說他要保護這個部落，看看他怎麼處理這件事情，我們來看看，讓他試試看。

他為了第一次跟他談，回去跟部落協調事情，那林東涯第二次再邀請頭目 Mayaw eping，他想要知道，到底剛剛所談的事情，部落是如何的決定，所以第二次再邀請 Mayaw eping。後來他來了，說 colin 你到底還有什麼話要說，我回去好讓我的族人知道。

接著，第二個傳達的事情就是說，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對抗敵人將是不夠的，我將帶我的部隊，來到大港口，你身為一個頭目，你可不可以跟這裏的族人接受，我要把我的兵帶到這裡來。那你回去告訴你的部落，到底部落能不能接受我把軍隊帶到大港口，那如果因怎麼的話，第三次我還會再邀請你來一次。回到部落，Mayaw eping 就告訴自己的族人說，林東涯說：我要帶我的部落來到這大港口，那落的人說：那很好哇，既然要帶他的軍隊來，本來就是要維護這個地方的話，就必須要有軍隊，所以部落是非常贊成的，把軍隊帶到部落。

第三次他又來到部落，他說：林東涯說，沒有關係，他們很願意把你的部落帶到這

裡。第三次傳達消息時林東涯說明，我帶兵時，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我的軍隊很難管理，我的軍隊會搶奪東西、會偷東西，還有更糟糕的是會搶奪部落的婦女，所以這個部落我會讓你知曉，不要到時候會覺得很奇怪。後來這個頭目原封不動的，原封不動的把林東涯所說的一切話，告訴部落說：吳光亮的軍隊會去搶奪好吃的東西，甚至會去偷部落的農作物，會去玩弄部落的婦女或年輕少婦等，因為軍隊很難管理，而林東涯說他自己都沒有辦法管理，因為他的兵會罵他。

Mayaw eping 回來就叫林東涯的話傳達到部落的人，那部落聽到了之後呢，既然他來這個地方是要來保護這個地方，他又為什麼說他們會去偷東西或者是去搶東西呢？就是搶奪婦女，這樣的話，我們的部落就會亂，你是保護我們，還是搶奪我們，若按照這個方式，我們自己來就好啦，這是部落的決定。

這個就是這事件談話最重要的，當時林東涯的兵，沒有把搶和偷這個部分，這個部落開始也不會混亂，因為講了這一些話，Cepo ' 就開始有了亂象，也就是整個事件的開始。這個吳光亮 噢這個林東涯這個人呢，就開始通知他的軍隊準備要來，然後也特別請了我們的頭目到大港口，當場說明了這件事情。那這次過來的時候，Mayaw eping 頭目就說，我所有的部落勇士和年輕人，所有的人反對你在這裡駐軍，但是林東涯他說：不行，我一定要開始把部落帶過來，如果說你們不願意的話，有一天我會跟部落的人講，說我的部隊來。這次通知回到部落的時候，頭目 Mayaw eping 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部落說：我有跟林東涯說，部落不贊成你把部隊帶到部落裡，但是林東涯堅持把部隊帶到部落裡。

第五次邀請大港口的頭目來，我要準備到富源（應該是瑞穗 Kohkoh）開會的關係，有關軍隊的部落，而明天我需要三位部落的勇士，兩個是幫我抬，另一位是幫我抬東西的，那你回去告訴部落的人，我要三個人，背我到瑞穗。那當然同意，部落族人就說，好哇，那我們就幫他做看看，那個 Kafu ' ok 的階級 latafuk, 那個時候他們是 mi ' aw ' away 的階級，Kafu ' ok 就直接了當的指派另外兩個人，我們明天來送他。那 Kafu ' ok 一大早就等待他的兩個朋友，突然間突然來了，我們一起出發吧！我們一起到林東涯的家，他們去的時候呢，林東涯還在刷牙，那也還沒有吃早餐，不然這樣，你們去幫我做些抬轎的東西，砍些竹子。也做完了抬轎的東西，林東涯也剛好吃飽，Kafu ' ok 就告訴林東涯就說：那這樣我也沒有事了，我也做好了，林東涯就說，那好吧，我們就啟程。

Kafu ' ok 的力氣非常的大，他們本來兩個人，他就直接抬，而後面的人就幫他扶一下而已，直接就把他抬上。一直走到這個長虹橋的地方，Kafu ' ok 就故意把林東涯撞擊石壁和樹頭，Takayahay 說：你為什麼要對我如此，那時 Kafu ' ok 沒有回答。Kafu ' ok 突然間告訴他的戰友，我們在那個地方，再遠一點，我們在那個地方休息，因為林東涯非常的重，我們就在那邊休息。那 Kafu ' ok 就放下來就直接放在下面，把那個插在這裡，直接這樣，就直接放在這裡，他就直接往外丟。那林東涯的這個夫人呢，沒有什麼理由插嘴，並往回走，Kafu ' ok 他們就在她的後面回到 Cepo ' 的地方。

因為那個時候的老人家，通常從早到晚都會在集會所，做他們的編織或者是漁網等，突然間 Kafu ' ok 他們回來了，老人家就問說，我不是派你去富源，你們怎麼那麼快就回來。就說：我們沒有到富源，我們只有到半路而已，我們就把林東涯給殺死了，

把他丟到秀姑巒溪，我們就回來。Kafu ' ok 就告訴他們說，我們殺了林東涯，然後老人家就一語不發，唉！這個 Cepo ' 將面臨一個危機，當天晚上就開始聚集。

頭目就召集部落全村召集集會，不知道為什麼事項那麼緊急，有人就說 Kafu ' ok 殺了林東涯，所以所有人到集會所，整個部落都要到齊。那頭目一直開始講這次的事件，呼喊著林東涯我們怎麼辦呢，部落的勇士應該怎樣去面對這件事情，講完的語氣，而頭目在喊的同時，Kafu ' ok 也一直再複頌，跟著 Mayaw eping 的方式，語調一樣，那部落的人說，啊呀！我們該怎麼辦，我們的年輕人怎麼會這樣，就開始哭了。那個部落的人說，我們開始慌亂，敵人要來了，Kafu ' ok 就說，慌亂就慌亂，有什麼關係。

吳光亮的士兵知道這邊部落的呼喊，既然你們把我們的首領殺死，我們一定也要把那邊的阿美族全部殺掉。那一方吳光亮的士兵開始攻打，開始往這個方式，有一段距離，然後到長虹橋的橋頭，那裡有一個濠溝，為了防衛敵人從對岸游過來，那就做一個濠溝，讓勇士可以在那裡活動。那如果要迎接戰爭，那我們把部落集中的位置，那個位置就在我們工作室的斜對面那個地方，那個就是部落集中或快速集會的地方，整個部落戰爭的時候，就可以在這個地方。那如果要準備，我們的巫師也要準備祭祀之地，準備挖濠溝給頭目行宗教儀禮之地，在石洞，敵人來襲時就可以在那裡行宗教儀式，在那個地方我們必須做祭祀之地，部落除要工事部落所在保護的地方，頭目的祭祀台也要做好，那部落特別也做了一個。

這個時候剛好有一個荷蘭人船隊，因為很早以前有荷蘭人，為什麼談到荷蘭人，荷蘭人看到 Cepo ' 有一個出海口，好像船隻可以駛進去，荷蘭人就把船隻開去大港口，那在更早以前，就在那個港口。後來他們越走越走越進來時，他們才發現船隻可以開進去裡面，後來他們就找了個定點上岸。那他們可能在這裡住了一年，但是他們還是繞行台灣一圈，後來他們的大砲呢，留在這裏，等到我們繞行台灣一圈回來之後再回來把大砲帶走。荷蘭人一定沒有回來，可能大砲就一直留在這裡。

那部落的人想，我們既然要戰爭，這個大砲在這裡，我們就拿來用用，但是沒有火藥及子彈，怎麼辦呢？我們那個部落，當時，就用木頭燒一燒，有了木炭時，木炭就當做火藥。那個木頭是很特殊的木頭，燒成木炭之後，又用草，然後有兩種一種是花生油還是由樹葉提煉出來的油質呢！他拿去曬乾，沒想到乾了之後，放在火堆裡面，會冒火，其實木炭會有這個現象，tiyaktiyaktiyak 作響，然後他又用油經過特殊處理過後。

阿公說，他們就看看吧！然後把砲往海邊來放，一點火因為剛剛那個木炭是點燃用的火藥，tom 有聲音。第二次他們就找那個互相提煉，然後就曬乾，一點火，kong 跑的非常遠，在什麼地方掉，他們都不知道。那我把話轉到原來這裏，那個老人就說，這是林東涯的錯，他不應該說這種話，不應該帶他的部落來，為什麼還要把這種爛部隊引進過來，這樣是不對的，但是呢 Kafu ' ok 也有不對，不管他怎麼樣，你也不要殺害他，所以兩個人都有錯，但是部落的老人都要講。大陸方面想到之後，就派兵前來 Ciferaracay 設立總部，應該是在台東一帶，然後就在那個總部。

部落第一次被圍剿是在 lokod 之地，在這裡抵抗清兵，第二次與清兵遭遇是在現在的樟？部落有一個較深的深橋樑，阿美族稱之為 ' odoc 之地，這是一個天然屏障，這個

地方西上是山涯，往東則有海隔絕，部落青年就在這個地方死守與清兵抵抗，清兵幾乎全亡，為了防範清兵來襲，有時還遠至成功一帶巡防駐守，阿美族的青年尋找到清兵的營地，也有圍剿的動作，將其營地搗毀以消弱清兵的勢力，這回原以為清兵已經全員陣亡，但是突然有一個騎著馬的士兵四處逃逸。

當他想著要往回走逃離戰場，當他要往南急速離開，阿美族的勇士 Kafu'ok 看到了，且看到同伴情況危急，快速奔馳追趕之際，因為靠近馬匹太近，被馬匹撞個正著倒下去後斷氣死亡了，在一旁的戰友看到 Kafu'ok 死了，心裡非常的傷心，且繼續追趕唯一的清兵同馬匹殺死，當時 Kafu'ok 的戰友有否將其遺體運回就不得而知了，到目前流傳下來的傳言無一可以考察了。

當部落聽到 Kafu'ok 死訊後，全村陷入哀傷痛定思痛，部落的耆老質問出去迎戰的部落勇士，且將戰況報告頭目與長者之後，耆老傷心痛失部落主要的勇士，且發出危險命令，如果清兵再次圍剿我們的部落時，我們該如何應戰呢，現在 Kafu'ok 死亡了，部落青年勇士沒有領袖了，我們該怎麼辦，這是此時全部落共同的認知。決議在當天晚上開始逃難，如果不逃想必清兵會有更強烈的入侵圍剿，耆老共商後決議逃離部落到 Cilangasan，連夜帶著家眷提著燈籠逃到 Cilangasan，如果到明天早上才出發，清兵必會追上我們，所以就利用晚上的時間動員全部落，帶著可用的器具與食物出發，他們到了 Cilangasan 後就在那裡建立部落，當清兵知道戰況不佳屢戰屢敗時，仍加緊成立另外一批軍隊來攻擊阿美族，短時間內，清兵成軍，同時也看到了阿美族人逃離部落的足跡，進一？謀略如何對付阿美族人。

因為是芒草之地，又是雜草叢林，想必在還沒有找到阿美族人，軍隊即亡，因故沒有繼續追趕，打消追擊的戰略後，回到軍事駐紮營地後，另行謀略，商議戰略後即行緩和之計，將對立之舉改行柔和政策，將阿美族帶往所設計的營地再一併殺死以報血仇。

對這件事你們也知道，有三次戰役後 Kafu'ok 即死亡，部落開始有逃難的情形，看到清兵在 Cawi' 建設營地時，阿美族人也知道將會死亡，為了覓得食物下山，在路上雖遇見善待阿美族的清兵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就因為長期在恐懼，找不到東西吃的壓迫下，自然已無繼續生存的意願。清兵到部落並沒有報復的動作，只是將回來的部落青年及族人分配工作後給於食物為工價，且每天輪流上山協助清兵事務就在大港口國小附近建築堅固的高牆堡壘，當時部落常以樹葉為食，現在又在清兵所在之營地輪工，族人也知道此景不會長久，不知何時必會討血債滅我族，這是族人都清楚了解的。當族人各年齡階級與青年勇士每天來往奔波是覺得太辛苦了且在山腳下等的青年勇士，以後不必再那麼累，並告知阿美族人，「我們已經是一家人，是同出生在一个家庭，我們是一個父親和母親，我們不要再敵對了」，其實阿美族人已經知道這個結局一定是死亡，又因為生活苦不堪言寧死百了，「你們不要怕，這是你們最後一次上山了，就把所有的家產帶回來山下，上山下山這麼辛苦，所以以後就不要那麼辛苦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騙局，那時為了要上山帶回剩餘的家當，那些部落耆老不方便行走，命他們留在清兵駐紮的營地喝酒作樂，其他的族人則分批上山取回家產，此時清兵利用族人耆老頭目們喝醉酒不省人事之際，一一的將他們殺害，另外有一批遠從南方下來負責輪值為清兵搬運東西的年齡階級也快回來了，為了不讓他們知道阿美族人被

殺害的事情洩漏，清兵仍前進至現在北迴歸線座標處等待阿美族人的青年工役，等到之後，就不從清兵東邊的營地走，而從稍西就是現在靜埔活動中心走過，以免營區的事件曝光，到達堅固的堡壘將物資入倉。現在想一想，如果他們即刻將物資放回後迅速離開可能也不會有此下場。一批進來之後命他們在旁坐著，另一批進來也命他們在一旁休憩準備吃晚餐以慰勞他們的辛苦，而那些負責招待的清兵也一一離開現場並命令族人等到所有的阿美族成員方才開動，全員到齊後招待者送來餐點後隨即離開現場並將橋樑取走，以杜絕族人的生路，此時清兵開始由四處掃射，一一的將阿美族的勇士射殺，因為天已晚了，想要逃離無情的掃射，屍體卻堆疊在水溝中，清兵領導者見狀後命令所有的清兵，等到明天一早再將這些屍體再丟往河邊放流大海，因為天色已晚且命令清兵休息。

你要知道有一個人名叫 Kacaw komon 他是非常貧窮的一個人，他沒有任何親人，在大屠殺現場他也負傷嚴重，因為在屍體堆疊中被壓倒在最底層，逃過清兵的強烈掃射，等到清醒稍有意識之後，因為天暗無法目睹現場慘不忍睹的情形，只有摸黑從冰冷堆疊的屍中爬起來，又怕驚動清兵，故負傷忍痛慢慢利用同伴的死屍堆疊起來爬越高牆暗夜逃離堆積如山的阿美族青年勇士墳場，跳到河邊之後，就往北逃離清兵的監視。怕被清兵發現就用爬行的在黎明時刻已爬至 Cikenon。

Kacaw komon 到達時已經是天亮時分，為了躲避風頭，且在山上樹林中一整天一動也不動的睡著了，等待暗夜再行動。夕陽西下後，天也剛昏暗，一整天沒東西吃卻忍著痛使勁爬行往北繼續逃難，爬行到天亮時分，也剛好到達 Cilangasan，因為所有的男人已經下山了，留在山上的只剩下老弱婦孺，那些婦女見到 Kacaw komon 時問他其他的青壯年勇士在哪裡，他的回答是「全體所有的男人全部被清兵殺害，你們的親人、丈夫、孩子、父親等等都被殺害了，只剩我一個人存活回來報告你們這個消息」，全部落的婦女開始哀嚎，此起彼落其哭聲哀鳴正如冷夜中孤寂的蛙鳴，每一位婦女口沫橫飛指向 Kacaw komon 身上，懷疑是他陷害了大家，如果活著的是他們的先生或孩子，或許還可以說的過去，是你這個無用的人活著，一點益處也沒有。

一個禮拜之後 Kacaw komon 也因為身體負傷得不到醫治與部落婦女的諒解而死亡，此時婦女們意識到往後該如何生活，窮途末路，深山無可供族人飽餐之際，仍決定各奔東西覓食，正如我在前頭所說的，那個同母異父的姊妹流離失所各奔東西有的往南逃往台東現在的馬蘭，另外有的則逃到花蓮以北之新城山區一帶，有的則在半路走不動而定居的也不在少數。

另外我補充一點，那一天逃難的晚上 Kafu 'ok 的家屬，因為擔心往後部落族人會因此責怪我們家屬，恐對我們不利，就沒有和部落人整體逃往山區則順著秀姑巒溪逆流而上，目前已不知其下落了。當時部落的族人，如家庭小孩人口很多的家庭及家庭有老年人的，則要求逃離之家人留在故居，反正也走不動了，再說要覓食更是一大問題，且不隨著逃離者離開部落，有些小孩則半途遺棄的也不在少數，那些留下來的老人家和年幼的小孩，也因為沒有食物可吃而後也一個一個的去世了。

附錄二、心路（寫於台十一線拓寬之際，由拉黑子提供）

來自精神山的聲音

那嘹亮的聲音，是在夢中聽到的吧！？來自部落最高的精神山。

曾幾何時，這個聲音只會從現在的老者的口中流出，這麼熟悉。我聽到過去與現在擦身而過。彷彿在暗示什麼？（環境）只要再動一下，這個嘹亮的聲音將會瘖啞。

我好像是又少了麼似的。

是夢吧！一切都是夢。醒來時，才知道這真的是一個夢。那位堅持的人，也已脆弱。

當老鷹銳利的眼睛在也看不到太陽光，夢也醒了，一切都變了！

祖靈與大自然對話的所在

Alawanai，曾經是部落與大自然對話的所在，如今，被遺忘了。遺忘的太深，以至於我的族人也慢慢地尋不到祖先們模糊的腳印。我走在重新開闢的黑色、平坦的路上，不管我怎麼踩，卻留不下腳印。

原本模糊的腳印，愈來愈模糊，最後，再也看不到了。

我的孩子呀！你可找得到回家的路嗎？

祖先的誠語

祖先的誠語，「不！你不可以！就讓它發生吧！曾經，我們為這塊不起眼的土地，喪失多少孩子的性命。如果，再發生不祥的事，我們的族人是無法再次承擔的。一切都讓他發生吧！」

然而，現在的我，也要為我的孩子想想呀！我還能做什麼呢？我該如何做才是正確的選擇？

啊！從祖先到現在，我們到底犯了什麼錯？

雙手建造的家園

這裡的美正因為百年下來，我們的祖先與大自然和平共處。

我什麼都沒有，海洋讓我填飽肚子。我感覺到悲傷，海洋讓我歡樂到天明。

這裡的山很難親近，走起來很困難。卻讓我在接近的過程，學習到山的深奧，學習到如何與山相處。

這裡的溪是那麼的清澈，這裡的谷是那麼的深不可測。卻讓我學習到溯源，往內進入到生命的源頭。

這裡颱風令人如此懼怕。這裡的腹地一不小心就掉下懸崖，跌進海裡。

我感激大自然所賜的好山好水，雖然不起眼，雖然容易被遺忘。

祖先告訴孩子，「這是父母雙手建造的家園！也許你一無所有，但是，若懂得尊敬土地與海洋，你自然就能在此生存下來。」

改變中的歌與舞

這裡孕育了許多動聽的歌曲，歌聲好比是風的聲音、溪水的聲音、海浪的聲音。

那可以跳上三天三夜的舞，不覺得累也不覺得厭，因為每一天開始的第一件事，就是瞭望海洋。

你可知道我們的舞步來自海浪。你可曾見過，海浪停止拍打。

歌聲與舞蹈讓你的生活更踏實。你已經擁有一切，為什麼還要更多？
不反對，都贊成，因為全在改變中！我的族人是否能承受這一切的改變？我們真的就讓後代子孫再也看不到我們眼睛裡的好山好水嗎？
族人說，「這裡有好聽的聲音，繽紛的色彩，清澈的溪水，豐富的海洋。為了下一代吧？」
我們能說什麼？我們又能怎麼樣？
無言以對！

用最裡面的聲音，撫慰心靈

我只能用最裡面的聲音，撫慰我自己的心靈。我不想看的很遠，因為我的視野被擋住。
然而，又能怎麼樣呢？最後不也是習慣了吧？我們不也一直是這樣過的嗎？
山稜線是我最後站立的位置。
海邊的礁岩，我再也站不穩。
山海中間的這一條海岸線，我看不到我的腳印，找不到回家的路。

再回到夢理的聲音

山稜線來去自如，好比未被馴服的野生動物，用直覺穿梭，到處都是家園。
文明，學會了擁有一切。原始，原來是共同擁有。
我站在山稜線上看翻來覆去的海浪，渴望要接近山海中間的那一條海岸線，卻是如此的難以跨越。
算了，還是別去吧！動物不也都是這樣了嗎？我想聽聽動物的心聲，卻聽不到鳥的聲音，也看不到空中飛翔的老鷹。
孩子！不要太自私，往深處走吧！去聽聽真正屬於大自然的動物的聲音。
不能跨，不要看，再往後退一點吧！用祖先的歌聲，填滿你心靈的無奈。聽到很遙遠的歌聲，心靈感到溫暖。
走在山稜線上，浮在海平線上，讓血液、肌肉更跳躍。
文明造成一切的改變，這是事實。大自然與原始在夾縫中掙扎。用部落唯一的吶喊，連貫起來，再回到夢還沒有醒來的聲音，那個嘹亮高亢會穿梭於古與今，來去自如。

部落的月曆

在古老的時代裡，podaw（大吻蝦虎魚苗）很多，非常純白透明，好像是滋潤它的秀姑巒溪水那樣的清澈。老人的眼裡，podaw 一直是部落的月曆。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清澈的水再也看不到像往日般純白透明的 podaw。就像我們現在的心情，完全變了。
但是，又能如何呢？
是環境的改變？是人的改變？
是在心靈無止境的慾望作祟下，廣大而清澈的溪水 - - 那美麗的河口沙灘，是我的兒子等待我從海上歸來的沙灘 - - 如今，全都改變了。

遠眺無人島

我由上游眺望無人島，是如此的美呀！
停泊的小船不再是竹筏！
在溪水中央的人不再是我的族人！
停留下來不再是白鷺鷥，而是巨大的、奔跑在文明平坦的黑色（大馬路）上的龐大車體。

我分不出哪一個是白色的石頭？哪一個是白色的車？

神話中的真實

只能用一段話，「孩子！用你的手摸著你的心，這一切都過去了！將你的心隨著白鷺鷥飛吧！你可以找到停泊的地方。因為我們有白色，曾經，我們有一座白色的無人島。切記！神話中的真實。把你的心放在白色的神秘湖裡吧！」

古老的故事

好溫暖，這堆火。

真的好溫暖，讓我回想起童年，蹲在火堆旁，聽老者說故事。

我的眼睛走進黑夜裡，什麼都看不到，只是覺得很冷。但是那小小的記憶，卻讓我現在想的更清楚，我的心感受到老者的啟示。我很難過。誰讓火堆裡的煙朝向我，閃也閃不開，我流淚了。老者說，我們的勇士在最惡劣的地方生活，來去自如，讓部落在這裡平安存在。

向部落的勇士致敬

好冷呀！這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我覺得好冷！

古老的事件，已發生將近兩百年了。我向部落的勇士致敬！口耳相傳這麼多年，部落也因此活的更警惕。

過去，只有在接近死亡的時候，老人才會敘述這件事，平常不願意說，他們怕傷害了部落現在的孩子。那就在接觸死亡的時候說吧！「你的親人要走了，請不要難過，因為可難過的事要比這個死亡還要更深，你知道嗎？族人曾因為這塊土地犧牲了許多生命，孩子，你難過什麼？要勇敢的活過去！」

做部落的孩子

我坐在火堆邊，很久，火很燙。想到了部落的老頭目，他還能堅持多久。他說，「孩子，我眺望家門前的精神山，已經很久沒看到小孩爬上去了。小的時候，我曾經上去過，真的，眺望部落的每一個角落。」老頭目說，「要成為部落的孩子，你就必須爬上山頂，才能保護部落。」

曾幾何時，部落的勇士沉睡在草叢下，部落的不聞不問，是因為傷心，不願意回憶。

勇士的故事

老頭目常常用不同的故事，傳述死去的勇士的故事。

他說，「有一個勇士，可以在秀姑巒溪的水面上，如蜻蜓點水般的涉水而過。在海邊的礁岩上，如海浪班的跳躍前進。他的速度飛快，反應更快。當老者發出訊息時，他已經到達目的地。」

也許是故事，或者是神話，這勇士已經成為部落孩子的學習對象。老頭目傳述中的勇士，是如此神奇。應該就是這令我傷心的地方，造就了這位勇士吧！

傷心地

Gabululan（現今靜浦國小後面田地）帶著勇士們的悲憤埋藏在草叢深處。聽不到任何聲音，能不能不要再用那個黑色的文明（柏油大馬路）敲醒他們。這個火將熄滅，但是，我不得不回想起族人所說的這個故事。

我有一點冷。部落與世無爭。用雙手建造的家園是用所有部落勇士的生命換取來的。

我很冷，我之所以還能夠坐在這裡，也是因為我們的勇士所賜。

部落沒有任何怨言，別無所求，只求尊重。

部落的母親，啊！我的孩子，你去哪兒？

貓公山上的話

部落分散了，走的好遠、好遠，最後，他們在貓公山上說了一句話，「我們一定要回到祖先用雙手建造的家園。」因為我們的孩子、父親全部都在那邊等待著我們所有的族人。還是一樣，在山稜線上眺望中間的那一塊傷心地。

是什麼勇氣，讓他們又再回來。是因為秀姑巒溪清澈的水？還是因為海洋純白的浪花？讓他們有勇氣再回到傷心地！

繼續流傳

而今，我追憶起族人當時的心情，就好比是冬天的火。火的外面雖然冰冷，依然觸動了我的心靈，想要說什麼？我要把它流傳下來。但是，文明的平坦的黑色，將讓它再蓋一層，厚厚的一層，永遠無法呼吸的地方。

我說了這麼多，又算什麼呢？

向所有的勇士致敬！

讓它繼續流傳下來，因為這是唯一能讓部落延續下去的力量。

如此文明的社會，瞬息萬變的世界，我們的老人該如何將文化傳承下來？大自然的神秘、勇士的精神，可以從此事件當中了解。

而下一代，不知還能不能再聽到這裡的神秘的故事？再看到這裡的美？再發現這裡的勇士的精神？這裡的一切都在改變，只有在故事裡找到這裡的真正的面貌。我們的環境已經無法吸引我們的小孩，因為這裡少了神秘的故事，少了本來的面貌。因為大自然離他愈來愈遠，只有神秘的故事，讓他開始了解這裡的一點一滴，因為這是他的起源。

環境

我的歌聲是因為我的腳步順著礁岩。

我看海浪使我學會了舞蹈。

我走到山稜線使我的歌聲高亢。

這三條線構成了東部最美的文化。

× × ×

我蹲在梯田上，我的心動的好大。

我在舞蹈，我在歌唱，我好安靜，我能感覺那個清澈的水。

水好急，我的心舒暢起來，是因為我找到了出海口，海浪浮動的好強呀！但是我的心靈確平靜了。

我抬頭看海洋，真的好平靜！

× × ×

我一直走回去，走回去，再一次的走回去，為什麼我要走回去？

我微彎著四季豆，週而復始，四季交替，生命輪迴。

我還是一個四季豆。

× × ×

我一直唱，一直唱，我聽到另外一種聲音已經在跟我合唱。這個聲音，我沒有唱過，這是不是所謂祭歌，我已經跟大自然合唱的歌。

我感覺這首歌，一直唱、一直唱！

× × ×

我眺望著海洋，回頭看山的稜線，我站的是祖先曾經留下的位置。

我的一步，我踩到前人的腳印（ma a row ga gu gu）

我看到破碎的陶片，此陶片的弧度好比是母親懷孕時的弧度。

我站的位置，不是母親的懷裡嗎？

× × ×

啊！這雨水滴到我的肩膀。我抬頭看雨水。

老人說，孩子，你哭，不要像雨水一樣，因為我看了會難過，因為我想起了以前的事。

我看你的速度，真的如此快。

不可以再發生這一天的事，如果你的能力是這樣的話，你就像那嫩枝一樣，我輕輕就可以掰斷。

我不想再見到這樣的事，因為我無法承受。

附錄三、重建古房舍 Napololan 現況說明（由站立者之屋梁琴霞提供）

從去年六月開始，部落族人經溝通達成共識，希望在部落重建一間具創新與傳承意義的古房舍，建築物的功能要如古時候的集會所一般，又要如現代的教室或圖書館一般，是能凝聚族人的經驗智慧與文化資產的地方。

這個建築物在拉黑子工作室自籌微薄經費的狀況下，於去年九月開始動工，一直到去年十二月，已陸續完成主橫樑與主立柱、屋頂與部分牆面的架設。由以下圖文大略說明設計與建造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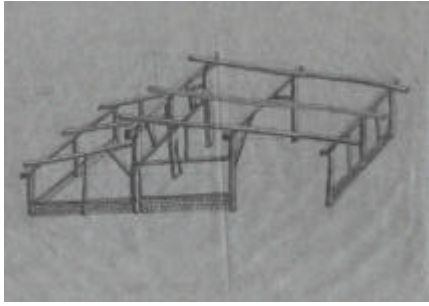
（1）2003 年春夏之際，開始進行古房舍重建的設計。這是最初討論出來的型式，斜頂、木柱，以及傳統環保的建材。



（2）經過多次的修改，這是最後定案的設計。



（3）「.....母親的手把線捆起來構成 polol，古老傳說中 tireng（堅毅不撓的站立者，意指歷代的智者，偉大的頭目）的位置是 napololan，」，因此族人命名這個建築物為 napololan。



(4) napololan 古房舍，加上族人的現代創意與設計，不等齊的兩面斜屋頂，主橫樑、立柱與副橫樑、立柱的結構狀況。主要材料都是族人日常生活慣用的環保材料，有木頭、茅草、藤、竹、茅竿、石頭，等等。



(5) 2003 年秋入冬，部落青年與老人共聚，達成共識，由老人貢獻記憶與技藝，支持年輕人的重建古房舍計畫。



(6) 建築預定地，古時稱 giwowalan，是部落的聖地，從口傳歷史裡知道，這是在部落組織還沒形成之前，五大氏族之一的 munarlia 氏族曾經居住的所在；也是在部落形成之後，兇猛彪悍的 cilararsan 氏族出草回來，到附近溪邊進行清洗整理與安放亡靈的地方，現今位於港口社區獅子山對面。



(7) 2003 年秋颶過後，我們像古時候的老人一樣，到海邊收集材料。這些堅固結實的木頭乘著山林溪谷的大水奔向海洋，經海水浸泡與礁岩撞擊之後，又被海浪帶回岸上。



(8) 我們使用現代的工具，也用老人家教的古老方法：用斧頭一吋一吋的劈出一個裂縫，再用小木頭當樁，取有相當重量的大石頭重擊木樁，讓裂縫愈裂愈大，最後裂成我們所需要的寬度與長度。



(9) 海邊的路崎嶇難走，距離又遠，用雙肩雙手與雙腳，一根一根扛回需要的材料。



(10) 太大且搬運不易的木頭，就需大家一起來幫忙。先將木頭再推回海裡，藉海水的浮力來搬動木頭。這是從古時候傳下來的方法。



(11) 木頭推下水後，後面的人估算海水浮動的頻率，推動木頭的同時，操控搬運隊伍的速度與節奏。同時要一起吟唱搬運木頭的歌，凝聚精神。



(12) 前面的人聽後面人的指令，乘著海水的浮力，往前拉動木頭，沿著海岸一直拉到秀姑巒溪的出海口。



(13) 再將木頭拉上沙灘，拉進秀姑巒溪。



(14) 秀姑巒溪下游寬廣平坦，從溪床旁尋覓容易搬運的路，將木頭上岸，搬回木頭。



(15) 2003 年九月中旬，從立德海邊吊回這根長 12 公尺的南洋櫟木，重建古房舍的主橫樑與主立柱，有了著落。收集材料的同時，工作人員就現有的材料進行橫樑與立柱的組裝。



(16) 主立柱之一。主立柱共有三根，高四公尺。每一根造型各異，由部落青年發揮創意進行雕刻，結構要學習古法，堅固穩當經得起颱風與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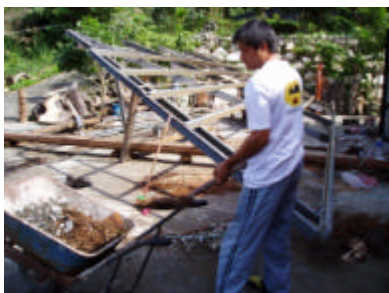
(17) 老人指導切割的造形，並說明功能，作為橫樑與立柱之間的平衡與支撐。



(18) 除了木頭，茅草、竹、藤和石頭，也是族人慣於從自然環境中取得的環保建材。



(19) 大家一起割茅草。阿美族房舍的建造，每一步驟都是族人力量凝聚的表現。如何將這樣團結合作的美德，運用在現代機制裡，創造部落的未來，是我們共同思考與努力的方向。



材料收集告一段落，進行設置基地上原建築物的拆除與更動，並配合樑柱架設的位置，

在地面上打出直徑約 90cm，深約 50cm 的大洞九個，作為上樑柱的地基。



老人指導年輕人將預先處理好的主橫樑與三根主立柱抬至預定位置。



並在立起來之前做好最後的補強工作。



各就各位，大家一起出力，慢慢抬高樑柱。但因為部落青年還未全數到達，有限的人力，為了安全，我們借用小金剛幫忙，但是樑柱實在太重，小金剛也快拉不起來了。



一直到黃昏，捕魚的、打零工的回來了，年輕人一個一個出現，樑柱還未站立。Mama no kapah 有些猶豫，害怕有人受傷，因此年輕人全部站在外圍等人一聲令下。



老人回想起自己年輕時和 slar（同年齡階層的夥伴）一起擁有的力量，「kaph no niaro！（部落的青年們）」老人喊著，「大家一起用雙手扛起我們的家，我們的祖靈會和我們在一起！」於是年輕人一擁而上，主橫樑與主立柱在天黑前終於站立起來。

老人說，「看到祖先來幫忙，穿著好美的衣服，鈴噹叮鈴響，力氣好大呀！不然，我們怎麼會站立起來呢？如果沒有部落，沒有老人的話，我們怎麼可能站立在這裡呢？」

2003.11.14 那一天的夜晚，主橫樑與主立柱站立起來之後，年輕人又合力立起副橫樑與三根副立柱。



樑柱站立的狀況。



接著開始進行屋頂架設的工作。



古時的屋頂用桂竹或茅竿編成，上面鋪厚茅草。我們則用厚木板先鋪一層，木板的下面再鋪竹編，木板的上面先鋪一層防水材後，再鋪上厚茅草。



完成其中較高的那一面斜屋頂。



完成另一面斜屋頂。



重建古房舍的許多結構，都是用傳統的榫接方法，但是經過三、四十年的遺忘，精細的程度已比不上百年前古房舍樑柱的結構了。



進行其他橫樑與立柱的結構補強工作。



40 歲以下的年輕人都有二、三十年未曾割過茅草，也未曾鋪過茅草，老人指導大家如何鋪屋頂的茅草。



老人指導大家如何將一根長的藤，分成一根一根，用來綁茅草。



鋪完較高的一面斜屋頂，再鋪另一面。大家都體會了古時阿美族男人一起工作的氣氛，笑話與故事一大堆。



重建古房舍的牆面，有各種不同的創意。用一片一片的檜木板排列，中間鑲嵌撿回來的玻璃。



用竹編當某部分的牆面，也很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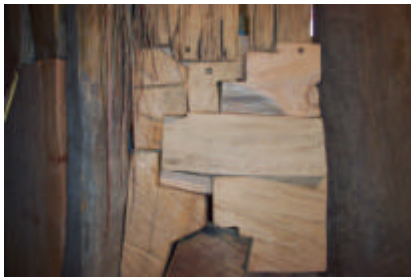


在兩根立柱中間堆疊有稜有角的墨色石頭，也是部份的牆面創作。





左邊是有百年歷史的古樑柱，右邊是新樑柱，中間堆疊的紅磚是從海邊撿回來的鵝卵石紅磚，紅磚上再放置檜木板，形成有意思的牆面。



將大木頭切割剩下的不規則小木頭進行拼貼，也形成有趣的牆面。



從重建的古房舍裡面與外面看不規則的兩面斜屋頂
從不同角度觀看重建中的古房舍。





重建的古房舍 napololan 尚未完成，已經成為老人取暖、聊天的地方，年輕人聚集討論公共事務的地方。



引起外國學者好奇而想探究的地方。



期待 napololan 是一個凝聚力量，集結思考，共同創造部落未來的空間。

附錄四、會議記錄

港口部落活動第二次籌備會

時間：九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十時

地點：部落教室

與會人士：台大城鄉基金會：楊文全、吳比娜、褚侯森

港口部落：李昌啟、拉黑子、梁小威、陳英彥、吳文成、陳燦明、林慧玫

紀錄：李怡燕

拉黑子：

怎麼去選一些比較重要的據點，這個據點會促使那個地方在未來成為一個持續性的部分，很多藝術家或部落的藝術家會在那裡集體創作時，那些東西會留在那個地方，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無形的，有形的東西會是符合環境的，它不會永久留下的，它會順著時間流失，紀錄下他的生命，紀錄下他的精神，這樣的一個呈現，因為它是比較符合這個環境的，這個環境很美，留下的東西雖然很短暫，但是整個歲月我們將它紀錄下來，紀錄下這些歲月，有一些傳說和故事你會留下給下一代，朝這個方向進行，這樣的一個活動會比較符合當地的需求，當然還有音樂舞蹈，這樣的一些東西。

英彥：

我一直在思索我是怎麼跟部落發生關係的，也許是在去年發生的，對我來說我很早就離開部落，這個觀念牽涉到我們的下一代出去之後如何再回來？當我從外面回來時，我感覺到除了親情之外，我對這個地方很陌生，雖然很陌生，但是感覺又很親，如何將這種又親又陌生的這種感覺連結起來？是一個共同體的感覺。如何將這種感覺拉進來讓在外面或外面出生的人透過人事物，透過空間、歌謠方面、舞蹈方面，將他拉進來。在這樣接近的過程當中我是不自覺的涉入，因為我們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在不斷認同的過程當中，我們這樣懵懵懂懂的成長，文化到底是什麼，想要當別人又當不成，也當不成自己，這種感覺是很痛苦的，為什麼這麼好的東西在這裡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種內心的感動，了解之後的那種痛，用一點點的力量將這種感覺重新拉出來。

拉黑子：

以前集會所火是不能熄滅的，現在很多人覺得這個火不重要了，現在慢慢發現，這個火代表部落，不能沒有，會讓你感動的一個部落或是文化，是不能遺忘的。我們就一直想說很多人都知道，但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受，到了北部我就是想當別人，極力想當很優秀的別人，但是我沒辦法當，於是將自己隱藏，到最後真正給我親情的就是部落，但是我回來的十四年當中，部落無法這麼快接受你，但它已經在接受，我回來十幾年，這幾年真正被部落接受。我以前的工作室在裡面，根本不會有人在乎我，更不要說有部落的年輕人或是老人。只有昌啟偶而會故意安慰我，但他也不會告訴你，你這個孩子很好。部落之所以有那麼好的傳統，不是一個人的角色，是全體的角色，部落就像這個火一樣，我們將它推開一下，這個火就會燒得更旺，你可以感受到這個部落的精神。可以讓你流淚也會讓你感動，但我們的孩子怎麼辦，他離這個火更遠，回來時不曉得如何將這個火點燃。我跟楊文全說一定要在豐年祭之前舉行，讓這個活動和豐年

祭對話，他會知道這個活動這麼重要，我們的豐年祭更重要。如果沒有豐年祭，部落就瓦解，所以這樣一個比較之後，我們要讓外面的遊子能夠回來，我們要如何讓他回來，回來後我們如何接納他？給他一個適合的舞台？這樣的方式或許是我們這一代的孩子所要做的事情。我常常去聽那個傳說，到底這個時代我們要留下什麼？我們請副座講，不然我會很難過，會掉眼淚。

昌啟：

原住民是個沒有文字的民族，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到最後生命就是衰弱，因為無法記載祖先留傳下來的東西，只有火才能傳承，以前年輕人大家都在聚會所，在火這裏，由老人家口傳來教育年輕人，講述過去的事情，有火才有生命，有火才有延續，如果火一停掉，也許生命，也許文化就無法了解。現在的人都往外發展，他走出去之後就不知道部落過去的生命，完全站在外人的眼光來看部落，現在能將文化流傳的，現在的人要將老頭目留下來的東西傳承下來。但畢竟年輕人不是那麼了解部落的文化和精神。還好陳精志能了解部落傳下來的東西，要將這些東西傳承下來給年輕人，當然年輕人的角色還是很重要，但在年輕人還懵懵懂懂的時候，盡量將文化弄清楚，如果大家都很清楚部落的文化，都是文化人時，部落的文化就能像火，生命就會繼續延續下去。要是現在沒有將港口相關重要的文化穩固在年輕人身上，再將火撥旺一點，要將這樣的文化加強在年輕人的文化裡面。第一個老人跟年輕人一定要接觸，這樣文化才能傳承，每一個人的角色都非常重要，因為部落沒有一個很完整的組織架構，辦這個活動，我們都很希望能有效果。

英彥：

從去年底到今年，我在整理豐年祭在過去呈現的主題時，我為什麼會哭，它的智慧在哪裡，豐年祭的意思有幾個：

過去米襖襖外在山上工作，從山上回來時，大家會舉行很盛大的儀式來迎接他們，是感謝的意思。是祭祀祖靈時的祭壇

部落的年齡階級很重要，維繫部落的安全，老人家在豐年祭時 Bagayat，他們白天做公共事務，晚上住在聚會所，沒有時間交朋友。Baayat 是老人為年輕人安排的，就是讓男女生有機會接觸。

在整理祁雨祭時有一個咒語，意思是這樣，寡婦如果在一定的時間出門就會下雨，所要傳達的是人跟人之間的親情，即使它離開了還是割捨不掉，當它的親人一出門時，天上或是在四處飄蕩的靈看到他們會難過，所以會下雨，但這樣的傷痛到那時才會停止，如何讓她療傷、讓她止痛，豐年祭過去曾經辦過，以前白天的時候寡婦會到男性圍圈的中間，頭目會告訴她你的傷痛就到此為止，不要再難過了，不然你的先生跟他們一起跳舞，他會很難過會流淚，豐年祭是一個很男性的活動，但一個女性、一個弱者，在這樣的很男性的場合，藉由他們的力量來療傷、止痛。

Balimo：敬老人酒

所以說它考慮的層面非常廣，對祖靈、對長輩、對晚輩，這樣的一個祭典是很重要，是對大家的感謝。它的意思非常深遠，讓我哭、讓我痛的是我受了四十年的罪，我們有這麼好的東西，為何自己沒有去發覺？在四十年來，覺得它沒什麼，可是它有什麼，這樣的感覺讓我非常痛。

昌啟：

過去的社會和現在的結構和現在很不一樣，所以有些傳統的活動較不適用，因為過去的人在外面工作，但現在的人都有男女朋友，我們再舉行 Bagayat，明明不是他要的，你還要 Bagayat，會造成困擾，所以只是形式上的。以前的 Bagayat 是非常慎重的，現在的 Bagayat 只是一種形式。以前男孩子會入贅，入贅到女方家裏，但家族裏收割、蓋房子會回來幫忙，Balimo 是因為以前都入贅，所以豐年祭時家族的女孩子會請 faki 喝酒，為了感謝這些 faki，婦女會釀小米酒，接到酒時要頓地去感謝上蒼，家族給我這麼好的禮物-小米酒，用頓地讓上天聽到，希望我的家族能一切平安、順利，其實豐年祭有很多深奧的意思。

英彥：

當宗教介入時，基督教已經有二十年的時間沒有接觸豐年祭，以宗教儀式，豐年祭有很多深層的意義沒有表現出來，很多真正的意義和內涵就消失了。

昌啟：

以前宗教沒有的時候我們有迎靈祭的祭壇，但宗教進入時，很多東西就瓦解。

拉黑子：

我們為何要辦這樣的活動？是要藉由大家的談話來支持，大家既然覺得這麼重要，要如何恢復它，其實這個恢復形式是非常困難的。剛剛大家已經將很深層的東西講出來，這些深層的東西已經埋在很深的地方雜草叢生，我們在執行這些活動之前，大家已經談到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和體悟，現在大家都發現埋在石頭下面的寶藏比上面的更精采，既然我們今天扮演這樣的角色，我們如何傳承下去，剛剛大哥談到因為我們沒有文字，也談到時代的變遷，為什麼英？會四十年來沒有感受到，是現在的潮流，甚至是西方的宗教的介入，足夠讓這個文化被沉澱下來。大家既然都覺得這樣的文化還存在，透過這樣的形式在進行這樣的活動之前或中間，是不是先有個研討會先針對部落會議，請頭目、長老、部落重要的人大家來談，我們這幾個人能談這麼深入的東西，如果能在部落會議談這個事情，會對部落很有幫助。透過一個現代的活動來帶，透過會議的方式，會挑起平常不說的或是那個人很想說的，或是那個人感受得到，但是沒有對話的對象，透過這樣的活動、透過這樣的會議讓大家的心情互相傾訴，可以讓大家的想法彼此交流，會促使部落消失的東西繼續昇華上來。

為何要辦這個活動是因為背後有這麼深的東西，你講它是智慧，在文明的世界，大家對這個東西是非常渴望的，整個時代、全球都想要追求的東西，這才是最真實的，這才是生命裡面最精華的東西。譬如像寡婦，這是很少人去重視的，講到出門時會飄雨，是很生命的很本能的是很人本的，很人為的，曾經自己的祖先有過這樣的東西，我們放掉了，去扮演另一個角色不識你體內很需要的東西的時候，這些都是生命裏最精華的東西，我們的祖先有那麼好的東西，我們為什麼放掉，去扮演另外一個人，走了將進生命的一半，再回來，再走，就覺得很難回來，生命就過了。像敬酒的頓地，可以從馬拉軋札外的身上看得到，從頭目一直敬酒敬到 mama no kapah，他們的動作絕對是敬天敬地的動作，老人家會往上，請求上天護佑這個部落，像這東西在這個時代都沒有了。

我們透過現代的形式，讓其他外面的人能夠了解，有讓我們自己的孩子很容易發現，因為傳統的架構不見了，讓自己的人了解，大家很難去意會，大家一直活在那個傳

統領域，但那個領域一直是形式上的，並沒有深入到裡面，有人有這種想法，但是他不敢，因為只有自己一個人，他會思考，他這樣做有沒有意義，他覺得沒有意義，這個東西在這個時代不管用，但是它不懂怎麼去做轉換，要透過轉換，轉換是可以適用在現代社會的。要透過外面的人來做橋樑，如果城鄉所沒有來，我們這種談話可能很少，或許沒那麼輕易，透過外面的人，傳達我們彼此對傳統的認知，再呈現出來。要再去挖掘原來的東西，發現的這些東西用怎樣的方式如何呈現出來，如何讓在外面的部落的孩子了解，另一方面讓外面的孩子了解部落的文化。這種東西很實質上是針對部落，這樣這些藝文活動就有它的正面意義，對未來來講才能夠延續。大方向不是要創造多少遊客進來，而是讓部落有自主性有自覺，之後再多的人都有辦法承受。現在基本上先達到一個程度的認知之後，辦個一兩年兩三年，將自己的認知轉換到某一種程度，才能一直持續下來，如果是朝著這個方向，我們這樣的討論我覺得滿棒的。

我參加過很多原住民會議，很難談到部落的母體文化，如果是今天自己感受到、體悟到，渴望這個東西能恢復到現況，雖然很難，但有一個方式，就是像將這些思維轉換，老頭目說拉黑子你要轉換自己的想法，因為這個時代有美國人、大陸人，我們需要一個轉換，轉換並不是不要傳統，而是形式轉換，因為時代不一樣，才能適應現代潮流，過去的環境就是這樣，所以創造了那個東西，創造的過程當中，沉澱了很多精華，雖然環境變了，精華還在，我們把形式轉變，再把精華拿下來，一樣的道理，朝這個方向進行，我們符合時代的潮流，才能將這樣的精華傳承下來。我覺得朝這個方向來進行，這個活動會很棒。

英？：

我父親做的工作，怎樣將舊的東西已經消化在體內的東西重新呈現出來，楊先生和比娜上次參與到這個部分，他想將它的東西用文字表現出來，套到舊的很傳統的古老歌謠裡面。舊的東西經過消化再用新的東西傳承下來。

拉黑子：

文成請發言。

文成：

我不會講話。

英彥：

我想要了解就我而言對你們來講很陌生，你們怎樣看出去又回來的人？

拉黑子：

滿討厭的，我剛回來的時候很孤獨，我在樓上一整天、兩三天、五六天不能出門，沒有人理我，我爸爸還趕我出門，讓別人看的懂的是昌啟大哥，在以前，我還沒當兵時我和昌啟有一些夢想，我回來時，因為我都在外面，我很難讓部落的人了解，我連豐年祭插一腳的機會都沒有，男孩子更現實，他說你在台北都沒參加，你現在才回來參加，但我的 slar 不是討厭你，他們是考驗你，他們會講的很難聽，根本就不理你，還要給你罰錢，你要讓人家怎麼尊重你，你要付出，那種付出不是你的知識或認知多高，實際上你要扮演部落的一份子，不是你的自視有多高。部落一律平等，所以每個人都有機會扮演青年

之父，你還好呢！你碰到大哥、碰到城鄉所的還有我。我以前碰誰？你的運氣好我十倍。

英彥：

從外面進來的人，對故鄉的感覺很陌生又想要接近、害怕。

拉黑子：

你不一定要參與部落任何事務，但你一定要關心它，你不在部落還在，到底我回來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很重要，回來時只有要身體力行，我突然成為部落的發言人，沒有任何的告知，昌啟就突然叫我去講話，在我的生命裡面是不可能有的，在這零點幾秒，他們叫我去講話，我根本不會啊！我回來十二年，我從來沒在部落發言過，也沒講出我的心聲、知識或是我對部落貢獻多少、了解部落的文化有多少。十二年，我從來沒有講過，一直到最後，我上去講時，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我覺得這樣對你更好，你的認知已經這麼多了，部落要考驗你它是愛你，如果你要成為部落的代言人這樣重要的角色時，你要經過一個非常嚴苛的過程，如果你要成為部落的代言人時，要成為一個智者，如果沒經過這樣的考驗，一風吹草動就會被打下來，部落的事務非常的繁雜，我可以體會到大哥的立場，我很害怕接觸到核心裡面，部落的事物要全心全意的付出，沒有任何的怨言。我這個受過外面的教育的人，部落的事關我什麼事，所以我們的角色很重要，一定要成為被部落犧牲的對象，你不覺得你很快樂嗎？因為你能發現那些精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發現那種精髓。

英彥：

那是一種痛，我曾跟楊文全及比娜說過我何德何能參加這樣的會議，對部落來說，一隻腳已經踏在外面，我會參與是我父親的影響，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它對文化認識的非常深，可是這種東西他要如何展現，他要動一下，就有很多反對的聲浪，他很苦，找不到出路。他的年齡一天一天的衰退，你就看到一個寶藏在那邊，你不得不快去挖，去讓它發光，這只是在浪費，可能我們的腳步也快了一點，讓人很討厭。可是這是我不得不去面对，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拉黑子：

你要扮演雙重的角色，那是很現實的，我參加喪家的聚會，晚上都會聽到兩三點，我那種痛勝過你好幾倍，我自己是年齡階級裡面的人，我聽到部落的力量，部落以前有很強的凝聚力，當那個老人家說話時，我連正眼都不敢看他，為什麼？我連一粒沙都不是。他講他那個時代，以前為了要考驗部落的年齡階級，去山邊拉烏心木，要動員部落，沒有辦法拉上來，他們說你們這些 mama no kapah 是最差勁的。說我們以前那個時代有辦法拉上來為什麼你們沒有辦法拉上來。後來拉了半天，換了幾次的繩子才拉上來。以前這麼團結的部落，也有它的缺點，以前的人要讀書，想要去往外發展，部落的人都反對往外發展，因為一個人出去，部落就少一個力量，導致這個時代一個很奇怪的發展。怎麼辦？這個到底好不好，這是我們時代要面對的問題，我們不要在發生同樣的問題。往前往後往裏去看，這是一個很高的學問，到底要扮演怎樣的角色，你父親的東西要成為部落的資產，不是私人的資產，你父親這個地方有這樣的發現，甚至它能懂這麼多是部落給他的，如何從你們身上再去發揚，讓更多人去分享。

或許整個部落的想法無法接受，部落的人反對是理所當然，這種沉澱已久的東西，

突然間要拿上來，絕對是格格不入，為什麼是你？在吳光亮事件，所有的勇士都死掉了，留一個人回來，部落的人都怪他，你在部落裡面最差勁，為什麼你這個最沒有用的人回來，為什麼不是我的孩子活著回來，為什麼是你？好不容易他從那邊報訊息回來，這樣的事情在部落一直在延續，老人家也一直再考驗，也許是部落在考驗我們這一代的孩子，也許你父親也一直在考驗你，為什麼我們很快樂，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精神，這個階段中，這種難過和悲傷如何轉換成一種力量？那就是一個快樂。我們的過程還在一個很渾沌的裡面，我做了那麼多，為什麼沒有人認同呢？這怎麼回事，我也是一樣，我也做了很多，為什麼不這樣做呢？為什麼每次還要犯錯呢？有一個台大人類所的學生說有些人一直從六十歲到死亡還無法意會，但是有兩三個人他很快就能意會，那個付出無怨無悔，你應該為你父親感到驕傲，他有怎樣的一個女兒去接受這樣的使命，那巫師就有後代了。

文成：

你父親懂得那麼多，我的父親是基督徒，部落的事情都不知道。像你講的豐年祭的這些意義我們都不知道，我今天是當學生，我只能聽不能發表任何的意見，我也是在學習。

小威：

你父親也代表另一個時代！

昌啟：

當時基督教進入，基督教禁止所有的教友參與豐年祭，所以他們都不知道豐年祭相關事情，只有天主教參與這個活動。掙扎好久，後來基督長老教會才發現這樣不對，畢竟部落不是屬於宗教的，部落是傳統的，這是阿美族的祖先的活動，並不是教會的。所以後來又回來參與，所以你爸爸的那個部分是空白。

拉黑子：

這樣更殘酷，文成的爸爸以前跟我講，他年輕的時候說豐年祭不要辦了，以前大家都反對，因為以前年齡階級組織非常嚴苛很辛苦，大家都想把它淘汰，但有些老人很堅持，我們曾經經過這樣的過程，突然間叫我們放棄，那個被放棄的人更傷痛，像老頭目就是其中之一，一個是曾經經歷過的，一個是不知道的，如何將這兩種傷痛撫平很重要，身為我們這一代的孩子，更要將兩者的傷痛撫平，像你父親那一代的無奈。下一代的，我們也要讓他知道這樣的事情，我們這一代是最關鍵的時刻，在這一百年來，一直沒有這樣的會議，也沒有外人介入，去探討很真實的問題，很實在的將這種問題從內心挑出來，針對一個問題來討論，這樣的話年齡組織包括部落的架構，他的命脈才會延續下去，即使以後人口沒那麼多了，祭典還是存在，包括巫師，所有的？神都能和平共處，不管是教會、長老教會或是傳統信仰萬物這三個能和平共處，這樣未來才能延續下來。惟獨信仰萬物存在，豐年祭的精神還是會存在，孩子才會想要回來，不會不敢回來，如果這個東西瓦解了，孩子不願意回來，什麼都沒有，那個榮耀不見了，一定要創造這種榮耀。像燦明也很痛苦，因為他一直活在傳統的思維，以前我很反對他去抓魚，如果他回到一百年前，他是個很優秀的勇士是部落很優秀的青年，他很會去抓這些東西，他去抓魚就是要供養整個部落，去榮耀他的階級，榮耀他的族人。這個舞台沒有了怎麼辦？他們的思維一直在傳統領域裡面，如何讓他們的舞台再創造給他，如果他們一直釣魚，父母會說沒有用，因為沒有上班，沒有錢賺，但在血液裡面，聽到年齡階級或是傳說中我們的

部落怎樣怎樣，孩子都沒有用嗎？上山下海是一流，是符合過去的傳統領域，但是時代再改變，這些東西喪失掉了，因為他們的舞台不見了，你說他們真的沒有用嗎？也不是，一定要將傳統領域的部分，化成這個時代所需求的東西，這個部落就存在了。

這一代二十幾三十幾歲的年輕人，到了五十歲，整個部落就瓦解了。一定要趕快給他們適當的舞台，讓他們的能力被肯定。而不是人家說你都沒有用，你都沒有上班你都沒有賺錢。這個部分是很微妙的，其實他們也很傷痛，你說他不知道你的感受嗎？他們懂啊！他知道，他們說大哥有什麼用呢？海祭他們去射魚，他最厲害，射了很多魚給這些老人家吃，可是有什麼用呢？我射了那麼多魚孝敬老人家，可是他的孩子又沒有回來，我在部落又沒有受到重視，我幹麻義務抓這麼多東西來孝敬他們老人家，他不是沒有認知，他還是去做，但背後大家都有私心，如果是集體大家都去做這種事情，就沒有話講，每年都是這幾個人去做，其他人呢？但是有榮耀的不是他們，老人家掌聲也不會在他們身上。在家裏時又沒給他們舞台，這種事情在部落是很嚴重的，我們的角色做什麼？既然我們能夠領悟這麼深的東西，我們的角色就是協助他，讓部落能延續下去。

拉黑子：

燦明，換你講？

燦明：

你講那麼好，我能講什麼？

昌啟：

我們過去的八大年齡階級很嚴格，以前在聚會所，全體動員時，有一個沒在聚會所，譬如在家裏睡覺，就一定要找到，他的年齡階級就要去找他，將他家裏的鴨全部拿走，就是要罰你。部落在做事，你在家裏睡覺喝酒，就是要罰你。父母追到聚會所追雞，被趕出去，說違抗部落的事務，更嚴重的就是牽你家的牛，父母親沒有話講，或是人家所砍的木頭，要燒柴火用的，全部要搬走，頭目的孩子有一次大家在聚會所，他在睡覺，他的 slar 就把他家的木頭全部搬走，父母親不能講話，追到那裡還被罵說你的兒子沒有教育好，部落在這裡，他在睡覺，所以這個東西是部落的。以前很嚴格，你沒有聽指揮，家裏的東西都會被拿走，父母親沒有話講。現在是不可能這樣，頂多被罰幾仟塊。

楊文全：

阿美族的海洋文化可以從文成的父親身上發現很多東西，或是燦明，在海洋的部分，海洋文化可以再做一個呈現，很多都是在他們的實踐裡面，可以慢慢發掘。

拉黑子：

有時我聽到年輕人談海洋的故事時，三天三夜談不完，絕對是很精采，這些東西在外面年輕人的身上是沒有的，那是他們身體力行的東西，那是他的領域，像我自己在這裡生長了這麼多年，從石門到這裡海底的世界我就不知道，但他們知道，誰來敘述這個，這個也是部落的文化之一，是很關鍵的文化，那這些東西怎麼辦，如果他們四五十歲時，不再那麼會潛水，這些東西就沒有了，他們還聽得到老人家所講的一些故事，海底有什麼東西，當他們下面沒有接班人時，這種文化無法傳承，海底世界就會消失。雖然他們只有十八米，我們的階級有四十八米，差很多，千萬不要越矩。

小威：

我把大家所談的東西變成一種活動，我對活動的想法，雖然形式上是一種活動，不能排除外在的人進來，必須照顧外在的人進來要了解活動，但這個活動更大的意義是內部自己另一種形式的凝聚，我想到這個活動如何呈現，從石梯坪到工作室這裡應該展現阿美族一個人成長的歷程。

石梯坪：女性和娃娃

項鍊工作室：青年

拉黑子工作室：青年之父

吉普戀協會：老人家

活動是不是能做一個串連，這樣一路過來就是阿美族一個人成長的過程，以時間軸講每一個點的位置可以從遠古到現在，石梯坪遠古也許是編織也許是陶，中間可以加上寡婦的。項鍊工作室是年輕人，拉黑子工作室、吉普戀看要如何呈現，活動的內涵可以再設計。整個活動的內涵，到底要怎樣串，還可以再做一個討論。豐年祭的內涵有感謝、生命繁衍、公共療傷、思念，一種交代，每個點將這些內涵來做一個呈現，一定要有靜態跟動態，不能只是歌跟舞，文字和圖像都要有呈現。每一個點，這些工作室是留在部落的年輕人呈現的一個舞台，裡面一定要有文字和圖像的呈現，呈現的出發點要以部落的角度，讓部落年輕人不知道的從這裡面可以知道，整個活動讓老年人有一個安慰讓他們盡情去抒發，年輕人有一個舞台去鼓舞他們，小孩子有教育的機會，整個活動要給大家一個舞台，譬如每個點都可以提到部落意識、宗教反省、過去和現在交替的部分。有很多是個人在抒發自己情感的地方，這些點串串，就可以成為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

拉黑子：

如果阿公還在，聽到小威講這些話一定很高興，當初我在娶她時，他和我的 faki 都反對，說台灣人能幫你嗎？今天一個部落的發展，不能只陷入在一個領域，基本上小威的架構已經呈現了。當初阿公的反對是有點錯，或許你的反對讓我更堅持。

昌啟：

我們阿美族對小朋友的教育比較欠缺，不像布農族或泰雅族對小朋友自己文化的教育滿重視，我們平常滿少將小朋友納入我們的文化裡面，小朋友要納入我們的相關活動裡面。

慧玫：

小威提的架構滿完整的，像去年的時候我們就在講編織的部分，對時間的掌握，每個人做什麼事情還要再做一個規劃，在精神的部分，我聽起來這像是一個十年的計畫，或是必須做一個很密集的活動，如半年是一個主題，我覺得可以做到這樣子，每一個人成長的歷程都非常重要，也有其內涵，如何再更細緻的呈現。

楊文全：

我還是關心人的動力，大家在這裡面想要做什麼，大家透過這樣的對話，我不想套一個框框來限制，這樣沒有爆發力，會衝到哪裡就到哪裡。我也很同意這個活動可以再持續，更細緻化，做更完整的呈現。哪怕是一天裡面，只要大家做得到，一天或是一個禮拜或是多久，目前不知道，因為這整個事情從小圈圈去捲大，會捲到多大，我們不知道，我

們從二月底就要去找縣長，縣長不通再去找別人，有錢做有錢的事，沒錢做沒錢的事，我並不會想去提出很形式上的限制，沒有框框，讓大家去展現自己的爆發力，要由各個點自己去想。

小威：

我覺得要開始行動，就像我們蓋這個地方，一切好像不可能，做了才知道那種可能在哪裡，做的動作要持續，累積的東西才會越來越清楚，才會形成帶動部落的力量。

楊文全：

小威的想法至少是在現階段是最完整的，我們不排除還有另外的發展或是兩個禮拜還以更好的想法來取代他，到這種程度，其實已經可以形成對外的訴求了。這種想法會形成怎樣的形式其實還有更大的空間，我的想法就是這部分要先形成一個企劃案，不知道大家對小威的說法還有沒有意見，對老年人的安慰，年輕人的舞台，小孩的教育。在企劃案的階段是滿重要的，對外的訴求。下一次開會的時間，將大家串在一起，每一個點還要提出更細緻的東西，或是兩個星期以後，今天這樣的結果可以形成兩、三頁的文字，就去找縣長。

小威：

不行吧！譬如說每一個點要怎樣對內對外。

楊文全：

我覺得可以！

拉黑子：

先把這個動作先做出來，主軸先弄，後面的方式之後再說，出去談完之後，有一些想法，回來還是要修正啊！一面進行一面再做修正。

楊文全：

對內串連及找縣長要同步進行，每個點自己要往前走，這是部落自己的事，各個點要提出各自的想法。不能只是依賴縣長而已，就是兩個禮拜的時間，像小威提出這樣的構想，就要把鳳美找出來。下一次他就要到齊。像小威講的，文字的部分、影像的部分要怎樣處理。

小威：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說不定以後還可以再做修正。

昌啟：

這是很好的架構方向，細緻的部分再做討論修正。

慧玫：

我還是會覺得時間非常的倉促，我相信小威他們有很多的資料，影像東西也有，像是舞蹈和唱歌，沒有辦法在一兩天當中呈現出來。

小威：

我想當初的人也是這樣一點一滴，最後才形成豐年祭。

楊文全：

這個壓力是自己給自己的，所以我們不須對外付出任何責任，所以看大家想要做到什麼程度，半年可以做很多事，我不知道部落的年輕人要展現多大的能量。

英彥：

我這個部分比較想走母系社會的部分，像祈雨這部分，是比較母性的，再母系社會當中，巫師祭和祈雨祭，背後的背景有怎樣的交錯，在那個時代對社會展現怎樣的影響，要透過圖片、透過影像更細緻的展現出來。讓大家能很清楚的了解，這是每個點自己要做的部分，是自發性的活動，要如何將部落呈現出來。

小威：

英彥和鳳美可以做同一個。

楊文全：

有可能在兩個禮拜之後，開會時都沒有人來，這件事就算了。就是看大家想要做到什麼程度，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情，聽起來比較冒險，但比較實在。我們隨時可以停，也隨時可以走。

拉黑子：

像這麼多年來，因為不成熟，有許多埋怨和其他的聲音，不能不把這些事情執行下去，這是我自己的反省。這麼多年下來，我們講這個部落有多好，在外面人家也是這樣看，這個部落真的很棒，可是真的有這麼好嗎？我們所講的老年人和年輕人的舞台，包括外面怎樣看這個部落，包括我們所講的好，這樣的東西，要給自己一個很真實的呈現，如果是自己想要做這樣的事情，不管是怎樣的狀況，只要大家有向心力，做這種事情就很快，做這樣的事情需要非常誠實的去面對，要在意的不是成效而是如何落實我們今天所講的話，一次又一次，港口部落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這個部分我們不需要擔心到底會不會有人來，我們要很誠實去面對這樣的事情，只要是誠實，就會影響到整個部落，也會持續。

我選擇以工作室、以部落為導向，因為這些人都在部落，他也陸陸續續想要扮演他的角色，是不是一次又一次讓他去發現，讓他去改進讓他去學習，如果能這樣做，就能給老人家一個回饋的舞台。如果要達到部落合理的要求部落自己的標準，是非常困難的。還是一次再一次試看看。很多事情都是金錢導向，這個部分很嚴重，像豐年祭的活動，如果不需要依賴外部的經費來支持，而是部落有很強的凝聚力，這個收入就從這邊開始，這樣的話就是最正確的，我們呈現的足夠讓別人的消費能讓部落能達到自給自足，這個活動就有其意義在，現階段在很多資源及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需仰賴外面的力量來整合這樣的事情，我有最壞的打算，這是要做一輩子的事，一個這麼優秀的文化在碰到整個時代潮流的時候，都會被瓦解，更何況是這件事情，是百年大計，祖先曾經留下這麼精髓的部分，所以我們不會那麼辛苦，我們有讓人家覺得值得來一趟，包括我們的環境，我們的文化，讓人家覺得獨一無二。

楊文全：

我要交辦作業，我們待會決定下一次聚會的時間。今天已經談到一定的程度，各個工作室要呈現出文字和圖片，看你要表現出來的東西，也沒有很多的機會彼此交流，各個工作室用一個你可以表現出來的東西，每個工作室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展現你這裡有什麼，不管透過文字或透過圖片。讓大家彼此之間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拉黑子：

各個工作室呈現出自己的東西，辦一個活動之後，又有文字、影像的紀錄，這個就是累積下來的成果，活動最重要的就是要累積一些東西出來，累積下來的東西不是一種包袱，不是要花很多的時間或精力去整理，而是他精神面的東西，影像和文字的部分很重要，會影響小孩子的學習成長。

楊文全：

從我的立場，我要看到這些，我會進一步安心，可以繼續往前走。如果現在沒有，到時候怎麼會有，如果現在沒有，七月怎麼會有。海洋的部分我也滿期待的。

英彥：

要謝謝文全和比娜，剛開始八月份感受較深，剛開始很辛苦，什麼都不了解，千頭萬緒，那時他們剛好進來，那時也想怎麼將這些點串連，今天聽到大家這樣的共識覺得很棒，我會很珍惜這樣的機會。

楊文全：

我們是躬逢其盛，那時拉黑子講一句話，如果三年之後才來，我們不會理你。

拉黑子：

這個部落以前在東海岸都是帶頭的作用，我那天聽到老人家以前實際參與部落的經驗，覺得我們好窩囊，我們聽到那些故事，我們現在算什麼，我們所聽到的那個過程，本來以為自己很棒，反過來思考自己，在外面說的頭頭是道。

楊文全：

下一次我們給每一個工作室一個時段，不論是十分鐘或是二十分鐘，讓他們去呈現要呈現的東西，哪怕是一些簡單的說明。

比娜：

我覺得有一個時段也可以是個對談，我覺得在對談當中，學到很多很多的東西，而且很多東西其實都在談話過程中呈現，可以去講工作室最感動、最棒的東西，然後把它變成可以表現的成績。

拉黑子：

像這樣一個部落，有很多深層的東西不斷的在我們的記憶呈現，有一些部落的人進來有一些外面的人進來，找一些了解部落的人，曾經做研究的人，第二個去轉換藝術的部分，影像的部分也要進來，在整個進行的過程，它被紀錄，活動結束時有一個完整的東西在裡面，部落的人再去做研討，去迎接下一個活動，哪些要加強，哪些是可以被執行的，

這樣的活動一次又一次，就成為部落整個參與的事務，外面的人知道港口部落在辦活動時有自己的原則在，這個原則就是針對部落的母體文化，又可以加入外面的東西，去進行對話，可以對內和對外學習，對外的學習可以發現自己的東西，如何讓部落昇華，在進行討論的過程中會呈現。

像小威會在談話時去做一個整合的部分，在未來裡面要呈現時，像項鍊工作室，一定有它的位置，海邊的部分，年輕人有一個集結的地方，現在年輕人已經會常到那個地方去，已經養成那個習慣，不會年輕人想要進去又不敢進去，吉普巒那邊要讓年輕人突然到那一邊，要由工作室來執行，要有責任制，要養成這個習慣，不是由拉黑子或大哥來執行，責任制的劃分，然後有一個統籌，我和大哥站在一個協助的過程，不會只想把活動做完辦的很大，這樣對各工作室或是部落沒有直接的影響，而是要持續，怎麼將他做的更好，遊客來很多，也沒有用，如果遊客進來沒有像我們講的那樣，幾次之後遊客就不會來。最後的關鍵就是部落一定要自己意識到，有那種能力跟未來能夠自己去執行，只要有一個堅固的核心架構，就會很團結，就會一直持續，八大年齡階級、部落的社會架構就不會瓦解，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一次又一次將自己的感受提出來，這就是中心主軸的凝聚力，如果後面的孩子想要進來，聽到這樣的感受就有辦法進入核心，祖先留下的東西，如果後代能用到這種東西，它就是唯一的力氣/利器，這個部落就能持續下去。

侯森：

剛剛講的舞台，我們現在要去搭一個舞台，讓這些事情可以發生/聲，像這種場面或是這樣的過程，如何讓更多人參加，讓效益發揮的更大，有些很精采的部分不是活動本身，而是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可不可以讓更多老人或年輕人參與這樣的討論。讓大家一起討論這樣的事情，讓這樣的事情慢慢出現，不管辦怎樣的活動，它的意義會更大，我覺得滿可惜的，如果多一點人參與更好。

拉黑子：

下次會議能不能利用晚上，我也滿認同這樣的想法，讓一些年輕人參與，雖然他們會喧嘩，但他們會慢慢安靜下來，部落的人會開始有經驗，下一次我們大家圍起來，圍一個火，到時會也會有一些族群所義工，這些是部落緊急動員的義工，我會陸陸續續將這些人召集過來，部落一些行政的紀錄就很重要，部落就會比較輕鬆，關於一些部落年輕人的凝聚力的部分，我們著重在工作室的協調，部落年輕人的部分，我和昌啟會動員，有這樣的事情，他的參與力會滿高的，這個教室的功能就能發揮。就像當時蓋教室一樣，有些人生氣為什麼沒有叫他們來幫忙。所以像這樣的事情，每次在辦活動的時候，大家都聚在一起，這個部分沒有問題，我覺得很有意義，年輕人很吵，可是他們在偷聽。那天研究生拿他上學期的作業，我看陳燦明很仔細在看，被訪談的人都是沒去過貓公山的，阿杜就說他也渴望回到貓公山，他們都在偷聽我們去貓公山的事情，剛好那個小姐訪問他，他就講出來，像這樣的事情他們都很在意。

楊文全：

下次的會議，我們將他擴大。

港口部落活動第三次籌備會

時間：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晚上十時

地點：項鍊工作室

與會人士：台大城鄉基金會：楊文全、吳比娜、褚侯森

港口部落：李昌啟、拉黑子、陳英彥、林鳳美、吳文成、吳全達、徐天識、
許永春、林慧玫、伊芙克

紀錄：李怡燕

楊文全：

這次必需比上次更具體的提出各工作室要做的事情，七月份要執行，所以三月份就要去找縣政府，城鄉所扮演對縣政府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活動部落要自己去談出活動互相配合的方式。

拉黑子：

謝謝台大城鄉基金會這次為港口部落付出心力，當初跟楊文全提到這個部分，我們考慮滿久的，我們的對話都有比較在意的部分，台灣發展文化產業的部分是政府的政策，我在很多部落參與過這樣的發展，我比較擔心的部分怕在活動是單一化的出現，所謂的單一化是比較個人化的，我比較希望它是整個部落的活動，各個工作室做為前鋒部隊來執行這樣一個任務，我很希望各個工作室在未來的考量及發展是站在部落人文的部分在執行，我參加過很多原住民的會議，我看過整個部落的發展，最後但形成個體戶，有些部落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來發展，都忽略了跟部落的直接互動，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這個部分，希望它是個全面性的要跟部落有某種程度的配合和執行，整個部落的資產是共有的，不是個人的能力創造出來的，如果只站在個人的能力去詮釋的時候，那推動這樣的活動他的意義就減少一半，能在部落重新去發展他的生命出來，能讓部落不起眼的人能夠知道且願意去參與，因我很擔心，我看到部落裏有些再殖民，這句話很重要，部落的族人再殖民自己的族人，很多商業機制再殖民的思維很多，如果我們要完成這件事情，一定是大家一起去參與一起去完成的，現在各工作室的負責人都在，沒有工作室的人也願意來參與這次的活動，慧玫、巴奈及城鄉所的朋友都來了，希望大家能協助我們這次的執行。

楊文全：

是不是請各工作室發表一下？

英彥：

我針對剛剛的問題說明，很多人會質疑吉普巒為何要以傳統的方式把文史資料用文字或圖片呈現而是特別會引發話題的巫師，為什麼展演的場所是在部落的後花園-海祭場，很多人心裏面都有一個疑問，我們覺得阿美族的語言一直被邊緣化，一直消失當中，相形之下生活文化消失的更快，阿美族的文化就是生活就是宗教，宗教就是生活，連上山打獵都有一套祭儀，很多祭儀因為異文化的出現而淡忘，部落所呈現的只有豐年祭及海祭，利用這兩個祭典來背負阿美族文化的重擔，一、二十年之後祭典還存在嗎？如果被遺忘之後，在二十年之後，即使母語還存在，但背後去榮耀我們的文化及歷史，沒有這個做支撐的話，那這樣的母語講出來會很有自信嗎？

協會這幾年針對豐年祭、歌謠、消失的祭典巫師祭及祈雨祭、咒語，做一些分類，企圖還原原貌及在過程去找出其深層的內涵，這是最重要的地方，但光用圖片及文字來呈現的話效果不大，引不起部落人的注意，是否可用樂舞或劇場的方式呈現？在七月份之後到現在，已經引起很大的騷動及話題，部落的人從反對到跟進，也許港口部落以後除了豐年祭、海祭之外，可能會出現巫師祭或祈雨祭來呈現文化，海祭場也是個話題，我們為什麼會用那個地方，我們所呈現的歌謠是以母體文化為主，海祭場可以看到、出海口、月洞，精神山，這些跟我們所表現的主題都有關聯性，有加分的效果，我們在說明舞蹈的時候，藉由環境來解釋發生的地點，吉普巒及東海岸對文化傳承角度來看的話，刺激了部落對傳統文化的想法，大家會去想這些東西是很珍貴的，從利益分配的角度來看，這些責任是靠大家，我們沒有責任去扛。剛剛解讀拉黑子的想法，我覺得部落可以是多元化來經營，其實海洋文化、打獵文化、織布、製陶 這些東西都可以呈現，不是大家都往一個方向來走，可以多元化經營，可以創造部落雙贏，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拉黑子：

可能你誤會我的想法，我剛剛所提是整個全面性未來的發展，在執行一個大前提的主軸，剛剛你講的非常好，如提到樂舞的生命發展，多元是未來必須面對的問題，是一個潮流，但有一部分是非常關鍵的，未來的主軸必需是人文部分，當然我們探討的是發展觀光，所謂文化的產業，既然你要找深層的東西，深層的東西必與觀光產業有所隔離，我們有這樣的程度，我們有這種辨識能力，其他人則無，我們有這種能力去接納潮流，我們可以知道我們要的是什麼。未來的發展不只是影像或是樂舞，希望有更多部落已經消失的東西，不管是巫師或是編織。阿美族最神聖的東西是樂舞，這個東西是整個生命面的根，它在對外以任何形式出現的時候有它的道理在裡面，如果你們目前的形式且已掌握到部落的生命，這要怎樣去呈現你們已經做到一個程度了，你們有這種辨識的能力，並不能說你現在要去推這個事情是不允許的，每個工作室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好該做的事。但在推動大前提裡面有一個重要的主軸，一個方向走錯一步就完了，它是很重要的部分。布農文教基金會、達納伊谷溪在十幾年前發展，他們發展的很好，整個代表原住民的列車做得很好，但阿美族跟部落跟人文的部分是息息相關的，不希望整個觀光的發展是導向那個地方，部落的型態很重要，希望樂舞整個部落的年輕人都會唱，東海岸的樂舞可以將傳統的東西不斷的粹煉出來，可以讓所有的年輕人，這樣豐年祭就不會斷，這就是一種使命，每個工作室的角色都扮演的非常好的時候，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有它的意義在。

影像的部分，我想了很久，我幾年前部落的腳印我就把它印好了，我把它燒起來了，那邊有 200-300 個人的腳印，有些人已經離開了。我還希望把所有的人的影像都紀錄下來，永久放在部落，哪一個工作室去負責這件事情，像東海岸想將消失的歌曲找回來，紀錄下來，就把他收好或是把它放出來，包括祭典，是每個工作室的責任，像鳳美現在在做編織，它有所謂傳統式的和現代式的，會考慮到未來的發展，每個工作室的場域和方向會在進行時，考慮到很多問題，生活的問題、經費的來源，開頭的人會很辛苦，希望在未來這條路，可以學習老人家的精神，創造那麼好的歌是非常不容易的，希望開在前面的人能把這樣的東西保持他最精緻的地方，港口部落所呈現的東西就會跟人家不一樣，希望部落的人也被影響，我比較在意這個部分。

英彥：

剛看到年輕人唱歌時，我非常感動，針對傳統文化的部分，他們有心，就是我們怎樣進行這樣的想法，基本上，東海岸文化藝術團抱持很開放的態度，非常希望有心的年輕人不要客氣，能過去學習，負責人非常歡迎你們過去，做一個交流，像拉黑子之前講的，讓老年人和年輕人能做一個交流，其實他們很希望知道年輕人在想什麼？真的非常希望你們能夠過去。

楊文全：

我們現在切入主題。

鳳美：

他們希望每個工作室提出今年七、八月的活動計畫，希望可以從這個話題開始說，關於部落文化的東西不是今天晚上可以談成的。我個人身為工作室，希望辦一場我個人的突破，辦一場編織，我的活動是築夢踏實，七月份不管是大人或是小朋友參與，以後看到部落的人都不用買地毯，每個人都可以在家裏做，自己都可以做，變成部落的一個生活必需品，我希望七、八月能把這些築夢踏實的地毯做好。

英彥：

我們目前那邊是海祭場，展演的地方是海祭場，還有吉普巒發展協會，我們稱那個地方是沙哇里岸，七月份辦活動，平常我們也會有自己的工作。目前較有把握來推動的是歌謠，會以五十年代的拉哥要，以前當部落有客人的時候，會由年輕女性來招待客人，在招待過程當中他們會唱一些歌謠，稱為拉哥要，我們會嘗試在歌謠做一個突破，在古老的曲調填入新的歌詞，呈現的是部落的生命歷程。在舞蹈的部分有登陸吉普巒島及巫師祭、祈雨，登陸吉普巒島口述傳說是說，我們相傳祖先是從綠島登陸吉普巒島，我們要呈現登陸的畫面。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文化，我們在歌舞當中呈現。那時祖先為了火種大費周章，後來找到白色的石頭可以點火，那時很珍貴，為了讓火生生不息而派人日夜守火，因為火的周圍不時聚集人潮，之後形成聚會所的雛型，我們要呈現火跟部落的關係。

巫師祭在日據時代被禁止過，日本人走了之後又死灰復燃，宗教來時又停下來，我的外婆及奶奶都是巫師，我跟巫師的淵源非常深厚，我們對巫師非常熟悉，對他的歌謠及舞步都非常清楚，我們有把握在巫師的部分呈現巫師深層的意義和內涵。另外祈雨的部分跟月洞有關係，目前港口部落已呈現一個自然遺跡來搭配歌舞，我覺得它很有說服力，這兩種祭典是所有祭典當中有女性參與的舞蹈，我們希望呈現他深層的意義，以後還有其他的主題，目前還不是很有把握，所以不便向大家說明。這裡有一些圖片請大家參考。這是登陸吉普巒島，我們的服飾盡量不要那麼華麗，盡量呈現當時的感覺。這是大家圍著火在那邊慶祝，我們為什麼要在海祭場表演，我們的歌舞和周遭環境非常有關係，在那地方詮釋我們的歌舞會有加分的效果，所以選擇海祭場作為展演的場地，這是祈雨祭。

文成：

項鍊要呈現的是青年組織，八大年齡階層分配的工作和任務，我們比較重視米襖襖外的精神，要呈現部落青年的組織架構。

英彥：

你要怎麼呈現？

文成：

可能用歌謠、舞蹈及劇場。

拉黑子：

我這邊比較簡單也比較麻煩，我這次要呈現的是把這四個工作室再次突顯，不是我能力強，我所謂的突顯是我知道沙瓦里岸劇場的生命力在哪裡，我也知道鳳美最擅長的部分、我也知道全達、文成的想法，我也在想我怎樣把這個架構起來，阿美族就是馬達督個度個，我希望這個精神重新再復活。今天有這樣的會議，有史以來在港口是最寧靜、最實在、最前進的會議，這樣的會議以前沒有，也許一百年前有，新一代的已有這樣的思維，在針對自己消失的文化裡面找尋它的生命力，是一個跨世紀的思維也是銜接的部分，到時我會藉現代的產物，包括以影像或是各個工作室所製作的或是某一部分把它呈現起來，我會比較走藝術的部分，這樣的呈現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也是對我自己一個提醒，這麼好的東西我如何去告訴別人，很多人在講港口部落是一個了不起的部落，它好在哪裡，這麼多年來，我們的部落依然是這樣，藉這次的活動將它呈現起來，讓部落的人知道和外面的人了解，會用工作室這樣的方式，會用這樣的一個形式來執行，到時這要仰賴各個工作室的鼓勵和支持。

慧玫：

聽了很不習慣。我記得去年同樣的這個時候，跟拉黑子那時有很多人在雕刻班，我在相處的過程當中發現有很多更深刻的經驗，我的工作為影像工作及不同媒材的視覺工作者，我看過的每一個人當中，不管是阿公都有還有其他人身上看到不同的可能性，觸發了我一些想法，那時到阿公家，其實我是想拍他，我突然看到阿公不斷在做編織當時也做了編織很大的毯子，我發現編織的東西其實不只是實用而已，連掃帚都有圖紋，用自然的媒材做成。我那時看到的色彩非常鮮豔，裝檳榔的籃子幾乎每家都有，我很少會用這麼燦爛的顏色，我那時在想這個東西是什麼，我在跟阿福談的時候他跟我說檳榔的文化是什麼，我那時跟他們一起去溯溪，到海裏去抓魚吃他們煮的東西，會有一種感覺，以前阿公到山裏去拿藤條，阿公做的這些編織，因為它很簡單，可能跟馬來西亞比較，大家都做的很細，這樣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有意義的，當然和山的聯結比較小。

轉換到現在，但有它的另一面是跟海連結，他的顏色很鮮豔很開闊，迎接很多事物，這也是我來這裡的感受。這邊的人都各有特色，當時全達和文成還有很多人他們是做雕塑的，今年來我有更驚喜的發現，有燭臺和貝殼碉堡，部落文化的存在不但是回復歷史當中及對生命當下的思考，這是會讓我一再回到部落的原因。跟生命也好跟祖靈也好及傳統的祭典。尤其是看老人，在兩年前，我最近開始拍我的祖母，我不斷的拍她，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可以在他的肢體語言、在他的嘴唇、在他的眼神、髮型可以透露出很多訊息，我看到的每一個人可以讓我受到很多尊重和連結，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我不希望我是為了要紀錄影像而紀錄影像，希望能夠找到一種方法從被拍者的角度來出發，不是我要來拍你，而是從被攝者的角度出發。

拉黑子：

雖然嘎柱還沒成立工作室，但是他也是部落很關鍵的年輕人，部落在推動這樣的事務雖

然有四個工作室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身為部落的年輕人他們也有很重要的責任和義務，我們現在來聽聽年輕人怎樣參與這樣的事。

英彥：

在他們的階層嘎柱是最會講話的。

嘎柱：

那我就請大哥來幫我講。

拉黑子：

我很高興嘎柱，尤其在最近，文成的階級非常小，嘎柱就很支持他所召集的舞團，從這個過程我很注意，其實他滿在意的，嘎柱這邊參與部落的事情非常踴躍，也滿支持的，所以他在以後的活動也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他們那個階級也是靈魂人物，我們要推這個活動，年輕人的參與是很關鍵的，一個活動的活力存不存在要看年輕人，如果沒有年輕人只有這幾個工作室自己玩自己的，很沒意義。希望以後年輕人可以參與或是部份參與部落的活動，我剛剛故意讓他們考試，去唱歌給老人家聽，平常年輕人和部落的老人很少有互動，以後在樂舞的部分希望部落的年輕人五個、十個、二十個，一個禮拜有一個課程能在沙哇里岸練歌或練舞，這樣一個活動年輕人聽老人家也是一種學習，如果能朝這個方向就很好，包括項鍊或是生火，做大型的作品小孩子沒辦法用大人就來幫忙，不管是在任何工作室，這樣的互動對部落來講，他有直接的幫助，港口年輕人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楊文全：

各工作室都提出想法，最重要的是做一種整合，看起來今天有一些新的局面，我希望能把各個工作室整合出一個架構，把它做成一個完整的企劃案，然後就可以去找縣長，各工作室一起去縣政府，這種觀感是很不一樣的。

鳳美：

應該是由大家的討論找出一個主題，而不是由主題去分配工作。

侯森：

我們上次討論把這樣的主題定為去呈現一個阿美族的成長歷程，我們這次的活動訂在今年七月初，一、兩個星期，進行的方式由工作室為主角，部落老年人或年輕人參與，可以邀請一些外來的團體，藝術家來部落住，參與這樣的活動，在這樣的過程中他也可以創作，上次討論的地點由石梯坪到吉普巒、秀姑巒溪出海口，小孩子、年齡階級、編織如何呈現，這兩個星期是一個過程，最後一、兩天再由每個人去做一個盛大的表演，再做一個影像紀錄，這不只是個紀錄也是一個創作。

英彥：

現在說到工作室及年輕人還有牽涉到其他的，如打獵、釀酒，這些都可以呈現。

拉黑子：

我們的活動不是只有一年，像其他的人願意來可能是他們的專長在歌舞方面，我們可以

試著像自己的父母也有其他專長，如今天巴歌浪，文成的爸爸去打山羌，表示他很重視這個活動，如果他願意我們也可以特別為這個部分去安排，釀酒的部分也很好，我希望以後釀酒文化也會出現，因為我們第一年辦，有些時間掌握的部分比較沒有辦法，現在我們先以我們的領域的部分為主軸，以後釀酒，我們可以請 ina 來釀酒，如果剛好有幾個母親願意的話，打獵的課程我們也可以針對山的部分排個課程，在整個活動有一個過程。以後第二年，可能有人有想法，或是有些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或是在進行過程中我們覺得這樣做會更好，我們再做。以後說不定我們會發現新的東西，其他領域的部分以後再呈現，先不要影響我們的主軸，我們一步一步來弄，樂舞的部分，是整個活動很關鍵的部分，樂舞如果能很札實的呈現在部落，對部落的貢獻是邁進一步的。釀酒的部分，有樂舞就會有酒，如果有 ina 會釀酒的，就請她來釀，這部分很重要，巫師要如何祭拜，祭典、巫師、祭天地祖靈都需要酒，敬天地祖靈要以酒為開頭，這兩、三個月很迫切，原本這個活動是要推到明年的，真的很急促，包括我們自己都要考慮到現實面包括經費，各個工作室如果動到經費的部分還能遷就，但如果還牽涉到人員，要考慮到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各個工作室的發展都是很辛苦的站起來的，我們還要培養部落的年輕人，所以我們盡可能做到我們能力所及的部分，如果明年我們有那個能力，以後再請城鄉所申請比較多的經費，我們就可以全面性來執行，這個活動就有它的意義在裡面。

英彥：

我們可不可以設一個賣場讓部落的人來販賣東西？

拉黑子：

這個很好啊！這就是部落的參與。

昌啟：

我們要鼓勵他們製作相關的東西，像魚鱗花，既然辦這個活動，就要讓部落的人參與。

拉黑子：

其實我們剛剛一直沒有想到的部分是工作室背後有一個使命就是要協助部落的人，各個工作室在發展但部落沒有起色也不好，在現實面也要考慮到，在進行活動的過程裡面，譬如樟樹燒，有哪幾個老人家，如鳳美在做編織有很多婦女在編織，鳳美的工作室也可以做一個展場或販售部，藉這次的活動來販售，這是對部落間接很實際的互動關係，在未來發展裡面他會很願意去推動他專長的東西，譬如編織，鳳美很清楚她那個地方是一個販售的場域，這個東西可以放在那個地方，這個活動就也有一個拉部落往前的力量，也可以照顧到部落的生計，做的好會在部落引起一種風氣，部落就有它可看的地方，不管雕刻也好、樂舞也好，每一戶人家都會唱歌，除了在樂舞非常擅長之外，手工藝的部分也非常棒，我覺得部落已經在創造出它的生命，實質上要考慮到部落的需求。

昌啟：

要如何很明顯的呈現出部落的主題？

拉黑子：

我當初有一些想法，我希望我們在進行某些事要跟人家學習，尤其是自己工作室，學習

是讓自己往前走的步驟，為何要讓外來的藝術家進駐，當時我的想法是一些比較全面的思維，藉由其他藝術家來這裡進行創作，希望未來港口部落有很多藝術家來這邊駐村，為什麼會請藝術家來這裡駐村，我希望未來的發展是人文，是藝文的人會進來，以後觀光發展，來這邊的人有等級的分別，這邊來的就是藝術家，港口部落要思考如何招待人，希望這部分可以平起平坐，是同一系統的就是藝術家的領域，藝術家的部分由工作室來招待，不要那麼快騷動部落。

鳳美：

藝術家來進駐，是哪種領域，有沒有特定的對象？

伊芙克：

我覺得這個活動對部落來講不管進來的人是哪一種社會階級，學生、小孩、老師、董事長都好，講難聽一點，現代漢人看原住民是我是主你是客，他不管去任何觀光景點國外也好，我要什麼你就要給我什麼，我覺得這是非常錯誤的，這個活動要呈現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外來的朋友對部落的尊重，部落要給外人再教育，當然部落也有不好的地方，這是部落自己要去改進的，要去進步的地方，進步的空間，不是說你花錢你就是大爺，就是對觀光的想法再教育，就像紐西蘭的毛利人，進入就有一個儀式，進入之後就按照我們的遊戲規則玩，要要求外人入境隨俗。另一個阿美族的遷移是從綠島，有過程，我覺得那個精神是延續的，如編織要種麻 線、從山上採藤 削藤 編織 成品。這樣一連串下來的東西才是完整的呈現，而不是告訴他這是什麼東西，做完就可以用，而要知道他背後真正的意思，知道他的源起才知道它背後的意義，另外一個部分是阿公上山打獵的畫面，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想到那個片子的名稱，如是生活如是邦查。

拉黑子：

什麼時候讓耆播的文化蠢蠢欲動？是不是因為我們每天都看著海洋，一波又一波。

英彥：

講到被教育，漢人看原住民都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造成的原因是他自己覺得高高在上，是不了解，中間促成我們和漢人彼此之間了解是很重要的，在我個人的立場並不會限定怎樣的人看歌舞，如果他想要了解，我就會讓他了解，原住民原來有這麼深厚的文化，主導權要在我們這裡，因為誤解或不了解會輕忽我們的文化，事實上它有非常優秀的內涵在裡面，我們要如何把它呈現出來，讓他們在想法上做一個改變。

拉黑子：

剛剛鳳美講的藝術家，兩者的對話很重要，很多過程中要有一種橋樑，會透過某個領域的人去詮釋，這個部分是再學習的部分，兩者之中的對話就是一種自信，了解自己文化的深層內涵，就能去辨別及對待來者的方式，這個就是自信。怎樣的藝術家來進行，目前還沒有初步的決定，但希望他是比較站在環境的藝術家，用當地的媒材來進行創作，這個創作不是永久性的，他的媒材是自然的，會隨著時間消失。做一個環境歲月的紀錄，可以是行動劇、舞蹈的部分，音樂的部分，很多音樂必須是看著別人的音樂是怎麼去呈現的，西方的音樂能流傳到今，有他的道理在，我們有這麼好的音樂，為什麼族人無法唱會，這是什麼理由，希望藉由別的藝術家來告訴我們，別人聽我們的歌可以在奧運裏感動人心，而又有多少族人會唱這首歌，這個東西到底在哪裡沒有辦法銜接，其實就是

自信，第二個就是沒有很遙遠的思維，不知道世界多大，不知道自己的文化有多重要。

在這樣的潮流中，我們阿美族不要缺席，既然我們不缺席，我們就要去看別人。剛剛伊芙克說的話，我們不是什麼都好，我們也有不好的地方，我們藉著別人的長處去化解我們的短處，從這個方向來看到別人，閉門造車是個很錯誤的做法，看著世界才會發現我們站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如果不知道世界的演變，就容易在洪流中被襲捲，不知不覺就不見了，當你知道你的角色及位置都很關鍵的時候，就不會被潮流帶走，這個部分是我們活動裡面非常關鍵的，留住深層文化才能夠延續將來。剛剛看到小孩子，不管他是傻笑或是跟著跳，這個就是一個種子，我們常常這樣樂舞，小孩子在那邊看，他就會自動跳，這就是一個傳承，外面的人會看到小孩子是藉由這種方式來學習，在座的人一定都沒有像我們的小孩那麼大方，這是我們的美德，就是我們的課程，今天討論這些非常非常的難得，也是部落的開啟。

楊文全：

我們先討論時間的部分，因為我們要去找縣長，也要跟他說時間，現在先 check 時間的問題，看各工作室是要一天的呈現呢？還是一個下午的呈現？要在豐年祭開始之前多久才適當，我們可以把這個時間抓出來。

英彥：我覺得時間在七月份比較恰當，歌謠跟舞蹈會分開來展示，舞蹈會詮釋比較深層的部分，可能在舞蹈之後用討論和座談的方式，可以今天是歌謠的部分，明天是舞蹈的部分。

鳳美：

我的活動是為期兩個月，我說的築夢踏實的地毯，我在完成三分之二再和各位搭配，我使用最原始的素材，用月桃編也好。

拉黑子：

我請各工作室，部落的年輕人或老年人，我現在也在緊鑼密鼓的進行站立者之屋，其實我在影射一些前面的人回顧歷史從馬朗巴豹到馬要一並、吳光亮事件到老頭目過世，回顧一個傳承的人進行一些對話。教室會有一些座談，會請沙哇裏岸劇場，進行哪布魯濫對話，會請一些大專院校的學生和部落的年輕人和老年人進行一些對話，除了在傳說的部份，也可能在樂舞的部分，在鳳美那裡會以一個原住民的女性在過去的母系社會到現在的變遷，從大社會回到部落尋找母體文化，進行她的創作，我會請她到哪布魯濫和外界的人有個對話，除了影像的紀錄還有文字的紀錄。這四個工作室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紀錄工作室的紮根的工作，針對鳳美整個四十年來出生到大社會裡面再回來部落，整個生命史是怎麼進行，包括英彥從以前不知道，一直住在花蓮，突然間有強烈的使命感，看到父親年紀那麼大了還為文化的傳承做付出，站在做女兒的立場其實是非常難過的，這個部分讓部落的人值得去學習，可以讓在外面的人或是部落的人學習，非原住民或是原住民的學生。文成也是一樣，年紀很輕，兩個兄弟回到部落從事創作，家裏的人如何支持他們，這也是一個學習的榜樣，在未來整個部落的發展這是一個例子，他們如何和父母親溝通又怎麼和年輕人結合，這個形式是部落體制外的事情，但還可以跟部落的年輕人打成一片。

昨天聽到他的談話，他說經費雖然很少，但我們有一個很困難的人，希望經費先給

他，我跟文成說先不要，留一半給參加跳舞的人，如過真的有困難，其他的人先幫助他，這裡面可以看到很深的感情，自己經營已經很困難了，還能有這樣的思維去幫助別人，這是值得學習的。哪布魯濫就由這樣的理念、這樣的年齡，包括他的部落，對他的年輕人怎樣的相處，這樣的感情是怎麼聯繫的，藉由教室讓外界跟部落的年輕人進行對話，教室會走這個部分。我也會對部落進行拍攝和紀錄，本來這就是我好幾年的創作，完成的東西到時會做一個呈現。教室到時會放幾部電腦，包括我的創作、包括鳳美及文成，對工作室的東西都有一些紀錄，外人可不定時進來教室打開電腦看部落目前進行的程度，有的遊客可能很急促，透過一些解說的人，或是其他的工作室在忙，教室會扮演這樣的角色。我的部分比較不會受到大家時間的影響。等大家都定奪了，再做時間安排。

伊芙克：

七月份部落有豐年祭要進行，假設豐年祭在二十五號開始，再扣掉籌備期，部落年輕人跟豐年祭有很大的關係，在籌備期前將活動結束，豐年祭開始時不要受到影響。

拉黑子：

文成他分四項，他要去詮釋八大年齡階級豐年祭之前的任務，第二是年齡組織的責任，會做一個展演和行動，怎樣的階級用行動去表現，參與的是部落的人也可以是外人，有針對年齡階級的展演。第二個階段所謂展演的部分，是在豐年祭之前要做的任務。三、豐年祭時的住要任務，很多外面的人不了解。八大階級在豐年祭時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麼，這裏會有一些呈現。四、另一個更棒的地方是以傳統的形式建構一個傳統的建築，會邀請部落及外面的人不管是遊客或各大院校的學生以協助學習的方式來建構一個建築物。用四個階段來呈現構成一個建築物，我覺得非常好，第二個階段是把豐年祭前的任務呈現，以行動的方式來表現，大致來看是屬於劇場的部分，這個部分是從傳統領域再呈現，抽離另外一種形式精神的部分，他的場域也非常適合，這樣建構一棟建築物非常的棒。

英彥：

你用劇場的方式表現嗎？

文成：

會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呈現，會用到白天或是晚上，如果給我連續三天的話，帶他們去拉木頭，去體驗最原始的。

侯森：

企劃案先上去，不然我們沒有辦法確認時間，我們以時間換取空間，其他的可以再協調。

鳳美：

哪時要去見縣長？時間可不可以敲定？

慧玟：

這樣的活動是對內或是開展的可以對外的？

拉黑子：

大家要掌握的是時間的部分，各個工作室所呈現的階段要很清楚，譬如說樂舞，可以在白天也可以在晚上，文成這個地方可以在白天，譬如鳳美在進行編織，那白天是不是可以在那裡參與編織，這部分很難去決定，十五天當中，什麼時候是他的時間，有一些活動是對外的，可能鳳美想要對外，我們上網一定會有人知道，有人要去看編織、樂舞或八大階級，我們把這個部分弄清楚。其他就是十五天的開放，一個星期當中可能只有三天的重頭戲，譬如全達或文成有一些個人的演出，個人從沙哇裏岸來到這裡，讓他有機會去了解其他的工作室，也讓來者值回票價。這樣方式的安排還需要四個工作室進行協商再對外。

慧玫：

我覺得巫師祭這個祭典很珍貴，如果能親身看到展演的話很棒，如果不能看到，是否有別的方式呈現，影像紀錄的部分有沒有可能性，或是會有失真的部分。

英彥：

光用圖文來表現沒有辦法去感受到現場震撼人心的力量，可以一天是歌，一天是舞蹈。

比娜：

各個工作室先以兩個星期為基礎，如鳳美的活動是常態性的，可不可以給個教學的時段，或是有時是歌，有時是舞。

楊文全：

豐年祭前一個星期不能動，所以活動要在豐年祭前結束。所以我們先定活動在七月三日到七月十一日。

拉黑子：

六月的話要收割，可以滿到十五天沒關係，什麼時候開始豐年祭的動作我們青年之父會集合，我們會集合青年，然後我們會命令他麼時候開始進行豐年祭的事情，在進行當中我們的錢一兩天活動還在弄沒關係，他們會自己去拿捏，把那個東西的高潮挪到中間的部分，後面的六天可以再進行，看各工作室，以不影響部落為主。

楊文全：

從七月三日到十一日為港口部落的活動。

鳳美：

我在三分之二會加入部落的活動，我的結束是我製作過程的結束。

楊文全：

主題的部分，整個活動的命名。

拉黑子：

就先以港口部落。

慧玫：

我總是覺得會讓我感動的除了地名之外，當中一定有一種精神是讓你不斷在做的，或是八大年齡階級會讓寫論文的人會來做，總是有一個會讓你覺得我很特別的地方在這裡，那個東西可以跟別人一起來分享，每個人講一點或兩點，看看當中有沒有共同的點。

英彥：

這是一個母體文化，原住民叫做 ina，我提的是 ina 的呼喚。

拉黑子：

有一個比較好的是各個工作室利用這幾天將活動的命名和想法用文字表現，將命名的內容和想法把他寫出來，所有的四個工作室就把它放起來，每個工作室就站起來朗讀一番，然後我們會請大哥或部落的 faki 或剛剛的老師來表示意見，這就是過程，請幾個關心部落文化的老人家來列席，決定用哪一個名字，每一個人要用中文或母語來講，要讓部落的人了解，這樣就會和部落有關係，各個工作室和部落的人就會產生對話，這樣他們會知道原來工作室已經在進行這個事情了，真的已經為部落在發展了，這是一個橋樑，不要馬上做決定，希望在進行這件事時，部落的人已經在參與了。真正開始推動時部落的人已經很了解，即使他不參與他也由衷的支持和鼓勵，這樣的活動才是真正的活動，孩子們，回來吧！你不覺得我們的活動內部已經在進行了，在進行整理當中已經在辦活動了，其實落實不在外，落實在內，部落全部有共識了，外面的人進來我們有辦法吸收，如果部落沒有共識，外面的人進來我們也沒辦法吸收，在進行當中已經開始在辦活動了。

英彥：

在整理資料當中，我有非常大的感受跟震撼，心裏面的痛我用文字把它敘述出來，我用山海精靈來取這樣的名字，有一群精靈的後代住在世外桃源，百年來受到詛咒，忘記了前世的約定，在迷霧中他們失去了方向，也即將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啊！啊！飄蕩在山海空靈的牧羊人請大聲一點，讓他們聽的見你們的聲音，讓他們聽到你的聲音走出迷霧，憶起千百年來的誓約，也憶起了美麗的山海精靈，這是我在整理資料時自己深刻的感受。

拉黑子：

大哥當你被感動時立刻吟唱一段，祖靈的呼喚，楊文全你選對了港口部落，你聽到祖靈的呼喚，海浪回答你要的意思蠢蠢欲動，海浪從來沒有停止過，有時風平浪靜，那力量一直存在，不要感動，要實際行動。

楊文全：

我滿贊成像拉黑子提議的下次像那樣的方式。

拉黑子：

我們可試著部落的廣場，引起爭論其實是滿好的事情，我們要製造話題，然後才能針對話題解決誤解，試著讓大家知道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傳統要被挖出來是很痛很痛的事情，因為沉澱已久，既然被呼喚我們就一起來談，既然是精靈就要扮演這樣的角色。

鳳美：

在錯誤中找秩序，這是在編織中的靈感，錯誤是自己放進去的，要把錯誤找出來，再從錯誤中找出路。

拉黑子：

這就是沒有紅綠燈文化的好處，因為有了紅綠燈，永遠是走對的，他以為他非常的優秀，但他一點都沒有智慧，因為他太聰明了，一個沒有紅綠燈的民族偶爾會走調，但是那種走樣的聲音總是那麼美妙。

楊文全：

給大家兩個星期的時間，地點在部落的廣場。我們盡量找一個和部落有關的地方，我們先進行跟縣長的聯繫，要找他有空的時間，我們這個時間約三個星期以後，先用港口部落。拉黑子去打電話給縣長，比娜去叮拉黑子。

拉黑子：

你這一招很厲害，我們講好的，你們要先去找觀光局的局長，然後再一起去找縣長。

楊文全：

本來是這樣子的，我怕這樣子耽誤時間，我們會講港口部落要去找縣長，跟拉黑子直接講力道差很多，星期一我們先去找觀光局局長，給他一個機會，看他要不要去聯絡縣長，如果他不要，如果他要我們直接出面，我們星期一會知道，你要不要我們幫你問電話？

拉黑子：

我會直接打到他家裏，我現在找縣長，他會說兩句話：一、就是你還是回來找我。二、就是你怎麼那麼慢才來找我。

天識、嘎柱離席。

楊文全：

縣長先處理，我們下次再約時間。

英彥：

下次我們要爭取開會的時間。

楊文全：

越來越多人了，我們要掌握時間，大家會比較好安排。

拉黑子：

要推動一個部落，可以讓部落的人參與，但做決策時要非常單純及精采，還是要由工作室來決定，可以讓部落的人來參與，決策時要由工作室來要很那個很囉唆，前面沒有聽懂，後面他跟不上。

楊文全：

除了工作室要呈現的東西，像鳳美的築夢踏實，自己會有自己的主題。

拉黑子：

每個工作室有自己的名稱，每個單位的主軸，但是老人家會有什麼意見，說不定覺得這個名字太棒了就挑上去，再進行兩個星期的活動就可以用它工作室的名稱。

昌啟：

各個工作室推出他相關的計畫，希望大家都能夠達成共識，下一次推出工作室的主題，明天開始好好想。

楊文全：

一個工作室可以提兩個，一個是自己的主題，另一個是要討論的。

附錄五、訪談紀錄

訪談對象：天識

時間：2004.2.22

地點：項鍊工作室

Q：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回來參加豐年祭？

A：我有一些 slar，因為從小就離開部落，後來就不會回來參加豐年祭了。因為他們有的沒有加入年齡階級，他們回不來，沒有辦法參與。

Q：那你為什麼幾乎每年都會回來參加豐年祭呢？

A：我以前還沒加入年齡階級的時候，每年寒、暑假都會回來部落住一、兩個月，會跟部落的人熟，所以很自然就加入年齡階級了。

Q：有聽過大港口事件嗎？

A：以前在喪家守靈時聽阿公說過，平常老人家不會說

Q：阿公講大港口事件要告誡年輕人什麼？

A：要告誡部落在台北工作的人，要小心漢人，小心被漢人騙，因為漢人比較奸詐。

Q：那講 kafu ' ok 要警惕後代什麼？

A：年輕人不要衝動，不要太莽撞。

訪談對象：天識
時間：2004.2.27
地點：頂鍊工作室

Q：你說豐年祭的意義？你覺得豐年祭的意義？

A：先不要錄好不好，先不要錄嗎？哦！

Q：沒有對錯，你就憑你自己的感覺講？我都知道豐年祭的意義。

A：你說你先說，所謂豐年祭的意義？

Q：第一個是年齡階級的整合，因為豐年祭不是每個年齡階級有分工作執行，所以是讓人家看年齡階級的整合。豐年祭會有八嘎呀，因為以前年齡階級的人都在外面工作，晚上住集會所，所以沒有機會認識女孩子，所以 Bagayat 就是讓男生和女生有認識的機會。另一個是 palimo，以前的男生都是贅入，贅入到女方家，但是家族有事都會回來幫忙，所以在豐年祭時家族的女生都會釀小米酒，請 faki 回來，就是感謝他們的意思。第四個，你聽過祈雨祭嗎？你知道祁雨祭嗎？

A：聽過啊！

Q：以前新的寡婦出門會下雨。

A：這就不知道了。你現在在錄嗎？喔！拜託好不好，我怕回答錯誤怎麼辦。

Q：沒有對錯的問題，又不是考試不用緊張。以前有一種說法寡婦出門會下雨，因為在天上的靈或四處飄蕩的靈看到她會很難過就會掉眼淚，在豐年祭時頭目會將寡婦帶到舞圈中間，跟她說你的傷痛到此為止，不然你的先生跟他們一起跳舞看到你這樣他會很難過，利用集體的力量去幫她治療。

A：誰跟你講的？

Q：英彥啊！吉普巒那個英彥啊！你不知道？

A：我不曉得。沒有聽過。

Q：那你為什麼會回來參加豐年祭？

A：好玩嘛！很多人都回來。

Q：所以那是你們可以跟很多朋友見面的時間？

A：沒錯，在我們年輕的時候也可以這麼說，畢竟在台北工作大家都工作忙，平常比較少見面，在這個節日當中，豐年祭大家會聚在一起，平常也會聚在一起，但沒有那麼多人，整天聚在一起，也是很難得這樣。

Q：回來參加豐年祭會不會跟工作有衝突？

A：多多少少一定會有，我們豐年祭以前差不多一個禮拜，最起碼一個禮拜，男孩子四天，女孩子兩天，巴歌浪就七天一個禮拜。

Q：你有請過那麼多天假嗎？

A：有，當然是有。

Q：那你工作怎麼辦？請那麼多天假？

A：就跟老闆講。

Q：老闆會放你假嗎？

A：有的老闆會，有的不會。

Q：如果不會呢？

A：不會的我們就走人了。

Q：就離開那個工作？

A：很多人是這樣。

Q：很多這種狀況，為了要參加豐年祭，老闆不讓你請假，你就換工作？
A：換個老闆。
Q：你覺得豐年祭很重要？
A：也可以這麼說。
Q：比你的工作重要？
A：嗯！在年輕的時候，年輕的想法會這樣。
Q：現在呢？
A：現在的話畢竟為了生活嘛，多多少少會考慮工作上的問題，就請個兩三天的，跳個兩天。
Q：但是還會想辦法回來？
A：對，還是會想辦法回來。
Q：你之前是做什麼工作？在回來這裡之前？
A：做拷漆，廚具安裝。
Q：做多久？
A：兩年多吧！
Q：你都會和同族的人一起工作嗎？
A：沒有，當時沒有，除非建築業的話會在一起，畢竟港口的人大部分都是做這個行業，曾經我也做過這種行業。
Q：那時大家都在一起哦？
A：對，跟同村的一起做。
Q：你在台北工作下班之後你都做什麼？
A：我是做什麼？
Q：下班之後休閒娛樂是什麼？
A：下班之後會找朋友聊天，喝點酒。
Q：都是同一族的朋友嗎？
A：對，幾乎都是，我很少跟，因為工作上的關係，平常在一起上班，晚上也差不多，聊聊天，談談工作的心得。
Q：除了這個之外呢？
A：看電視啊！看書啊！打電腦啊！上網啊！
Q：打電動啊。
A：都有，都有。
Q：那為什麼會回來部落呢？只有這次回來比較久嘛！之前都陸陸續續來來回回。
A：之前就一次待的比較久。
Q：幾個月？
A：大概四、五個月吧！
Q：為什麼會回來？
A：可能因為跟工作有關係，工作不順。
Q：你那時是回來工作或是休息？
A：剛回來時這裏沒什麼工作可以做，因為這一帶工作大部分是抓魚，主要工程很少，大部分，做木雕，那時也很少人在做木雕，後來就晃一晃，東晃西晃，每天釣魚，每天海邊。
Q：每天去釣魚？
A：每天潛水。

Q：哈！
A：真的，騙你幹嘛，不然你問燦明。
Q：那你應該很會潛水。
A：問題是我們不會射魚啊！
Q：那你潛水幹嘛？浮潛，看海底景觀。
A：我有那麼浪漫嗎？
Q：潛水不是為了射魚。
A：抓東西。
Q：所以你不會射魚？
A：因為經驗不夠。
Q：你沒有射過嗎？
A：不準，準度不夠。
Q：那你這次為什麼會想回部落？
A：這個問題，可能是因為我在台北待那麼久，很倦厭在都市那種感覺，怎麼講，也不算是壓力，可能跟工作有關係，比較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後來就回來花蓮，看看能不能，怎麼講，心比較會那個。
Q：你想回花蓮找工作？
A：嗯！我很喜歡在花蓮待，因為小時候嘛！習慣，小時後習慣回花蓮，我熱愛我的村莊。
Q：為什麼？
A：太美了吧！
Q：哪裡美？
A：海、山跟田，跟人事物都有關。
Q：因為這邊的人跟這邊的風景讓你想要回來？
A：嗯！每一年回來的時候，到台北的時候，都要跟故鄉說我回去了。我要上台北了，再見我的故鄉。
Q：你很喜歡留在這邊？
A：很喜歡留在這裡，真的是很喜歡。
Q：因為環境很舒服。
A：嗯！
Q：還有認識的人，朋友很多。
A：比較親切感。
Q：台北沒有嗎？台北不是有很多朋友？
A：有是有，也是滿多的，可是呢，可能我比較不喜歡怎麼講很吵那種感覺，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安靜、有點孤僻，算有點孤僻，很少講話，很少跟人家主動聊天。
Q：你回來會比較有人可以聊天嗎？
A：比較有吧！
Q：你覺得比較有？
A：嗯！
Q：比較有人可以聊天？
A：如果在台北的話可能下班之後可能會躲在家裏，懶得出門。
Q：你不是會找朋友聊天？
A：偶而會啊！

Q：而且你還會在卡拉 ok 那裡被攔截。

A：..對，在卡拉 ok 被攔截也對。

Q：漏掉了。

A：因為認識，卡拉 ok，好，走。可能最近台北附近卡拉 ok 太多了，大部分認識的人都在那一帶活動，我們總不能刻意掩飾躲躲藏藏，看到面就要打招呼，喝一杯，又喝了。

Q：除了風景不一樣，在台北跟部落的人際關係都很相近？

A：是沒錯，可能我不喜歡過那種台北的生活。

Q：怎樣呢！壓力很大？

A：也算壓力，而且可能就環境上，感覺很擠那樣，我喜歡空空曠曠，想要幹嘛就幹嘛。

Q：想要幹嘛就幹嘛？想要潛水就潛水，可是也沒看過你潛水？

A：冬天、冬天，你要叫我冷死啊，夏天我就會潛了。

Q：哦！真的嗎？

A：對啊！

Q：你有沒有聽過大港口事件？

A：有。

Q：你在什麼時候聽到的？

A：好久好久了。

Q：想看看是哪時候？

A：七、八年前。

Q：你在什麼場合聽到？

A：喪禮。

Q：老人家會怎麼說故事？會怎麼說大港口事件？葬禮有很多老人家說故事嗎？

A：對啊，都會。有些比較好笑的。可能玩笑面比較重一點。

Q：喪禮的時候還是會開玩笑？

A：對，他們平常所接觸到的，敘述他們以前的故事，去海邊山上都會講到。

Q：你大概說一下大港口事件？大概？

A：大概哦！我講哦？要怎麼講？

Q：講你知道的。

A：那你大概也知道，我講的差不多也是那種類型。

Q：就講你知道的。

A：當時呢！怎麼講，我都不會講故事，阿公講說當時部落，應該是，那時候，耶，它怎麼講去了，怎麼辦？我不會講。

Q：講看看，你講看看。

A：阿公講說以前在明朝的時候，清朝嗎？當時還沒登陸這個地方的時候，清朝嗎？不知道在哪裡上岸的，聽說在石梯坪那邊或是港口那邊，在哪裡集結？台東那邊吧！我們這邊部落說大也不大，說小也不小嘛！應該算這樣，後來經過好幾次爭執，開始對清兵有點反感，然後呢！怎麼講？然後就有一次，那個通事叫什麼去了？林東崖，就從奇美上面，瑞穗哦！這裏，為了撫番哦！還是這裏是他的地盤，他管理的地盤，應該這樣講，就是他為人，比較，怎麼講，不會講耶！為人比較，怎麼講？形容詞要怎麼講，對待我們的族人非常的那個很不客氣那種，就講說有一次他回去瑞穗那一帶，有一個階級，他們裡面的什麼，cekal 嗎？不是吧 ..！kafu ' ok，他就是很活躍的人物，對於各方面都非常的 就是怎麼講，當時他們滿年輕的，做

事比較很衝動，他們那個階級正值年輕力壯的階級，就在護送林東崖的過程中就把他殺了，這邊的族人也不知道這件事情，後來他們回來時通報這件事情，族長就開始傷腦筋了，煩惱這件事情，該怎麼處理善後，於是呢！他們就決定思考，跟清兵

Q：然後呢？

A：清兵就把這邊的部落找他來理論，畢竟族人殺了人，他們一定會來這邊找，然後在談判的時候，就破裂了。大哥比較會講，我們不會講，很久沒有講了，只有阿公在的時候。

Q：然後呢？

A：清兵就跟族人談判破裂，然後就各自回朝，部落族人開始商討去面對這樣的問題。他們可能決定要相對抗就對了，然後呢 kafu ' ok（很大聲）親自帶領部落的年輕人對抗，好像是，經過幾次戰役，幾千人對幾百人，他們的傳奇人物終於被砍掉，終於就此殉落，結束了他的一生。

Q：然後呢？就這樣，kafu ' ok 死掉之後呢？

A：kafu ' ok 死掉之後，他的階級把他的屍體抬回來，然後呢？不曉得。他的階級就把他的屍體帶回去，然後族人就開始辦理他的喪事，祭禱吧！清兵方面，他損失了那麼多人，光靠一個階級，他們那麼少人就把我們搞的人仰馬翻，所以就看看能不能用暗的方式，所以來個鴻門宴，邀請部落的年輕人、族長過去，來個協調協議，然後，族長答應了，就全部年輕人過去，在那個地方，哪裡，秀姑巒溪出海口，就是者播，就在目前所在位置，靜浦國小後方，辦一個鴻門宴，然後呢？最先去的是族長，聽說是族長，喝了幾杯酒，灌一些迷湯就把他幹掉了。那邊危機四伏，當時沒有想好，那時就兩個房間，族長跟清兵的長官一起喝，部落的年輕人在隔壁間喝，族長第一個被幹掉，喝了幾次酒就把他幹掉了，那些年輕人發覺不對勁，我們的族長怎麼還沒出來，清兵趁他們想東想西的時候開始圍攻整個房間，然後，清兵把整個房子圍起來，開始亂箭，亂箭齊下，死了很多人，他們就衝進房間，他們進去把還沒死亡的殺一殺，然後呢？有放火燒嗎？好像沒有，清兵看人也差不多死光了，就打道回府。可能是有一、兩個吧！在死的同伴的下面，就趁著沒人的時候趕快跑出去，可能就回部落裏報告老弱婦孺，說族人、年輕人、族長都被殺了，我們是不是要逃到另一個地方去躲，族人、老弱婦孺就開始往北的方向逃吧！貓公山吧！那可能有一些人去別的地方，各自為散就對了，山上的視野較好，那時清兵可能比較沒在這一帶活動，所以就慢慢遷移回來。結束，就這樣。

Q：你聽完有什麼感想？

A：感想，可能那時武器非常．．條件方面就是說一些人數武器都比較不如人的地方，導致整個部落逃的逃、散的散，還好那些逃的人還能回來這邊，對故鄉的思鄉情切還滿不錯的，就像我一樣，有一天還是會回來故鄉的。

Q：你覺得這個故事會不會影響你們跟外族的相處？

A：會，可是就是說以前跟現在畢竟以前是我們沒有經歷過的，現在來講台灣社會對整個原住民非常排斥，不管到哪裡都是以異樣的眼光來看我們。

Q：你有這樣的親身經驗嗎？

A：從小就經歷過太多了，從我在台北讀書開始，可能是歧視吧！

Q：怎樣的歧視？

A：排斥吧！他們覺得你們原住民，很落後的人，在我們讀書的時候，畢竟我們是很少數的，少到差不多一兩位，加上原住民天性比較．．．害羞，不會跟人家打成一片，除非人家主動，通常我們是被動者，通常比較少主動跟人家聊天，畢竟我們跟

別人有一些隔閡在那邊，所以不敢去表現自己各方面，行為上比較保守，不敢表現自己，因為過於表現自己反而讓別人更排斥就對了，因為怎麼講，忘記怎麼講我又忘了，想到再跟你講。

Q：會影響到你跟別族的人的相處嗎？

A：別族，所謂的別族是指原住民或漢人？漢人的話？會，別的原住民的話就不會，畢竟我們都是原住民，有些話很敢講，比較跟他談的比較多，漢族的話就比較少，剛剛跟你講過我們原住民較被動，跟其他族不會只有跟漢族才會。

Q：為什麼？

A：為什麼？就是我前面講過的，我很少跟平地人聊天。

Q：所以你很少平地人朋友？

A：很少，除非跟工作有關係，才会有聊天的機會，可能是我個人個性的關係，其他的我不敢說。

Q：可是你到台北不是遇到漢人的機會很多？

A：是啊！有些是還滿好相處的，有些不是，可能對你不屑。

Q：對你不屑是你自己感覺到的？

A：我能感覺的到，從他的行為說話方式，其實原住民很敏感，只是他不敢講出來，可能過於逃避吧！不敢跟人家正面衝突，所以我在台北的朋友大部分是原住民比較多，平地人跟我合得來的就跟我在一起，也是後面才會，等到長大差不多跟平地人接觸較多就好一點，小時後是完全、很少跟平地人在一起。

A：像你也是很少不是嗎？

Q：國小有一個泰雅族的，我們很好都坐在一起，國中有，可是我們是分身高坐在一起，那一個高的坐在後面，高中沒有大學沒有。

Q：現在來講年齡階級。你有每年回來參加豐年祭嗎？

A：應該算幾乎都有，除了當兵。

Q：你有過老闆不准假就離職嗎？

A：有啊！一次。

Q：其他人有這樣的經驗嗎？這種狀況算普遍嗎？

A：嗯！以前的時候，現在不知道。

Q：你在年齡階級當中有沒有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的事情？

A：當然是米阿伐代的時候，就是我們這個部落最傳統的訓練膽量，去墳墓或是去比較陰暗的地方去訓練你的膽量，從米阿伐代到米拉杜奈，這兩個階級一定要，上面的階級交代我們就去。

Q：然後呢？印象比較深刻？

A：印象比較深刻，豐年祭的第三天，我們上面的，我們是米拉杜奈，第二個階級嗎，我們跟米阿伐代兩個階級，巴拉拉奈帶我們去海邊集合，然後開始訓話，訓話講一講，今天我們要幹嘛，隨著一個一個去山上，墳墓拿票，還有一張票是放在誰的墓碑上面，在沿路當中，目前墳墓那邊的那條路上去，不像以前那麼暗，沒那麼大，以前的路滿小的，舊的那個路更恐怖，就從第一個舊的路上去，沿路就是樹木，旁邊覆蓋起來，很陰暗，沒有燈，旁邊照不到燈，旁邊有人嚇你，拿樹葉或是石頭樹根、樹頭，咻 嚇死你，其實我們也知道他們在那邊訓練膽量，可是真的很恐怖，然後不小心，因為那條路下面不好走，如果一不小心掉下去，摔下去天昏地暗，中間當然會有人指引你到什麼地方去，你不知道你要拿的那一張紙在哪裡，找不到，當然一定有人講。在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地帶，你會看到相片，啊，好恐怖。

Q：你在年齡階級中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什麼事？
A：好幾年了。
Q：你每年升級都會回來嗎？
A：可以說都有。
Q：吉路是不是被留級的？
A：他不是被留級。
Q：文成說吉路本來跟你們同一個階級，後來因為沒有參加升級，所以被留級？
A：他從米阿伐代，因為他國小重讀啊！他應該跟我們這個年紀一樣，後來回到這裡讀書多讀一年就對了。
Q：沒有參加升級會不會被留級？
A：沒有，那不算留級吧。
Q：沒有跟自己的階級一起升級啊？
A：幾乎沒有，因為下面的階級也不要啊！就很排斥。
Q：譬如說米阿伐代是跟你們同一階級，後來沒有參加豐年祭，會不會把他開除。
A：會啊！
Q：就會把他開除，但是不會讓他往下一階級，因為沒有人要他。
A：對。
Q：為什麼沒有人要他？
A：因為你從一開始就是進入那個階級，如果在加入下一個階級沒有人會接受，除非你過去原本的階級。
Q：多久沒回來會被開除，怎樣的狀況會被開除？
A：很多次沒回來。
Q：很多次沒回來就會被開除？
A：對啊！重新加入的話，不算罰錢，罰酒啊殺豬啊這樣。
Q：你們階級有開除過很多個嗎？
A：一、兩個，不只哦！有好幾個。
Q：那你有說過升級要喝一碗酒，代表什麼意思。
A：喝一碗酒代表你已經升級，經過四年的考驗和歷練。以前大港口也是我們這裡的一部分，那時候沒有分開辦豐年祭，最主要主體在這裡，大港口那邊很多親戚，每年豐年祭都會過來這邊，後來不知道怎麼搞的，年輕人跟這邊沒有互動，他們比較少來參加這邊，豐年祭時他們比較沒有辦法加入這邊，被開除他們階級。
Q：所以他們豐年祭已經不加入港口？
A：還是有，很少，祇有幾個而已，跟這邊沒有互動啊！原本去年本來有三個要參加這裏我們的階級。
Q：他們之前有加入嗎？
A：有，從開始米阿伐代的時候有，米拉杜奈時我忘記了。
Q：是被開除的嗎？
A：沒有。他們自動消失，就沒有來參加，去年時他們三個莫名其妙的出現，他們總共有五個說要加入，只有兩個正式進入我們這個階級，其他三個就是參加我們聚會的時候，討論過，後來還是沒有跳。
Q：你們要讓人家加入是整個階級開會決定？
A：對。
Q：會在什麼時候？

A：不一定，可能是豐年祭前或是豐年祭中，甚至晚上吃飯的時候。

Q：要加入的人需要什麼條件？

A：你說要準備什麼東西？就是看我們階級的共識，如果大家協議的話，通常都是買酒，較嚴格一點是殺豬，看階級商量的結果，就是加入的人一起買豬就對了，還是怎樣，不一定，可能一個倒楣的人，就一個人出殺豬的錢還有買酒。

Q：有外地的人加入年齡階級嗎？

A：有。

Q：怎樣的狀況？哪一種人？

A：有外地娶這邊的老婆、平地人啊，平地人娶村莊的女孩子，如果他要的話就跟我們講，我們就開會通不通過，可不可以，等到接受以後，看商量的結果怎麼樣？看需要酒或是殺一條豬還是怎樣。

Q：那除了娶這邊的人還有沒有其他的狀況要加入年齡階級？

A：你喜歡這個地方，你常來這個地方，你喜歡待，你這邊的朋友很多，我要加入這個地方的豐年祭也可以。

Q：有過這樣的例子嗎？

A：有，很少啦！

Q：但是也有，就是非本村的人，外地的人加入這裏的年齡階級。

A：但是你每年過後你都要參加就對了。

Q：不然就會被開除？

A：對。

Q：每個階級的 cecal 要怎樣選舉？

A：當然經過大家同意之後選出來當 cecal，最主要的資格就是說他能在大眾面前應該就是會說，要怎麼講，像平常的時候就是比較會在大眾面前勇於說話，最主要的還是要會講話，而且要組織能力強，說話方面也要很好，而且個人處世方面就是面面俱到就對了，才有資格當 cecal。

Q：怎麼選？大家提名選，投票。

A：對。通常是這樣。

Q：通常在怎樣的狀況之下會改選 cecal？

A：有時升級過後或是上一任的 cecal 不想當，要改選，所以我們就提名某某人，就重新那個。

Q：你們會不會把 cecal 換掉？

A：會，他表現不好就會。

Q：在什麼狀況下會換掉？

A：組織能力不夠，沒有辦法在大眾面前，在整個豐年祭不敢說話就沒辦法了，畢竟你面對那麼多人你要敢講話，若是你都不會講話，當 cecal 幹嘛？

Q：cekal 的任務是什麼？

A：組織做階級的整合，什麼事情他要通知、上面交代的事情他要通知我們階級每一個人，都要找，像開會的時候他們要去，不管是豐年祭像台北辦什麼活動，cekal 都要去，因為他們是幹部。

Q：譬如說元旦的運動會，cekal 是在部落他就要上去，每個階級的 cecal 都要去開會。

A：對。

Q：除了豐年祭還有什麼時候 cecal 要去開會？

A：像元旦的運動會。

Q：由誰召開？
A：旅北同鄉會的會長，他會通知。
Q：那豐年祭的會議是誰召開的？
A：部落長老、頭目，mama no kapah 是策劃，一些過程他要策劃，豐年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在頭目身上，他就是帶領整個族人。
Q：前五個階級就是青年會，第一到第五，青年會的工作是什麼？哪些事情是跟青年會有關的？
A：過年、元旦、豐年祭。
Q：海祭呢？
A：海祭不是。
Q：那開會由誰召集？
A：mama no kapah 召集，總召集人。
Q：青年會呢？
A：青年會當然是青年會的會長。召集下面，通知下面。
Q：那你們不用嗎？
A：我們總召集是 mama no kapah，他會跟我們通知。
Q：青年會的總召集是 mama no kapah 哦？
A：對，整個八大階級的總召集人是 mama no kapah。
Q：那青年會呢？那為什麼會有青年會？
A：因為他是戴羽毛的。
Q：你剛剛講元旦的運動會跟豐年祭跟過年都跟年齡階級有關，那總召集是 mama no kapah，那青年會要做什麼事情？
A：協辦啊，一些活動之類的，執行者。
Q：那他們是要出勞力那一種？
A：對，像我們馬拉札外也是要出勞力啊！我們是不屬於青年會的，我們是直屬 mama no kapah，他們交代事情我們就去做了，豐年祭是由部落直接管理，長老、頭目，他們就是頭目會交代 mama no kapah，mama no kapah 再交代給我們，我們就去執行這些動作，一些事情、工作就對了，經過他們一直下來到我們這邊，我們再執行工作就對了。
Q：那為什麼要有青年會？整個統籌就是 mama no kapah，那為什麼要有青年會。
A：青年會就是帶領者，帶領者跟領導又不一樣，領導是 mama no kapah，青年會是帶領，帶領他們下面的階級去做什麼事情，我們直屬到上面。
Q：所以你們比較高級。
A：當然是比青年會高。
Q：所以八大階級還分兩個層面，一到四由青年會帶領，青年會在那五個階級有點像 mama no kapah 的位置，但是六七八就由 mama no kapah 領導就對了。
A：mama no kapah 總領導就對了，青年會就是帶領下面的階級。
Q：所以六七八就算是八大年齡階級的幹部階級？
A：對，也算是。這三個階級就是部落開會、長老開會我們這三個階級一定要到。
Q：全部的人還是只有 cekal 到就對了？
A：像其他的話多少都要參加就對了，階級像青年會的一定要參加。
Q：你們要參加青年會的開會嗎？
A：不用，他們開他們自己，我們所交代的事情他們要去執行。

Q：你們的開會是 cekal 開會還是全部都要去？
A：幹部，會計、cekal、副 cekal。
Q：你們階級副 cekal 是誰？
A：我的同學吳祥明，在台北的。
Q：平常部落要跟台北連絡要怎樣聯絡？
A：電話啊！
Q：會常常跟台北的人聯絡嗎？
A：除非有重要的事情，比如說我們結婚啊，就會通知他們。
Q：結婚對整個階級來講很重要，階級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A：對。
Q：階級要做什麼？
A：增加喜氣啊！
Q：為什麼階級的角色很重要，他應該在婚禮當中很不一樣的角色？
A：表示跟人緣有關係吧！
Q：不是結婚所有的人都要出現？
A：對啊！是這樣講。
Q：人緣比較不好的就沒有人去參加？
A：嗯，以現在來講。
Q：如果人緣比較好就比較容易動員，所以階級參加的越多表示他人緣越好。
A：嗯！
Q：新郎要跟他的階級開會嗎？
A：要。
Q：討論他的婚禮，所以婚禮不是只是個人的事情是整個階級的事情？階級要協助什麼部分？
A：挑選伴郎啊！婚禮要有禮金嘛！要統籌。
Q：所以階級會出比較多的錢？
A：也不是，就是規定要繳多少錢，要買送新郎什麼東西，在台北的話要在哪裡集合。
Q：如果結婚在台北的話，你們還要先集合？
A：對，不能分開，要集體進入會場。
Q：在最後的時候進去嗎？等大家都坐好時再進去嗎？
A：對，像港口也是這樣。
Q：就是坐定之後階級才要進去？
A：沒看過哦！而且我們還要放鞭炮。
Q：我參加的都是女孩子歸寧，都沒參加過男人結婚的，所以沒看過這種盛況。
A：過年的時候全達的表弟結婚。
Q：哪個階級的？
A：全達那個階級的。
Q：他們也是這樣子嗎？全部坐定之後才進去，然後放鞭炮？
A：對。
Q：所以婚禮階級的角色很大？
A：對。
Q：你們習不習慣自己一個人去做什麼事情？還是都要一起？
A：什麼意思？

Q：我來這邊看到你們都是一群一群的？很少一個人單獨。

A：做怎樣的事情，去海邊還是去山上？

Q：對，或是去台北的時候，我看到的你們都是一群一群的。

A：可能真的是這樣吧！可能跟民族性有關吧！

Q：你會不會自己一個人？

A：一個人，也是有。

Q：就是你們習不習慣自己一個人去做什麼事情？

A：不習慣，一定要找朋友，相招相招一起，比較少一個人去幹麼，可能跟族群性有關吧！是不是？

Q：可是你在台北住那麼久了，你還是習慣一群人去幹嘛？

A：對啊，除非在家裏。

Q：只要在外面就是一群人？

A：多多少少，一定兩個人以上。

Q：會不會一個人去逛街或去看電影？

A：不會，真的不會，他一定要找朋友。

Q：每一個人都這樣，不會說自己一個人去做什麼事情，譬如說一個人去買東西。

A：買東西當然是一個人。我說買衣服的話那種的。

Q：會不會一個人？

A：買衣服的話會找人。

Q：跟女朋友約會呢？

A：那是不可能的，當然是另當別論，總不能我結婚了，你還跟我在一起，那完了。

A：像你呢？你喜歡一個人嗎？

Q：喜歡啊！一個人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可以去逛街、可以去買書、買衣服、去圖書館、上學啊。

A：廢話，我們曾經也這樣過。

Q：可是你們不會一個人逛街？

A：逛街當然不可能，我以前會一個人逛街，可是很無聊。

Q：你怎麼會那麼不好意思，你怎麼那麼害羞？

A：你現在才知道很含蓄。

Q：為什麼，跟其他族群比呢？阿美族是最含蓄的哦？

A：嗯！不想表現自己。

Q：為什麼會這樣？

A：跟族群性有關。

Q：因為你們都是集體的。

A：不能有個人的表現，除了 cecal 自主意識很強。

Q：除了 cecal 有自主意識，其他人都不行。

A：也不是不行是不敢，可能壓抑吧！一個階級一個階級造成的影響很大。

Q：同階級還是上一個階級？

A：當然是上面階級傳達我們訊息就是如此。

Q：上面階級傳達你們不能有個人主義？

A：嗯！

Q：可是不是只有豐年祭才這樣嗎？

A：但是豐年祭形成思想上面的話就是灌輸一直灌輸。

Q：不是只有豐年祭才層層節制？為什麼平時也會這樣？平常不能有自己的意見嗎？
A：平常也會有，多多少少一定會有自己的意見。
Q：那為什麼還是會很含蓄呢？
A：跟你講跟民族性有關，其實我們很開朗，我們原住民本身很開朗，但是他比較不敢說有一個人自己本身有自己利益存在，以前的方式，利益是大家的。
Q：所以老人家就是這樣教，所以會影響到現在？
A：一直留存到現在，可能是被豐年祭所影響吧！豐年祭不是你個人，是整個共同體，不是單單個人而已，有些行為上方面自己要克制還是怎樣。
Q：所以會影響到你日常生活。
A：所以就變成很謙卑。
Q：不能有個人主義。
A：個人主義不能太強
Q：但在工作的時候，要求就是個人能力。
A：原住民就是默默耕耘那類型，所以不敢表現太好。
Q：為什麼不敢表現太好？怕太突出？
A：怕做錯。
Q：怕有個人的表現會做錯？
A：你表現不好會被人家罵。
Q：那表現好？
A：你所謂表現好是指，工作上方面是嗎？
Q：工作上或是其他方面？
A：就表現好。
Q：不敢有個人表現是怕表現不好，那表現好呢？
A：我們也是很順其自然啊！幹麼表現好，表現好就是這樣而已。
Q：也不敢表現好？
A：也不敢太過於自大。
Q：所以不能表現太好？
A：嗯！這可能個性有關吧！
Q：跟個性還是族群？
A：我個人，跟族群不曉得？
Q：個人會受整個族群的影響。
A：你覺得會哦！
Q：會啊！因為你們族群關係很緊密，所以個人會受整個族群的影響。

訪談對象：巧雲：A1、天識：A2

訪談日期：2004.2.27

地點：項鍊工作室

A：我的想法，我覺得他們很難相處，也很難接受。

Q：你覺得他們會很難接受你？

A：我會很想要去迴避。

Q：你這樣是因為你離開部落太久？

A：可能真的太久，還有我的婚姻對我的影響很大，所以會有所逃避。

Q：你覺得是因為你的狀況，所以你會跟他們保持距離？

A：不然講實在這邊的人也滿好相處的。

Q：而且是自己的故鄉，你覺得你剛回來時那個樣子？

A：我會做自己，我不會去理會人家什麼，我獨來獨往。

Q：現在呢？

A：現在會有很多的朋友。

Q：是部落的嗎還是外面的？

A：外面跟這邊。

Q：你覺得你適應比較好了？

A：對，心態比較，真的啊，不然平常的我，以前我媽媽看到我回家就躲在家裏，也不出門。

Q：就不會出來找朋友，也不會到親戚家聊聊天。

A：較少，你說多餘的時間，像我同學有時候會找，我以前讀書的時候，在當地還是滿受歡迎的。

Q：你在國中在這邊念？

A：對，一直到高中才出去，高中一年級沒多久我就結婚了。

Q：所以高中你就到花蓮還是到北部？

A：到桃園世新工商，我覺得人生如果還可以再重來的話，我會想要多念一些書，也不會那麼早結婚，我覺得我領悟的太晚，我的人生起步的太慢了。

Q：應該還很年輕？

A：所以我會刻意去迴避，有些東西我會抱著學習的態度去看待，其實最讓我感動的就是我弟弟，可以從中學學習的，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做出一個這樣的環境，其實外來的跟現實這兩種我覺得很重要，可是他們可以這樣，我覺得很棒，過簡單的生活誰都很想過，但簡單的生活是最難過的，因為心態沒辦法建設好，真的你很難去過。

Q：你從台北回來你會不會習慣這樣的生活？

A：我為什麼會停留那麼久，就是已經習慣了，就是我愛上了大自然了，我覺得很用心的看待一件事，就是很完美的，以前住在這邊很習慣，覺得沒什麼，而且這邊又賺不到什麼錢，以前少女般的夢想，就是想賺很多錢，會覺得這邊沒什麼。晚上又那麼安靜，現在我看到任何事情，有時我沿著路上到台東，我只要看到海我的心態會很平靜。我現在看到任何事物我都覺得滿美的，讓我有辦法，當初只要一回來沒有幾個小時我的心又想回台北，從前我做美髮而且接觸的人也滿多的，多采多姿的生活我真的很喜歡過，我真的沒想到我會回來，我的朋友都意想不到我會定下心來，他們過年或豐年祭都會回來看我。他們很難接受我這樣的轉變，一直到現在。

Q：你那時為什麼會想回來？

A：我覺得在我兩個弟弟身上學到什麼是堅持，我覺得還是要做榜樣給他們看，他們可以為什麼我不可以，而且他們也滿鼓勵我的，試看看，從零開始做起會比較好，我之前要什麼就有什麼，我那種生活過慣了，他們也知道那種生活以後也沒辦法持久，趁年輕去適應這裡的環境，從零開始，學著去成長，學著從零開始去做起，如果一開始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那種生活很短暫，對他們來講很短暫，去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外面是很虛偽的，起伏滿大的，剛開始我很不習慣，叫我去過這種沒錢的生活，我不會想過，現在真的轉換滿大，我覺得靠自己的雙手去賺錢，很有成就感，而且我以前也開了滿多間店。

Q：你做美髮的？

A：都有，服務業。

Q：你說你開了很多店？

A：也倒了很多店。

Q：那你應該滿會做生意的。

A：還好啦！都跟人家合夥。以前接觸的很少有讀書人，很難去應付啦！很難去應付你們這些讀書人。

Q：我們很難去應付嗎？你對讀書人的印象是什麼，為什麼會很難去應付？

A：之前我沒有辦法很用功讀書啊！我很羨慕會讀書的人，我會把他們看成偶像去看待，會變成這樣。

Q：所以你會覺得他們很難去應付？

A：生意人搞不好我還有辦法，其實你可以用很簡單方式，對待任何人，換來利益也滿大的，看到你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Q：講平常話就好，讀書人跟平常人還不是一樣？

A：不知道，我覺得這邊的感覺你有讀書和沒有讀書階級分得滿大的，你不覺得嗎？有讀書和沒讀書差很多。

Q：大家會分，你們彼此會分哦！

A：心態啊！

Q：那哪些算有讀書的？

A：像你們真的有文憑的，人家看的到你有在讀書，真的，會分的很清楚，絕對是有所排斥，沒讀書就交那些沒有讀書的朋友，有讀書就交那些有讀書的朋友，這邊我覺得那種階級分得很清楚。

Q：有沒有？

A2：有。

A：這一點就是我很排斥的

Q：每一個人都有讀書啊！

A2：所謂的讀書就是高知識份子。

A：我很排斥那一些。

Q：什麼叫高知識份子？

A2：比如說大學。

Q：這邊念大學的很多嗎？

A：就是少才會去分。

Q：這邊唸大學的就會去分？

A：這些人就是把姿態抬得高高的，你不能沾到他一點點。

Q：會這樣哦？
A：會，比都市還那個。
Q：他們回到部落會這樣，那些人應該都不在部落？
A：不會講，這是我所看到的。
Q：他們現在都不在部落。
A2：比較少。
Q：回來的時候呢？
A2：就打個招呼，沒有話聊。
A：他覺得我跟你之間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有他們的路線，即使找他們喝酒，他們也會覺得怎樣。
Q：他也不會跟你們喝酒？
A2：話不投機，那就。
A：也會有所排斥，他們會把他們的姿態抬得很高。
Q：他們不參加豐年祭哦？
A2：誰？
Q：那些讀書人？
A2：很少，少之又少。
A：他們會排斥當地的文化。
Q：就是不會參與部落？
A2：很少，會來的就會來，不會來的就絕對不會參加。
A：他們不會自己想要認知當地的文化，他們學的東西是別的東西，不會想要認識當地的文化，他們不會認定，很多都是這樣。
Q：他們反而書念多了，不會認定自己的文化？
A2：像這一帶年輕人很多。
Q：這種狀況很普遍？
A：在這邊豐年祭或過年你會看得更清楚。
A2：感受得到。
Q：你們也不會去理他們？
A：他不理我們。
A2：我們從不會勉強自己去做不該做的。
Q：什麼是不該做的？
A2：跟他們搭訕啊？他們主動我們就會主動，他們不主動我們也不會主動。
Q：應該是部落的人很小就認識吧！
A：會當做不認識的太多了，會像我們這麼熱愛當地文化的其實很少。
Q：你覺得跟他們的教育程度有關？
A：我覺得是跟環境給他們的。
A2：我是還好，畢竟我認同自己的文化。
A：他在台北讀書他也不會。
A2：你看我從唸書到出社會，我最好的朋友四個也是港口的，不只，好多個。台北也有朋友，別的部落也是有，就是從國小到國中，同學就對了，出社會也在一起，還有連絡就對了，也是阿美族的，平地人比較少，除非比較有話聊，有共同性。
A：我覺得外面的人比較注重我們的文化。
A2：受外界的影響，其實我們的思想都很單純，不需要說要發揚文化，我們怎麼樣，我

們很單純，我們的理念就是對整個部落。

A：有幾個年輕人會參與部落的活動。

A2：我那些跟我一起長大的朋友、同學，只有我一個回來參加過整個完整的豐年祭，從最小的階級到現在，較完整的升級。

Q：這麼少，港口不是很多人嗎？

A：其實說來滿可悲的，我們看太多了，不用去矇騙，其實你們待久你會看得滿清楚的。

A2：可能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A：可能他們不會去認同。

A2：他們會說你鄉下人你懂什麼？

A：他們姿態會擺出來。

Q：他覺得他們是都市人？

A：你是都市人的話你可以在台北混得很好，有些是自己騙自己。這就是我所謂的心態嘛！還好有你們這些人推動我們的文化，我們才有辦法這樣，拉黑子真的很棒，願意犧牲這樣，不然講實在，這邊的年輕人也不知道怎麼過，年輕人很茫然，對嗎？

A2：沒錯。

Q：為什麼會很茫然？

A：沒有目標啊，整天就上班下班，也不會有別的想法，這樣過一生，也不會想要推動，就死死的，這樣過一生也不會有別的想法。

A2：就像抓魚的你看。

A：對啊，他永遠就是定在那邊。

Q：可是抓魚沒什麼不好？

A：看他怎麼過，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樣。

Q：如果他選擇他喜歡抓魚也沒什麼不好。

A：像我連一首阿美族的歌都不會唱，也是有機會出去，去參與。

A2：我也是耶！

Q：可是你不是國中之前還在這邊，你應該有看過豐年祭或是什麼？

A：我看過啊，可是國中畢業之後我從來沒參加豐年祭，我很閉塞。

Q：你說國小國中你都不會去參加？

A：國中的還不能去跳舞。

A2：可以吧！

A：可是我們怎麼會去參加，我們年紀那麼小，而且當時人潮滿多的。

A2：小姐嫁人的嫁人了，不屑的不屑，現在年輕的女孩子不會參加了，像我們去年豐年祭女孩子很少。

Q：所以這邊的女孩子都往外跑。

A：外流。

Q：那嫁給部落的人也很少？

A2：很少，幾乎可以數得出來，像我們這種年紀幾乎可以數得出來。

A：我覺得那個想法是不認同這個地方，嫁到別的部落。

Q：可是同一個部落，培養感情應該很容易啊！

A：如果你認知這個地方你才會想找這裡的人。

Q：你那時候為什麼也嫁給外面的人？

A：不了解啊！不想了解這邊。

Q：就是想往外跑？

A：對啊！

A2：畢竟在山上待那麼久了，都看到海啊、山啊，煩都煩死了。想找都市繁華的生活。

A：虛偽在過生活。

Q：所以那時你也不喜歡部落的年輕人？

A：沒有，完全沒有。

Q：完全不想去了解這樣？

A2：畢竟那個時候部落的年輕人也很少，每天跟誰聊天，在台北也是分散啊，畢竟你讀書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也不一樣，很少聚在一起。

A：像我唸書的時候接觸的都是台灣人和外省人。

A2：像我是還好，在接觸的是原住民阿美族、排灣族、泰雅族。

A：我會唱山地歌了。

Q：你說因為這次表演你才學會的？

A：之前這邊有辦活動，可是我不敢去參與。

Q：這算是你第一次參與？

A：我第一次參加，衣服有分，我都不知道是左邊還是右邊，我記得只有國中時出去比賽我才有穿山地服。

Q：你沒有參加過豐年祭？

A：都沒有，我沒有那個勇氣，我沒有辦法接受。

Q：沒有辦法接受去跳舞？

A：對，而且又是公開化，那麼多人看，會不好意思。

Q：你在部落裡面你會不好意思？

A：會哦！因為我跟當地的人不熟。

Q：因為你很少回來？

A：不會，都躲在家裏。

A2：其實都很熟不好意思，害羞、害羞、害羞。

A：那非常可悲沒有參與過？所以我連山地服怎麼穿都不會。

Q：那衣服是你的嗎？

A：不是！我媽有刻意去買一套，我國中剛畢業她就買給我了，多年來我是這次才穿的。

訪談對象：天識

時間：2004.2.28

地點：項鍊工作室

備註：研究者：Q1、侯森（台大城鄉所助理）：Q2

Q2：那像對傳統文化的東西拉黑子大哥他們會提的很高，他們會講要幹麼幹麼，對年輕人來講傳統文化這件事情先不用管意義，這件事情到底怎麼去做，就像燦明講的傳統文化也不是那麼純粹，外來的東西都進來了，很多東西都在變。

A：其實我們部落年輕人就是所謂的，就像我們喝酒不可能單獨喝酒，他一定會很多人一起喝，或是兩個人以上。只要一個達成共識後，慢慢就是往外，一、兩個這樣傳達，達成共識，他很容易就是傳染到年輕人把他凝聚在一起就對了，在做的時候討論是我們絕對比較不屑，他們最主要就是要看成果，在實際做的，就是一傳十，慢慢的凝聚在一起，在討論的過程他絕對不講，就是沒話講或是不敢講或是不敢參與，在做的時候他們就會聚在一起。

Q1：你們的共識不是討論出來的是靠默契出來的？

A：是靠默契。

Q1：你們那是肢體語言嗎？不然為什麼會有共識，討論是嘴巴講，你們是閒聊當中達成共識或是用開玩笑的方式，即使是開玩笑的方式但是會有共識出來？

A：還是有達到那個共識存在。

Q1：就有默契出來但是不是透過開會討論的方式？

A：我們族群很奇怪，很嚴肅大家更不會參加，很嚴肅討論會議大家更不會參加。

Q1：一向就是這樣嗎？

A：沒錯，現在的年輕人都這樣。

Q1：那豐年祭籌備也是很正式的？很嚴肅的開會？

A：那時候又不一樣。

Q1：那時會很嚴肅的討論事情？

A：畢竟是長老階級和 mama no kapah 一起開會，他們決定在他們，執行者在 mama no kapah 再交待給下面的，我們是執行者，執行是 mama no kapah，領導者在長老，就像拉黑子所講的，我們像羅馬時代長老院的方式，主要主導權還是在長老和頭目，就很循環從以前一直循環到現在。主導權在長老，他有分長老嘛！他們是領導，執行、實行者。

Q2：所以我覺得像年輕人一起沒辦法進來討論或許就是一種習慣，比較不是年輕人大家也一起來討論。

A：討論的話，他是階級各自來討論，該怎麼去做，一個階級各自會討論，據我所知道他們都是這樣，從我開始加入米阿伐代到現在過程都是這樣，重要的會議都是上面主導，我們下面就是聆聽，那有一些該提出的還是會提出來問。

Q1：就是私底下？

A：畢竟我們還是下面，就是軍中講的不能越級，我們一級一級往上提報。

Q2：不是豐年祭也是要這樣嗎？

A：當然還是要經過部落長老通過，第三次會議還是要經過他們，他們可以的話我們當然就絕對可以，從以前就是這樣就是要上面的來講。

Q1：那你們就是接受分配的工作，接受命令就執行，分配什麼就去做。

A：他所交代的事情我們就去做，這就是所謂的港口部落，你不能有個人的表現。

Q1：只是在部落嗎？那在外面可不可以有個人的表現？

A：那是另當別論。

Q1：部落這樣的制約，就是在外面你們也不敢有個人的表現？

A：應該是多多少少會影響到，部落教給我們一些基本的事情在外面工作時會影響到，一些做人處世各方面工作態度，所以說原住民比較害羞，可能是我們部落太過傳統。

Q2：譬如說其他部落？

A：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們保存到現在，如果沒有八大階級，沒有長老，我們就像光復那一帶一樣，舉行聯合豐年祭，跳的跟什麼一樣，唱什麼都聽不清楚，他們的豐年祭真的很淡，太過於形式化，因為他們光復部落很大，有好幾個部落，他們現在沒有分，已經是聯合豐年祭。

Q1：你對聯合豐年祭的看法？

A：聯合豐年祭來講，我只能講他人多、熱鬧，但其他的意義看不出來，其他的意義我真的看不出來。

Q1：那港口部落豐年祭的意義呢？

A：怎麼講，在我們跳舞唱歌的過程中，我們都是很高興的，但在高興之餘，他是很嚴肅的，畢竟這是我們的豐年祭，我們港口用最傳統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且跟整個部落的人歡樂在一起，我們表現給他們看，他們看到我們這些孩子，表現出一個部落的活力存在，很感動感慨就對了。這個孩子長大了，我看他跳舞跟唱歌的方式可以感覺出來他已經成熟，類似說你參加豐年祭就是這個年輕人他已經長大了，就是整個豐年祭他在年輕人跳的過程，他的歡喜與悲都呈現在這裡面，可能是就很驕傲就對了，年輕人為自己驕傲就對了。

Q1：你會有這種感覺？

A：會，我整個人生展現給整個部落。

Q2：比如說像之前你提到八大階級對你來講感覺怎麼樣，會不會有壓力？

A：從我們加入的時候多多少少都會有壓力，畢竟我們是剛加入，上面所交代給我們的事情我們一定要做到，你不能有點馬虎，你有做錯的地方，上面會 就像我們米阿伐代和米拉杜奈，他一定會有訓練膽識，訓練你的膽識你的智慧，你該如何面對這個狀況，你要怎麼應付，在整個過程，我們體會到在很暗的狀況下，我們要如何去尋找該所走的路，這條路該不該走，你不能隨便走錯路，不然就是掉在懸崖下，可能你受傷，就是說你要運用你的智慧，你要去找你所找的東西、方向，會有人在指引你，在整個過程中，他可以慢慢學到一些東西就對了，在我們社會中所要歷練的東西就對了，他的涵意滿深的，他不只是訓練膽量，他要訓練智慧、力量，會存在那時候，就是一個人人在山上或是在海邊，你要如何面對現在的環境，你不能哭哭啼啼的面對這個東西。

Q1：像你們都是集體行動的，但那種狀況是單獨的，你的感覺會怎樣？

A：當然是會害怕，畢竟一個人在面對，好比是我們在社會上一個人在外面做事，我們該如何突破現況？你需要以什麼心來去對待。

Q1：經過這樣的訓練以後，你們出社會時一個人比較不會害怕？

A：沒錯。

Q1：你說大部分還是集體的？

A：但有些還是會，有些時候還是會一個人，以前老人家就是比較少在都市裡面，大部分都是在部落生活，部落就是一個社會。

A：那你認為呢？所謂的豐年祭？

Q2：我對豐年祭的看法？

A：在你沒進入港口部落之前？

Q2：我覺得對我們來講很難去體會，譬如漢人文化也沒有這樣豐年祭的祭儀，你很難去想像這幾天到底要做什麼？跳舞或唱歌或儀式跳到天亮，背後到底是什麼感覺？對我們來講很難去體會，對很多人來說豐年祭就是很快樂，大家跳跳舞大家看到會覺得很好玩，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我覺得絕對不只是跳舞，不只是唱歌，背後應該有很深的意義，從來也沒這樣聽過，我也不知道，然後像階級，所以我很好奇身處這樣其中的角色，你的感受是如何？聽到會覺得不會壓力很大嗎？很多事情都是長輩決定的，你們就去做，階級分配好工作。經過好幾年一個過程慢慢去成長，因為我們不是這樣起來的，那樣很特別，那我覺得慢慢去培養一個所謂的阿美族，我會問的那會不會壓力很大，身處其中讓你學到什麼？我很好奇是這樣？我知道你之前有去外面工作再回來，你有沒有想過年齡階級，去外面再回來面對這樣你會怎麼去看？因為外面的社會有一套邏輯，回到部落他有階級在裡面，對你來講經歷過這種的那你會覺得各有長處或是很掙扎？

A：嗯 你先講一下。

Q1：做年齡階級的代言人？

A：那你先講。你所謂實質上豐年祭的意義在哪裡，你現在所接觸到的港口部落？

Q1：換你講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A：就像你所講的，我們每個階級有他的工作存在，那這個工作，何謂工作，在於一個階級跟另一個階級工作方面，工作性質比較以傳統來講，第一個階級就是 做雜務的工作，現在來講還是一樣，根據傳統，從以前一直傳下來，第二個階級以前傳統來講是找起火用的工具，木頭之類的，以前豐年祭中間是火，大家圍著火來跳，現在他們可能比較，用到他們的地方就是那時還是用木頭來煮東西，以前沒有瓦斯，第二個階級他們會去尋找木材，第一天跳舞的時候，早餐啊，以前我們那時候還有。第三個階級現在的話他要通知各部落報訊息給各部落我們豐年祭已經要開始了，我們邀請他們過來這邊參加。米襖襖外的話，米襖襖外以前是保護整個部落，通常是在部落的外圍，現在是很輕鬆，外面的攤販會過來這裡，勸導不能亂丟垃圾、收取應該的費用之類的，勸導。

Q1：是管理觀光客秩序嗎？

A：也可以這麼說，整個就是環境外面他要勸導，第五個階級是最輕鬆的，他要管理下面的階級，他動口不用做事，領導下面的階級。像我們這個階級，馬拉軋 札外以現在來講就是倒酒，豐年祭之前部落該運用的東西以前是以米，他整個收米、收錢類似會計，倒酒可能是我們這個年紀喝的比較多，有到達那個年齡有到達那個經驗，然後在上面的階級專門在處理食物，從籌備開始就是他們負責，長老、年輕人，由他們管理食物，mama no kapah 領導整個八大階級的運作。

Q1：就是動口不動手的階級？

A：每個階級他有他的職務所在，那實質意義在哪裡？發揚文化傳統嗎？好形式化，好形式化，可能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有關吧！人與人之間的就像你所講的，就像我們群體不是單獨一個人，人與人之間是群體，不是單獨一個人，如果你單獨一個人在這個部落就被淘汰了。

Q1：所以你們也很怕在部落單獨一個人？

A：沒錯，這樣想也會累。

Q2：你在拙而奇那邊做還是以前看到那些人？張震嶽他們，我今天開車下來遊客開始變

多了。

A：以前的話我不知道，其實平常人很少，假日比較多。巴奈，上次甘信一不是跟你講？

Q1：他問我畢業之後要幹嘛？我說我想留在花蓮工作，他說如果要留在花蓮工作就要自己創造工作機會。

A：他都有跟我們講到這一點。

Q1：他跟你們講怎樣？

A：你既然回到這裡，你……我忘了，很容易健忘。年紀的關係，很容易忘東忘西。

A：你有沒有來這裡參加過豐年祭？

Q2：沒有，很期待。

Q1：我有，兩次。

A：你兩次，不簡單耶，平常來一次就怎樣了。因為我們豐年祭非常傳統，它表現的很古老，看似簡單但裡面的涵意，人家沒辦法體會出來，我們的舞步很簡單唱歌的方式很簡單，可是叫你唱也唱不出來，跳也跳不出來，跟救國團一樣。

Q1：單獨的時候就沒有辦法跳，但集體就可以？

A：原住民就這樣，怪怪的。

Q1：你覺得這種集體性有什麼影響或是什麼限制？

A：限制？頭快爆炸，限制？

Q1：帶來什麼方便或不方便？

A：哦！方便就是說晚上不會寂寞，在工作的時候也是跟同鄉的、村莊的一起工作，他是很整體的，不會感到自己一個人默默的，他是很整體的在做一件事情，在做任何事情當中他很快樂的在做，不是很討厭的方式在做事，那不方便就是說看個人吧！有些人喜歡單獨一個人，我默默耕耘，但有些年輕人喜歡聚在一起很快樂，一邊做事一邊唱歌。那我們也是有單獨的時候，但在單獨的過程中他也會製造自己的快樂，他會想像旁邊有很多朋友在一起，唱歌、分享一些事情，我旁邊都有人跟我分享，我們原住民就是不喜歡單獨一個人，除非那個人真的是很孤僻。

Q1：那他就不會加入年齡階級？

A：對，像我也是不愛說話，可是我喜歡和他們一起，喜歡聽他們講話，因為我喜歡聆聽，他們也許有些話我聽的……講白話一點我喜歡聽話。

A：像你整個這幾個月來接觸到部落，你的感想？

Q1：寫在論文裡面，我的謝誌可能寫了十頁。

A：你住哪裡？

Q2：台北，可是我現在住花蓮。

A：你是台北人就對了，我是半個台北人。

Q2：你之前在哪裡工作？

A：我從小就在台北讀書，剛開始在南港那一帶，然後內湖、汐止。

Q2：我住在新莊樹林。

A：新莊樹林也是滿多原住民。

Q2：樹林滿多的。

A：樹林台東的比較多。

Q2：坐火車常常會遇到。

A：像我們花蓮這一帶大部分在汐止，之前認識，就慢慢聚在一起，台東應該算桃園附近那一帶，當然偶而會看到別族。

Q2：認的出來嗎？

A：認的出來，差很多、皮膚、身材、調調，布農族的、泰雅族、排灣族。

Q1：西部好像沒有阿美族？像布農東部、西部都有。阿美族只有東部和南部恆春。

A：南部他們都跟平地，差不多已經漢化了，他們很少講原住民話。

Q1：港口部落有沒有被漢化？

A：你看看港口部落有幾戶人家？

Q1：為什麼沒有很多漢人搬過來？

A：以前這裡是鳥不拉屎的地方，田那麼少，誰會鳥。

Q1：你們跟漢人相處怎麼樣？

A：跟漢人相處，要問老一輩的，年輕的一輩一定會交談，但是活動慶典他們不會參加。

Q1：會不會在旁邊看？

A：他們會看，但不可能會參加。

Q1：他們的小孩會不會加入年齡階級？

A：不會，部落的話就惟獨有一個是純的，阿英他們，另外兩家不是，兩家是外省，開雜貨店的，理髮廳老闆娘的爸爸是外省人。

Q1：大港口應該比較多？

A：那可能離學校比較近，以前我們都是從石梯坪遷移到港口的。以前是茅草屋，像這樣，通舖，是竹子做的。

Q1：你以前睡過？

A：當然睡過，我們家以前就是這樣，以前就是這樣一進門，就是兩排藤床。

Q1：那要不要鋪棉被？

A：睡覺時要，除非老人家習慣。

Q1：可是聽以前老人家睡都不用鋪棉被。

A：那時都是泥土，它主體是木頭，牆是竹子，然後床是藤，冬天的時候是會生火在中間，夏天不可能熱死人了不可能會生火，然後就蓋磚瓦房仿造日本的方式，主結構還是木頭，天花板是瓦，然後床稍微有隔間，是用木板做的，床還是用藤，到後來是整個木頭，你應該有看過，阿道他們魚鱗工作室。

Q1：我不知道他家在哪裡，可是我看過嘎柱他們家的廚房。

A：就是阿道他們家之前，就是瓦房嘛，主結構是木頭，漸漸演變成阿道他們的房子，那時我們家以前也是這樣，十五年前開始用水泥弄房子，那時我才十幾歲，慢慢的演變成水泥，有的更早期是二十年前我們是二十五年前，那時昌啟他們家很漂亮，小時候我們常到昌啟家，以前他們家第一個有音響。

Q1：那誰家第一個有電視？

A：雜貨店。

Q1：很奇怪，很多人家好像沒有擦油漆，只有用水泥抹平。

A：很多，可能以前沒有擦油漆，反正是從小看到大，習慣了，現在慢慢進步了貼磚，很漂亮，用小石頭，像我們家，貼在外牆。以前我們小時後有很多遊戲，滿好玩的，現在幾乎都沒有，上次有講到，你應該有聽過，每一個季節都有一個遊戲，上次我們講山地話你應該聽不懂，講母語。它每個月或一段時間，玩這個遊戲後來玩到快膩了時間差不多了就換，換一個遊戲。搞不好去山上，什麼季節去海邊抓什麼東西去賣，小時後沒有糖果。

Q1：你們抓什麼東西去賣？

A：蜜蜂，一種黑色的蜂，長在竹子裡面，刺下去手會腫起來。

Q1：賣給人家幹嘛！當中藥，刺到會腫起來，徒手抓啊，用手哦！

A：小孩子很勇敢，用手啊，不小心手會腫起來，以前我好幾次都這樣，大拇指腫起來，老人家被刺到眼睛，眼睛整個腫起來，有毒啊。

Q1：沒有藥醫哦！

A：要到豐濱。

A：手還好，眼睛腫起來看不到，那種蜂海邊也是有，它喜歡採一種花蜜，我不知道叫什麼花，以前海邊很多，現在很少，可能當中藥，被拔光了。它會分泌出一種味道，什麼味道我忘記了，太久了。

Q1：那一種花沒有了對不對？

A：幾乎看不到，以前海邊很多，那種蜂，它會採花蜜，那種蜂是黑色的，很大。

Q1：可能被你們抓光了？

A：不可能被我們抓光了，是自然生態破壞，我們抓它我們是小時候。

Q1：很多小朋友抓它就被抓光了。

A：那可不，那是季節性，不是整年度，可能去拿東西，下一個月可能去海邊撿石頭或是怎樣，不一定，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然生態被破壞了，以前在石梯坪，東管處還沒來時，整個海岸林生態很活躍，不像現在，你看到什麼東西，它整個挖挖成這樣，以前那個梯田，它整個是這樣，懸崖這樣下去，海邊那個植物，以前東管處那一帶，它整個是海岸林，它的生態很繁盛，後來東管處開了一條路，整個就破壞了。我們小時後那個地方，可能那時候很小吧！就是從那邊經過，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很陰暗，兩層樓高的那個涼亭下方！小時候常常，以前留下來，整個覆蓋起來，像經過隧道這樣，不見陽光，晚上更恐怖。

Q1：晚上誰會去那邊？

A：拉歌烙（夜抓）的、大督故（灑網）的，很多，灑網，會經過晚上，小孩子很少，只有白天才會，港口也是一樣以前活動中心下去，有一條路小小的，兩旁種那種今天大哥種的樹，會長很高，長的很茂盛像小徑這樣，看不到天，小時候我們很怕走那條路，怕有蛇，三十年前跟現在差很多，整個海岸地帶。

Q2：路是什麼時候開？

A：在我們出生的時候就有，它以前是石頭路，後來到我國小四年級還是怎樣，就有柏油，以前柏油很燙，小孩子哪有鞋子可以穿，拖鞋，不可能。以前我們小時候只有港口那邊有柏油路，其他是石頭。

Q1：以前你上學走路哦！從石梯坪走到那邊去？

A：對啊！那時沒有公車，只有兩三班。以前在我們上學的時候沿路都有東西可以吃，以前我們的口香糖是一種芒草，它是路邊長的，以前港口往獅子山，以前石頭路，旁邊都有草，有些比較嫩，它的心，拿來嚼當口香糖。

Q1：不是咬檳榔？

A：那時候很小，小孩子沒有，慢慢長大會幫他咬，老人家沒牙齒，咬一咬再給他。還有秀姑巒溪也是我們最喜歡常去的地方，去那邊抓蛤仔。

Q1：現在沒有了？

A：現在也是有，小孩子不會去找那種東西，隨便找吃的東西都有，雜貨店那麼多。

Q1：你們那時候有商店嗎？

A：有啊！可是我們沒有錢啊！以前丟掉一塊錢被打，或是鞋子穿破掉了，有一次新拖鞋，從高雄買回來的，以前我爸爸在高雄做遠洋的，買了一雙拖鞋，在石梯坪那邊，好像一條小河，洗腳的時候不小心被沖走了，回到家裏被打。

訪談對象：昌啟
時間：2004.2.28
地點：項鍊工作室

- Q：年齡階級對部落的重要性？它的存在跟沒有存在對部落的重要性？
- A：它的存在當然有重要性，家族會按照年齡階級去做事，老人家會指揮，在喪禮或是婚事都有這樣，這是部落能傳承命脈的組織。
- Q：老人家就一直這樣講，你們也一直這樣講下去？
- A：如果不這樣的話部落整個會沒有凝聚力，造成下面容易不聽上面的。
- Q：年齡階級是要求集體表現跟集體享受榮耀跟集體受處罰，那在這樣的傳統之下，他們在外面工作會不會受到影響？因為外面是要求個人成就跟個人表現？
- A：要看用什麼角度去看，在外面是要填飽個人的肚子，要發揮自己，面對現在社會，在外面什麼地位都有，但回到年齡階層之後按照平等，不是說我成就高就跟他們與眾不同，不是，即使你再有很高的成就或是大學博士都好，回來這裡你跟這些年輕人你還是平起平坐，按照年齡階層的程序，這是八大年齡階層的宗旨。
- Q：回到部落要回到年齡階層裡面，從部落出去到外面會受到影響，因為在部落有制約不能太突出，這樣的觀念在他們心裡面，會不會在外面他們也不敢表現太突出？
- A：也不會因為出去表現是為個人拼命，也是為地方爭取榮耀，你優秀你表現好那祝福他，在外面工作也希望一帆風順，成就越高越好，因為出去表現也是為地方爭取榮耀，在團體裡面，按照年齡階層你回來還是回到你的階級去按部就班的，跟他的年齡階層一起，不是說我回來就高高在上，那會受到排斥，雖然我們外面有很多老師，回來還是按照階級，不能說我太優秀，階級中有他的 cekal，不管是 cekal 他的成就很低，畢竟是我們的 cekal 還是要聽從他的指揮。哪怕他是國小畢業或是沒什麼成就，但是在團體還是要尊重他的領導能力。所謂高知識的會從旁協助，為了自己的階級來爭取團體的榮譽心。
- Q：像部落這兩三年回來的年輕人滿多的，但部落沒有這麼多的工作機會，現在雖然有擴大就業，但在六月底就結束了，這個問題之後怎麼辦，就是這麼多年輕人回來，但沒有工作機會他們就必須到外面工作，那部落的年輕人就少了，那會影響到部落的運作，那這個問題有沒有去想過？有沒有什麼想法？
- A：想法當然是你知道我們這個地方沒有工廠沒有公司之類的，回來就是以捕魚為主，但捕魚並不是每天都可以捕，當然是慢慢往觀光產業發展，推廣觀光產業的部分，如何去經營，一方面要訓練他們解說的部分，現在都在舉行解說的管道，跟花蓮的觀光產業接軌，以後有機會的話，朝解說方面發展。
- Q：那現在都有在進行嗎？
- A：都有啊！在訓練說海邊的，解說文史。
- Q：那你覺得成效怎麼樣？
- A：有些人有解說的工作，有些有名額的部分，所以沒有辦法往這邊發展，還是受限於個人解說的能力，有些沒有辦法往這方面發展，有些工作是解說人員要相當好，譬如賞鯨的部分，他要你能夠解說的好，所以名額有限。
- Q：所以部落目前是要推廣觀光？
- A：以其他的就沒辦法，你種田不可能！推廣觀光產業的部分這也是一種很好的產業，不急著馬上就有很好的成效，一點一滴的來累積他的經驗。
- Q：你現在已從 mama no kapah 退休了，以前的年齡階級和現在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A：時代的背景多多少少，在二十幾年以前是比較古老型的很嚴格。

Q：很嚴格是指豐年祭嗎或是平常？

A：平常也有。

Q：那時年輕人在部落多不多？

A：比現在還多。

Q：就是還沒有那麼多人到都市工作？

A：都還是留在鄉下。

Q：那時候做什麼？

A：捕魚跟務農，很多地方都還在開墾，以前很嚴格，很多規定現在比較鬆，豐年祭那段時間比較嚴格，像我們那時候一天只能睡兩個小時三個小時，那時候我們剛進去米阿伐代才辛苦，一進去都不給你時間，開始進去就是讓我們去跑，以前沒有碗公完全是檳榔葉，我們都去採檳榔葉去製作，晚上跳舞，那時我們是從三點開始，第一天從半夜跳，每天從兩三點跳到九點多，訓話完了差不多是十一點十二點，他們回去吃飯，吃飽飯又要去集合，叫我們晚上去跑又到墳墓去，跑到一、兩點睡覺，五點多就起床要打掃廣場，我們是集體睡覺，在某個人家的廣場睡覺，比較附近的，怕第二天起不來沒有掃被罵，且每人拿掃把放在旁邊，起來後開始掃地，有時候晚上拿空瓶子到石梯坪那邊拿泉水，你不能在路邊拿泉水，早就有人在監視了，回去以後拿著桶子，不高興把桶子一踹，又要重新回去跑，很兇啊！上面那個階級，不能反抗，一反抗就沒完沒了，訓練服從和膽量。

Q：所以你們也會這樣訓下面的階級？

A：對，現在慢慢改變了，比較鬆了，不像以前，那時墳墓不像現在那麼好，那時很恐怖，且馬路不從那邊，那時都很多樹、樹蔭，現在根本沒什麼好怕。

Q：聽他們在說現在還有訓練膽量？

A：現在沒什麼好怕的，不像以前那時候，我們那時前跳舞，女孩子從後面..

Q：那時還有八嘎呀（情人之夜）？還不是表演性質的？

A：那時剛好要消失，但我們不能回頭就對了，女孩子會從後面給你東西。

Q：那時要背情人袋？

A：年輕人沒有背。

Q：那女生要把檳榔塞在哪裡？

A：塞腰帶，塞的時候整個會像大肚子，糖果啦一堆。

Q：可是給你糖果或是檳榔不是表示喜歡你，你又看不到她你怎麼知道是誰？

A：聽聲音，她會講。

Q：那麼多人到底要選誰？

A：那時即使喜歡你她也會給人家，表示慰勞的意思，喜歡你她會特別跟你講。不能回頭，被 mama no kapah 看到晚上一定會點名，他會巡邏，那時半小時點名一次，你不在就要去找，你表現不好，晚上訓話時有得操。

Q：那以前你們當小的階級的時候，會不會想要有一天當 mama no kapah？

A：當然會想，當 mama no kapah 很威風，聽老人家講，mama no kapah 坐在這裡，沒有人敢從他前面經過，平常的時候，連老人家也要從後面經過，那時 mama no kapah 執行整個部落的事務，由 mama no kapah 來主導，蓋房子 mama no kapah 來去安排工作，所以他們很尊重 mama no kapah，整個部落由 mama no kapah 來主導，部落的事物由年齡階級來執行，譬如這個家蓋房子，這個階級去砍木頭、這個階級去砍竹子，這個階級去拿茅草，三十年前還是這樣，家裏完全是部落幫你蓋，沒有個人的，完

全是部落幫你蓋，所以 mama no kapah 很大，要集合的時候我不在就是違抗他們的指令，他們就派人去拿東西，就是拿雞，家裏不敢吭，家裏吭會被罵，這個房子誰幫你蓋的，mama no kapah 很大，可以指揮年輕人，老人家要尊重，他們決定之後看頭目顧問有什麼意見，沒有的話就執行。

Q：三十年前還在，那從什麼時候才沒這樣？

A：在我們那時已經用瓦了，國民政府時還是這樣，我們到高中才換瓦片，當米阿伐代時還是茅草屋，換瓦片時也還是部落，剛剛替換時還是部落，到換水泥房時就沒有 mama no kapah 執行，只有在豐年祭比較大，那現在蓋水泥就沒有，人都到外面去了，所以就沒那麼大了。就家族的 faki（舅舅）最大。

Q：在你當 mama no kapah 你有覺得你的權力很大嗎？

A：權力是有，在豐年祭的時候，一般的話較少，像海祭啦，部落的活動時就 mama no kapah 就對了。

Q：港口有社區發展協會嗎？它是扮演什麼角色？像部落活動 mama no kapah 的權力較大，那社區發展協會呢？

A：互相尊重，社區發展協會和政府是一個管道，平常辦活動由社區發展協會去申請經費，活動部落大家和年輕人，當然 mama no kapah 還是第一個，大家還是保持那種默契就對了，部落如果有活動就部落一起來，mama no kapah 在的話，就由他去召集年輕人。

Q：只要有部落活動的話，mama no kapah 就有他的角色扮演？

A：現在時代慢慢在改變，mama no kapah 的角色就沒像以前那麼大了。

Q：以前是每個階級都會希望當 mama no kapah，因為他權力很大，但他付的責任應該也很大？

A：很大啊！所有相關的事情，像去海邊年輕人發生事情 mama no kapah 要負責任，去山上發生意外，mama no kapah 的責任就很大，相關的是他們很嚴格要求，不能玩，去海邊他們也有在看我們，我們下海他們就在石頭看，監督，不能打鬧，不然會發生意外。

Q：你從當米阿伐代到現在豐年祭有停辦過嗎？

A：沒有停辦，從以前流傳下來。

Q：日本時代有停辦過嗎？

A：也沒有，其實日本那時也在制止。

Q：因為那時很多部落停辦就是日本制止。

A：當時我們這邊堅持，這就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取締怎麼辦？部落就是這樣，那時日本警察就穿豐年祭的衣服拍照，有一次有宗教以後基督長老說要停，他們都不參與，那時宗教介入，部落還是照常辦，信基督教的就不讓他們參加，那時還是有辦，天主教沒有限制，那現在就不對啊，宗教是事後才來，祖先留下來，最大的例子就是陳精志，當時他是基督教，也是反對，他沒有參與，但現在就後悔，他沒有參與的時候就一片空白，相關文化的，現在極力再回復，不管怎麼制止，部落就是一定都要辦。我們剛接任 mama no kapah 第一年就遇到颱風，要宴請貴賓那一天，早上風雨交加，我們階級就在想怎麼辦，帖子已經發出去了，人家也不可能會來，下午風比較小，雨還是有，大家還是出來跳，到下午四點、五點好起來，下大雨我們在活動中心裡面跳。

A：有時在活動中心外面跳，風雨無阻，只有港口這樣。

Q：其他部落沒有？老人家有說過豐年祭沒有辦好會怎樣？

- A：如果豐年祭沒有辦好，評語就會很差，mama no kapah 以後升級時名字就很差。
- Q：我看膽曼部落他說豐年祭沒有辦好部落會發生意外？年輕人會發生車禍。
- A：我們多多少少有，部落就像廟會就是祭拜我們的祖先，你沒有祭拜好，祖先會有不詳的懲罰，老人家也說，即使你生病豐年祭再怎麼痛苦跳一圈就好了，祖先會保佑你，保佑你健康，跳舞祖先會保佑你的家族，我們用跳舞來祭祖，我們和祖先共舞祖先會保佑你的農作物，跟廟會是一樣的道理，祖先會保佑你，所以豐年祭並不是玩玩，它有它的意義，從凌晨跳到早上就是與祖靈共舞，白天祖靈不可能會出現，所以要在晚上跳。Palimo 好了，以前男孩子入贅到女方家，家裡有什麼事，就會叫你的 faki 回來家裏協助，即使入贅還是會照顧家裡，一到豐年祭家族為了感謝 faki 會釀小米酒，婦女為了感謝 faki 對家裏的照顧，獻上一杯，faki 接到就會很感動，就頓腳，感謝上天、感謝地，感謝祖靈，希望上天能聽到，希望地能聽到，保佑這個家族、或是農作物、家裏人的健康。
- Q：馬拉嘎札外在敬酒時的姿勢是什麼意思？
- A：尊敬，從下面的敬上面，用很低的姿勢，頓地表示我謝謝你對我們的照顧，對我們的教導，讓我們能夠成長下來，相當豐年祭的意義，所以要由下而上。
- Q：這種姿勢只會對前面的階級嗎？
- A：按照個人，後面比較不用，長輩要你倒酒你沒有這樣他會要你重來，沒有尊敬的意思，你倒酒要必恭必敬，要慎重，不是開玩笑，表示我們跟祖靈在一起，有它的意義，拿著一杯酒，表示從地向天，老人家接了以後，感謝天、感謝地、感謝祖先，保佑大家，謝天謝地，有時候倒一杯給祖先。
- Q：在豐年祭時酒就會變得很神聖嗎？
- A：很重要，很神聖，不是開玩笑的，表示跟祖靈一起。
- Q：現在政府將豐年祭作為觀光宣傳，或是辦聯合豐年祭，你有什麼看法？
- A：對一個地方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宣傳，但對我來講，失去了豐年祭儀式的意義，表演那是另外，至於地方的豐年祭我們要慎重，但是目前朝向觀光多元化。

訪談對象：全達：A1、天識：A2、文成：A3

訪談時間：2004.2.28

地點：項鍊工作室

Q：你每年豐年祭都參加哦！

A1：對。

Q：沒有中斷過？

A1：沒有。

Q：以前在台北工作時可以請假請那麼多天嗎？可以請到一個禮拜？

A1：要看你做什麼工作。

Q：有沒有老闆不讓你們請假的？

A1：都可以接受。

Q：他知道豐年祭對你們來說很重要？

A1：對。

Q：你們階級人有沒有很多？

A1：三十幾個。

Q：你覺得你們階級滿團結的嗎？

A1：有的不會很團結。

Q：你覺得比較高階級跟現在的有沒有差？

A1：有差啊！以前那個時代比較會聽長輩的話，那時年輕人都在家裏，很少出去，現在的人有些是都市長大的小孩子有的話沒有辦法接受。

Q：所以連豐年祭也不會參加？

A1：對啊！有些人是跳完舞就回去了，我們還會精神講話，有的小孩子會怕。

Q：精神講話你們會留下來，也可以不聽就對了？

A1：對，可是很少幾乎都會留下來。

Q：豐年祭很重要是老人家告訴你們或是你們這樣覺得？你們知道豐年祭的意義是什麼？

A1：對啊！是傳統，老人家會講。

Q：說豐年祭對你們很重要，為什麼你們會聽？應該也有些人不聽？

A1：我們會聽。以前十年前景氣很好的時候，很多人比較不會跳舞，為了要賺錢，幹麻要跳，一天的工錢都不夠。但現在比較不會了，他們現在覺得這些東西一定要保存。

Q：反而是最近幾年大家開始重視這邊的文化，為什麼會這樣子，是不是有受到影響？

A1：可能是社會比較重視我們原住民，他們認為我們是阿美族，要把這些東西留給下一代。

Q：除了社會的因素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嗎？

A1：看大家的心裏。

Q：老人家從以前會強調這個很重要還是最近？

A1：從以前就很強調，他們很重視，到了豐年祭一個月前就會準備，每一個家家戶戶都會準備，說要豐年祭了，我的小孩子都要回來了。

Q：父母會要求小孩要回來嗎？

A1：對啊。

Q：像年齡階級除了在豐年祭有扮演角色，在平常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A1：像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跟平常都是朋友了，有時在部落開會時會有分年齡階級。

Q：開會的時候會有，譬如開什麼會的時候？
A1：譬如開部落重要會議時。
Q：在開會的時候年輕人可以有意見嗎？
A1：年輕人哦！沒有辦法。
Q：所以他們只能聽上面的命令？
A1：是可以跟他們講，發表人是 mama no kapah，他不直接會在會場講。
Q：如果年輕人要表示意見時要怎麼辦？
A1：就是跟 mama no kapah 講。
Q：但是在正式的開會場合他們不會舉手發言，是不敢還是怎樣？
A1：不敢啊！也會分階級，除非八大階級在開會時，如果有意見可以提。
Q：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提？
A1：對，像每個階級都有一個頭，像如果他是 cekal，我不是 cekal，我就會先跟 cekal 講有什麼問題，由 cekal 來說。
Q：那平常其他的人就坐那邊聽，也不敢講話？
A1：對。
Q：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年輕人不敢有自己的意見？
A1：以前會這樣，現在不會了。
Q：因為阿美族是集體表現集體處罰，所以會不會影響年輕人不敢有個人表現？
A1：個人表現，好像沒有。
Q：所以現在還是不能表現很突出？不然會怎樣，如果表現很突出會怎樣？
A1：人家會嘲笑你好像很臭屁，好像很厲害。
Q：表現很好也會被笑？
A1：不是會被笑，好像是很驕傲，好像是很厲害，人家會覺得你為什麼會在這樣的場合去表現，為什麼不一起去表現。
Q：像這樣的狀況，你在外面工作的時候，會要求你有個人表現，會不會受影響？
A1：在外面不會，但在部落就是團體的。
Q：只要一回到部落，不管在什麼場合，就是團體的？
A1：對。
Q：就是不能有個人表現？
A1：對。
Q：講講看你對豐年祭的了解？你為什麼每年都會參加呢？
A1：因為我是阿美族，我住在這邊，這個東西一定要保存，傳給下一代，這是我的想法，意義的話，我忘記了，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Q：那你要怎麼讓你的下一代知道這是很重要的？天識沒有講他要傳給下一代。
A2：怎麼傳？
A1：有這種想法就很好了。
A2：不管有沒有傳到下一代，我們盡力而為，我們就是把我們知道的給他們知道，就是做給他們看。
Q：可是他們會問說豐年祭的意義在哪裡？
A2：歲月，到那時我就會講了，目前不知道怎麼解釋意義在那裡。
Q：你覺得它很重要，會讓你每年都排除萬難回來參加？
A1：對，跟有心有關吧！
A2：有心比較會想辦法。

Q：不管被扣錢或是沒有工作？
A1：我說我一定要回來參加，老闆說沒有關係回來就不用再來上班了。
Q：老闆有這樣說過？
A1：對啊！
Q：那你怎麼辦？
A2：拍拍屁股走人，那時建築業隨時都可以換老闆，那時所做的行業都是這一行，今天我不做你的我還可以做別人的。
A1：最主要還是要參加豐年祭。
Q：為了要參加豐年祭，會想盡辦法？
A2：現在比較難，大家為了生活要填飽肚子，且一些年輕人在公司或工廠上班，不好請假，所以很少回來。
A1：參加豐年祭還有一個就是整個階級聚會，大家互相了解，你這一年來都在幹嘛。
Q：平常比較少碰面，所以藉著這個機會大家都會回來聚會。
A1：談你的夢想啦，對部落。
Q：你爸爸很像是基督教？
A1：他以前是基督教，自從跟我媽媽在一起的時候就變成天主教。
Q：所以後來你爸爸有參加豐年祭，基督教時沒有？
A1：聽他們講以前豐年祭有斷過，沒有跳，斷了三、四年吧！因為宗教的關係停辦，後來覺得一定要跳，就是祖先傳下來的東西。
A2：不能到他們那一輩斷。
A1：後來有很多東西都丟掉了，自從有教會的時候，我聽我媽媽講，以前我們家是拜祖先的，那些東西就丟掉了，以前老人家留下來的一些東西，就是拜祖先的祭杯、神聖的東西。
Q：有停過就對了，但是後來大家又恢復。
A1：對，像我們的階級有好幾個，豐年祭跳一跳，他們會覺得很累不想跳，會被上面的人罵、被訓啊！晚上還那麼晚回去，那麼累幹嘛！還不如在台北上上班，很多人都這樣講。
Q：你們階級也這樣講？
A1：現在階級比較高了，比較輕鬆了，他們也有心想要這樣做去傳承。有時候被罵，女朋友就在旁邊看，有時候也會這樣。
Q：你們階級有沒有被開除的？
A2：像他們就沒有了，因為年輕人越來越少，能回來參加就很不錯了。
A1：有些人沒有看過的人說要參加你們階級，我們就說好，但是今年回來，以後就沒有了，就不了了之，他們只是要去感覺。
A2：原來跳舞那麼累，那麼無聊，不跳了。
Q：你們階級有多少人？
A1：很少，都會固定。
A2：比我們還多，有時候一半，哎呀！
Q：會不會結了婚在台北有家庭的會比較少回來？
A1：會啊！會有家庭有壓力有貸款什麼的，那種比較不可能會回來跳舞，他有心可是沒辦法啊，像以前老人家沒有出外工作，都在部落。頭目又是最大，每個人都有向心力。
Q：你說阿公在的時候？

A1：比他們早一輩的吧！像我爸爸那時都很尊敬老人家上一輩的。

Q：那現在的年輕人呢？

A1：不會了。

A2：就在豐年祭的時候。

A1：因為我們會試膽量，有些人沒辦法去接受，被罵到很慘，就跟上一階級的噲聲說不要讓我在台北看到你。

Q：就當場噲聲嗎？在罵的時候為什麼敢這樣？

A1：背後，比較大的年齡階級也會怕，不像以前的想法。

Q：所以現在就不會那麼嚴格。

A2：以前我們那時候都用打的，上一階級打下一階級。

A1：他們那個階級阿春很兇，剛退伍哪時候米襖襖外，對下面的人很凶很嚴格。A2：好像他們階級有被打過，拖出去，打。

Q：你們的階級去打？

天：叫他們的階級打。

A1：隔天全部落的人都知道，

Q：為什麼會被打？

A1：打瞌睡啊！

Q：跳舞的時候打瞌睡？

A1：訓話的時候打瞌睡，可能很累，還要倒酒。

Q：被部落的人知道之後？

A2：罰款啊！罰打人的，罰一條牛。

Q：打人會被罰，那要怎麼處罰？

A2：就體罰。

Q：用什麼方法處罰他？

A1：脫褲子啊！唱歌啊！伏地挺身。

A2：不能動用到暴力。

Q：文成你知道原舞者要來表演港口部落的舞嗎？你有什麼看法？

A3：沒有看法。

A2：非常不屑。

A3：相當反對。

Q：說理由。

A3：沒有理由。祖先說要在部落保留，不能給外面的人學，也不能給外面的人寫論文。

Q：祖先沒有這樣講。

A3：不好意思。

Q：祖先答應過我，希望論文以後對部落有貢獻啊！

A2：在哪裡？

Q：我寫的是年齡階級與部落發展。

Q：天識，你對原舞者要來部落學舞有什麼看法？

A2：不要問我。

Q：為什麼不要問你，你不是部落的人嗎？你要表示意見，你覺得你們自己表演就好？。

A3：想看豐年祭就豐年祭的時候來看。

Q：豐年祭怎麼可以是表演的？

A3：對啊，怎麼可以呢？

訪談對象：英彥
訪談時間：2004.2.29
地點：吉普戀文化協會

Q：你好像都在台北工作，你常回來嗎？你那天講的豐年祭的意義，如果沒有跟這邊的人接觸也不知道，年輕人也不知道。

A：其實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它背後的意義，你看到只是熱鬧的場合，那我也不是說我知道，會有交錯的地方，慢慢慢慢挖，更深的意涵，我真的想哭，藉大家集體的力量安慰你，是這樣子嗎？藉著年輕人的力量去解除魔咒也好，更深的意涵是藉著這樣的場所，藉著大家的力量幫你療傷止痛，它的意境已經達到，因為在豐年祭裡面，已經表達這個意思。

Q：在五十六年時有一個人類學家講到這件事，豐年祭時寡婦會走到舞圈裡面，但是沒講到背後的意義。

A：這個見仁見智，我這樣講是我的觀點，別人有別人的觀點，這樣一個精神，我為什麼不把它延續下去。

Q：像我在接觸這些年輕人的時候會問他們知道豐年祭的意義嗎？他們說他們會回來參加豐年祭因為覺得很重要。

A：重要在哪裡？

Q：他們知道重要，但不一定會去問或大人會講，文成也說那一次你講他才了解。

A：我不知道正確不正確，我在挖的過程當中我知道這樣一個東西。

Q：就像豐年祭他們想要參加他們會面臨他們在北部工作，他們會犧牲他們的時間，甚至是丟了工作，可是他們義無反顧回來參加，表示它一定有很深層的意義，如果這種很深層的意義不知道，它很容易就會消失。

A：現在大部分的孩子都離開在台北，二十年後，我們都老了，小孩子還會再回來嗎？他不懂得這些東西，他還會再回來嗎？如果豐年祭都沒有的時候怎麼辦？阿美族空空的，光有語言，沒有這個東西在支撐的話，在大庭廣眾下講這種母語，這種母語變成會讓你污名。

Q：因國家政策的關係，因為阿美族都是口傳民族，它就是一代一代透過講故事，如果小孩都到都市去，都沒有接觸到老人家，怎會知道這些事情的意義？怎麼去傳承？

A：如果小孩子不知道意義是教育的問題，如果說你要讓一個民族可以延續下去，你是不是要讓他們去學去認識。我以前寫過，還來不及認識你，我的 ina，我就先認別人做娘，就是說我對自己的母體文化還沒有機會去接觸，一開始就是這樣，娘教養我卻告訴我你不是我親生的，為什麼你教我那麼多最後你告訴我你不是我親生的，你不是漢人，你是原住民，我對原住民一無所知，你這樣告訴我，我怎麼去看待自己，你告訴我一個我完全不知道的東西，你說那是我，但我學了這個東西。

Q：我覺得你這篇文章很好，你們學習漢文化，以前告訴你們你們是漢人，但現在又說你們要當原住民。

A：它把你冠上原住民，你就直接告訴我我是漢人，但你又不告訴我我要的東西。

Q：像你昨天念的那篇文章，你所提到的百年的詛咒是什麼？

A：這百年的詛咒就是一種異文化，這是一種考驗，我們那麼渺小，大環境是這樣你怎麼對抗它，當你還是懵懵懂懂的時候，根本沒有力量去對抗，你就跟著走了，當你成熟時，你離母體文化已經很遠了，你拉不進那種感覺，當你想回來時，你無能為力，很多人無能為力，那我就去當漢人，但你能夠去當漢人嗎？他血液裡面不是，

這就是我們當原住民心裏面一個很大的痛苦。

Q：你小時候就離開部落嗎？

A：我小一就離開，跟我爸媽到花蓮，我是外婆帶的，我們像拉黑子這個年齡層長大的小孩很可憐，我們沒有犯錯為什麼別人就一直要把這種污名讓我們覺得我們身上就流著一種罪。

Q：你有這種感覺？

A：小時候的成長過程，班上誰是原住民，要舉手不舉手心裏在掙扎，原住民，他們覺得原住民沒有文化嗎，我也覺得我沒有文化，因為我不知道。

Q：其實我們以前都經歷過禁止講母語。你之後一直在外面？

A：我真正接觸母體文化是在去年七月。

Q：在什麼契機之下？

A：因為我媽他們在做歌舞，要把歌舞背後的東西挖出來，在挖的過程當中我心裏的感受，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我有一個地方是空的，我的母體文化是空的，就是因為那個地方是空的，所以我對自己的評價就偏向是負面的，這種負面的想法對我們未來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我自己有這種感覺，其他原住民也是，他只要不跟漢人在一起就還好，一跟漢人接觸這個洞就告訴他我這個地方是空的，所以我們要從原住民的母體文化去找出把那個洞填滿，填滿之後會走得更好，我有這種空白的經驗，受了四十年的罪，因為我曾經去寫關於自己的經歷。

Q：所以你有經歷過隱瞞身分那種歷程嗎？

A：有，很多原住民都經歷過那種歷程，像有些台北的小孩子說我爸媽是原住民，但他搞不清楚他自己也是，也不是否定，可能他並不想當原住民。當我發現，當我在挖的時候發現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寶藏，就陷進去了，做得還滿快樂的，我四十歲了，你在你的人生規劃中要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Q：所以你會做有關母系社會的部分？還是女性的部分？

A：我覺得我講得太快了，我希望在母系社會這個部分有很多著墨，可是我後來翻資料發現母系社會部份資料很少，我要怎樣去呈現女性，這我還沒有把握可以講得很清楚，需要有很多資料再交錯，才能找出來。

Q：像有很多資料母系社會部分它會提到婚姻狀態或是女性在家庭的權力，可是我覺得比較深層面對女性的尊重或是你去照顧她，因為不可能回到以前的時候了，你怎麼將那些深層的意義再延續下去，像豐年祭的時候或是祭典的深層意義都是去延續它的精神，那形式也很難回到過去或最原始的時候，那延續精神，就一直能傳承下去。

A：對，把那個精神發揮，像我剛提到母系的部分，母系社會不是以母為主，那父系社會它是以父為主，父親的權力大，母親的權力很微弱，可是母系社會不是，我後來想一想，想不出來，後來我就想母系社會它在翻譯的過程錯了也不一定，但要怎麼翻呢我也不曉得，原住民的母系社會，真正要講母系社會就是要繁衍下一代嗎！這個為基礎點，也許吧！我去拿一個東西過來，我知道的沒有像你們想的那麼多，我自己還在學習當中，所以你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Q：當初我會決定來這邊寫港口部落年齡階級的論文，就是那時我在鯉魚潭的池南村從事社區營造做部落發展的工作，那時拉黑子聽過我們主持人來演講，很吸引他，他覺得部落頭目可以帶領部落邁向未來的發展，他很感動，送給池南村頭目一張頭目椅，他講一個部落的概念，他說頭目是部落的右手，左手要牽著部落的人，椅背是部落的靠山，坐的地方是部落的土地，他講到一個最吸引我的一點就是三隻腳代表三大年齡階級支撐住整個部落。那我覺得現在它為什麼還會有這麼集體性的思維，

三大年齡階級去支撐住整個部落，那我覺得這個部落一定很強，吸引我想去探討或去了解，就是他講的三大年齡階級或是年齡階級去支撐住整個部落，就是讓我想來這邊研究年齡階級。還有就是他們年輕人發言會以部落為考量，而不是講我怎麼樣怎麼樣，那是讓人很感動的因素，那為什麼這個部落會造成現代人有這種思維，在現代社會，我看到很多阿美族部落，它很多組織已經式微了，有些祭典已經變成很觀光化，但觀光化另一個原因政府也要負責任，它以觀光來宣傳豐年祭或是原住民的祭典，就是說它還舉辦聯合豐年祭就是要吸引觀光客，我覺得一個豐年祭就像港口部落它可以這麼堅持每年可以吸引那麼多人回來，它的意義一定不只這樣，它應該還有很多很深層的意義，那更深層的東西我們沒有辦法透過一些資料來了解，一定要進來這裡，去透過這邊的人去講去了解，我們看資料也不一定看得到，或是年輕人也不一定知道，怎樣讓這樣的精神也可以讓外面的人知道，以前沒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它講的都是比較敘述性的東西，很多深層的意義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它會有一些刻板印象，因為不了解的關係，那怎樣讓這樣的精神也讓這邊的年輕人知道，可能透過我去收集資料去整理或是訪談，另一方面也讓外面的人知道，有沒有可能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外面的人在看這樣的祭典或是部落文化的時候，能因為了解而尊重。

A：我看男女性的關係，希望你在敘述的過程可以說這是我的想法，正不正確是其次，我覺得它是母系社會，它不像是父系社會一樣，我覺得它是一個平衡，粉紅色代表母性，藍色代表父性，它的權力和義務是有消長的，男生的地方消，女生的地方就長。長的部分代表母系社會當中，比如說男性要入贅到女方家去，女方有繼承財產的權力，這是女性長的部分，女性消的地方是男生有個年齡階級有管理部落公共事務、政治、教育方面的，這是男性的長，可是女孩子完全不能進入年齡階級，這是女性的消，有長的地方女性要負責任去維持她的地位，因為這是她權力的部分，女性長的部分，就是家裏的事務，女孩子要來承擔，譬如種田的工作，這些是維持家裏基本的東西，她可能在家裏做很多勞力的工作，但男生呢？在這部分可能是沒有辦法顧及，他把力量從事在公共事務的部分，我給你那個權力，你要負出那個義務，它的消長，男生為了保護部落，那女生有她的權力，她不得不去做這個她必須要去的工作，但是背後的意義是不是要讓男性能夠無後顧之憂保護部落，女孩子來承擔那個義務。就是說從生產的方式來看，母系社會跟年齡階級是互補的。

Q：我覺得這牽涉到詮釋權的問題，以前研究的都是漢人，漢人是父系社會，它是爸爸當家，所以它看到媽媽當家，就說它是母系社會，而且對我們來講，父系社會就是男性的權力大於女性，所以母系社會就會以為女性的權力大於男性，把男生壓在下面。

A：可是母系社會她的權力頂多只有在家庭的部分，公共部分她沒辦法參與，豐年祭它是屬於農業的祭儀，女孩更是沒有辦法在這儀式有很大的權力。

Q：所以我覺得漢人所講的母系社會其實是一個男女很平等的社會，它是將男性的優點和女性的優點結合，就像你剛剛講的就是權力消長，你有權力你就要負義務，但不是誰多誰少這樣的問題。

A：也許我只看到好的部分，壞的一面我沒看到，但是我挖壞的幹什麼，我就是要在挖的過程當中發現好的東西讓自己走得更有自信心。我希望說，這二、三十年來，有很多人寫港口部落的文化，有的寫得很客觀，有的寫得很主觀，甚至否定一些事，那為什麼我們不自己來詮釋這個東西，主導權在我們這裡，我就是在裡面，我能夠深刻的去感受，我甚至能去挖掘一些東西，由我來詮釋這些東西，跟他們所詮釋的

一定很不一樣，可能他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他心裏已經有一個很主觀意識存在。像那座山我把它當成舊部落和新部落的交界山，另外就是說這山當初是一個崗哨，那時有阿兵哥，年齡階級巡邏的人，往那邊一看，隨時有人來馬上通告部落的人，我覺得這山的意義很大，有一個考古教授說來這邊看不到什麼東西，那你要看阿美族什麼東西，那時候又沒有陶片，他甚至說找不到爬山的路。我想我們那麼努力的挖這些東西，他這樣講一下，我們的努力就被你否定掉了，我在想學者能這麼主觀的立場寫東西，滿悲哀的。

Q：他是考古的，所以他只看古代的東西，如果沒有他就覺得沒有價值，對你們來講精神山有很深遠的意義，像保衛部落，我聽部落的年輕人講，以前站在精神山上保護部落是一件很光榮的事，代表他有力量保衛部落。如果不知道這個意義或是不知道有年齡階級，他一看沒有古文物，就說沒有價值。

A：太單純、太草率。

Q：可能不了解的關係，如果這邊的人來講，可能不是這樣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他成長的歷程和痕跡，對他來講都是有意義的。

A：你剛剛講什麼？

Q：年齡階級像米襖襖外會站在精神山上守望部落，他們會覺得那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他們會覺得我有力量來保護部落，他們看精神山的意義就會跟外面的人不一樣，我有上去看，爬到最上面，覺得它視野那麼好，前後左右你可以看到整個部落，你就可以掌握整個部落的安全狀況。

A：他說沒有什麼值得防衛，那他就太不了解整個歷史，這個地方有河、有海，布農族也有，他們就在旁邊，隨時過來，這座山難道沒有保護的功能，它要防禦的是什麼人，他這樣子，好幼稚哦！

Q：可能他不了解，不了解這樣的狀況，或是說他也沒有想很認真去了解，或是去訪談這邊的人。

A：有訪談啊，可是他就否定。

Q：他這樣對當地來講傷害很大。

A：我們是說他為什麼要來？也不是說他一定要寫好的，可是他要盡量客觀。

Q：就是有那種意義，你要把它寫出來，而不能很主觀說沒有用。感覺這邊的東西對你們來講是有意義的，像是小時候你們吃什麼當零食。

A：這個地方的一山一海，甚至從秀姑巒溪的海岸一直到石門，每個地方都有地名，這個地名的由來都有它的意義跟傳說的部分，每一個地方都曾經被祝福過，只是我們不曉得，你看這片海，你這樣看就是海嗎！可是在過去來講，除了在山上打獵之外，這片海能攝取蛋白質、魚類、海草從這邊來，還有木頭從這邊來，它不只是一個海而已，它跟部落的關係非常的緊密。

Q：那如果沒有用文字把它紀錄下來，人家就知道了。

A：我們在做這樣的工作，有能力把更深的東西紀錄下來。

Q：我在石梯坪那邊有聽那邊的人講過，說那是一個海祭很重要的地方。

A：我小學的時候，所謂的小學是很早以前，不能斷定多久以前，我父親他們小時候海祭是在秀姑巒溪出海口那邊辦，後來大一點是在那邊（石梯坪），後來我看照片，頭目阿公就在海祭場辦。他講的也沒錯，的確是這樣子，我常覺得說東管處那地方，那一片海，它跟部落的文化絕對息息相關，我們這裡每一塊地，都被前人用過了，在這邊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不曉得，那東管處卻利用這個東西禁止我們在那邊栽種，完全抹殺了原住民跟那片土地曾經擁有過的記憶和關聯，對我們來講，如果能

夠把那層關係在遊客過去那邊的時候能被了解的話，那個地方會更有意義，他來時他會有一種感覺，原來它有歷史在裡面，我老覺得一個東西，賣咖啡好了，我就單純賣你咖啡，喝完就走了，後面沒有關聯性的話，跟你來我跟你互動，哪一種關係比較強烈，我希望遊客在那邊能進一步認識那邊的歷史和文化，他可能對一朵花或一棵樹都有感覺，這裏曾經怎樣。

Q：我想部落在辦活動，或是發展也是朝這個方向，遊客來這邊，不是很單純只是看風景，他為什麼會來這邊，是因為它的故事，每個地方都有故事或傳說或是這裡的人的記憶他跟你分享，你也會從中受到感動。說這個地方它為什麼會很吸引你，因為它有故事。

A：就是產生一種共鳴，跟你的心做交流，像後面那片山，以前我們原住民喜歡在山坡地耕種，他耕種的方式就是燒山，我們耕種就是這一邊種一種，就到那邊種，後來稻米來了之後它就變成放牛的地方，放牛一陣子之後就變成國有地了，我們的祖先曾經在那邊一邊開墾，一邊唱歌，那種對土地的情感，變國有地了，你什麼都沒有了。

Q：就是記憶斷裂了。

A：就是對土地有很深的情感，那邊變東管處，那邊變國有地了。

Q：月洞也是。

A：變鄉公所了。這曾經是我們的東西，只是不知道怎樣去申請，每個地方都有它過去的記憶，如果我們曉得的話，但是沒那種能力，你怎麼去。也許將來會，現階段。

Q：你聽過大港口事件嗎？

A：聽過啊！

Q：你覺得這個事件對整個部落或後代有沒有什麼影響？

A：我有一種感覺大港口事件當初這些人他們是在怎樣的一個心境之下，他知道他一去就不會再回來了，下了怎樣的決心，有人逼他這樣做嗎？

Q：這一百六十多人基本上他們也知道他們一去就不回了？

A：對啊！對啊！我一去不回，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的目的是什麼？那時候那麼壯烈？如果他們沒有那麼壯烈的犧牲的話，當時阿美族的 cepo ' 舊部落，當初早就跟清兵結婚了，生出來的小孩，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文化就斷層了，可能有斷層的疑慮，能延續到現在嗎？我們的部落跟其他的部落比起來還那麼鮮明，是不是跟他們的犧牲有很大的關聯，讓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我們的母體文化，如果不是他們那時候這個樣子，搞不好這邊變平埔族了也說不定，有很多跟漢人結婚的後代。第二點就是說有一種警惕作用，從一百年前到現在，都不知道珍惜，你就是要感念他們那時的犧牲，這種感念的方式很多，你就是再去挖東西嘛！把這些東西再挖出來。第三就是部落遷移，像台東一帶，當初就是怕清兵的勢力再過來，那時候遷到台東去，造成部落的另一次大遷移。

Q：那對這邊的後代有沒有什麼影響？

A：影響的話就是要你看對它的認知，如果對認知沒有深的話，就沒有什麼意義。我覺得我會很敬佩他們，尤其是 kafu ' ok，我跟我爸說 kafu ' ok 是我的偶像，我會抱著很感念的心情，所以我們有懷念吉普戀，我們想要呈現出對他們的緬懷和感謝藉著歌謠呈現出來。其實你說因為朝代不一樣了，那你怎麼去向國民政府說前一個朝代所造成的，你怎麼那個呢！你要叫國民政府去重視像二二八事件這樣子嗎？它可以撇開我的責任，這不是我的責任啊！我也不想將這種傷痛再去，那沒有什麼意義。

Q：像霧社事件它一直被讚揚，是因為他們對抗外族日本人，但對大港口事件來講是阿

美族對抗異族，對他們來講也是異族侵略，那這種事情沒有辦法被講，有這種痛苦，但沒有辦法被講，要如何去療傷？

A：相對的我們現在何嘗不是被侵略當中，而完全不自知，這個很慘啊！你都已經走到後面你覺得你和你的母體文化已經走得很遠，我已經走得好遠，這是一種很空白的感覺，你在兩種文化之間擺蕩，你怎麼去定位你自己，你想當漢人可是你不是，你想當原住民，你當不起，因為你不了解，我這樣講對嗎？

Q：現在應該還有很多這樣子，他還在擺蕩當中，像你是知道了，但很多人的狀況還是這樣。

A：問他有關文化的問題，你是要走回去，還是要在時代當中跟他們一起走，他說想那些幹麼，重要的是說我要活下去，在競爭的時代中，我去想那些對他們來講是多餘的，我好就好，那個洞一直在那邊，他去忽略它，可是哪一天你還是要去面對那個洞，況且不是只是阿美族，台灣那麼多種族，國家完全沒有去重視這些東西，但是它一直講本土文化，它的本土文化強調的是漢民族的本土文化，還是原住民同樣也受到重視，這個也很多人說你們原住民都不講話。

Q：像以前限制原住民去講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母語，你以前否認這樣的東西，那現在又要他們去講，他們要怎麼辦呢？你現在又覺得說要重視自己的東西。

A：可是那種東西像看得到又看不到那種感覺，你怎麼去挖，除非像我們這種的，我好幾次在整理東西時我何止坐在電腦前哭，沒事時寫一寫情感抒發的時候眼淚就流下來。禁忌的地方為什麼叫禁忌的地方，你就挖嗎，就像豐年祭一樣、豐年祭豐年祭它深層的意義，你要很敏感很敏銳。我也跟拉黑子講，昨天開完會我是第一次主動私底下跟他講話，之前有的話一次、兩次無關文化，無關這麼嚴肅的東西，我跟他也不很熟，雖然是在部落長大可能他也是我的鄰居，真正跟他認識是去年七月份才知道這個人，很早以前知道季拉黑子，到底是誰搞不清楚，去年七月份才知道原來是那個人。

Q：可是你們住這裡那麼久了？

A：也是親戚，我們是同一個氏族的，我很小就離開了，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啊！我從電視裡面知道他，他也在講外面的人或許比部落的人更了解他在做什麼，部落裡面的人不清楚他在搞什麼，只是雕刻而已，我拍他的肩膀，我請求你多鼓勵年輕人來這裡，如果要學的話，就來這裡，時間也不等人，都七十多歲了。我雖然不在這裡，我在台北，我還是在鑽研啊！這不是說你在不在的問題，這是你的敏感度，還有你有心想要去挖東西，像他們很直覺的判斷，像我父親三十幾歲離開部落當縣議員，你離開時在上面的位置離開，現在又要在文化部分上面這樣子，為什麼都是你呢？你又懂多少？

Q：譬如拉黑子帶年輕人過來，或是說我認識年輕人，約他們一起來聽故事，他們要有人去帶他們，他們都是集體的，他們也不會有一個人去做什麼事情。

A：他說他要帶年輕人，我爸爸幾乎常去那邊等他們，沒有跟拉黑子直接講，只有跟下面人講，沒有過來，時間一直耽誤一直耽誤，一直往後延，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Q：那之後有沒有過來？

A：沒有啊！到現在都還沒有，那些老的在表演歌舞的時候，年輕人就說為什麼不請我們，當初有叫他們啊！我鼓勵我爸爸，那時我爸爸幾乎已經拉下臉了，等你們邀你們，我昨天聽年輕人唱歌，其實他們想要表現很好，問題是，哪邊需要努力，這種磨練需要學習，這首歌要有意義，那情感在哪裡，還有來這邊的態度，這是題外話，話中有話，所以我不想多講。我昨天在那種場合澄清一些事情，難得啦！我希望有

一個公開的場合從我們本身的立場去澄清我們所做的一些事情，當中我不能說我中立，你說它是私，它也可能是公，你說它是私，也有很多部落的人來，也不是只有我們家的人在弄，除了我們爸媽兩個還有其他部落的人，那是私嗎？我在傳東西。我覺得很多的誤解一定要澄清，我覺得昨天的開會最大的收穫是我有機會站在我的立場去澄清，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我已經告訴你了。所以你昨天在問，我說我還沒有資格去講這些事情，講話不能不負責任。

Q：我覺得老年人跟年輕人銜接的部分，年輕人不會主動過來，他們在年齡階級裡面，他們一定要集體行動，你們一定想這邊一直在開放，可是他們什麼不來？

A：我們開啟了一個對話的機會，當然不只這些，比如說，誠實、態度，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

訪談對象：忠輝

訪談時間：2004.3.16

地點：項鍊工作室

Q：你做美髮的哦！為什麼那麼多人都在做美髮，你很厲害哦！

A：我準備要上去了。

Q：你就是平常作美髮，抓魚時再回來？

A：對啊！都在台北。

Q：豐年祭你都會回來嗎？

A：會啊！

Q：每年都回來？為什麼？

A：因為這是港口村的習俗，每年當然要回來。

Q：工作可以請假嗎？

A：我說休息就休息。

Q：你自己開店就對了？

A：嗯！我在台北有開美髮店。他們明天要去溯溪。

Q：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溯溪？

A：你們要去溯溪幹麼？我想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拔菜，自己去體驗一下。

Q：漁船自己做的？

A：嗯！那麼簡單！我們要自己做自己的船，我跟我哥哥分開，我要跟他拼啊！

Q：你的船比較小？

A：你不要看它比較小，都可以。

Q：你哪時做好？

A：四月份啊！九月份抓旗魚。

Q：竹筏也可以抓旗魚哦！你等到九月就回來？

A：那以前我爸爸的生命，為什麼他買兩艘船，就是用竹筏抓的錢。

Q：抓旗魚利論很高哦！

A：對啊！我要跟我爸爸拼啊！

Q：那你等到九月就回來，就自己去出你的船，你哥哥就出自己的船，竹筏就一個人去抓就好了嗎？

A：一定要兩個人，那誰去鏢啊？

Q：女生可以去看嗎？

A：可以啊！我媽媽的船員證可以让你，只要講名字就可以，阿兵哥都認識，不是說待很久，四點、五點就進港，下午三點、四點就進港，凌晨三、四點出港，到漁船還要煮菜，我為什麼那麼喜歡煮菜就是在那邊練習的。

Q：我也會煮菜啊！

A：來拼！來拼！你會煮猴腦嗎？

Q：我去哪裡拿猴腦來練習？

A：用豆腐做的。

Q：你都在台北，豐年祭你有參加籌備會嗎？

A：都有，台北一個，鄉下一個，然後再連絡，不籌備不行啊，要籌備兩個，再連絡。

Q：你們的 cekal 是在部落或在台北？

A：現在在台北。

Q：元旦或是過年，你們會很正式的討論嗎？

A：正式啊！不是說開玩笑，都罵來罵去，一個講你在這邊，一個講我在那邊，都罵來罵去，每次都這樣。

Q：台北的跟部落意見不一樣怎麼辦？

A：有連絡啊！

Q：就是不做決定，只有討論而已？

A：對啊！我們討論。

Q：像過年的時候，你們不是有一個晚會，是青年會要籌備，那婦女的部分呢？

A：只有給紅包而已，我們給她一點點紅包。

Q：婦女要準備節目要怎麼跟他們講？她們要參與開會嗎？

A：她們曉得啊！不用跟她們講，她們在練習，跟她們講就好。

Q：那開會要誰去召開？

A：就是老人家或年輕人。

Q：老人家還是年輕人？

A：年輕人啊！

Q：譬如說你們要籌備元旦運動會就是 cekal 去召開會議，然後部落開部落的，台北開台北的。

A：對啊，然後通電話。

Q：決定之後怎麼去告訴上面的階級或下面的階級？是跟 cekal 講嗎？

A：也沒有說跟他們 cekal 講，只要跟其中一個人講就好，他們會去跟別人講。

Q：馬拉嘎札外會不會跟你們一起開會？

A：不會，只有兩個階級開而已，就是米襖襖外和吉路米阿來。

Q：這兩個算是青年會的幹部階級？

A：對啊！另外還有個學長專門收錢的。

Q：馬拉嘎札外。

A：我很討厭這種的，開會很麻煩，很無聊，在那邊聽聽聽。

Q：你們不能講嗎？

A：我們能講，但是有人在講。

Q：是誰在講？

A：我們怎麼講，我們不是 cekal。

Q：只有 cekal 在講，他決定，他就跟你們講怎樣，那你們可不可以有意見？

A：我們可以發表意見。

Q：但還是 cekal 做決定？

A：cekal 是最大的，沒辦法。

Q：cekal 要怎麼選？要有怎樣的條件才能當 cekal？

A：沒有什麼條件。

Q：那你們要根據什麼條件選 cekal？是人緣比較好嗎？

A：不是，沒有，沒有。我們投票，寫紙投票。

Q：可不可以提名自己要當 cekal？

A：也可以啊！

Q：也可以講別人？

A：對，看你有沒有中。如果沒有中，就在那邊想，明年我們要換 cekal，不曉得是誰？

Q：幾年換一次？

A：要看看這個 cekal 做得好不好。

Q：不好呢？你們怎麼講要換？他自己講還是你們講？

A：講換 cekal，他說好。

Q：在什麼時候？豐年祭的時候嗎？你們就講要換 cekal？

A：在豐年祭第一天晚上，就叫大家來開會，要看同意舉手，很麻煩，換 cekal 很麻煩。

Q：那有沒有人被選到他說他不要當？

A：有啊！很多啊！不要就不要，你還是要當，你選到了就沒辦法，你好好做，等一年之後再換。

Q：可不可以做兩個月就換掉？

A：沒有沒有，如果你很不好就可以換掉，如果沒有什麼東西都可以，盡量當，cekal 很好做，很簡單，可是麻煩很多。

Q：他都要跟人家聯絡就對了？

A：對啊！麻煩很多。

訪談對象：燦明

訪談時間：2004.3.16

地點：項鍊工作室

A：我們家跟海邊很近食物就很多了。

Q：你就射魚？

A：我就去射魚，我不喜歡帶回去，很新鮮我才喜歡，我很喜歡在岸上吃，比娜講話有一點感動了我。

Q：她講怎樣？

A：有一些他們講我不會感動，我們覺得潛水很平常，那天比娜這樣講我覺得很抬舉我，我覺得很平常，部落的人都可以做得到，他說你可以做這樣七月份的活動，像上次那個有寫信給我，她說一定要帶她去海邊，她很喜歡去海邊。我覺得去海邊不會很重要，好像沒有工作才去海邊，被外面的人一這樣講，我開始覺得潛水感到驕傲。你沒有工作你才去潛水，比有工作的小看，大嫂常灌輸我這樣的觀念，你很喜歡潛水，那個活動是海洋文化，你一定要持續去做去表達你之前的故事。

Q：對你來講潛水很簡單？因為你們生活在這邊，所以你們常潛水，但對我們來說我們對海洋是很不熟悉的，我們對海洋是一無所知的，因為你們每天跟海洋接觸的時間非常的長，如果說海洋是一所大學的話，你們都是海洋大學的研究生。

A：被大哥講的伊佑 安查很會潛水，被他講的好像我是一個勇士，部落的勇士好像很會潛水是一個勇士，好像我們的勇士是在海邊產生的，不像排灣族、布農族是在山上，我們海岸的勇士是在海邊產生的。

Q：很會潛水的就叫做勇士哦？你以前不知道？

A：對我們來講很平常，現在聽他們講好像現在勇士是在海邊產生的，兩年了，我去跑，我會收集，不是啦！我領悟到一些創業的事情，我的想法、市場、興趣，其實這個地方跟市場需求相反，可能一個月才一、兩次，一、兩次也沒有多少，他一直堅持部落的事情，如果一個店你配合市場咖啡也好。就是山啊、海啊，像大哥講的三角稜線。

Q：你有沒有什麼計畫？

A：冷掉了，有啊！可是人家會笑我。

Q：因為他們沒有這樣想過所以才會笑你。

A：我有一點壓力會影響我的個性，如果我有一點事情做不好有一點壓力給我，我的個性就會變，我為什麼會對這件事情那麼懊惱，那麼在意，因為這件事情讓我沒有辦法好好表現，人家會笑我，你那個事情那麼小的壓力，我不要再有壓力的感覺。

Q：你今天早上心情不好？

A：因為我的車壞掉，老闆跟我講一大堆，我跟他講你十一萬給我，他說你的零件壞了八萬，十一萬和八萬差三萬，這個壓力對你來講是很小，可是對我來說，我很怕講出來，人家會笑我，你這麼小的事情你為什麼會這麼擔心，我那個最起碼在秀姑巒溪可以開那很好啊！我下一次買的車也是要那樣。

Q：你現在還是要買車？

A：我把車賣掉我媽會生氣，而且我有一點很重的原因，像大哥他常叫我過去，他跟我講我是個人才，會有工作就去做，我常跟阿福聊天，我跟他理念差不多一樣，他說你不要在意，他說你做得很好，大哥會配合你，他的意思是說你自己要有東西出來，他說你的工作室可以開放。

Q：其實我一直覺得你們這邊人很多，感情又很好，其實大家都可以互相幫忙，像鳳美那邊他說沒有錢所以沒辦法去做別的事情，有沒有可能用工去換，你可以想成是你的投資，鳳美可能先沒有錢給你，但做起來了你們一定可以拿到錢，像天識他們有空可以先去幫你的忙，如果以後你需要也可以去幫他的忙，鳳美那邊地點很好，如果鳳美那邊弄起來了，可以作為一個展示場，你們的作品可以放在那邊，她如果需要幫忙大家都會去幫她。

A：她的要求太高了。

Q：我說她如果需要幫忙大家一定能去幫她，像花蓮有一間賣藝術品的店它裡面有很多木頭做的家具，非常的貴，我問阿福說你會不會做，他說會啊！如果你們有作品做好的話可以讓那一些店去賣，但是你們要有一些固定的作品或是他們可以訂，所以你們要去打開那些通路。

A：打不開呢？

Q：要一次、兩次、三次去試，要堅持的夠久，我覺得甘信一也不是一朝一夕就這樣，我覺得他非常的認真，他一直在想他的點子，像你們也不會想要去台北，如果要留在部落發展就要自己想出路跟辦法。要去突破，不要在那邊還很猶豫這樣到底對不對？所以時間會花在猶豫當中，你一直前進又後退，一直前進又後退。那你講你的計畫？

A：最近冷掉，我看豐年祭後會不會好一點。

Q：你先講嘛！我們會幫你把它熱起來。

A：我講你會笑。

Q：不會，我們會幫你拍手。

A：我不喜歡把我心裏的話講給人家聽，我最近很悶，我媽媽會講為什麼你突然就沒車呢？一點事做不好後面就跟著做不好。

Q：夢想？你的夢想？

A：我的夢想就是我家的那塊地，最好的我家前面那塊地，我媽鼓勵我說在那邊開我的工作室，可是沒有比這邊好，這裡環境那麼好，我想有一個池塘養吳郭魚。

Q：你的夢想就是蓋一間工作室？

A：目前我會壓制我的內心，我就不講話，能不能用害羞的方式去呈現，我跟大哥在一起很久了，我要照顧他們，我要做他們給我的代價，我要去照顧他們，我在我的 slar 我是活寶，年輕的時候，不管說女孩子在，她們會跟我講話，像老師講的，他是原住民所以要保持原住民很靦腆很自然那樣，我們不會因別人而改變，那一天有人跟我講偶像，那一天我們去溯溪，我還要帶頭。

Q：我覺得部落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是港口部落的年輕人很多。

A：失業人口多。

Q：我覺得人就是一個部落的資產，一個部落的財富並不是說他的風景怎麼樣，是人才有辦法去吸引人，像池南那邊人口外流，可是也沒有想回來，回來的人非常的少，像年輕人到北部工作，可是會回來表示這個地方很吸引你，你對這個地方有感情，像豐年祭我問過很多人，留在部落的這些人，他們說豐年祭幾乎每年都會回來參加，但大家都面臨到你去台北工作你參加豐年祭沒有工錢或是甚至會丟了工作，但為什麼會吸引你們回來，當然是這個部落有吸引人的地方，既然你們選擇回來，或是願意回來就是要從這個地方去做發展，就要去找出路，但可能找出路的時候會非常辛苦。

A：鄉下發展和台北發展很不一樣，薪水不一樣，在鄉下薪水又低，競爭力少，在豐年

祭人才你才看的出來，人才不是在部落的，是在都市，他們一回來，他們不用發展，三個月就贏過你了，他們是不屑鄉下的，你沒有競爭力，你在部落發展薪水又低，沒有比都市高，所以我才講我們回來部落是在都市被淘汰的，你不要把這個看得很神聖，真的你去研究，真的是，第一點他們不喜歡，第二點找不到工作才回來鄉下，就一直待在家裏，行的人一回來找不到工作再回到都市。

Q：我覺得如果年輕人都去台北發展，你覺得這個部落還會存在嗎！如果年輕人都去台北發展，都賺很多錢，都不回部落，等老人家過世之後，這個部落還會不會存在？

A：他們也可以不要部落，你是說回來一定要為了部落？他們不回來是不了解部落喔！他們不回來是不了解部落喔！

Q：我覺得回到部落的這些人很重要，維繫整個部落的運作，部落不管是婚喪喜慶都是這些人在幫忙。

A：有一些人很知道部落的事情他們在都市工作，部落發生事情他們就會回來，嗯好像沒有，他回來部落他的表現一定會比部落的人好，他們不是不回來部落，他們充滿信心，部落跟我的現實東西併在一起，我可以拿捏的住部落的那些文化，那不是很好的人才嗎？

Q：我覺得所謂的文化並不是把一個東西拿出來，而是在你們身上都有文化存在，而不是把他拿出來，你們一直用身體去呈顯你們的文化，當然台北那些人我不是說他們就不喜歡部落或是不了解部落，我覺得維繫整個部落存在的是留在部落的這些年輕人，你們參與部落的所有事情，我覺得家裏小孩到台北工作的爸爸媽媽，他們一定覺得很寂寞，小孩都不在身邊，就像我聽說過像蘭嶼那邊，年輕人都到都市工作，賺錢買很多電器回來，像老人家根本不會用，他也不覺得那些東西是需要的，他們比較需要的是小孩子在自己身邊陪伴自己，那些在台北工作的人當然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現實生活，對於他們來講他們所缺乏的是對部落大小事情的參與，但參與部落大小事情的都是部落的年輕人，雖然你們參與這些事情沒有辦法換成金錢，你們才會覺得比較有成就的是台北那些人，所謂有成就就是賺比較多錢，職位比較高嗎？

A：對啊！

Q：你所謂有成就的就是賺比較多錢，職位高，但對於留在部落的這些人來講，他們對部落的貢獻很大，但是老人家看不到這一點。

A：在部落文化方面，他們那些人一下來可以不用花一個月的時間，就超過我們在部落的那些人，他們可以講的很好也可以表現的很好，他們畢竟小時候也是住在這邊。

Q：你講的部落的文化是什麼？

A：人物在走動的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之前我們原住民在走的東西，身體動的就是文化。

Q：他們比你們好的在什麼地方？

A：見識多啊！

Q：你們見識也很多啊！你說他們有在台北工作見識多，你們也曾經有過啊！

A：他們會知道一件事情怎麼去做，都市裡面的人會好好想這一件事情，我們鄉下做的就很平常，我們每天去抓魚，他們每天在競爭、競爭，會累積經驗，他們下來會讓我們覺得很好像我們會覺得他講話很好很有理，很多時候豐年祭，很多這邊講話的人，大哥他會講話，大部分大哥下面的人都是都市裡面在講話，講得都是文化，而且他們講得很好。

Q：其實你們也可以講得很好，因為你們覺得他們是都市人，自然你們覺得他們就講得比你，所以你們就一直往後退，你們覺得你們比不上都市的那些人，比不上他們的成就，你們就一直往後退，你們自己就在部落生活，部落的東西你們不可能講得

比他們好嗎？但是你們要練習。

A：表達能力不行啊！他們會加點醋加點鹽，像鄉下人就覺得很平常，我們就不會加醋。

Q：如果你覺得講話加油添醋很好你為什麼不要去學？

A：很假啊！但會感動非部落的人啊！

Q：那跟非部落的人在一起你就可以加油添醋，當跟部落的人在一起你就可以很平常，就講真心話。

A：在部落講文化也不能太多人，大哥在就好了。

Q：大哥代表的是大哥，就像你想發展工作室，你就把它做起來那也有很大的成就，也不會輸北部的人，北部的人其實沒有那麼厲害，我也不覺得在台北的人很厲害，不只是部落的人，在台北工作的人也不一定很厲害。那都是我們想像的，也沒有啊！他們怎麼吸收資訊，看電視、看報紙、看書，這些管道我們都可以啊！你覺得吸收資訊還可以透過哪些方式？

A：人際關係啊！也許啊！

Q：你們也有人際的互動啊！

A：鄉下人的想法就是這樣，都市人會碰到一些人啊。

Q：你們也有碰到一些人啊！

A：可是會來的跟我們辦的活動有關，但是那些人會遷就我們，也許他們不喜歡，但他們會接受，有些人不喜歡拍手，就像有些人覺得大哥講故事很乏味，說拍手一下，那表情就覺得他在配合這個活動。

Q：那可能是他個人的問題，不見得每個人都是這樣，每一個人你都可以從他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A：就像伊芙克講的，她說跌倒人家一直在笑你，是因為你跌倒你自己不好意思，人家也不注意你跌倒，但你自己就會不好意思的站起來，她講得很好。

Q：像你覺得鄉下人比不上都市人，我一點都不這麼覺得。

A：我想要開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工作室，像他們一樣，我的地也比他們寬，我沒什麼個性，也沒什麼想法，也沒什麼門路，就是周遭灌輸創業那種門路，我開工作室我會得罪大哥，他會不理我，想法是一山不容二虎，我教你們的你們卻爬到我頭上，畢竟他是靠這個。

Q：你們先讓他一點嗎！等他 mama no kapah 畢業就換你們出頭了，你們可以讓大哥去主導，你們就在旁邊連結，這樣就不會搶他的鋒頭。

A：可是鄉下做生意的也不會很多。

Q：我覺得你想太多了，你們還在猶豫，在想這樣做到底對不對。

A：你一針見血！以前在五、六年前，人家一直消遣我，我會很在意。

Q：有些可能是人家的一些笑話，你就很在意，一直放在心裏。

A：以前都是我在主導，他們一定會找我，會聽我的，這幾年變成這樣，以前不可能會贏我的人突然現在都跑到我頭上，我會覺得很難過，一難過我就做得不好，做得不好我又更難過，一直變來變去就有一點精神分裂，不知道要幹麼，我就耳根軟了。

Q：為什麼你一定要做最高的人，你可以試著當第二的感覺。

A：我現在開始慢慢習慣了，我很討厭大哥這樣講，你很有才華，我不喜歡聽那種，我跟大哥講你在別人面前不要再講那樣，我不喜歡聽你以前很好，他現在這樣講我都沒有感覺了，因為你做不到了，你沒有能力做到了，你還在講他以前。

Q：你可以有別的方向，你做那麼久了，不會很累嗎？換別人試看看，給別人一點機會，你一直當第一，別人就沒有機會了。

- A：我剛開始做木頭的時候，我跟大哥兩個人開始做，就開始營運了，靜浦那一個，週遭的人，文成、全達、阿福，我一直都沒有成績，反而比後面插入的人落後，可能要轉一些東西，再不轉可能會。
- Q：你不是說你喜歡有競爭力？台北人都很有競爭力，你不是覺得很棒，你們可以彼此競爭，他超越你，你也可以想辦法超越他。
- A：我沒有辦法超越他們。
- Q：為什麼你不相信你自己，你相信它，它就會是真的，你相信你自己就一定可以做得好，你不相信自己當然做不到了，你相信自己可以它就真得可以，就往前走就去做就對了。
- A：做不好人家會罵你。
- Q：你只要對自己負責就好，別人罵你那是他的事情，你是你自己的，對自己負責，你覺得你自己做得好就好。
- A：那做不好呢？
- Q：為什麼做不好呢？為什麼那麼怕做不好呢？做不好再改進。
- A：改進已經得罪人家了。
- Q：什麼叫得罪人家，你跌到在意的是你自己又不是別人，是你自己在意自己跌倒又不是別人，不要有那麼多猶豫。
- A：我把伊芙克講的話一直記在心裏，伊芙克平常都不太講話，是不是針對某些人，我想是不是針對我講的話，巴奈，不是你想得那麼好在部落的這些年輕人。
- Q：那為什麼不要像我想得那麼好？我都相信你們，你們為什麼不要相信自己？
- A：我的觀念是在鄉下的人是被都市淘汰的，為什麼會輸給人家，我也開了一家美容院，就倒了，因為我精算不准，我經費沒有算好，就這樣淘汰，我回來鄉下就沒有能力再上去了，我就想在鄉下的這些人是不是在都市被淘汰的，他們只是藉這個機會，剛好這幾年在部落發展，萬一都市的人一回來，他們用兩、三個星期就可以贏過你三年。
- Q：你覺得他們兩、三個星期就可以贏過你們了？
- A：就像這兩個兄弟，他們還沒回來，文成以前叫我師父，因為我在拙而奇，他在我底下，我帶他進拙而奇，文成當兵回來叫我師父，全達回來以前是在做水泥的，我以前在大哥那邊，他叫我去叫他們，他可能忘記我講的話，我說可以叫文成和全達，可是我怕他們一進來就會贏過我們。
- Q：他們為什麼會贏過你？
- A：我看他們的個性，如果台北的人回來，跟文成做得一樣，他們一定很快就做得比文成更好，因為他們經歷過很多社會經驗。
- Q：你們也經歷過很多社會經驗，你們都在台北工作過，為什麼全達跟文成會做成這樣或是把這邊做起來，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很認真，他們也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好，如果你不相信自己，你很簡單的事情都做不成，我猜他們也很辛苦，可是他們一直在克服困難，我看到的是這一點，反而不是是台北回來的或是部落的人，因為部落的人可能在台北遇到一些挫折，所以他一直這樣想，我們是被台北淘汰的，台北人比較厲害，沒有啊，因為你這樣想，所以你越來越後退，就像你開美容院，成本控管沒有弄好倒閉，這就是你以後開工作室要去注意的，成本沒有弄好或是帳沒有弄好，那就表示這個地方是要加強的，成本控管怎麼去做，不懂你怎麼去問或是怎麼去學，每一次做得東西都要成為經驗的累積，失敗了沒有關係，誰小時候不是一直跌倒一直跌倒到會走路會跑步，有哪個小朋友一生出來就會走路，沒有啊，也是一樣啊！

你開一家店你不成功因為你沒有經驗嘛，第二家店它也不一定會成功，因為你還是沒有那麼多經驗，但在一次次的經驗過程當中，你會有經驗的累積，那就是你用金錢去換取經驗，就會變成你以後的資本，你以為企業家一開始就那麼厲害就這麼有成就，他們也經過很長的過程，去嘗試過很多的錯誤，因為你們都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所以當然就做不到了，你在面對困難的時候你就會想你這樣的決定是錯的，所以你一直沒辦法往前走。

訪談對象：吉路：A1、天識：A2

訪談日期：2004.3.20

地點：巴奈家

Q：你有每年都回來參加豐年祭嗎？

A1：分階段。

Q：你有加入年齡階級嗎？米阿伐代的時候有嗎？

A1：從一、二、三年級都有參加過。

Q：四年級呢、五年級呢？

A1：也是有。

Q：你有離開部落去外面工作過嗎？

A1：有，那個是，什麼叫做？其實像奇美那邊的習俗也被瓦解了，只有我們這邊港口比較原始。

Q：你去台北工作也有回來參加豐年祭？你會回來？

A1：不是回來的問題，本來就要回來，以前大豐收老人家會要求年輕人回來割稻。

Q：你會請假回來？請很多天？

A1：差不多一個禮拜，老闆大概會給你三天的假，就是後面的時候，你只有請三天的假，後面的假公司會不容許。

Q：有沒有遇過老闆不給你請假？

A1：那要看個人，一句話不讓我請假，我就看朋友，打聽一下狀況，不能不回去的狀況，就想辦法回去。

Q：什麼叫不能不回去的狀況？

A1：就是公司不給你請假，我們一定跟朋友就是跟我們 slar 最大的打個電話，如果不行就一定要回來。

Q：那就一定會回來？

A1：那也不一定。

Q：你不是每年都回來？你有沒有遇過不能回來的狀況？

A1：有，那個狀況你不能錄，你要先打個草稿，你要問的問題。

Q：你比較知道是不是？我有啊！我要針對不同的人問不同的問題。你說說豐年祭的意義？

A1：是老人家以前傳下來的傳統，以前荷蘭的，真的要講的話，要從老人家講，以前港口村分派系，以前的達邦跟我們講過這段故事，以前他講什麼是米阿伐代、什麼是巴拉拉奈、米襖襖外，什麼是吉路米阿來，以前那個光復吧！他有講以前的房子沒有那麼好，被荷蘭人趕到石門，石門洞在那邊住，那時才有米襖襖外，米拉杜奈，那時房間都是大地舖，那時港口村都遷移過來，後來打不過人家才被趕到及拉阿桑（貓公山），那時米阿伐代在幹什麼？大哥沒有跟你講哦！

Q：我沒有問他，我要問你啊！我想聽其他人的意見，大哥講的是他的說法。

A1：他也知道啊！每一次辦喪事的時候，老人家都會講那一段故事，以前小時候是在哪裡生長，以前在石門洞那裡過生活，大家都會分派，米阿伐代、米拉杜奈、.mama no kapah。

Q：那米阿伐代是做什麼的？

A1：撿木頭啦，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們的上一級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們的上面還有上一級。

Q：第二級呢？
A1：第二級米拉杜奈專門撿木頭。
Q：第一級是跑腿的。
A1：一樣，都差不多，第三叫巴拉拉奈，為什麼叫巴拉拉奈，第一點老人家講說明天米阿伐代、米拉杜奈、巴拉拉奈，巴拉拉奈排名第一，你要開路，開路之後，米拉杜奈上去撿木頭，木頭搬一搬就回來了，老人家在家裏等。
Q：巴拉拉奈呢？
A1：專門在開路，開路先鋒。
Q：你講這個是幾年前？
A1：在我們那個時代，比我們再早一點，大概早二十年。
Q：米襖襖外要做什麼？
A1：你要講以前還是現在？以前的米襖襖外專門是做，我記得以前講在石門第一個上山的是米襖襖外。
Q：你說到貓公山那時哦？
A1：不是貓公山是及那阿桑。
Q：及那阿桑不是貓公山哦？
A1：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及那阿桑。
Q：吉路米阿來呢？
A1：照顧部落的婦女。
Q：馬拉嘎札外呢？
A1：也是一樣，如果她們在叫的時候，吉路米阿來一定要去接回來。
Q：吉米拉在是做什麼？
A1：就是煮早餐、中餐、晚餐。
Q：mama no kapah 呢？
A1：就是分配工作，還有哦！古木，就是顧問。
Q：那幾歲當顧問？
A1：我不知道，像嘎柱許村長啊，他們那一輩的！
Q：你有沒有聽過大港口事件？
A1：有啊！
Q：在什麼地方聽到的？
A1：也是達邦講的。
Q：他常講嗎？在什麼時候聽到的？常講嗎？
A1：有啊！也不一定。
Q：你在什麼時候聽到的？
A1：我每年都在聽好不好，在喪事的時候都會講。
Q：那你印想最深刻的事是什麼事情？
A1：很長哦！
Q：你有聽過 Kafu ' ok 這個人？
A1：怎麼沒有聽過。
Q：老人家會怎麼說這個人？
A1：他這個人是在靜浦，他們所講的好像是多拉 A 夢一樣，他跑步，那時不是柏油路，都是沙子，都是石頭，爬山不到一個小時到豐濱，聽了很多。
Q：他怎麼形容這一個人？他跑步很快？還有呢？

A1：這個故事很長呢！

Q：講 kafu ' ok 就好，老人家怎麼講他。

A1：一個村莊的英雄。

Q：怎樣才是一個村莊的英雄？除了跑步很快，他還會什麼？

A1：你的脖子有多長？當場死亡。

Q：出草哦！

A1：以前的方式怎麼講呢？他的理念方面，你現在攻我，我一定像 mama no kapah 會派一個階級去攻荷蘭人。

Q：他們那個階級是米襖襖外的。

A1：你怎麼知道？

Q：老頭目說過。

A1：老頭目你有來嗎？

Q：我沒有來啊，可是有人來訪談過就做成調查報告。他會不會是你們學習的偶像？

A1：不會，因為我們這個時代不可能，現在這個時代和那個時代不一樣。

Q：不一樣，所以沒辦法像他一樣。為什麼不可能？他有沒有成為你們學習的對象？

A1：不可能，因為我們也沒看過，老人家在講他這樣那樣，我們在想是真的假的，他在講的是不是多拉 A 夢，現在跟小孩講他會說你是不是在講多拉 A 夢，他們講的比較誇張一點。

Q：就是把他講得很厲害？

A1：對，你還要問什麼？

Q：那你聽完大港口事件有沒有什麼感想呢？

A1：我不曉得，那我問你，大港口事件是誰造成的？

Q：清兵哦！那你說是誰造成的？

A1：大港口事件是鄭成功。

Q：然後呢？你有什麼感覺？

A1：其實我沒有什麼感覺。

Q：那老人家想告訴你什麼？

A1：你問一半就好了。

Q：我沒有全部要問完啊！

A1：其實每個人都有故事，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他們都有摻鹽分還有糖分。

Q：聽完有什麼感覺，會不會覺得很恐怖？

A1：恐怖是不會，那時是為了生活，為了族群，從以前來講，如果你不殺他，一定攻過來，為了什麼，吉那阿桑那是什麼原因你知道嗎？真的是沒辦法，攻過來了，才跑到石門洞那邊住，住了很久，不行了，跑到吉那阿桑那邊，那邊有個瞭望台在那邊，吉那阿桑那邊下面有好幾個班在等候你，你一上來你就死，你一上來你就死。你說你要問的只是 slar 而已，你現在問那個？

Q：我只是要你講感想？就是你的感覺？

A1：你要問嗎？

Q：要啊！等你的回答？聽完之後你有什麼感想？沒有想法聽完就算了這樣？

A1：差不多啦！

Q：那我問年齡階級好了。青年會要做什麼事情？

A1：拿筆吧！像我們一月一日我們就要辦活動，過年時我們也要辦活動，社區的活動這

樣子而已。

Q：開會要由誰召開？

A1：一個程序嘛！一個 slar，每一個 cekal，要召集說怎麼去辦。

Q：cekal 要不要跟青年會開會？

A1：cekal 不是我們青年會的。

Q：你說那個林志偉，他是會長嗎？

A1：準備要退休了。

Q：那是怎麼選出來的，要具備什麼條件？

A1：比如說有四個都是我們 slar，最高票當選，也不是我們選，是我們下面的投票。

Q：那要具備什麼條件你才會選他？

A1：條件第一點是說那我不敢講，這個會長今年準備退休了，他一月一日沒到啊！過年時也沒到。

Q：那你們以前在選會長的時候，是根據什麼去選他？

A1：因為他那個人口才不錯。

Q：還有什麼？

A1：譬如他的工作也滿不錯的，滿穩的，還要那個，比較權威性。

Q：要有怎樣的條件才會投票給他？

A1：沒有說什麼具備，口才好是沒錯，還要看你這個人是不是有每年回來。

Q：過年時也是由青年會主辦？

A1：對。

Q：那你們過年只有晚會？

A1：晚會而已。

Q：那女生呢？

A1：女生也可以參與。

Q：但是誰跟她們說女生也要跳舞？

A1：以往來講就是村長，村長很堅持這個問題，他說，他今年要主辦，要不要青年會協辦，他不要，所以前年他自己主辦。

Q：本來是青年會主辦？

A1：以往是這樣，青年會是協辦跟主辦。

Q：村長說他自己要主辦，青年會協辦，像女生的部分是誰跟她們講要安排節目？

A1：他可能透過鄰長方面去講，叫他們要準備舞步。

Q：如果是青年會主辦要怎樣跟婦女講？

A1：我們不會，如果是青年會，婦女是娛樂，因為我們今年第一年由青年會主辦。

Q：那以往呢？

A1：以往就由村長舉辦。

Q：那今年他們也不用準備？

A1：唱歌就好了。

Q：元旦運動會也是由青年會主辦對不對？

A1：協辦。

Q：那誰主辦？

A1：旅北同鄉會。

Q：要怎麼去動員？

A1：由一個階級一個階級去動員。
Q：每個階級都要開會？
A1：對啊！
Q：選一個人當 cekal 要具備怎樣的條件？
A1：每一個人都可以當啊！
Q：每一個人都可以當哦！你們怎麼決定一個人可以當 cekal，要具備什麼條件？
A1：你問天識好了，每一個 cekal 都差不多，他需要具備什麼你知道嗎？從米阿伐代到現在，他每年都會換。
Q：只有你們 slar 而已？
A1：不一定，好的可以再一屆。
Q：一屆是幾年？
A1：一屆是五年。
Q：你們每年都換？怎樣的人可以當 cekal？
A1：像天識就可以。
A2：組織能力不夠，統合能力不夠。
A1：cekal 的原住民的話就要很流利，一任是一年，換階級的時候就會改了。
Q：你們 slar 會不會常有聚會？
A1：常有。
Q：例如什麼時候？像今天這樣子投票？
A1：明天也有，因為大家都很高興啊！我們明天有節目，陳水扁當選，要聚餐。Q：還有什麼時候 slar 有聚會？
A1：掃墓節啦、豐年祭。
Q：元旦的時候你們 slar 有聚會嗎？
A1：有，也聚在一起，一月我們就是 slar、slar，女孩子也有 slar。
Q：女孩子也有 slar 哦！
A1：有啊！也有八個階級。從以前就有，像她們會取名媽媽樂、什麼樂、什麼樂。
Q：你說你每一年都會回來參加豐年祭哦？
A1：每年。
Q：你為什麼會想回來？
A1：因為這豐年祭所謂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Q：你為什麼會想回來參加豐年祭？
A1：有三個原因。一、除非你父母親都在台北。二、你鄉下都沒有什麼朋友。三、你對海沒什麼興趣。
Q：就不會回來，你平常怎麼跟台北的人連絡？
A1：每天碰到，工作性質都差不多，譬如說你在另一邊的工地，會打個招呼你現在在哪裡做，有沒有空幫忙一下，那邊很趕，我那邊也很趕，可不可以幫我調幾個？
Q：那在部落會不會常跟台北的人連絡？
A1：看你的狀況和心情。這不是我們要打就打的問題，現在很想打給他聊聊天都可以，以前沒有大哥大，現在一按就通了。
Q：你回部落之前做什麼工作？
A1：第一次是開怪手的，回來之前搬運工啦！
Q：你們都會和同一族的一起工作嗎？
A1：會，工作的性質就是融入工作崗位，不管是平地族或是高山族都一樣的。

Q：下班之後你會做什麼？
A1：找朋友啊！
Q：找朋友聊天？
A1：何只聊天喝個兩三杯，還有在家裏看電視。
Q：你回來多久？
A1：差不多三個月。
Q：超過三個月吧！那為什麼會想回來？
A1：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問我，大家都知道，景氣不好，你做什麼都不順。
Q：你回來這邊有沒有想要做什麼？
A1：回來鋪自己的路。
Q：你覺得年齡階級組織有什麼缺點和優點？
A1：每一個都有特點。
Q：有年齡組織和沒有年齡組織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A1：就是一句話，死掉，和平民一樣。
Q：別的部落也沒有了，可是也沒有死掉。你覺得年齡階級很重要嗎？
A1：是港口部落最基本的，以前我們阿公那一代流傳的習俗，花東那一邊找不到。
Q：你說其他的部落嗎？
A1：爛，以前奇美剛起步的時候是從這邊過去的，它以前豐年祭的時候每年都會過來，說他們要豐年祭了，現在他們被瓦解了，一瓦解整個舞步都出去了，他們本身的舞步是自創的，他們出國過，現在錄音帶一直播放，奇美什麼勇士舞，以前滿有名的，現在呢？模仿太多了死掉，害到村莊啊！
Q：這邊還沒有出去？
A1：誰敢？我們這邊還有長輩，以前六、七年前，攝影機在上面都被趕下來，只有照相機可以拍，攝影機小台的可以，大台的不行，因為我們這邊有我們的那個，mama no kapah 算什麼？有古木，他們自己去趕的。
A2：他們說太過於商業行為了。
Q：你覺得有年齡階級和沒有年齡階級有什麼差別？
A1：它的差別差不多？只要會吃魚的都可以。
A2：部落比較有秩序，讓部落很團結不會像一盤散沙，跳得凌凌亂亂的，還有讓年輕人可以從豐年祭中學到一些東西，訓練他的膽識，行為處世方面，學習老人家的知識。
Q：年齡階級組織都集體行動會不會單獨行動？
A1：我不了解。
Q：會不會自己一個人去幹麼？
A1：什麼是 slar？就是一個團體，單獨是可以，你要報備，我先過去了，去哪裡，我去娘家那邊，你會碰得到在海祭的時候你會碰得到。
Q：你們會不會單獨一個人行動？
A1：就是你有空我有空，就一起去釣魚或幹麼。
Q：最後一個問題，你對未來有什麼計畫？
A1：很多很長。
Q：講看看。
A1：你限個時間。
Q：譬如十年。
A1：計畫裡面是個人計畫，計畫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我為什麼要講那麼明白，其實

我的計畫也不是滿嚴重的，我又靠海又靠山不是負擔滿重的。

Q：講簡單一點，說你的計畫啊？

A1：這個問題怎麼跟你講呢？講二十年的計畫，想活得更好，怎麼講呢？看個人的命運，我的計畫很遙遠，競選總統啊！我沒什麼計畫。

Q：那你想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A1：有邊站邊沒邊靠邊站，為什麼要指定我講這種話呢？要怎麼講，一定要講出來嗎？我很不好意思。我的理想已經在我的腦袋裡面，是我的秘密。

Q：你講你想做什麼哪一方面的工作就好了。

A1：你還要問嗎？你到底問過多少 star？我知道的頂多這麼多而已。

Q：你會想做那一方面的？

A1：沒什麼行業，等景氣好的時候再說啊！

Q：先講，夢想也可以。

A1：我想去開飛機，講不出所以然，太久。

Q：譬如你要娶老婆。

A1：那是其次，自由自在就好了。

Q：你想做哪一方面的工作？

A1：好了，我要回去了。

訪談對象：志偉（青年會會長）

訪談時間：2004.3.20

地點：馬古達愛雜貨店

Q：要怎樣才能被選為會長？

A：我不知道，你要問下一階級的。

Q：你身為會長你有沒有想過要怎樣維繫年齡階級？

A：那很頭痛，列出來很長。

Q：為什麼你們會認為年齡階級很重要，你們有跟不同階級的人討論過嗎？你們在一起都開玩笑的話題比較多，會不會去談到年齡階級怎麼維繫？

A：如果從 mama no kapah 帶下來會比較好，如果我們切入的話會比較..或是昌啟那邊。其實像我們這個單位是執行任務，去教育下一階級。

Q：你們能不能決定譬如青年會的會長你們要辦一個活動？

A：對，跟 mama no kapah 討論。

Q：你們要找 mama no kapah 是要找全部還是找發言人就好？

A：基本上他們有一個 cekal 在那邊找小黑就好，小黑是黑店的老闆，其實像我們上面那一個階級馬拉嘎札外他們有很多優點，像我這樣看，可能人很多所以做事情都做得滿精的，比較圓滑比較圓滿，他們也是這幾年才回來的。

Q：分配好就很快。

A：比較擔心米阿伐代他們這個階級比較不容易凝聚他們的力量。

Q：為什麼你們都會回來參加豐年祭？

A：剛好放假，時間剛好。

Q：你每年都回來？

A：對。

Q：我發現留在部落的，他們幾乎每年都會回來，如果豐年祭沒有想要回來他也不會回來部落，會回來表示這邊的人還很吸引他。

A：slar 那種情感散發出來的力量的滿大的。

Q：這個組織只要瓦解就不太可能再回來，那現在年齡階級表現的只有在豐年祭，只有你自己在講還是別人也會講？

A：我們 slar 也會講年齡階級怎麼維繫下去，辦活動怎麼辦比較好？像豐年祭預計要恢復到每一家搗米。

Q：你們以前都有搗過？

A：有啊！這個活動要延續下去，看要怎麼做，杵跟臼怎麼做？或是買的。

Q：老人家應該會做啊，部落也有一些人在做木雕，他們應該也會做臼。

A：石杵比較難做啊！

Q：這個都是你們 slar，聚會都是 slar 聚會。

A：對啊！他們那一桌是 mama no kapah。

Q：很自然就這樣分，別的 slar 也不會坐進去？

A：感覺會不對。

Q：你們會維繫年齡級是老人家跟你們講的？或是為什麼你們會覺得年齡階級很重要？

A：我們自己本身覺得滿重要的，我們是同學，情感都在，雖然我們是三個年齡，老人家也這樣講，感情都滿濃的，覺得應該是這樣做，如果沒有了年齡階級，自己在這邊，感覺如果沒有了這個階級，就跟別的村莊一樣，我們的榮譽感會出來。覺得他

們年齡階級這個觀念都沒有。

Q：跟別的村莊比？

A：我們會覺得我們做得比較好一點。

訪談對象：阿努

訪談時間：2004.5.5

地點：巴奈家

Q：其實 mama no kapah 很重要，即使你不會你也要去帶動，讓年輕人願意抓，年輕人會有心理因素？

A：用嘴巴去弄。

Q：原來牽涉那麼多，我以為是天氣不好，所以不是巴奈的問題？

A：不是，那是不可能的。

Q：巴奈去年輕人應該抓更多，要表現給女孩子看？

A：換成是我的話，如果有女孩子在旁邊看，我會抓的更多。

Q：可是 mama no kapah 都沒有鼓勵他們，可是他們自己會知道嗎？

A：他們知道。

Q：他們也沒辦法，他們不會，昨天 mama no kapah 去拉黑子和小黑。

A：其他的酒醉？

Q：其他沒有去。

A：有一個在口頭怎麼對付年輕人，昌啟不會抓我就一個人帶動年輕人，你要怎麼去弄。

Q：有沒有很多年前？

A：前年。

Q：是不是魚很少了。

A：不是。

Q：不是魚的問題也不能怪年輕人，是 mama no kapah 的問題？昨天晚上我們有去夜抓。

A：我們以前也是。

Q：有人去夜潛，但沒有射到很多東西，有射到海鰻，有龍蝦嗎？

A：有啊！現在哪有龍蝦？

Q：你是馬度阿塞（老人家）應該也會吃到好料？

A：我們上四輩的都沒有了，現在哪有龍蝦？今年沒有龍蝦。

Q：是誰的問題，是 mama no kapah 的問題哦！

A：這也是 mama no kapah 的問題。

Q：今年海祭沒有龍蝦，以前都有好料的？

A：今年很糟糕，大的螃蟹、章魚那些的，魚槍打的魚也沒有，唉！我們之前辦的時候魚不會煮得那麼爛，也是一整條，昨天已經烤過了，最起碼魚用燙的，滾就拿出來，魚已經熟了，魚用燙的，滾就拿出來，魚已經熟了嘛！

Q：這個學問很大，你這樣講又牽涉到吉米拉在有沒有用心在煮，所以吉米拉在有被罵，因為我們夜抓之後，回來沒有點心可以吃。

A：我本來昨天要來。

Q：昨天沒有煮點心，只有兩個人在，但都酒醉，沒有管，後來 mama no kapah 罵吉米拉在罵得很慘，你們的工作為什麼要給別人做，其他的階級幫忙烤魚。

A：也不能這樣子，我們以前也沒有這樣做，一起下水，回來再一起弄，以前我做 mama no kapah 還在下廚，現在 mama no kapah 哪裡有下廚。

Q：現在分的太清楚了，只有吉米拉在在做。

A：以前在我家煮，我還再下廚。所以一定要做給年輕人看，我做 mama no kapah 的問題，下一代要怎麼弄。

Q：你是你們 slar 的 cekal 嗎？
A：不是，是昌啟。
Q：你是發言人嗎？
A：對。
Q：所以你的角色比較重要？
A：一定要這樣做的，小老弟沒有辦法去做煮點心，從海邊上岸，mama no kapah 要自動一點，我們以前是這樣去做，就像今天的吉米拉在這樣，我不會這樣子去做，吉米拉在去煮我不要，你身為 mama no kapah 要帶年輕人一起去做。
Q：你要去帶動他們一起去做，不能命令他們，做不好又大聲罵他們，mama no kapah 學問很多？
A：現在年輕人有一些會分的問題。
Q：我以為因為年輕人都到都市去都很個人化了，不聽 mama no kapah 的話了，原來 mama no kapah 要去帶他們。
A：回來在我家，鍋子我自己去找。
Q：海祭的時候在你家吃飯哦？
A：對啊！像昨天那個問題，之前是沒有啊！像以前前年人家送的飛魚，冰箱不夠也可以，以前今天抓的魚拿去冰箱，晚上夜間去抓，回來，總不能叫年輕人去找東西和瓦斯爐，我和昌啟不是這樣子做，我還是會交代給小老弟，除非我做不到。
Q：不會讓他們那麼辛苦，沒有做好被罵，小老弟就很不爽，mama no kapah 只會在那邊罵人而已，所以這不是年輕人的錯，是 mama no kapah 的錯嗎？我們昨天晚上吃麵。
A：我有在場啊！
Q：我是有得吃就好了，以前也沒吃過更好的，我們就吃泡麵和麵條。
A：昨天吃麵的時候就有人講一整天在外面抓魚還吃麵，我不吃我要回家了。
Q：是誰講的？
A：是年輕人。他說抓了一整天的魚，還吃麵。我現在坦白講，昨天剩的魚在哪裡？結果剩的呢？
Q：被閃電哦！
A：在海底耶！我在外海釣魚看到的，頭疼ㄟ。回來說，我本來要去講，不要了，還好我看到，要不然老人家看到，我看 用金錢買的，你給它甩出去，你用丟老人家看到，我一定會講這幾千塊的錢丟掉幹什麼，本來要講，我剛剛十點多上岸，那個魚一大堆，我心很痛，我本來要講，我講傷害年輕人，你要丟可以，你要找隱蔽的地方，或是找沙灘挖起來蓋，奢侈啊！
Q：所以連丟都要用心哦！如果烤不完怎麼辦？
A：放冰箱，或是烤不完沒有關係，今天這個活動沒有辦法去煮，今天晚上年輕人怎麼去弄，這個魚不動，mama no kapah、吉米拉在怎麼去解決，不能這樣奢侈 浪費。
Q：昨天點心有吃魚，晚餐吃麵，還有拉歌烙的東西小螃蟹。
A：有人生氣吃麵，所以今天沒有看到。
Q：看到什麼小螃蟹？
A：這幾天抓的魚。
Q：那今天吃到的算什麼？
A：算是烤過的魚，不是射的魚。
Q：根本沒有射到大魚，漁獲量很不好他們說天氣很不好。
A：那不是，帶動不夠，很可憐，沒有去帶動年輕人。

Q：你們能不能跟 mama no kapah 講？

A：我幹麼，不能說他們，頂多講下次要改善。

Q：會不會建議他們？

A：會跟他們說今天不對，下次要改善。太糟糕了。帶還可以，你像這個活動不能這樣子，年輕人也是很多，你好好去分配，我可以把現在的分一半，今天早上分配去抓魚，我還可以去分配。

Q：早上祭典還可以去抓魚？

A：可以，本來就是今天。

Q：正式是今天，前一天是怕祭典時魚太少，所以提前去抓，但這個也沒錯，正式的是今天，今天有去抓嗎？

A：今天沒有啊！他們沒有分配。

Q：所以已經變了，海祭的祭典只有舉行儀式及趣味競賽，海祭現在已經變成前一天去抓魚了。

A：之前沒有這樣做，今天的節目海祭要，正式的是今天，老人家。

Q：他們抓魚的重點只有在昨天？

A：沒有沒有，昨天歸昨天。還好老人家沒有說話，老人家如果有說話我有話去面對老人家。

Q：老人家有說話。

A：我們有話去講。

Q：你說老人家有說話你們也可以去跟老人家講，安撫老人家，保護年輕人或是你們也可以罵年輕人？

A：我們可以對我們上上一輩怎麼去弄，你把往年的事情忘掉，我可以去提出，但沒有人去講我不能，以前海祭不是這樣做。

Q：以前你是指幾年前？

A：八年前，八年前的海祭不是這樣，從六十歲以下一直到米阿伐代，今天所有的年輕人全部要下水，要不然以前的支出哪來的，沒有啊！現在講吃的那麼多，支出那麼多，你今天比以前的事情怎麼去比，六十歲以下，你一個人帶一包釣兩條魚好了，你去釣三條已經夠自己吃了，更何況有人去灑網，已經很多的貨，就是剛剛沒有人去看，我就不講了，要是有人去講我一定會去講。

Q：老人家很反彈的是籌備會花了五千元，他們有沒有講到花四萬元花那麼多？

A：他們不曉得現代的人怎麼去弄，現在的人動不動就是喝吃，香菸多少？

Q：即使喝酒也不能喝這麼多？可不可以嗎？

A：像以前我們整個祭典花約七千元，像昨天、今天的支出，結果從前天晚上到今天，酒呢就吃多少，就幾萬塊，我們沒有啊！我們不到七千元，就是要怎麼去

Q：難怪，會計就很可憐，他覺得他做的那麼辛苦，被罵的半死，我們昨天去買酒的時候他就說很累。

A：那不是累，那是他自己沒有去找一個伴，一定要兩個會計，我也跟他講你當會計你要找一個。

Q：還是他的階級沒有人要去幫他？

A：不是，他講一句人家不要他不要，你這樣自己累垮。

Q：這樣吃力不討好，還被大家罵。

A：不能這樣子，還好啦！辦的還可以。

Q：你說之前六十歲以下的都去抓那有人上班呢？

A：上班不管你，反正你有空的，反正你十點以前，你有時間的，貝殼啊、雜貨也夠啊！像我們最年輕的老頭子，我們六個人，只有我一個去釣魚，其他的只等喝。

Q：你有釣魚釣回來大家吃？

A：我釣到七、八條，我一看沒有貨，我也不管其他的人，一定要講嗎？自動不是很好嗎？自己的部落。一個人去抓三條，六十歲以下五十個人，一百五十條。

Q：上班的十點之前就利用你的時間，也不可能加班加到十點，撿貝殼也可以。

A：明年要辦的話，拉黑子不請教的話還是一樣，他們如果請教我的話，我一定六十歲以下的要下去抓。

Q：mama no kapah 這樣講，你已經畢業你還是要聽。

A：他們要請教我們，我們要聽他們，他們也要聽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Q：像頭目在處理馬度阿塞反彈的事，他到底講什麼？拉黑子還站在上面的時候，馬度阿塞不是要鬧翻了，後來頭目上去，理事長說頭目先不要那麼早上去，應該先讓 mama no kapah 先處理。

A：也可以這樣，要先上去也可以，從籌備會議開始，第一次籌備會花多少，第二次籌備會花多少，第一次籌備會喝幾瓶，老人家一定知道，幾百塊的錢變成幾千塊，一個晚上的問題，會計的問題不能這樣，今天籌備會的問題不能這樣，把籌備會當天的支出，扯在那邊，因為籌備會喝了多少支出多少，你一定要把今天的支出飲料那些的把今天挪用。

Q：你就是自己也要做就對了，如果真的發生籌備會花太多錢，他還是要想辦法作帳，把籌備會的弄少一點，挪到今天。

A：他們籌備會才幾百元怎麼會變成幾千元，當然一定查清楚。

Q：即使發生這樣的事情，也要把它弄到今天，把帳弄好，難怪他說他笨笨的。頭目今天講什麼？

A：就說籌備會哪有喝那麼多？

Q：那拉黑子說什麼？

A：拉黑子一定說結束後我們年輕人還有在開會，也有在喝，一起在算，這樣答出那個問題，不能以頭目社區的顧問，一定把那天吃多少用到隔天祭典的時候。

Q：難怪嘎柱會說他那麼累，真是吃力不討好。

A：我問他們，你們算好了嗎？我看就說你們的帳一定有問題，你一定會被罵，怎麼有可能被罵，我說一定有問題，你們前導會這樣，一定會被罵，他不相信！倒楣。

Q：是他沒有技巧？

A：我們以前也有做這種事情，一直從上面上上一屆的問題，看他們怎麼去算，我跟昌啟只有兩個一起配合他們去弄，被罵還是我們 slar 的問題，丟臉。

Q：今天馬度阿塞叫 mama no kapah 下臺，他們不接受很嚴重嗎？

A：下台是不可能的。

Q：他們這麼反彈是不是很嚴重？

A：沒有沒有，常常，老人家講完就等一下把這個事情往外轉，拐灣抹角的去說。

Q：一定要讓他們發洩就是了，很恐怖耶！

A：一定要讓他們發洩。現在還好，我以前當場哭哦！

Q：一定會啊！在那麼多人面前被罵。

A：我那時候是 mama no kapah，他們覺得做不對啊！我有話，為什麼要這樣講，你講的問題有沒有經過頭腦，你講的話很有道理，你本身你有小孩在家，你的小孩有沒有在場。

Q：他們會講那是你們 mama no kapah 的問題，你要去管你的 kapah。

A：你要找理由。

Q：他如果這樣講，你還是要跟他辯？

A：你今天講這個問題，我有話針對你，你自己本身的小孩沒有在場，讓我說我打敗，下次你有這種事情你在講看看你輸還是我贏，社區不要這樣，好啦！我跟昌啟幾個，你要想一想年輕人我怎麼去帶動，我不用這種方式去哭，等一下罵的一邊糊塗，我用哭的方式，會有人來收尾，不用軟用硬就看對方，有些老人家用硬的，用硬的那個人跟這個村子沒有辦法。

Q：這個村子不喜歡用硬的？

A：越硬他越硬，但是你不能軟弱，真的對社區，不是說什麼很累。

Q：人際關係太緊密，人又住在一起，要處理問題很複雜。

A：這個問題提出的人他怎麼會提出，自己本身你有小孩子在家，他說你們年輕人為什麼不管好，不會想說我的小孩子在家裏，為什麼不管自己的小孩子。

Q：馬度阿塞會覺得管 kapah 是 mama no kapah 的問題，他是部落的小孩。

A：你講的問題有沒有包括在年輕人裡面，講年輕人做法不對，想一想你自己也有小孩子也在家裏，你為什麼不講，管那些有在做的年輕人幹嘛！剛剛講的那些反彈人，他自己也有小孩子，他的父親在那裡反彈，自己把小孩子不放在眼裡。社區的事情，還好啦！豐年祭哈哈。

Q：也會像這樣的狀況，聽年輕人說以前每年豐年祭都要買鍋子，頭目阿公說以後豐年祭舉行完畢就把鍋子埋在地底下再用水泥封起來。聽說每年都要買鍋子，每年的帳都有買鍋子。

A：碗啦！有些人帶回家不收回來。

Q：變少了，所以每年都要買那個東西。管理沒有管理好？

A：有講，說等一下要帶回來。

Q：要監督好。

A：哪裡有人手？

Q：有管理器材組的。

A：總不能一直跟他們。

Q：回來的時候，登記啊！

A：年輕人沒有，是老人家，我剛剛有帶回來，結果 唉！老人家。

Q：豐年祭的問題就是這些，還是這樣吵？

A：一定的。

Q：檢討會也是每一天晚上，最後一天就是要做財政報告，然後會像這樣吵翻天，要求 mama no kapah 下台？常常 mama no kapah 會被要求下台？

A：沒有下台，幹嘛要這樣子，做得不對，很累啊！還好我們畢業了。

Q：壓力很大，在當 mama no kapah 的時候？

A：五月份再過沒有幾天，我們要當承辦人了。

Q：做什麼？

A：老人組的。

Q：老人組的什麼？

A：去年豐年祭剩的錢。

Q：要把它吃掉，為什麼不留到今年豐年祭？

A：不能啊！每年年輕組和老人組都有一些錢，可以動用的，加菜金一些問題，我們兩

年沒有去弄，可能下個禮拜，老人組的，年輕人沒有。

Q：年輕人要存？

A：當天發年輕人早就吃掉了，我們是兩年都沒有。

Q：每年經費都要花掉就是了？

A：沒有沒有，加菜金。

Q：每年豐年祭會收錢還有別的部落給的錢？

A：沒有沒有，譬如豐年祭結束，支出剩餘多少，有剩沒剩，一定會分老人組跟年輕組各一萬。

Q：如果還剩更多呢？

A：就留著。

Q：或是其他活動要用？

A：不能，一定要存，不能動。一年老人組就是一萬，我們已經兩年沒辦了，一共兩萬塊，不知道怎麼去弄，你要買魚你要多少，這個五、六月我們要辦兩次。

Q：才可以把錢花掉？

A：一個問題，前年青年之父畢業我們還沒有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家，我們還沒有擺桌，就像階層 slar 我們去抓魚給六十歲以上的請老人家，說我們加入老年組。

Q：你們還沒有做，那你們就沒有名字了？

A：我們現在還沒有名字。

Q：是豐年祭要做這件事情，跟海祭沒有關係，是升級之後嗎？

A：我們踏入老人組，還沒請啊！

Q：為什麼去年沒有請？

A：這個抓魚不簡單要抓多少？六十歲以上算五十位好了，不少耶！我們的 slar 又不會抓魚？

Q：你們才一個 slar 而已，你們的名字可能會很難聽。不能買哦？

A：可以啊！一定要讓他們看到有在抓。

Q：要假裝去潛水？

A：一定要，不能假裝，要真的去潛水。

Q：如果真的技術很爛射不到魚？

A：要用偷的方式。

Q：作弊喔！假裝是我們射的？

A：不能買太好的。

Q：作弊不能被人抓到，不能買鮑魚哦？

A：鮑魚可以啊！你的名稱會不一樣。

A：像今天買的魚那叫什麼？被發現的話他們會幫我們取一個名字「買魚哦！」被發現魚用買的會被取「買魚哦」！

Q：像這樣你們會有什麼感覺，一輩子被笑？

A：一定會改不了，沒辦法改了。就像我們上一屆的叫阿里害（吹牛），結果沒有什麼魚啊，吹牛啊！老人家問他們有沒有魚，說「阿里害」很多。

Q：結果沒有魚哦？

A：有啊！這個不能亂提，有沒有魚，啊！沒有魚。

Q：要很謙虛，不能自大？

A：那時講阿里害，就變成叫阿里害。

Q：那時就是大家很自大講很多，好危險哦！

- A：像我們這一屆的不會抓魚又愛喝酒，到時候不知道怎麼取名？哈哈。
- Q：老人家誰去取的？
- A：一堆在那邊，我們請他們，老人家在那邊喝酒、聊天，就問你們抓多少？回來幾個人？找問題就對了，比方說你跟我是同一個 slar，你隨便開口，不懂怎麼去講，老人家比方說你叫什麼名字啊！我叫阿里害，我叫拿告，他會講一定會以最壞的名字，取最壞的名字把你坑。
- Q：所以老人組都沒有好名字就對了。那老人那麼多，誰去講說這個階級取什麼名字，要怎麼有共識？
- A：老人家也會去協調，他們講剛剛所取的事情怎麼回答，我們用這種方式來取他們的名字，就這樣子而已。
- Q：誰來宣布給他們取這樣的名字，大家都有共識？
- A：就不管啊！我們用這種方式，大家都有權力，他一定會以最壞的，把這個名字用這種方式，把這個名字取，所以說老人家沒有那麼傻。
- Q：老人家很壞，他們上面的老人家也很壞，給他們取很糟糕的名字？年輕人還在聚會？
- A：可能已經散掉了，下雨了，在那邊把事情解決，本來我剛剛要提出講這剩的一萬八千塊。
- Q：剛剛錢怎麼處理？
- A：這個錢要挪到明年支出，我講有人要提出的話這個錢要挪到明年可以，年輕人也沒有去回答，也沒有跟我們階級講，難道我們的活動鼓勵金沒有嗎？本來我要講三千塊或是兩千塊給年輕人，年輕人沒有提。
- Q：年輕人要讓你們去提，年輕人可不可以自己講？可以公開講嗎？
- A：也可以啊！最起碼要 mama no kapah 講。我們流汗，他們有提我們可以講，這個一萬八吃掉三千元給年輕人，我有跟嘎柱說你們提出，我就講。
- Q：他們可能被罵得很慘，心情不好。
- A：他們三個階級沒有協調，一萬塊資金我跟昌啟可以講難道三千塊給年輕人喝喝茶都不可以嗎？這個 mama no kapah 也沒有講。